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分

丙午

月第二年第

册

249

214-002

536-565

本館開設北京前門外五道廟路西

京話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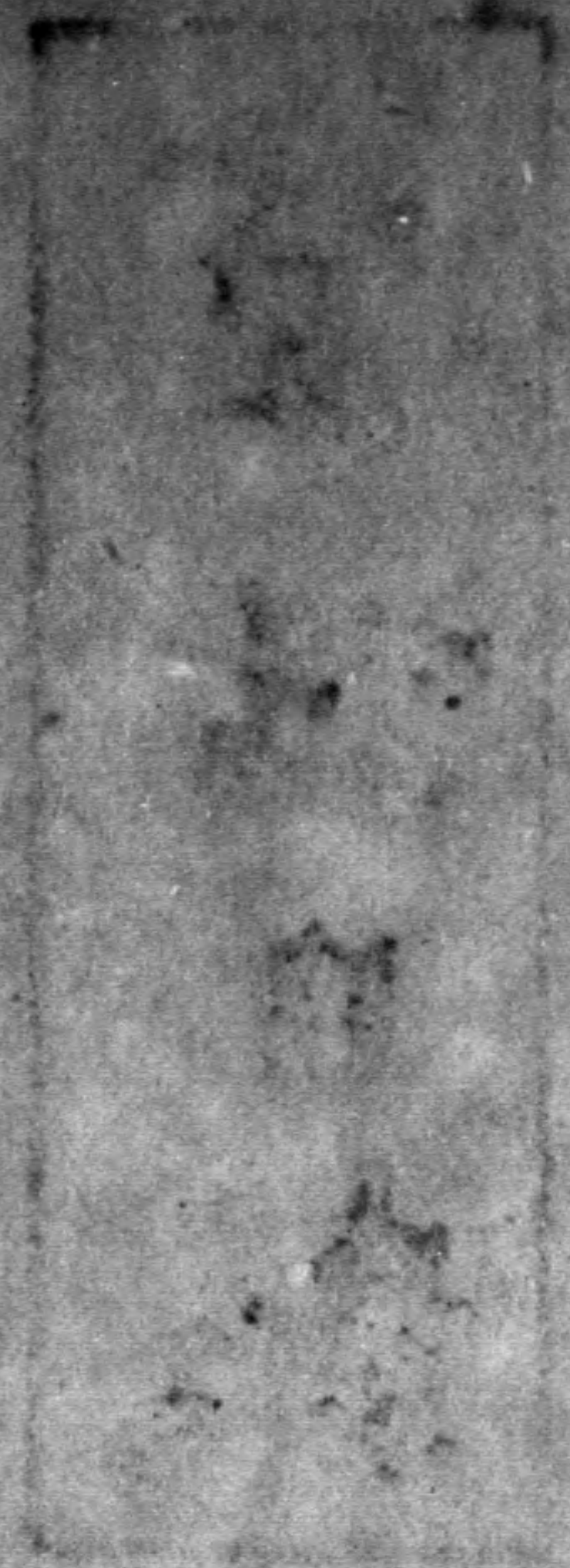
3 1615 7892 1



新羅州十一日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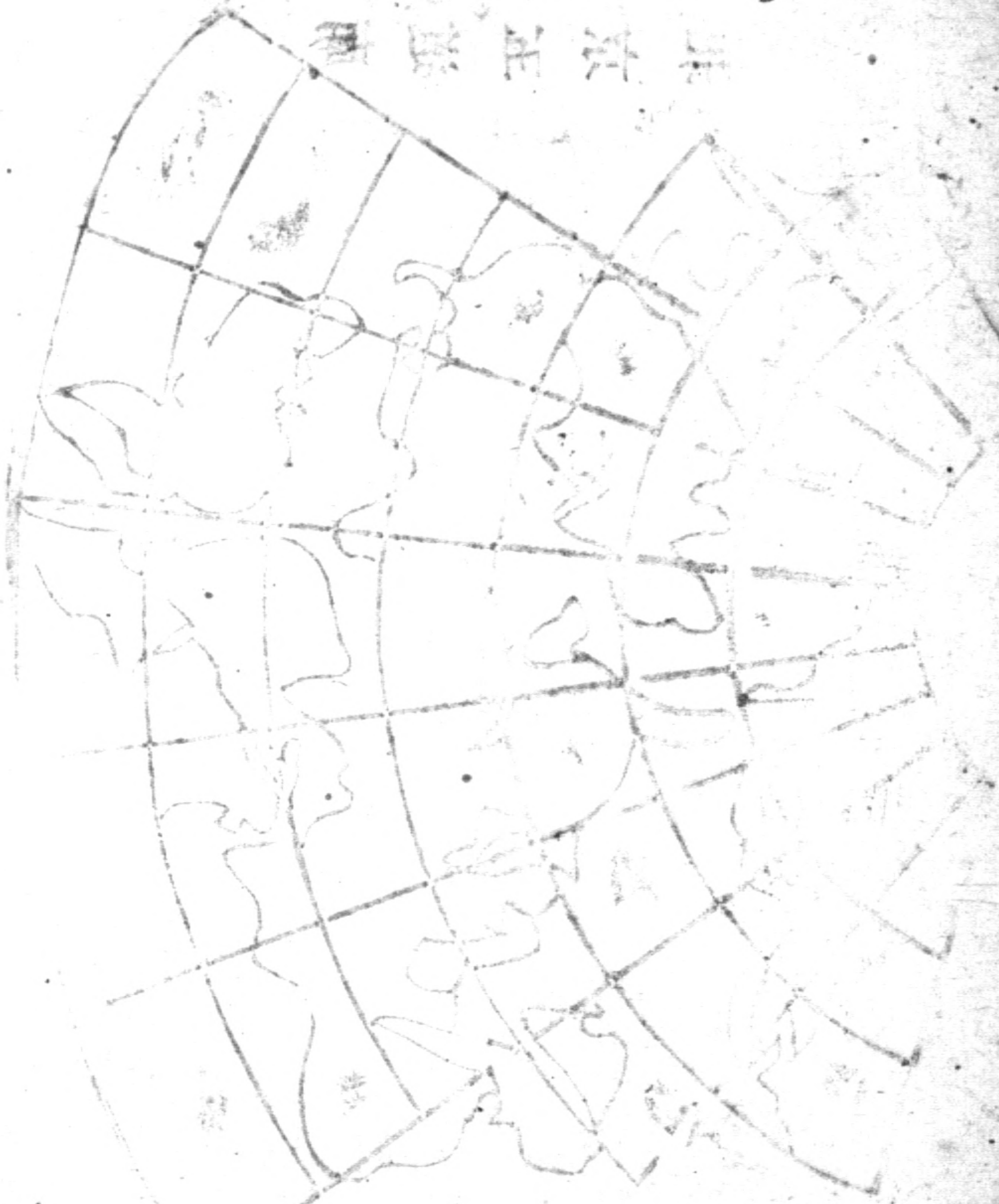
新羅州

新羅州





東京正統圖



東京正統圖



北京五道廟



京話日報館



華商

# 京話日報

電話南分局 壹百七十三號

本報價目

本報  
零售每張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臘月報裝訂工三百文  
正月後本報送  
回裝訂不收費

外埠  
兩日寄每月五毛二  
七日寄每月四毛四  
一月寄成冊四毛

代派處提二成

本報今日添送附張不加分力

大清郵政司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空函定報槩不奉覆

### 咯喇沁王府聘請漢文女教習

本府延聘女教習程度能教高等小學漢文並算術圖畫等科每月薪金二十兩聘往  
古如有夫婦位同往者分任亦可本學堂因經費充修金從廉如有熱心教育願  
署者祈寄信與于面胡同本府內面定可也此佈  
(2)一八

### 投函慎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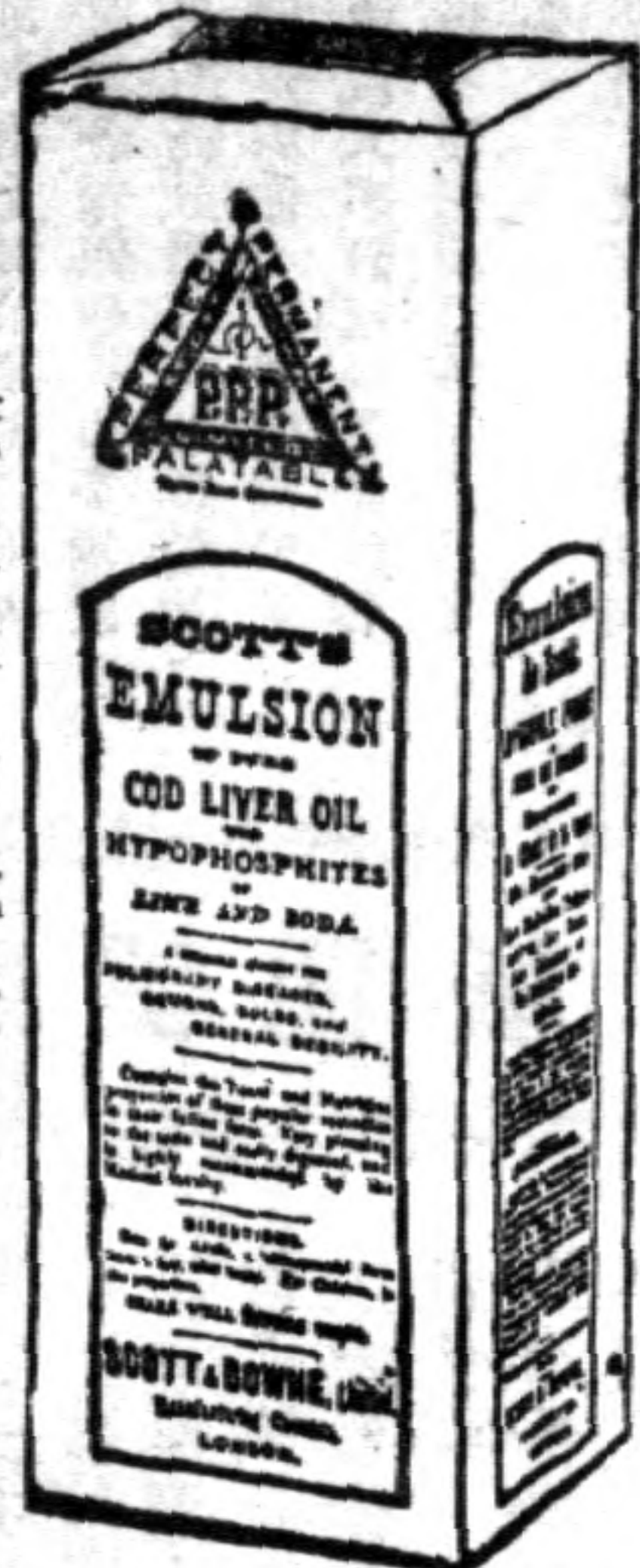
本館開設在上海棋盤街專售各學堂教科書藉圖畫儀器今在北京前門外琉璃廠路北設立商務印書  
分館 除本京各書坊均代售外北京並無第貳總售處如有定貨信件請逕投敝館其(德文門內路東商務印書  
館)並非一事因迭次函件誤投恐日後未便  
北京琉璃廠商務印書分館啓 (2)19

### 米馬車廠分利啓

首年開銷過大只能付給官利請各股東持股摺於二月底到敝辦人處領取莫誤 電話  
二白四十九號 現存西單牌樓萬通洋行設立分廠 電話一百零七號 (2)01

天津

英 國 藥 品 病 者 宜 知



茂生洋行批發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乃病者無上  
能治 咳嗽傷風 與 胸膈肺病 諸  
有病人 司各脫魚肝油 而購別號之 奏效 必  
不服食 司各脫魚肝油 魚肝油則其 奏效 必  
魚油 之藥力比 十  
購魚肝油者宜購真司各脫之魚肝油今日服  
之而健康亦從今日始矣





# 飛雲馬車行謹啓

今本公司特由上海購來新式玻璃  
運皮蓬單雙各樣四輪馬車多輛配  
置精緻馬匹高壯極為快利價值公  
道馬夫伺候周備 書客僱用時先  
期知照或派人來訂或由電話傳告  
屆時不致有誤價目規矩另有行單  
謹此佈告  
本公司暫開設東安門外金魚胡同  
賢良寺西車門內新正月初一日開  
市 (2) 08

# 雲龍紙煙

粵者三井洋行專售  
日本政府精造各種  
紙烟揀選上等材料  
俾人吸食決無傷身  
之虞真衛生之佳品  
也仕商 賜顧請至  
煤市街榮豐恒面商  
不悞主顧 (2) 0  
天津昌記號謹啓  
總公司

# 廣告

定期考 設在日本大阪代辦軍營學堂所用的一切東西並各樣雜貨

# 電氣帶

治一切神經衰弱及因攝養失宜勞神過度運動不  
能以至有人誤信不論甚麼病都可以治却至埋沒此帶來有益之諸

新式騰寫版印刷迅速字畫明瞭典寫一樣不失元神

外國 中國高等皮靴

金銀草 埃及煙做行與埃及國普羅斯巴巴斯公司商訂專賣該公司之  
煙價錢比前格外便宜茲特聲明

電話總局三十九號

東單 日華洋行

# 輿地講義

此講義係譯學館教習韓立宇比部所編為鄒遠帆刺史所訂故  
所用地名悉與大學堂審定中學與地課本暗合中等與地課本久

為輿地學界所寶貴而此講義亦為現今獨一無二之善本既適高等學堂教科書之用又足為  
中小學堂教習參攷之資況韓比部與鄒刺史研究輿地學經三十年之久同為學務大臣張  
奎秋尚書所教請先後入編書局專任輿地一門此講義之完備可知矣研究輿地學者果能手  
是編與鄒圖相印證即閉戶獨修亦不難貫通周知此講義全編先與地總論 次山脈 次河

# 北京霞公府

# 山本照相館

啓者本館於庚子後重  
舊業又四年於茲矣自備  
外洋各式上等照像傢俬  
專辦尺五大像暨電光放  
大迴異他家久蒙京外什  
商推許上年恭照  
皇太后御容並列位王大  
臣之玉像皆能如願鑿形  
洵屬技巧堪訝術越同儕  
唯望 貴官商辱臨敝館  
一觀以證所言之不是認  
為幸甚

山本讚七郎謹啓  
電話總局六十六號

# 內外藥

凡遇兒科眼科外科諸症無不  
醫治現時令不正信者有病請  
急往果于等延往 藥房 全  
藥房 藥房 藥房 藥房

# 錦州通裕煤礦公司廣告

本公司聯合同志自備銀五萬兩稟准商  
部給照辦理奉天錦屬沙鍋屯大密溝等  
處煤礦所有該礦一應事宜均歸總理王  
岐山一手經理如有華人願在本公司附  
股者請與王岐山面訂以免歧誤  
王岐山京寓西四牌樓森昌木廠津寓



## 演說

## 愛國

〔續昨〕

西國講政治學的人常說 一國如同一家 君王如同家長 國民如同子弟 這句話真不錯 不信請看堯舜治天下 作君王的 何嘗不以家長自命 作人民的 何嘗不以子弟自居 所以堯舜的天下 自然有治無亂 誰想這個意思 後來失了傳 歷朝歷代的暴君 拿著天下 當作自己的私產 拿著人民 當作奴隸 數千年的工夫 作人民的 也不敢以子弟自居 甘心認作奴隸 不知拿國事當家事 彷彿與已毫不相干 雖出了幾位賢君相 打算叫民人愛國 誰知這些個民人 都被前幾輩子折磨透了 誰還有國家的思想啊 憑著君相幾人 在朝孤立 國家的大事 民人都是莫贊一辭 不信請到各茶館裏看看 都寫著莫談國事 這是不愛國的真憑據嗎 偶爾出了一位真心愛國人 大家反倒笑他是瘋子 怎怪中國人不愛國呢 比如作家奴的 偏要干預主人的事 決計是不行 旁人還要恥笑 雖要愛主人的家 他也不敢愛了罷 既是不愛主家的吉凶禍福 只好袖手傍觀 主人家發達 跟著享點福 落一個養家肥己 主人家衰敗 只好辭工自退 另找別事 所以當奴才的性情 跟作子弟的心思 決不能一樣 到了立憲國 上至君王 下至臣民 如同父子兄弟 大家齊心努力 整理家務 有一個民 就有一個愛國的人 比起中國四萬萬人來 究竟誰家愛國的人多呀 不用打仗 就知道誰勝誰敗了 再不信請到外國看看 作人民的 從小入學堂 都念愛國的詩歌 長大了講求愛國的真理 父親告訴兒子 哥哥告訴弟弟 沒有別的話 就是愛國愛國 所用的衣服飲食物件 沒有不起愛國的名兒的 (就像中國沒停科舉的時候 入場科考的舉子 所用的物件 都加上狀元名子) 甲午年後 日本東京 有一個小孩 纔七八歲 走在街上 遇見一個俄國人 給了他幾個錢 這孩子見他是俄國人 一定不要 因為日俄有奪遼東的仇 小孩子都知道 (中國大人不知) 可見外國人的愛國了 到了中國 別說是小小的孩子 連大人先生 也是少有 不信問問官宦子弟 國家兩字怎麼講 他必不知道 所知道的 就是怎麼讀書 怎麼中舉 問問作官的 什麼叫國家 也決說不出來 就知





道說 那一處缺肥 那一處缺瘦 怎麼樣的詔媚上司 怎麼樣鑽通門路 簡直的說罷 無論什麼人 平常所說的 父親告訴兒子 哥哥告訴弟弟 妻子勸丈夫 朋友勸朋友 師傅教訓徒弟 口口聲聲的話 不過就是一身一家 除了爲名 就是爲利 一己之外 概不關心 偶然有個談國事的 必指這人是病狂 是瘋子 成天際耳聞目見 所作所爲 拿著沒臉當好看 拿着好看當沒臉 談起國事 反到害羞害臊 相習成了風俗 覷不爲怪 咳 你說中國糟不糟

外國最講民權 要叫中國頑固老先生 聽見民權二字 一定腦袋疼 拿民權當作大逆不道 其實民權兩個字 很有大分別 並不是大逆不道 更不是看不起官長 民權二字 就是叫民人有擔負國家的權利 對著國家 有作子弟的責任 沒有作奴才的責任 國本是民人集合而成的 一國的事 無論民事合國事 都是大家的公事 國家設官分職 無非是爲辦理民事 民人愛國 就是愛惜身家 故此民人有了權 國家就有權 民人沒了權 國權也就亡了 在上的一味使壓力 不准民人有權 如同家主兒孳子弟當奴才一樣 這叫作自棄其民 要叫民人愛國 先得叫民人知道自己的責任 (未完)

## 要案新聞

請看廣東人認鐵路股份○自從粵漢鐵路爭回自辦 廣東人早就認起股來了 不知怎樣不對付 鬧成了官紳的大衝突 有這們一激 可也好 居然把廣東的路股激成功了 第三次認股 業已有了四百多萬 最難得的是 紳商會議的時候 來了一個尼姑 羞搭搭的問道 像我這等人 也可以認股麼 大家都說 凡是我們廣東人 無論誰都行 請他題上名 認了兩股 又有一個要飯的瞎子 對著大家說 聽見鐵路爭回 我就忍饑耐凍 積了一塊銀元 願認一股 請先收我這一元 下餘四元(每股五元)陸續乞討了來 再交 我也盡一份國民的責任 大眾敬重他的了不得 趕緊替他寫了名字 笑嘻嘻的他就走了 此外窮苦人認股的很多 如今應修鐵路的省分 富紳大商 都請來看看廣東人 莫被尼姑瞎子笑話才好

中俄議約二則○唐少川侍郎 前跟俄公使會議 要把呼蘭愛琿等處 俄人所佔地段 並漠河各處金礦 一律交還中國 俄公使環科第 借詞推諉 不肯退還 反倒向中國要求 要在黑龍江地面 另有開礦修路



俄國又添出兩款 交給中國 一款是松花江砍伐木料 須由中俄合辦 兩國同受利益 一款是前在烟台地方 俄國滅魚雷艇 被日本海軍奪去 應歸中國賠還 又在榮城灣 沉沒的魚雷艇 也得中國賠還 因為這兩條船 全由中國不嚴守中立 以致俄人吃虧 所以必須中國認賠 以上這些情形 如果屬實 天下還有公理可講嗎 中國議約大臣 自然要力爭到底 萬不可放鬆一步

嚴辦臬匪○新近有廷寄出去 諭令江浙兩省 說有人密奏 江浙臬匪 鬧的太利害 又在各處裏脅 黨羽更多 松太嘉湖各屬下 匪亂最甚 應當合兩省兵力 趕緊搜拿追剿 務必認真嚴辦 不准含糊了事

戶部嚴查積弊○戶部接奉交片 叫把捐納房經費 並各省解到飯銀 酌量提出幾成 作為司員的津貼 本衙門書史 分別裁撤 以上的情形 因有都老爺條陳 說戶部積弊太深 堂官不能認真辦 全由檔房捐納房領頭的司員 把持公款 不願均分 吏兵等部 書吏早已裁去 司員都有津貼 獨戶部不能照辦 這是什麼緣故 請嚴諭破除情面 認真裁撤 所以戶部各堂官 這兩天正在會議

品行另立一門○聽說學部堂官 因各省開辦學堂 雖有成效 但學生的品行 是最要緊的關係 打算在各學堂裡 除各種科學以外 另立品行一門 也用積分的方法 跟各門科學 一同考較分數 分言語 容止 行禮 作事 交際 出游 共計六項 隨時稽查 分別等第 到考試時候 把學生平日品行 合在一處計算 叫人人能守規矩 磨練成光明正大的人才 從此文明大進 各處學界的風潮 自然也就少了

### 本京新聞

調回旗兵○練兵處大臣鐵尙書 因駐紮保定旗兵 現已訓練好了 打算到二月裡 一律調回京城 駐在三山一帶 預備○兩宮駐蹕頤和園的時候 就近在那裡護衛

准京員學習警務○巡警部統月華侍郎 跟徐尙書商議 因舉辦警察 是如今最要緊的事 應當極力推廣 多多的培養人才 由五品以下 無論文武官員 滿漢世職 都准赴部呈請考試 預備將來入警務高等學堂 現時到部報名的 已有三百多人

招考書記官○巡警部衙門 現時辦理案件 全是調來的供事 今由各堂官議商 打算招考書記官 分頭二



三等 作為七八九品實官 舉貢出身的人員 方准報考 從前咨調的供事 留用二十名 幫着謄寫文案 聽說二月初 准可以出示招考

城內開辦習藝所 內城習藝所 業已修完了大工 其餘的零碎修理 正在催着工匠趕做 毓侍郎酌定日期 三月裡一准要開辦

洋商開設印子局 外人在京城地面 開設舖戶 本就與條約不合 小押和印子局 更是犯禁的事 去年那 中堂清理地面 他們算欺了業 但西城紅廟胡同 有一家煤廠 門外挂着幌子 大寫着英商銀錢印局 警務局的老爺們 不知看見沒看見

謀殺巡長 內城西局南分隊 有一個巡長 平時當差認真 督率巡捕 不肯有一點兒含糊 衆巡捕因此很 恨他 某天夜裡 巡長在炕上睡着了 某巡捕頓起凶心 拿着一把磁茶壺 往巡長頭上一摔 太陽穴受 傷極重 性命恐怕不保 已由小隊長扣住凶手 解送西局審辦

新黨庇娼 虎坊橋德昌照像館的後院 住著一個潘某 冒充潘文勤公本家 前次因借貸不遂 造某郡王的 謠言 本館辨正之後 他又寫匿名信來分說 還以新黨自居呢 如今可露了餡兒了 昨天因庇娼漏捐 被衛生局查出 稟了協巡營干觀察 正要罰辦 又有從良某妓女告他 情節很多 不必細說 總而言之 此類人品行卑污 專以詐騙為生 這一次的苦子 也該應叫他嘗嘗了 某郡王聽見 必要大快

汛兵縱匪 海甸大有莊 原歸樹村汛所管 有個驢子營的于姓 本是一方的惡霸 因為賣石子挾嫌 把本 村嚴家裏 拆毀的土平 又錯怪嚴姓的親戚梁姓 身帶洋槍 聚衆尋衅 險些把梁打死 現在性命 還不保 報知本地面青龍橋的汛兵 汛兵不聞不問 現經守備邢厚源查知 纔把衆人犯拿獲 不久就要 送交提督衙門 若不是守備查知 汛兵縱容匪徒 地方上的禍害 可就鬧越凶了 (月)

### 各省新聞

考查山蠶 (湖南) 湖南蠶桑公社 因河南南陽一帶 向來出產山蠶 這種蠶不必喂養 就把他放在各種樹 上 自己去吃葉子 便能成繭 跟養的桑蠶一樣 工夫既省 收效又快 比桑蠶更便利 湖南沒有這種 蠶子 可蠶桑的樹木 却是很多 派人到南陽一帶 收取蠶種 並考查收繭抽絲的法子 打算推廣



伊辦 以便大興利源

關心鐵路（廣東）黎紳士國康 被岑制台交局看押 商會善堂的紳董 約齊了去給他拜年 黎紳士並沒私話 談了半天 就把籌款辦路 諄諄的細說 並說這條路要不成 情願破出性命 把一腔熱血 灑在鐵路的基础 上 這個話彷彿很苦 其實是一腔子熱心發出來的 在座的聽了 大為感動

## 來函

因私害公（）去年臘月裡 保定府立了一個司法學堂 可就札飭各處的府廳州縣 叫他們選送學生 這個主意真是不錯 一則是打算立地方自治的根基 再則是現在五大臣赴各國考查政治 立憲的日期 一定是不遠了 所以叫地方上先預備預備 學點兒政治的學問 也好立將來立憲的地步 豈不是很好的事麼 你猜怎麼樣 各處的大老爺們 奉到這件公事 猛狐丁的嚇了一跳 可就爲自己打起算盤來了 向來做官是最容易 全仗着本地的人糊塗 所以纔能任意的作福作威 欺壓那老百姓 去想他們的錢 老爺發了財 拿着大家的錢去打點打點 老爺可就又升了官 若是叫本地人學了政法 他們豈不都明白了嗎 我們這些事情 就恐怕不能明日張膽的去做了 那不是把自己的飯鍋端了麼 再說現在上司 叫我們辦新政 任憑他來催 我們弄幾張紙篇 搪塞搪塞 也就完了 本地人學了政法 樣樣不能容我門搪塞 巡警學堂等事 可就認真的辦了 辦的不在行 就怕他們不答應 這不是給自己添麻煩麼 況且送學生的事 又與我們的考成有關係 送的好了 畢業回來 樣樣都懂得 一定是會挑我們的眼 送的不好 我們還要擔着處分 左思右想 得不著一點好處 總是想法子不送纔好 大家打定這個主意 真要把活人給氣悶死 各處的大老爺 大半全是存着這個意思 原限定今年正月 把學生一律送齊 弄到如今 送到的還沒有幾處 我想不在學生的地方 將來必有個稟帖 稟覆上去 說是卑職這個地方 實在沒有合格的人才 又一定有那臭斯文 在稟帖上寫點子最腐敗的話 說是甚麼窮缺勿濫 你想要照這麼說起來 不是把人才都埋沒了麼 任憑怎麼偏僻陋的地方 無論甚麼事 就是沒有人能做 難道說還沒有人能學麼 叩求各大憲 憐若看見了這樣的稟帖 千萬可別信他們這套騷話 那全是爲自己打算 並沒有爲國家打算打算 聽了這套騷話 做官的可就越法得計了 凡不送學生的地方 一切新政 也就永遠無辦好的日子了 這個關係可不小 衆位聽聽是不是呀



# 宮門鈔

正月二十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榮公等前往口外賜奠請 訓 王培佑謝原品休致  
 恩 紹英等謝調授缺 恩 良泰請假十日 侍衛處奏派口外賜奠 派出穆精額 景祿 召見軍機  
 內奏事口傳奉 旨二月初一日初二日 坤寧宮 喫肉著派薩滿恭代行禮欽此

# 電報

法國前總統退位○路透電說 法前任總統盧敝 已於西二月十八號 由總統居住的葉爾塞宮內 照例退出  
 德皇贈丹皇官銜○又說 現任丹麥國新皇帝 由德皇贈給德國提督銜  
 法內閣大臣留任○德京電說 法國前總統盧敝 任滿告退 新總統費利耶爾接任 內閣總理大臣盧卑耶  
 並其餘各大臣 都遞了告退的摺子 由新總統留任 然後纔照舊辦事  
 德人在印度開銀行○駐印度議約參贊張蔭棠 電達政府 說現有德華銀行 在印度喀爾格達 開設分店  
 意在爭收利權

添設庫倫蒙員○庫倫延大臣來電 因現時庫倫設局 創辦統捐 招募巡警 處處都要人幫助 請准派蒙員

以便再辦各事



## 演說

## ◎愛國◎〔再續〕

現在國家講變法 最要緊的事 就是練兵理財 這兩件事 民人有了權 兵就練的好 財就理得好 因為什麼呢 國家練兵 原為保護人民的財產性命 故此外國最講民權的立憲國 作人民的 都有當兵的義務 作民人的 人人有性命 人人有財產 人人應當出力自保 名為保國 實為保自家 每逢跟外人打上仗 都出在人民的情願 打上仗萬沒有臨陣逃跑的事 不信請看各省械鬪的案子 往往打上羣架 也沒人督催 誰也不顧命 這不是因為自己保自己的原故嗎 西國講兵學的常說 國家練兵 不可招募外國人 因為招外國人當兵 與他自己的生命財產沒關係 打上仗就不能實心出力 獨到中國的兵勇 跟招外國的一樣 因為既沒有學問 又沒有國家思想 派他出去打仗 一定認作朝廷家的事 與他自己沒關係 豈能有真正戰鬪的心呢 再不信請看甲午庚子年 臨陣脫逃的不知有多少 這就是實在的比樣 中國要打算真練兵 叫兵丁肯拚命 先得叫人民有了愛國的思想 人人擔着國家的責任 人民一有了這個權 再說練兵理財的事 最要緊的 國家向民間取租稅 原為辦一國的公事 辦事不可沒錢財 只要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雖多取也不算病 請到四鄉看看 年終迎神賽會 所用的銅錢 都由民間攤派 民人從沒有報怨過的 皆因所辦的事 極其公道 臨完了有一張明心清單 銀錢花在那一項 大眾都可看的見 故此都願意往外拿錢 到了外洋立憲國 凡國家取財的事 必經下議院議准 人民聽着 有益公衆 點頭答應了 然後纔能向民間取錢 所取的銀錢 既出之衆人 自然是辦衆人的事 但必須先有個預算 事後又有決算（如同中國善事徵信錄一樣）人人都知道用在什麼地方上 豈有不願意出錢的嗎 不但平常辦事 即便國家有了不幸的事 賠外國的款 民人往出拿錢 也是情願的 打仗的時候 人民願意打 打败了拿賠款 民人也願意拿 這不是人民愛國的思想嗎 開仗的時候 不叫民人知道 和約的時候 也不叫人民知道 人人心裏糊塗著 到了拿賠款 由官出頭 叫民人出錢 問問人心裡願意不願意呀 〔未完〕



## 要緊新聞

道說 那一處缺肥 那一處缺瘦 怎麼樣的諂媚上司 怎麼樣鑽通門路 簡直的說罷 無論什麼人 平常所說的 父親告訴兒子 哥哥告訴弟弟 妻子勸丈夫 朋友勸朋友 師傅教訓徒弟 口口聲聲的話 不過就是一身一家 除了爲名 就是爲利 一己之外 概不關心 偶然有個談國事的 必指這人是病狂 是瘋子 成天際耳聞目見 所作所爲 拿著沒臉當好看 拿着好看當沒臉 談起國事 反到害羞害臊 相習成了風俗 規不爲怪 咳 你說中國糟不糟

外國最講民權 要叫中國頑固老先生 聽見民權二字 一定腦袋疼 拿民權當作大逆不道 其實民權兩個字 很有大分別 並不是大逆不道 更不是看不起官長 民權二字 就是叫民人有擔負國家的權利 對著國家 有作子弟的責任 沒有作奴才的責任 國本是民人集合而成的 一國的事 無論民事合國事 都是大家的公事 國家設官分職 無非是爲辦理民事 民人愛國 就是愛惜身家 故此民人有了權 國家就有權 民人沒了權 國權也就亡了 在上的一味使壓力 不准民人有權 如同家主兒孳子弟當奴才一樣 這叫作自棄其民 要叫民人愛國 先得叫民人知道自己的責任 [未完]

請看廣東人認鐵路股份○自從粵漢鐵路爭回自辦 廣東人早就認起股來了 不知怎樣不對付 鬧成了官紳的大衝突 有這們一激 可也好 居然把廣東的路股激成功了 第三次認股 業已有了四百多萬 最難得的是 紳商會議的時候 來了一個尼姑 羞搭搭的問道 像我這等人 也可以認股麼 大家都說 凡是我們廣東人 無論誰都行 請他題上名 認了兩股 又有一個要飯的瞎子 對著大家說 聽見鐵路爭回 我就忍饑耐凍 積了一塊銀元 願認一股 請先收我這一元 下餘四元(每股五元)陸續乞討了來 再交 我也盡一份國民的責任 大眾敬重他的了不得 趕緊替他寫了名字 笑嘻嘻的他就走了 此外窮苦人認股的很多 如今應修鐵路的省分 富紳大商 都請來看看廣東人 莫被尼姑瞎子笑話才好

中俄議約二則○唐少川侍郎 前跟俄公使會議 要把呼蘭愛琿等處 俄人所佔地段 並漠河各處金礦 一律交還中國 俄公使環科第 借詞推諉 不肯退還 反倒向中國要求 要在黑龍江地面 另有開礦修路



俄國又添出兩款 交給中國 一款是松花江砍伐木料 須由中俄合辦 兩國同受利益 一款是前在烟台地方 俄國滅魚雷艇 被日本海軍奪去 應歸中國賠還 又在榮城灣 沉沒的魚雷艇 也得中國賠還 因爲這兩條船 全由中國不嚴守中立 以致俄人吃虧 所以必須中國認賠 以上這些情形 如果屬實 天下還有公理可講嗎 中國議約大臣 自然要力爭到底 萬不可放鬆一步

嚴辦臬匪○新近有廷寄出去 諭令江浙兩省 說有人密奏 江浙臬匪 鬧的太利害 又在各處裏脅 黨羽更多 松太嘉湖各屬下 匪亂最甚 應當合兩省兵力 趕緊搜拿追剿 務必認真嚴辦 不准含糊了事

戶部嚴查積弊○戶部接奉交片 叫把捐納房經費 並各省解到飯銀 酌量提出幾成 作爲司員的津貼 本衙門書史 分別裁撤 以上的情形 因有都老爺條陳 說戶部積弊太深 堂官不能認真辦 全由櫃房捐納房領頭的司員 把持公款 不願均分 吏兵等部 書吏早已裁去 司員都有津貼 獨戶部不能照辦 這是什麼緣故 請嚴諭破除情面 認真裁撤 所以戶部各堂官 這兩天正在會議

品行另立一門○聽說學部堂官 因各省開辦學堂 雖有成效 但學生的品行 是最要緊的關係 打算在各學堂裡 除各種科學以外 另立品行一門 也用積分的法子 跟各門科學 一同考較分數 分言語 容止 一行禮 作事 交際 出游 共計六項 隨時稽查 分別等第 到考試時候 把學生平日品行 合在一處計算 叫人人能守規矩 磨練成光明正大的人才 從此文明大進 各處學界的風潮 自然也就少了

## 本京新聞

調回旗兵○練兵處大臣鐵尙書 因駐紮保定旗兵 現已訓練好了 打算到二月裡 一律調回京城 駐在三山一帶 預備○兩宮駐蹕頤和園的時候 就近在那裡護備

准京員學習警務○巡警部統月華侍郎 跟徐尙書商議 因舉辦警察 是如今最要緊的事 應當極力推廣 多多的培養人才 由五品以下 無論文武官員 滿漢世職 都准赴部呈請考試 預備將來入警務高等學堂 現時到部報名的 已有三百多人

招考書記官○巡警部衙門 現時辦理案件 全是調來的供事 今由各堂官議商 打算招考書記官 分頭二



三等 作為七八九品實官 舉貢出身的人員 方准報考 從前咨調的供事 留用二十名 幫着謄寫文案 聽說二月初 准可以出示招考

城內開辦習藝所 內城習藝所 業已修完了大工 其餘的零碎修理 正在催着工匠趕做 毓侍郎酌定日期 三月裡一准要開辦

洋商開設印子局 外人在京城地面 開設舖戶 本就與條約不合 小押和印子局 更是犯禁的事 去年那 中堂清理地面 他們算領歇了業 但西城紅廟胡同 有一家煤廠 門外挂着幌子 大寫着英商銀錢印局 警務局的老爺們 不知看見沒看見

謀殺巡長 內城西局南分隊 有一個巡長 平時當差認真 督率巡捕 不肯有一點兒含糊 眾巡捕因此很 恨他 某天夜裡 巡長在炕上睡着了 某巡捕頓起凶心 拿着一把磁茶壺 往巡長頭上一摔 太陽穴受 傷極重 性命恐怕不保 已由小隊長扣住凶手 解送西局審辦

新黨庇娼 虎坊橋德昌照像館的後院 住著一個潘某 冒充潘文勤公本家 前次因借貸不遂 造某郡王的 謠言 本館辨正之後 他又寫匿名信來分說 還以新黨自居呢 如今可露了餡兒了 昨天因庇娼漏捐 被衛生局查出 稟了協巡營干觀察 正要罰辦 又有從良某妓女告他 情節很多 不必細說 總而言之 此類人品行卑污 專以詐騙為生 這一次的苦子 也該應叫他嘗嘗了 某郡王聽見 必要大快

汛兵縱匪 海甸大有莊 原歸樹村汛所管 有個騷子營的于姓 本是一方的惡霸 因為賣石子挾嫌 把本 村嚴家裏 拆毀的土平 又錯怪嚴姓的親戚梁姓 身帶洋槍 聚眾尋衅 險些把梁姓打死 現在性命 還不保 報知本地面青龍橋的汛兵 汛兵不聞不問 現經守備邢厚源查知 纔把眾人犯拿獲 不久就要 送交提督衙門 若不是守備查知 汛兵縱容匪徒 地方上的禍害 可就鬧越凶了 (月)

### 各 省 新 聞

考查山蠶 (湖南) 湖南蠶桑公社 因河南南陽一帶 向來出產山蠶 這種蠶不必喂養 就把他放在各種樹 上 自己去吃葉子 便能成繭 跟養的桑蠶一樣 工夫既省 收效又快 比桑蠶更便利 湖南沒有這種 蠶子 山裡可蠶養的樹木 却是很多 派人到南陽一帶 收取蠶種 並考查收繭抽絲的法子 打算推廣



仿辦 以便大興利源

關心鐵路（廣東）黎紳士國康 被岑制台交局看押 商會善堂的紳董 約齊了去給他拜年 黎紳士並沒私話 談了半天 就把籌款辦路 諄諄的細說 並說這條路要不成 情願破出性命 把一腔熱血 灑在鐵路的基础上 這個話彷彿很苦 其實是一腔子熱心發出來的 在座的聽了 大為感動

## 來 函

因私害公（去年臘月裡 保定府立了一個司法學堂 可就札飭各處的府廳州縣 叫他們選送學生 這個主意真是不錯 一則是打算立地方自治的根基 再則是現在五大臣赴各國考查政治 立憲的日期 一定是不遠了 所以叫地方上先預備預備 學點兒政治的學問 也好立將來立憲的地步 豈不是很好的事麼 你猜怎麼樣 各處的大老爺們 奉到這件公事 猛狐丁的嚇了一跳 可就爲自己打起算盤來了 向來做官是最容易 全仗着本地的人糊塗 所以纔能任意的作福作威 欺壓那老百姓 去想他們的錢 老爺發了財 拿着大家的錢去打點打點 老爺可就又升了官 若是叫本地人學了政法 他們豈不都明白了嗎 我們這些事情 就恐怕不能明目張膽的去做了 那不是把自己的飯鍋端了麼 再說現在上司 叫我們辦新政 任憑他來催 我們弄幾張紙篇 搪塞搪塞 也就完了 本地人學了政法 樣樣不能容我門搪塞 巡警學堂等事 可就認真的辦了 辦的不在行 就怕他們不答應 這不是給自己添麻煩麼 況且送學生的事 又與我們的考成有關係 送的好了 畢業回來 樣樣都懂得 一定是會挑我們的眼 送的不好 我們還要擔着處分 左思右想 得不著一點好處 總是想法子不送纔好 大家打定這個主意 眞要把活人給氣悶死 各處的大老爺 大半全是存着這個意思 原限定今年正月 把學生一律送齊 弄到如今 送到的還沒有幾處 我想不送學生的地方 將來必有個稟帖 稟覆上去 說是卑職這個地方 實在沒有合格的人才 又一定有那臭斯文 在稟帖上寫點子最腐敗的話 說是甚麼窮缺勿濫 你想要照這麼說起來 不是把人才都埋沒了麼 任憑怎麼偏僻偏陋的地方 無論甚麼事 就是沒有人能做 難道說還沒有人能學麼 叩求各大憲 儻若看見了這樣的稟帖 千萬可別信他們這套騁話 那全是爲自己打算 並沒有爲國家打算打算 聽了這套騁話 做官的可就越法得計了 凡不送學生的地方 一切新政 也就永遠無辦好的日子了 這個關係可不小 衆位聽聽是不是呀



# 宮門鈔

正月二十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榮公等前往口外賜奠請 訓 王培佑謝原品休致  
 恩 紹英等謝調授缺 恩 良泰請假十日 侍衛處奏派口外賜奠 派出穆精額 景祿 召見軍機  
 內奏事口傳奉 旨二月初一日初二日 坤寧宮 喫肉著派薩滿恭代行禮欽此

# 電報

法國前總統退位○路透電說 法前任總統盧敝 已於西二月十八號 由總統居住的葉爾塞宮內 照例退出  
 德皇贈丹皇官銜○又說 現任丹麥國新皇帝 由德皇贈給德國提督銜  
 法內閣大臣留任○德京電說 法國前總統盧敝 任滿告退 新總統費利耶爾接任 內閣總理大臣盧卑耶  
 並其餘各大臣 都遞了告退的摺子 由新總統留任 然後纔照舊辦事  
 德人在印度開銀行○駐印度議約參贊張蔭棠 電達政府 說現有德華銀行 在印度喀爾格達 開設分店  
 意在爭收利權

添設庫倫蒙員○庫倫延大臣來電 因現時庫倫設局 創辦統捐 招募巡警 處處都要人幫助 請准派蒙員  
 以便幫辦各事



## 演說

## ◎愛國◎〔再續〕

現在國家講變法 最要緊的事 就是練兵理財 這兩件事 民人有了權 兵就練的好 財就理得好 因為什麼呢 國家練兵 原為保護人民的財產性命 故此外國最講民權的立憲國 作人民的 都有當兵的義務 作民人的 人人有性命 人人有財產 人人應當出力自保 名為保國 實為保自家 每逢跟外人打上仗 都出在人民的情願 打上仗萬沒有臨陣逃跑的事 不信請看各省械鬪的案子 往往打上羣架 也沒人督催 誰也不顧命 這不是因為自己保自己的原故嗎 西國講兵學的常說 國家練兵 不可招募外國人 因為招外國人當兵 與他自己的生命財產沒關係 打上仗就不能實心出力 獨到中國的兵勇 跟招外國的一樣 因為既沒有學問 又沒有國家思想 派他出去打仗 一定認作朝廷家的事 與他自己沒關係 豈能有真正戰鬪的心呢 再不信請看甲午庚子年 臨陣脫逃的不知有多少 這就是實在的比樣 中國要打算真練兵 叫兵丁肯拚命 先得叫人民有了愛國的思想 人人擔着國家的責任 人民一有了這個權 再說練兵理財的事 最要緊的 國家向民間取租稅 原為辦一國的公事 辦事不可沒錢財 只要取之於民 用之於民 雖多取也不算病 請到四鄉看看 年終迎神賽會 所用的謝錢 都由民間攤派 民人從沒有報怨過的 皆因所辦的事 極其公道 臨完了有一張明心清單 銀錢花在那一項 大眾都可看的見 故此都願意往外拿錢 到了外洋立憲國 凡國家取財的事 必經下議院議准 人民聽着 有益公衆 點頭答應了 然後纔能向民間取錢 所取的銀錢 既出之衆人 自然是辦衆人的事 但必須先有個預算 事後又有決算（如同中國善事徵信錄一樣）人人都知道用在什麼地方上 豈有不願意出錢的嗎 不但平常辦事 即便國家有了不幸的事 賠外國的款 民人往出拿錢 也是情願的 打仗的時候 人民願意打 打敗了拿賠款 民人也願意拿 這不是人民愛國的思想嗎 開仗的時候 不叫民人知道 和約的時候 也不叫人民知道 人人心裏糊塗著 到了拿賠款 由官出頭 叫民人出錢 問問人心裡願意不願意呀 〔未完〕



晉撫不願辦地畝捐○山西紳董 稟請張撫台 因推廣山西鐵路 開採各處礦產 打算籌辦地畝捐 作為資

本 以便大興利源 不料張撫台批駁不准 有人議論道 地方上的公事 往往官場要抽捐 紳士有抗拒

的 如今紳士情願自辦 巡撫倒不答應 這箇道理 實在出人意外 各省國民 報捐納稅 本是應盡的

義務 況且山西地方 財政極難 路礦都是興利的事 本地人自己不辦 恐怕外人要來代勞 如果說籌

辦地畝捐 或致擾民 也得看辦理的法子好不好 一定要拘守成見 什麼事都不用辦了

南北議舉行會操○去年秋天 北洋陸軍大操 全地球耳目一新 現時練兵大臣 又打算本年秋季 在河南

境內 舉行南北合操 分兩江兩湖為南軍 直隸山東為北軍 已經派出人去 在京漢鐵路一帶 挑選操

場 以便預先佈置

駁美人招募華工○美國開巴拿馬運河 照會中國政府 請定立合同 招募華工 聽說政府的意思 因這個

地方 瘴氣太重 從前有四百名華工 到那裡去過 因病死了一大半 水土惡劣 太不相宜 業已婉言

推辭出去

法公使不管各國教務○駐京法公使 因向來中國地面 凡遇有天主教的事 無論是那一國的教堂 法國必

要干預 常鬧麻煩 也不是一年了 現由法國議院 改定章程 行政傳教兩件事 權限各自分開 所

有各國在東方傳教 法人不願意再來管理 除了法國的教務 還由法公使照料 其餘別國的天主教 全

由各國公使自辦 不與法國相干

俄人注意伊犁○據某國外交家談論 說俄人近來的舉動 既被日本打敗 東方是不能得意了 又被英人阻

止 西藏也無從下手 西比利亞鐵路 更是左右為難 現時最注意的地方 就在伊犁一處

龍州法兵撤退○廣西龍州邊界 前有法國兵駐紮 原為防堵亂民 保獲法商 現時匪亂已平 岑宮保電請

外務部 跟法公使商量撤兵 會議了好幾次 方纔允許 但撤兵以後 沿邊一帶的商務 並寄居法國人

民 全得由中國認真擔保

川漢鐵路分段修築○四川錫制台 電達商部 打算把川漢鐵路 分作三段 挨次往前修築 第一段由成都



到重慶 計長一千餘里 名爲成渝鐵路 第二段由重慶到萬縣 計長五百餘里 名爲渝萬鐵路 第三段由萬縣到湖北宜昌府 計長一千餘里 名爲萬宜鐵路

電請釋放黎國廉○現得南省消息 兩江周玉帥 兩湖張香帥 都有電到廣東 說舉辦地方公益事情 本地體面鄉紳 出來作代表人 豈能做拿看管 又參革他的功名 辦理的很不妥 現今事已如此 請趕緊先行釋放 以安人心 昨天又聽說 黎國廉的功名 已經請開復了

預防奸商串買地土○外部堂官 因東三省地方 議准開爲通商口岸 各處地皮 一定要貴 恐怕有好商暗中勾串 預先把要緊地方買去 好預備將來賺錢 諸事可就難辦了 電知三省將軍 傳諭各地方官 如有這種商人 概不准任意買地

爭借修路的款項○伊犁長將軍 因修造伊犁到蘭州的鐵路 跟比國商人議定借款 合同上預先定明 只能借款起利 不准干預路權 誰知這件事 被俄公使打聽了去 來跟外務力爭 說伊犁緊連俄界 既然爲修路使用 必得借俄國款項 外務部電囑長將軍 叫暫時從緩畫押 按這件事情 果然要借用比款 就沒有俄公使出來打攪 也怕不能自保路權 俄人跟比人 都是一樣的用意 誰也不是真講交情

哈爾濱近日情形○哈爾濱地方 俄國兵常常騷擾 碼頭上的商民 日不聊生 過了新年 各街上搶奪的案子 接連不斷 遷來的日本商人 全是些下等營業 並許多的娼妓 地方上雖然熱鬧 捐項極重 用度極貴 過日子很不容易

## 本京新聞

西車站炸藥出現○上月二十幾裡 西車站的小工 在道旁石頭上 拾了兩個紙包 打開一看 彷彿是酥糖似的 不知是甚麼東西 放在住屋的吊板上 過了兩天 有人在吊板上找東西 以爲這兩包是糖 放入嘴裏一嘗 覺著味兒很辣 周身立刻就發麻 只見紙包上有些洋字 拿去找外國人一看 噯呀 了不得啦 敢情正是兩包炸藥 把外國人也嚇了一驚 疑惑是路工轟山的材料 查問了一遍 轟山所用的材料 是中國炸藥 並無洋字的牌號 這件事又是疑團

委員訛獸醫○內城工巡東局某委員 養的騾子有了病 拉到獸醫榕子上去治 獸醫看過 灌了一劑藥 囑咐趕車的 灌藥之後 千萬別飲水 如若飲水 必添毛病 可就不能治了 你說可惱不可惱 趕車的偏



偏給飲了水（死一匹再買一匹）從中大可獲利。車夫慣用此種手段，第二天可就倒斃了。某委員聽車夫一面之詞，說獸醫給灌了毒藥，一定要叫獸醫賠，借著勢力，就把他送交工巡局。外人不知車夫冒的壞，都說委員要訛獸醫。

卯頭可裁○大柵欄門框胡同同樂軒戲園，園主之外，舊有字號東家三處，每日開戲，由字號東家，向卯頭王煥章取錢六吊文，三家均分。自二十六年被燬，同樂軒至今未修，王煥章可照常應卯，朦混在五城公所遞稟，仍用同樂軒字號，借燕喜堂演戲，當蒙批准（掩耳盜鈴的官事）等到開戲賣座，字號東家，自應照常取錢，王煥章不肯認賬，三家之中，惟有新楊氏最貧苦，王煥章欺壓孤孀，至今六七年，分文不給，既是如此，就該應充當燕喜堂的卯頭了，又苦於卯頭不能改字號，借著字號喫飯，反不給本字號錢，足見充卯頭的沒好人，大可裁了去罷。

蒙王成婚○蒙古巴林王扎噶爾，年前赴京該班，蒙○○皇太后指婚，指的是桂公爺府某侍衛的姑娘，聘為福晉，前幾天迎娶過門，高搭彩棚，賀喜的王公大員，車馬盈門，十分熱鬧，這位巴林王，借住在東安門外康家胡同某宅。

吏部錯選了缺分○近來吏部選缺，常鬧錯兒，免不了有人議論，所以截缺的單子，索性也不往外抄了。本月陝西甘泉縣出缺，有一名汪立元，是告近人員，不應當選這個缺，去年遠省出缺，汪君到班，曾經聲明在案，這一次甘泉縣缺到部，還是遠省，忽然又把汪君選了，本人只好呈請更正，這個樣兒的公事，真是難辦。

湘學堂專重經學○化石橋湘學堂，開辦業已兩年，雖然沒什麼進步，各種科學，大概還算整齊，所以外省附學的很多，今年大改章程，把蒙學小學，全行裁去，程度夠上中學的，再講究讀經，背經，講經，解經，默經，讀經一門，已開了個頭昏眼花，原來教習某太史，是位專門的經學家，每天要上講堂，手裡提著個大脚爐，塌拉著兩隻破棉鞋，鞋底子在脚爐上一烤，臭氣薰蒸，坐在前邊的學生，全都握著鼻子，教習講的是什麼，學生們也並沒理會。

蒙古三傑○外蒙古土謝圖汗部落車王，因憤恨蒙古衰弱，情願自行籌款，在北京府第，設立師範學堂，專培養蒙古子弟，另有喀喇沁王，熱心興學，土爾扈特王，呈請出洋游歷，本報全都說過，現時有人評論說這三位王爵，你強我勝，都要作一番事業，可稱為蒙古三傑。



請表門丁○各省大小衙門 多半是門丁辦事 往往借公濟私 勒索詐贓 欺壓良民 真是地方上大害 通行各督撫 傳諭府廳州縣 所有門印簽稿各名目 全叫一律裁撤 不准再信用衆丁 一切應辦的公事 揀派候補佐雜 幫同辦理

派司員查辦案件○戶部捐納房 書手作弊 業已罰款斥革 昨又下了堂諭 說是稿房書手 有徐姓曹姓兩人 轉賣已經核獎的股票 叫趕緊查明回堂 以便罰辦 又因捐納房書手 弊病太深 添派滿漢司員八人 分爲正副管股 每月共准貼銀四百兩

### 各省新聞

改造天主堂名片(湖南) 湖南省的惡習 每逢有詞訟案件 往往借教堂的名目 前去託情 湘潭縣有一個人 因事押在縣裏 他的朋友 打算去具保 在一處地方 見有天主堂の木戳子 心裏一動 就把生字的一撇 用刀剔了去 稍爲修整 印在紅紙上 居然是天主堂三字名片 投進衙門去要人 被縣官看破 不准 教堂裡已有風聞 趕緊到縣 請查拿捏造名片的人 好保全教堂的聲名

開通航路(廣東) 瓊州本是一島 四面都臨海 又有黎人雜居 離越南極近 山路很難走 方圓約二千里 樹木礦產 很是富厚 從海船通商來往 地方上日見興盛 但華商本錢短 無法推廣 做官的又不肯提倡 再加上風波盜賊 種種危險 客商人人擔心 所以極大的利源 都叫外人得了便宜 現由善局後總辦 預備大輪船兩隻 專來往瓊州海面 並出了告示 招商集股 以便大興商務

### 各國新聞

海底行船(美國) 各國製造海底船 近口漸漸的多了 行船的法子 也更熟了 美總統在某海灣過夏 正遇水軍大操 一定要坐船沉入海底 親自試一試 不大的工夫 船又浮上來 旁邊人很覺可怕 美總統毫不理會 原來這種海底船 最容易滲漏炸裂 總得細加考求 能除去那些危險 在海裏纔能放心 法民不願動兵(法國) 法國人民 不願在摩洛哥地方 輕開兵端 也不願意因爲此事 跟德國彼此開戰 提督受傷(俄國) 黑海艦隊提督赤衛 在寫字房內 被婦人刺傷 這個行刺的婦人 當時被防兵打死



# 上諭 官門鈔

二月初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葵公假滿請 安 奕欽謝原品休致 恩 吏部呈進月  
官卷 召見軍機

上諭張曾歐奉 奏經歷賄縱管押官犯請旨懲辦一摺浙江辦釐委員已革知縣施榮凱前因侵匿冒銷經該撫奏參革職發交杭州府看管茲據奏稱署杭州府經歷羅人鑄貪賄故縱致令脫逃實屬罪無可逭羅人鑄業經斥革著發往軍台効力贖罪施榮凱著江蘇巡撫及各省督撫一體查拿務獲解浙審辦以儆官邪另片奏杭州府知府宗培於施榮凱一案意存玩視致令行賄脫逃等語既據該撫奏稱該員於職守所司槩不經理酒食徵逐頗滋物議所請開缺以同知降補不足蔽辜宗培着即行革職該部知道欽此

## 電報

法德不和情形○路透電說 法德兩國 爭論摩洛哥的警務權 意見不合 彼此都不能相容 阿塞土拉斯會議 恐怕不免要鬧壞了

斐洲亂信○又說 英屬斐洲索哥特地方 土匪滋事 把本地巡捕馬隊 全數殺死 其中有英國武官 並財務官等 一齊遇害 這一股土匪 是回回教的妖僧為首 各人全沒能防備 據說軍械很多 已由地方官派兵勦辦

法總統的意見○德京電說 法總統費利耶爾 宣布行政的意見 據說本總統維持共和政體 須跟各國聯絡邦交 又說很盼望全國的人 同心協力 保全民主的主義

客時邊地方 有一處兵房 偶不小心 藥彈炸裂 被炸死的人很多



## 演說

## ◎愛國

◎〔再續〕

若論起中國的租稅 比那一國都輕 近來雖加捐加厘 也比不上各國 還都因為加捐起內亂 是什麼原故呢 皆因不知把所捐的錢 用在何處 所以要生疑懼 大凡人的性情 叫他往出拿錢 知道用處 拿多少 也不心疼 不知用處 拿一個錢 也是心疼 外洋立憲國 作民人的 爲國家担著財政 拿多少錢 人人沒報怨過 到了中國 用錢的時候 戶部堂官 仰屋而嘆 籌不出正經錢財來 上下交病 百事不能舉辦 沒有法子 只得各處搜括 不是節省經費 就是扣俸扣餉 無論想什麼法子 民間還是照舊受困 鬧了半天 還是沒錢 這又是什麼原故呢 就是作民人的 沒有担負國家權利的責任

外國人常論中國 果然中國能自強 練二百萬常備軍 足可以擋住歐美各國 又說中國的地方 所出的財產 能供給歐美各國的國費 兩倍還有富餘 我們中國人知道此理的很少 就知道誇外國富強 我們中國不如人家 寧可終日坐困 也不想個正經理財的法子 豈不知外洋各國 也沒有別的 不過用一國的人辦一國的公事 君民一體 上下一心 在上位的待在下位的 如同子弟 在下位的 拿著在上位的當父兄 凡有公益的事 不能以一二個獨居其功 也不能草草一二個獨任其勞 這就是外國民人有權的效驗 我們中國也是國 中國人也是人 怎麼會事事不如人家呢 推究起來 就是作人民的 不知自己的責任 不知自己的權利

有人問道 你方才所說的 都是一派倡民權的話 中國民權一興 豈不是眼裏沒了朝廷 唉 不然 嗚呼 民人有權 正是尊敬朝廷的意思 請看英國 民權發達的最早 歐美各國 都效法英國 現在英國人民 尊敬皇帝 比中國尊敬的多 又如日本國 憲法三十年 民權最發達 日本人民 尊敬明治天皇 如天如地 日本第一條憲法 就是天皇神聖不可犯 不信再看俄羅斯國 不重民權 最講壓制 不許民間開議院



由俄皇亞歷山大 尼古拉 父子雙雙被人行刺身死 俄國的內亂 至今也沒消停 請問明白人 民人有了權 是與朝廷有利呀 還是有害呢 怎奈中國人少見多怪 把民權誤作了民主 把在上位的人 給搖惑的毫無主張 聽見民權兩個字 很害怕的了不得 鬧得人人不敢說民權了 中國人要有愛國思想 非得人人擔負國家的責任 作人民的 人人有了權 在上位的 看待人民 如同子弟 在下邊的 拿着在上位的當父兄 君民一體 上下一心 再整頓中國的大事 要還是把人民當奴隸看待 作奴隸的決不能真心愛主人吻 (已完)

### 要 聞 新 聞

日公使見慶王說話○日本內田公使 拜會慶王爺 說近來中國 頗有排外仇教的意思 南省教堂 接連不斷的鬧事 住在中國的洋人 都很擔心 這個信傳到各國 聳動各國人情 日本政府 雖不信再有庚子的大亂 就怕無知愚民 受了匪徒煽惑 再開出意外事 實在有碍大局 日政府關切邦交 特派內田公使 面見慶王 告訴這一番好話 勸我政府 預先想法子防備防備 按這種謠言 不知從那裡說起 最容易惑亂人心 各省教堂 偶然小有爭端 在所難免 也不是一年半年的事了 決非因為什麼大事 我門政府 應當宣布此意 勸各國儘管放心 萬不可輕信謠傳

河南又鬧會匪○河南周家口一帶 現又有會匪滋事 陳撫台調派陸軍步隊 前去剿辦 聽說這件事 實由地方官籌款 種種勒索 鄉民抗捐聚眾 這就指為會匪 將來剿辦平復了 又可以借此邀功 各省的公事 大概如此

游勇搶劫餉銀○西藏某喇嘛 報効餉銀兩 共計十二萬兩 走到蒙古地方 忽有某省的游勇 搶去十萬兩 喇嘛電知理藩院 請轉行知照練兵處 趕緊派兵拿辦

日俄對爭伐木權○中日條約上載明 鴨綠江沿岸一帶 所有採伐木料的利權 說定了中日合辦 現議設立木材會 由兩國政府提倡 用商民的資本 招股一千萬元 中日商民分認招募 作為半官半民的局面 歸兩國政府管轄 這是日本的辦法 新近中俄開議 俄人又要求伐木權 你爭我奪 誰也不肯放鬆 噢 虧的就是中國 兩邊都不敢得罪 中國夠多們為難哪



奉天人很有怨言○趙將軍平日辦事 本來極公極廉 現時在奉天任上 聲名却平常的很 不解是甚麼緣故 因為團練經費的事 定了一條章程 頗招民怨 民間每一畝田地 收費銀四角 並且得補交前二年的 費 目下奉天百姓 新遭了這一場兵災 十家九空 忽然每一畝地裡 加上四角的花銷 另外還要補繳 兩年 民間真拿不起 鬧的怨聲載道 又搭着徧地馬賊 到處荒荒亂亂 客商都不敢前往 窮民東逃西 散 多半都奔到蒙古荒地去了 這種情形 實在可憐

英公使要求的三件事○上海公堂案 英領事要求賠款八萬元 已紀前報 誰知英領事還有話說 不止八萬 元的賠款 一定叫嚴拿逃匪 並把各華官革辦 將來外務部定議 這三件事情 總得要一律駁回

探聽消息的專員○吉黑兩省將軍 因中俄開議 關係兩省的事情 恐怕免不了受累 各派道員一人 進京 探聽消息 這兩位觀察 在每次開議以後 就到唐侍郎宅裡訪問 隨時打電 把京裏議約的情形 稟知 兩省將軍

## 本京新聞

學生當求專門實業○學部大臣會議 從辛丑年後 各省派學生出洋 接連不斷 人數總有八九千 款項用 了幾百萬 凡學速成師範等科 多不過一年 少止幾箇月 卒業回華 還是任什麼不懂 全由期短心忙 專說些個空話 毫無實際 打算行知各督撫 以後再派學生 出洋遊學 總得限定了學習專門 要求 實在的本領 取人家的長處 補我們的短處 有了真才實學 纔能夠成爲大器 ○朝廷這項經費 籌畫 的真不容易呀

好名不算錯○崇文門內燈市口 有一處平合漫堂 正月十三這天 來了一位洗澡的人 荒裡荒張 臨走的時候 遺失了一包東西 徒弟們打掃地 撿了起來 打開一看 喝 敢情是五根金條 當時交明櫃上 收存起來 原主果然來找 問明姓名住處 是雲龍江人 墾樂亭 住成壽寺 執事人劉姓 把原物如數 交還 此人拿了就走 也沒給人家道個謝 執事人心理很不舒服 這樣好名 並不算執事的錯

送忤逆的受罰○西城鋪什坊街 有個某部的書吏 把他兒子送官 因爲他忤逆不孝 偷去一百六十兩銀子 在外頭胡嫖亂賭 稟請地方治罪 現由提督衙門 送交刑部 分了湖廣司 司裏頭老爺們 傳他父親



過堂 問出實在情形 全由某書吏自幼溺愛 家教不嚴 纔慣成這種樣子 罰他父親八十兩銀子 父子都具了安分結 把兒子領回完案 這個辦法很痛快 有兒子的人 趕緊教導教導 別再由着個性兒慣了 捨不的叫他念書 將來受罰 後悔可就晚了

大觀樓電影上捐○大觀樓演唱電光影戲 中開設人任慶泰 到衛生局稟報 據說這一處電影 都是自行製備 並沒有洋商合股 所演的戲文 全為開通民智 不是淫詞小調 請准立案報捐 每月認捐六十元 奉批示男女分座 不准任意混雜

諭戲園改修活窗○協巡營發下傳單 諭知各家戲園 說是戲園子人多 什麼氣味都有 又搭上抽水旱各烟 時興的烟捲 烟氣薰蒸 聽戲人實在難受 氣弱的更喘不住 與衛生大有妨碍 限三天以內 把樓上 橫窗 改修成四面活窗 唱戲時候支起來 烟氣從窗上出去 自然就好多了 修完報官查驗 不合式不 准開戲

### 各省新聞

盲啞學堂(山東) 師範卒業生時君克應 創設盲啞學堂 生徒十幾個人 用木刻官話字母二十套 作為功課 分修身 習字 唱歌幾門 音樂這一門 進步最快 習字這一門 程度好的 現時已能通書信 商務興旺(新民府) 新民府的商務 要就眼下說 比營口加倍興旺 進步最快 每天街上的車馬 來往不 斷 所運的貨物 進口洋貨 綿紗綿布 並美國麵粉 算是大宗 出口土貨 牛皮和各種牲口毛 算是 大宗 載貨的重車 每輛車上 大約都是七頭驢馬 彰德煤炭公司(河南) 彰德府煤礦最好 開礦的人資本太少 不能推廣 現時幾家紳士 出頭招集了鉅款 打算購買機器 前去開挖 但山地還沒買定 一時不容易開辦

預防土匪滋事(江西) 建昌府屬下 南豐廣昌兩縣交界 現有土匪聚眾 並勾結本地愚民 許多人入了黨 羽 眼看就要起事 經南城縣貢生陶紫瀾 親眼得見 到臬台衙門具稟 稟明匪徒的實情 余臬台諭知 建昌府 趕緊查明嚴拿究辦 並獎勵陶貢生 能留心本鄉的時事

派員查廣東事件(兩江) 江督周玉帥 因廣東官紳鬧事 前派徐觀察廣陞 許觀察炳榛 一同前往廣東 考查此事的細情 以便斟酌辦理



# 上諭 宮門鈔

二月初二日商部 鑾儀衛 牌黃旗值日無引 見 崑中堂等專摺謝賞神糕 恩 朱侯 雍和宮聽經覆 命

召見軍機 熙彥

上諭浙江杭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姚舒密補授欽此

## 來 函

◎ 支干無吉凶 ◎

商人李質卿 刊費五千移捐 驛馬市講報處

天干地支 迷惑愚民非淺 甚是可憂 往往因此誤事 可憐受這種害的人 痴迷不醒 本是極順當的事 耽擱許久日子 其實有什麼可考 我們舖子裏 有個夥友 去年由家裡起身 挑選好日子 同伴幾個人進京 有為求名的 坐著大騾驢 在前面走 有為求利的 騎著小毛驢 不知自量 跟着人家後頭追 為是沿路過關卡 好借點兒光 出門在外 借點老鄉親的光 也不要緊 那裏知道 沒得便宜 反道受了害 走到半路途 忽遇著一羣馬賊 手執洋鎗 攔住去路 搶劫了許多東西 幸虧沒傷人 其中就有傷財的 就有沒傷財的 莫非不是一天起的身嗎 梅園叢書上 說過一段話 周武王甲子日得了天下 殷紂王甲子日失了天下 這段故事 還不是個憑據嗎 依我的見解 從此不必再迷信 天干地支 也不過是個記號 至於相面看八字 算卦占課 亦是如此 斷不可信 請大家子細考一考 天干地支 何年所創始 未有之先 又當如何



講

書

〔續正月二十八日三百五十四號〕 接講左右皆可殺一節

通國的人民 都說可殺 自然是殺之無疑了 大可不必再去察嘍 不知自古來的判案 無論中外 都有覆盆之冤 怎麼叫覆盆之冤呢 比作太陽在天 光照萬物 就連背見犄角裡 無一處照不到 要拿一個盆子 翻過來底兒朝天 扣在當院裏 無論怎樣亮的太陽 斷斷的照不到盆底下 莫說中國的刑法重 軟弱善良的 很容易含冤送死 就是外洋的刑法輕 不白之冤 也有許多離奇的案情 承審的官員 稍微大點兒意 一錯到底 千百年以上的冤枉 至今還許沒明白呢 諸位乍聽這話 必覺着有點新鮮 聽我說一件故事 當年外國有一案 已經審問了多次 原是悞傷一命 倒要好幾個人抵償 這一羣人的冤枉 豈但國君不知 左右也不知 諸大夫也不知 國人也不知 理刑官更不知 偵探員也是捕風捉影的打聽 始終不知 就連抵罪的死囚 都是甘心情愿的認死 並不自知其冤 你說奇也不奇呀 究竟這回事 出在那裡呢 當日埃及未滅的時候 埃及京城 很是熱鬧 街上有個老兒 平日唱曲子爲生 比起中國要飯的來 不過穿的整齊點就是了 這天日落回家 半路上遇著一個熟人 向來在城裡開成衣舖 夫婦二人 年紀已經半老 閒來最喜歡聽曲子 忽然遇着了 他 心下甚是喜歡 上前用手拉著那老兒 邀他一同回家 唱曲子的老兒 也就無可不可 隨他到了成衣舖 叫出老妻相見 可巧老妻正在作晚飯 鍋裏煮着鮮魚羹 剛剛的要熟了 一見這個老兒 窮苦可憐 未免動了點慈悲心 向他丈夫說道 我看這位老人 想必用晚飯罷 既有現成的魚酒 何不請他同吃 飯後沒事 再請教他的歌曲 他丈夫說 言之有理 趕忙請老兒入坐 一面喝酒 一面吃魚羹 倒是來的很脫略 外洋作工的人 向來並不下賤 一個唱曲子的 跟中國乞丐強不了多少 他夫婦二人 怎會同他喝起酒來呢 諸位原來不知 外國貧富貴賤 雖也有點分別 論到人物的高低 却不在行業上說話 無論是個何等人 都不肯自尊自大 成衣工人 跟唱曲子的喝酒 事很尋常 也不必見笑 何況惜老憐貧 正是他夫婦的好心 嚶呀 真想不到嘍 魚未吃成 先就出了一條人命 冤杆案情 就從這一頓飯裡出來了

〔未完〕



## 演說

## ● 變法 ●

宗室文謙

自從辛丑年和局大定 ○兩宮回鑾 ○朝廷要緊的主義 第一就是變法。不到五六年的功夫 一切政體已經有了許多進步 但是俗語說的不錯 胖子不是一口喫成的 又說鐵打房梁磨銹針 功到自然成 可見不論事情大小 都得由淺入深 不可操之太急 就如現今的新政 練兵興學 農工商業 路工警務等事 雖不能都做到好處 總算已經改了舊觀 再講到對付外人 爭路權 保礦產 改禁約 提倡國民捐 大眾費了多少苦心 總不外生人爭存的公理 最難得的是 馮陳通三位豪傑 杭城駐防旗人 蕙馨女士 有為學界殉身的 有為義忿自盡的 事體不同 殺身成仁 却是一樣的光彩 除卻馮夏威先生是商務中的人 餘下三位 或男或女 全是學界中的人物 請看教育二字 於世道人心 有多大的關係呀 雖然這樣說 以上的話 乍聽上去 覺着可喜 轉過頭來一想 又實在可憂 外人評論中國 比喻一個睡著的獅子 如今中上等的人 已經有點驚醒了 所以舊禍的說辭 外人也在那裡提心弔胆 (日本人勇於排外 白種人看着 也是黃禍) 惟獨下等的老哥兒們 始終開化不了 無論經過多大風險 受過多少警戒 費盡苦心 說破苦口 一直錯混到今日 還是迷迷糊糊 外帶著顛倒黑白 愚而好自用 只要喫飽了閒飯 大家三五成羣 或在茶館酒肆 或在車轍旁邊一蹲 東拉西扯 就要信口兒造謠言 不信您納留神聽着 大凡有新鮮事 總沒有一羣人都明白的 不是說(朝廷)變法 染了康黨的餘毒 就是說教育改良 學生全都辦了洋人 無論事情小大 通通是洋鬼子的懷 (洋人太冤) 更有說現今的大老官 也聽了新黨的指使 八成兒都喝了外國藥水兒拉能 什麼叫作變法 簡直的是無法 可惜(朝廷)那些俸祿 沒有一個想庚子以前的了 想來是小辦兒要長不穩能 唉 可惜 嘖嘖 諸位聽聽這些話 都是人嘴裏說的麼 雖說巷議街談 無關輕重 有民纔能有國 要求國富 先得民強 百姓不能明白 風氣從那裏開通的了 沒有全國人的力量 富強的指望 何日可成 中國四萬萬同胞 能



有多一半子明白 還有幾分指望 再要十倍人學日 只有一分明白的 三二分半明不味的 下餘六七分人數 都是醉死夢生 你說那可怎麼好呢 除非大開演說會 到處苦勸 還有個萬分之一的想頭 如今演說的地方很少 那裏就能都勸徧了呢

諸位先生請聽 爲什麼中國變法 不在庚子年以先 却從辛丑以後起呢 這個眼前的道理 是最容易明白的 比方一個人身子 年輕力壯 氣體充足 處處大意 自己不知道謹慎 不講究衛生 外面皮兒雖不顯 內裡頭早受了虧傷 遇見個醫道高明的 熱心苦口勸他 叫他早早培補 誰想這個痴人 不但自稱沒病 還怪人家無故的咒他 直到大禍臨頭 病的臥床不起 這纔求方請醫來搭救 恨病喫藥 好容易死裏逃生 性命可是保住了 元氣虧損 真得好好的喫補劑子纔行 從此自家省悟 再也不敢不小心 有誰講究衛生 就要趕忙問一問 誰傳的良方妙藥 也要好好的收存起來 這也是理所必然 如今中國的大局 就如同纜起床的病人 剛剛得了性命 還敢諱病忌醫嗎 (未完)

## 要聞新聞

營口不得駐華官○日本在營口等處 設立軍政衙門 和局定後 本當一律撤退 把地方交還中國 無奈歷任山海關道 多半是胆子太小 不敢入境 因循久了 日人就另生枝節 設營口當改爲公地 華官該在界外駐紮 從此以後 日人就自己設立民政廳 營口是個總公所 別處另設分局 現時日本派來人員 都到了營口 暫在領事館辦公 局面還沒大定 軍政衙門 也沒有撤的信 大槩照舊留着 專管滿洲駐紮日兵 中國官員 總該爭一爭纔是

西報說岑宮保的閒話○現有一種西字報 作了一篇論 大槩的意思 要求中國政府 請把粵督岑宮保 撤調別省 硬說宮保有仇洋的舉動 並妨碍英國的利益 九南鐵路一案 辦的最下不去 又把押在英國銀行的煤斤 硬奪了去 更是不合公例 又說廣州英領事 香港總督 北京薩欽差 以上三人 岑宮保全都看不起 如果不調開 辦起交涉來 難免要鬧吵子 是嗎

俄人運動的風傳○連日各報紙上 都說駐京俄公使 由華俄銀行 籌出巨款 專爲運動中國官場 有說十



萬兩的 有說九十萬兩的 衆口一詞 紛紛談論 不敢說一點影兒沒有 中國官場 向來的行事 本叫人不敢深信

## 本京新聞

真會造謠言○京城各閱報社 定規初三日開茶會 仍舊在首善閱報社聚齊 借此研究演說的宗旨 (前次

刷印章程 已登過中華報) 並商議再開一個極文明的會 追悼馮陳潘惠四烈士 這個舉動 也算是中

國的體面事了 北方的民氣 因此可以慢慢發達 強國強種 關係不淺 真真再也想不到 不但柏林

寺的和尙生阻力 最文明的巡警 也出了真會造謠言的人 只因有個巡警中人 腦筋有點拘擊 聽見警

部密訪革命黨 紛紛的給各報社送了個信 說是革命黨進京 初二日就要起事 你們趁這個時候開會

(會與會不同) 形迹可疑 必要鬧是非 並有許多吓嚇人的話 居然就給搖惑動了 初三日的聚會 有

到有不測 大家無精打彩 並沒題到追悼會的事 倒是覺先和尙有見識 發了一段議論 很有道理

據我們想着 閱報社的宗旨 早已表明 再要有人生疑 這個人也就不夠人格了 警務中人 居然造

這種謠言嗎 叻

信神仙冤枉好人○西城後細瓦廠 有個三槐堂王宅 家裏光景很好 養着車馬 馬號裡除車夫之外 另有

箇溜馬的小孩子 平日很老實 王宅上房裡 忽然丟了東西 失去座鐘一架 行李捲一個 可不知是甚

麼時候丟的 本宅查不出人來 就有出高明主意的 請什麼筷子神 手裡拿着幾根筷子 嘴裏還念念道

道 說是誰偷了去怎麼樣 不是誰偷了去又怎麼樣 那知溜馬的孩子倒運 神仙說是他偷的 (神仙說了

話) 主人把小孩子送入官 小孩子不過十四五歲 如果真是他偷去 你說神仙夠多們靈驗 你說孩子有

多大本領

補記東文學社運動大會○上斜街東文學社 因本年二月初一日 是開學第五個週年 特開大運動會 會場

上高搭席棚 接待來賓 除本社學生外 有順天中學堂 湘學堂 某某小學堂 各處的學生 都到會場

運動 十分齊整 並有中國幾位大老 和內田公使 前去赴會 晚上還有電影戲 校長中島裁之 這

一天很是高興



設立京保無線電○北洋製造局 新做了無線電桿兩架 共計四根 八丈一尺長的兩根 七丈六尺長的兩根 還有許多零碎材料 由火車運進京來 在北京安設一處 在保定安設一處 聽說這無線電桿 比有線的格外還靈

教民在京西開礦○京西有個姓安的 本是教民 招集鉅款 在房山地面 開挖銀礦 後來因為賠了本 請礦師查驗 礦苗實在不旺 又打算另開煤礦 可以穩得大利 已經議定了章程 到商部稟請批示 旁人傳說 教民辦礦 難保背後沒有洋商 這真是一偏之見 京西的礦產最厚 外人雖然想着辦 教民也是中國人 總該愛自己的祖國 力保本國利權 別替外人打幌子 那纔是中國的同胞呢 工藝廠收捐不多○毓月華侍郎 現因創辦首善工藝廠 由工巡局提倡勸捐 前幾天本報的演說 業經說過 但是認捐的人 除去工巡局之外 其餘各部院衙門 都在那裏觀望 誰也不肯出頭 富貴人有了銀錢 遇見這種好機會 作點兒公益的事 豈不很好 人用銀錢 別叫銀錢用人 空守着死元寶 總怕子孫不夠花 一下子花順了手 可怕

## 各 省 新 聞

賭博鬧成命案 (漢口) 漢口義泰洋行 因賭錢鬧出命案 打死的這個人 名叫張堯卿 原來張堯卿平素好賭 這一天又在洋行耍錢 有一個同賭的西崽 彼此吵嘴 大鬧不休 行裏的洋人李羅伯 是個願脚 喝令眾夥計動手 誰知打的重了點 張堯卿當時喪命 跟他相好的賭友 聚了幾百人 要把願脚打死償命 幸虧警察局和夏口廳 立時去彈壓 保護得力 算沒有鬧成交涉

重辦造謠言的人 (揚州) 炒貨店的薛某 因為招兵的事情 常生議論 造出種種謠言 有願意當兵的子弟 多半都叫他攔住了 說是送到東洋 在那裡挑補兵額 去了就不能活着回來 徵兵局聽見這些話 派人把他抓了去 重責一千軍棍 叫那愛造謠言的 看個榜樣

銅元局虧欠情形 (杭州) 浙省銅元 出貨太多 折成當九 民間就不大信用 恐其銅元的價目無定 怕要再往少裡打折頭 鑄造的餘利 都被委員挪用了 積欠銅商款項 數目很多 去年臘月底 銅商到上海 坐討 這一天連次打電報 還沒把帳主子搪開 過了新年 至今不能開鑄 聽說寶藩台正在查核 不知怎樣接辦



上諭 寶門

二月初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慶王謝議叙 恩 慶祺假滿請 安 奎俊請 五日

召見軍機 李士珍

上諭吳引係奏考會屬員分別舉劾一摺新疆伊犁府知府彭緒瞻署蒲犁通判候補知縣張紹伯巴楚州知州張光皮山縣知縣錢炳煥前署柯坪縣丞准補疏勒府經歷王廷襄均着傳旨嘉獎莎車府知府聯恩苛征巧取民怨沸騰署乘城縣知縣候補知縣王禮源貪黷虐民專擅罔利署鄯善縣知縣候補知縣苗茂任用私人苛派累民署端美縣知縣候補知縣夏朝選行為貪劣操切債事候補知縣劉爽擅作威福居心貪詐署吐魯巡檢候補縣丞趙謙任性妄為行同無賴于闐縣典史徐丙炎違禁收費貪鄙性成候補巡檢周鴻年廢弛電務私心太重候補典史韓興奇行同市儈肆意貪婪均着即行革職署阿克蘇道候補道陳純洽精力就衰事權旁落著以原品休致前署阜康縣事候補知縣朱希知舉動乖方輿論未洽候補知縣馮鎮寰人欠謹飭被控有因候補縣丞劉華濟不自檢束頗滋物議緩定縣廣仁城巡檢王晉昌年力衰頹難期振作均著勒令休致候補知府劉澄清性情執拗難資表率著以通判降選署吐魯番石旗守備補用遊擊趙正清操防懈弛取擾民署阿克蘇城守營守備補用遊擊黨維新行為荒謬心地糊塗均著即行革職署哈密協右旗守備補用副將曾壽祥年力衰弱難期振作著勒令休致提標中營叅將張鴻疇營伍疏懈人地不宜著開缺另補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旨恩麒達壽均著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欽此

電報

英皇寄德皇信函○路透電報說 英皇寫了一封信 恭賀德皇的萬壽 並且說等候摩洛哥會議 全局商定以後

英皇還要親到德京 去跟德皇會面

美員演說 又說 美國議院 軍政委員長赫爾 在那裏演說道 我們看中國情形 似乎得派水陸軍隊 前往中國 以防意外的變亂 又力駁駐京柔公使 歸還中國的餘款 不當那樣辦 美國應把這一款 撥作

海軍的費用



## 講書

〔續昨〕

昨天講書引了一段外國故事 正說的熱鬧 忽然截止 今天若不趕緊接著說 豈不把人給悶壞 一頓魚羹飯 怎麼會鬧出人命來了呢 祇因唱歌的老兒 吃東西過忙 把魚肉上的大刺 正巧扎在咽喉裏 當時神色大變 倒在椅子上 呼嚕呼嚕直喘 上氣不接下氣兒 成衣匠夫婦 一見大驚 想了好些法子 恨不能替他掏出來 有年紀的人 禁不起這樣折騰 一時昏暈過去 再也不出聲了 隔了不大的功夫 真就手足冰冷 氣斷身亡 成衣夫婦 嚇的無法了帳 原來當年埃及國 刑法很重 不像如今的西法文明 那時不論誰殺謀殺 總要替人抵命 成衣夫婦 恐怕性命難保 商議了一個計策 打算嫁禍給旁人 趁着天色昏黑 夫婦搭起尸首 裝作抬病人的樣子 抬到東鄰 原來東鄰住着一位醫生 此時正在樓上看書 忽聽樓下大聲喊道 病人在此 請先生下樓來看 醫生聽說有病入 赶快下樓 將將走到樓梯中間 猛孤丁碰在一個人身上 只聽鼓碌碌的一聲 一直滾下樓去 慌忙取燈來一照 樓下倒著一個病人 已經是斷了氣 左右並無旁人 一時驚慌失措 只認作自己闖了禍 那裡想到是別人移的尸 好在沒有人看見 還可以打主意 這位醫生 本來身高力大 把那死尸抱起 走到隔壁一座學堂 趁著沒人出入 把尸身推在門裡 叫他靠着牆角坐定 安放停妥 自己赶快跑回來 遲了不大的功夫 裡面走出個廚子 看見有個人影 大聲喝道 是誰呀 是誰呀 連問了幾聲 並不答腔 算定是溜門子的毛賊 不由的忿氣填胸 上前就是一拳 只覺那人 哼也不哼 彷彿打在石頭上一樣 冰涼挺硬 倒在地下 一動不動 廚子也連忙拿燈一照 嚇的魂不附體 只當是被自己打死的 心裏怕遭官司 又把這具尸首 抱在當街上 此時已有十點多鐘 路上行人稀少 只有個猶太僧人 帶醉回家 忽被死尸絆倒 剛剛站起來要走 查街的巡捕看見 他闖死了人 那裏肯放 可就把他送了官 僧徒無法推諉 當時就給定了罪 就連他自己 也不知道這是冤枉 幸虧學堂的廚子有良心 聽說連累了好人 十分不忍 投案自首 分辨明白了這回事 應當叫廚子抵命 忽然又有醫生到官自投 放了廚子 就要殺醫生 一陣子瞎搗亂 嚷嚷了一街兩巷 這纔感動了成衣夫婦 登堂自己來認罪 從頭至尾 訴說了一番 問官因他無心害的人命 連那被屈的二人 一齊釋放 這件事見於外國小說 未必全是謠言 可見國人皆曰可殺 尙且不能不察 何況偏聽一二人的話 可殺不能徇情 不可殺也不能亂法 爲民父母的 本沒有生殺的專權 所以孟子勸著宣王 說了一句收場話 正正經經的囑咐道 如此然後可以爲父母

〔已完〕



## 演說

## ◎ 變法

◎ [續昨]

宗室文謙

又有一般朋友 自己會喫寬心丸兒 強作解事人 冒冒失失說道 我們中國 貧弱是真的 危險是假的 從打和局定後 到如今也有幾年了 北京城裡頭 還是平平安安的 交民巷住的外國人 也沒有一點子變動 偶爾聽見些謠言 不過都是洋報上瞎搗亂 你我至親好友 斷斷不可信他們 就讓有幾分真的 離着俗們北京城 不知道有多遠哪 大家無故自亂 分明是借勢生風 果真是洋人瞪了眼睛 變法也是不中用 那也是天意如此 國運如此 [這兩句話害死人] 自古人力不能勝天 什麼又叫自立呀 自強呀 愛國無用 受羣也無用 結成團體更無用 白叫他們瞎起鬧 迎風放火 自家毀自家 並且變法以來 不但沒見功效 反倒害苦了衆人 歸併衙門 先坑了許多京官 化私爲公 又害了多少書吏 目今又想裁旗營 不是專跟旗人作對麼 咳 諸位所說的言語 不過只看見了眼前 就如旗丁的困苦 作京官的艱難 ○朝廷豈是不知 無奈有一節 利害不能兩全 打算將受利益 目下總得喫點虧 大凡明白大禮的人 全要向大處著眼 未曾想到自己 先得想一想衆人 十年前的光景如何 庚子以後 情形又是怎樣 ○○○兩宮日在深宮 應該怎麼樣憂愁 二十二省同胞 都在那裡怎樣受罪 練兵籌餉 怎麼爲難 百姓的下情多們苦 中國局勢怎樣孤 外國勢力多們大 關稅 礦務 教育 中國所辦的新政 是不是有名無實 東三省的實權 到底算誰家是主 膠州灣等處 能不能算中國的口岸 [此是大畧說說 不止膠州一處] 連本帶利 九萬萬賠款 到底是誰的膏血 [要明白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處去纔好] 在各國受辱的華工 到底是誰的百姓 我們亞洲黃種 除了同國的人 還有誰是同胞 我們黃種人 除日本 還有誰叫人看得起 [暹羅雖自強 可惜力量太薄 說到這裡 不由要同聲一哭] 還是自家窩兒反 將來玉石俱焚好呢 還是滿漢合成一家 大眾保全大眾好哇 還是守舊不改 任憑大家夥兒瓜分呀 還是認真變法 打算個長久計策呢 總而言之 現今的局勢 非認真變法 萬萬不行 既要行新政 就得另起爐竈 再有新舊的分別 必



不能兩全其美 明白大義的 請往大處留神 但求自全 專專往小處用心 那可就是自騙自了 若說守着舊法子 與自己相宜 等到當了奴隸 試問問還有自己立身的地方嗎 諸位要抱定了老主意 我們也不敢再分辨 請衆位守舊的先生 找一位明白朝鮮人 跟他談談心 打聽打聽他們 現在是甚麼滋味

### 要聞

陸軍出關情形○北洋派出關的陸軍 現時都在錦州城裏暫住 等候採定地方 再分撥駐紮 陸軍沒出關以前 叛隊苑五各匪 全聚在錦州以西 紅螺峴一帶地面 賊匪乍叛的時候 僅止三四十名 後來慢慢招聚 就有了四五百名 聽見北洋兵到 四散逃避 暗地到口外去的很多 匪首苑五 早已遠躲開 現時官場的意思 因匪黨既然遠避 兵丁駐紮 又沒有一定地方 北洋續派各營來到 無賊可辦 議請從緩開差

咨取教務書○政府王大臣商議 各省所出教案 全由地方官不懂教務 判斷不公 以致鬧成很大的麻煩 兩江周玉帥 作過一部新書 叫做教務紀畧 專論交涉教案各事 說的極精極細 是一部教務的好書 行知周玉帥 把此書轉發各省 叫州縣官等 細心閱看 以便辦理教務 再多備幾部 寄交軍機處 分送各衙門 司員們平時學習 將來放了外任 免得遇事着荒

開議收金的辦法○財政處前議鑄造金元 作為國幣 所以報捐上兌 總得搭用現金 但當初定價太低 近來又跌落的利害 金行裡全都喫了虧 金元也沒能鑄造 現有傳聞 財政處的意思 打算改良辦法 要在能收聚現金 知照金行人 定了日期開議

派學生游歷南洋○聽說學部各堂官 因大學堂內學生 通達時務的人 雖然不少 但閱歷不深 派出去辦理大事 未必准能夠勝任 打算親到學堂考查 已滿三年的學生 選派幾十名 由教習帶領出去 到南洋各省游歷 考查風土人情 歷練好了 預備將來大用

清查鴉片烟戶口○據南方報上說 政府通行各省 趕緊催着府廳州縣 把民間賣大烟和抽大烟的 查明人丁戶口 造成清冊送部 又聽說有美國人 看透專賣鴉片煙的事 其中有些滋味 情願出力 帮着中國辦理 現到外務部來說 外務部拿不定主意 跟張袁兩宮保商量



請改派籌款總辦○直隸籌款局總辦陸運台 因為鹽務事忙 又兼官銀號 轉運局 陸軍糧餉局 海防支應局 各項要差 實在照顧不過來 稟明袁慰帥 辭退籌款局總辦差使 力保關秋琴觀察 可以接辦 籌款局的事情 全是陸運台一手經理 每年進款很大 借此舉辦各項新政 所以這項差使 上司看的很重 未必准其辭差 也許是有甚麼為難的地方呢

日本車守的蠻橫○現得奉天來信 由新民府到省城日本鐵路 不分遠近 每人要收一元車價 不管在那裏下車 就是十里八里 也不能少 並且得到軍政衙門掛號 纔能買票 有一個上年紀的蒙古人 買了票 剛剛上車 還沒站穩 日本車守看了一看 嫌他身上髒 一脚踢下車去 老年紀人 如何攔得住 當時摔傷右腿 老頭子扒在地下 苦苦的哀求 日本人一定不准他上車 車開了半天 還在那裡痛哭 你說可憐不可憐

赴日本考查刷印術○戶部銀行 商量發行鈔票 原打算在日本定印 後來因這項鈔票 就是國家的紙幣 關係很重 要到外國去刷印 難免出毛病 特派薩部郎蔭圖 前往日本 考查刷印事件 並招僱工匠 回來自行設廠 印造鈔票 按刷印手工 並不是什麼難事 只要在本國通商大馬頭 招雇上等工人 議定辦法 子細考求 也可以辦的好 這一點事情 也要派遣專員 工藝一道 可見是沒人留心了

駐日使改爲頭等欽差○現得官場消息 說我們政府 跟各省商量 打算把駐紮日本公使 升爲頭等欽差 各將軍督撫 如果都以爲然 就跟日政府商議 調回楊欽差 改派大員前往 作爲全權大臣

德國撤兵的消息○德國現時議定 直隸境內 北戴河秦皇島等處 駐紮的防兵 打算一律撤退 兵房業已 出賣 北京使館 跟天津租界 兩處的衛隊 暫時不動 其餘各國兵丁 想來也該陸續裁撤 接直隸各 地面 這幾年都很安靜 各國兵隊 大可撤去 由去年冬天 德人倡議 有某國出來攔阻 日前又對人 說 中國有仇洋的舉動 這種用意 都是「欲加之罪」

俄民到華界伐木○吉林達將軍來電 說三姓地方 跟俄境伯力地方 彼此緊鄰 伯力常有窮俄民 私自越 境 砍伐樹木 本地華民 因此常受騷擾 又搭上俄兵 牽扯著更不好辦 請外部照會俄公使 趕 緊傳諭俄民 禁止再來伐木

破除省分的界限○四川錫制台 兩湖張宮保 因川漢鐵路籌款的事 彼此意見不合 都要各分界限 錫制



台咨報政府 力陳為難情形 政府電知張宮保 申明川漢兩省 都是辦國家的事 務必齊心努力 共濟時艱 不可再存省界的意見

本京新聞

女塾日盛○西城麻豆腐作胡同 由七年創立女塾 兼授官話字母 現又添招學生 於本月十六日開學 除字母外 添教各門初級科學 京師女學 一天比一天興旺 實在是風氣大開了

枉死人多○前天走過帥府園 見有一個無名男屍 並無苦主 驗過之後 裝殮起來 等著刑部的票纔能埋 據件作喊報 實在是服毒自盡的 西城宮門口二條胡同 有個旗下女人 不知為甚麼 也吞了大烟

刑部驗過 把隔壁胡同的一個男人鎖去 這兩條命案 前後差不了幾天 枉死的人真多 女叫化子打執事○前天有一個鬪殞 經過西四牌樓 旌旗招展 熱鬧非常 內中打執事的人 有一個四十

來歲的婦人 跟著大眾奔馳 很有力量 只因是兩隻天足 比漢裝的女人 可就強的多 若不是天足 怎能夠自食其力 作了叫化子 也是不纏足的佔便宜 大家還不解悟嗎

再說說請快子神○昨天報上 有一段信神仙冤枉好人 誤傳是後細瓦廠王宅的事 現時打聽明白 並非王宅 王宅同院 有一家理藩院的文老爺 所丟的東西 也不是座鐘行李捲 實在是悶亮表一個 銀票十

兩 那個溜馬的孩子 却是王家的使喚人 文宅丟了東西 一請快子神 應在溜牲口的身上 文老爺盛怒之下 不問青紅皂白 硬把街坊家的僱工人與官 孩子神吩咐的話 有什麼憑據呢

慘殺兒媳的凶犯定罪○驍騎校松山 逼姦兒媳一案 去年臘月 都說是定了斬罪 其實傳聞的不確 現聽說開印以後 刑部司員 把松山議定絞立決 他的兒媳婦 忍受非刑 至死不從 真真的可敬可憐 應

當隨摺奏請旌表 不兩大就要出奏了 盜案遲延不辦○京南龐各莊一帶 盜案很多 鄉下人恐怕被搶 自己立了團練 協同拿賊 去年冬天 連

拿住騎馬賊多名 由巡檢解送順天府 誰知都壓關住了 並不認真懲辦 盜匪胆子更大了 隨後再拿住 解到天津營務處 審明後就立時正法 近來黃村等處 又有路劫的案子 行路的都不敢來往

各省新聞

整頓軍衣 (河南) 汴省各營盤 官兵所穿的衣帽 全不一律 隨小帥諭知練兵處 從本年正月日起 所有統



領營哨官員 和各營兵丁 都要換穿操衣 不准便衣在街上行走 好顯出尙武的精神來 勸華人赴美的告示 (湖北) 湖北李藩台 奉張宮保手諭 說駐美梁欽使來電 外務部也有咨文 都說美國禁約 目前就要改良 可望除去一切苛例 華工准自行赴美 不必由工頭招募 一切華人 都可以隨意前往 決沒有什麼妨碍 藩台出了告示 貼在各處街上了

挑剔武官的禮數 (湖北) 湖北陸軍 向照綠營的矩 請安磕頭 如同奴隸 今年新春 張香帥下了諭單 文官概免行禮 各營武官 以爲文武一樣 因此也就不磕頭 誰知張香帥不以爲然 把武官大加申飭 說他們太不懂禮

候保所虐待犯人 (廣東) 南海縣候保所 虐待犯人的事 真說不盡 有四名家丁 都是縣官的親信人 作威作福 籠裡本有板床 家丁們都給燒了 新收的犯人 無論紳商老少 關在空屋子裏 勒索錢財 名爲見面禮 如果不花錢 就叫在地下坐臥 交了這一款 又有什麼門頭錢 多的七八十元 少的四五十元 倘或有爭論的 立時稟官 把犯人改押別所 更是利害 受害的人 吃了苦還不敢說 真叫做暗無天日

## 各國新聞

不願俄國屢次借款 (法國) 法國議院開議 多不以法俄商約爲然 又有人說 法國替俄人借款 又和俄人交好 俄國並沒一點兒報答 如今俄國又借巨款 法人當趁此機會 要求利權

日皇賜俄員寶星 (日本) 俄國帶領俘兵大臣 陸軍大將丹尼洛夫 現時把被俘兵丁 全行運回 自己也起身回俄 日皇特意召見 並賞賜頭等大寶星

海底交通 (英法) 英法相隔海面 不過二十餘英里 這二十餘里 風潮極大 常常要出險 兩國有大思想的人 商議一件事 打算從兩國沿岸 鑿開地洞 由海底來往 免得再受風潮 大工告成 利益無窮 這一類的話 有理想便有實事 放在前些年 中國人絕不相信

一千英里的鐵管 (美國) 斯坦達得地方 有一家煤油行 現修理一條大鐵管 能從煤油坑起 直通大西洋海岸 計長一千英里 不日就要完工 安設鐵管的花費 共用去一萬七千萬元



# 上諭 官門抄

二月初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吏部引 見六十九名 王中堂 孫中堂各謝加級 恩 鹿傳霖等  
 謝加級 恩 敬中堂因伊子授缺謝 恩 墨麒麟謝授內閣學士 恩 浙江知府姚舒密謝 恩 錫光假滿請  
 安 順天府奏京師得雪一寸有餘 掌儀司奏初七日祭 奉先殿倫貝子行禮 召見軍機 姚舒密  
 上諭山東登州府知府員缺着張學華補授欽此  
 上諭山東沂州府知府着李于鐸補授欽此

# 專電

## 江西首縣被殺

昨晚接南昌來電 據說江西首縣江邵棠大令 被法國教士所殺 來電的句子太簡  
 畧 當時不知其詳 今早又接專電 江大令被天主教士威逼自刎 喉管未斷 肚子上受傷數處 當時人  
 沒死 親筆把情節寫出 因前任遺交的教案 被江大令審明 放了兩名無罪的人 教士很不以為然 請  
 江大令到教堂說話 剛剛進門 就把隨從的人阻住 門戶重重 一律關閉 教士拿出一張字單 有幾條  
 很無理的條款 一定要江大令簽名書押 並擺出幾件凶器來 如不答應 就要動手 大令氣憤填胸 不  
 甘受教士的宰割 奪刀自刎 (要算是中國的好官) 教士隨手拿著剪刀 又扎了大令幾下子 所以肚子上  
 受了重傷 商民大動公憤 尋找教士講理 無知的匪人 乘勢搶劫 並有焚燬教堂的事 這場禍亂 無  
 論鬧到怎樣 過處全在教士一人

# 電報

法人商摩國警務(德京電報說 法國哥爾塞爾男爵 在德京柏靈 跟德國總理大臣卑羅公爵 因摩洛哥警  
 務事情 彼此當面磋商 承認對天主教的辦法)又說 荷蘭議院會議 政府對付天主教的辦法 合宜不合宜 已由各議員承認 作  
 為定准



## 演說

## ◎改換軍裝私議◎

上年練兵處奏定 改換新式軍服章程 現在北洋陸軍 各鎮官長 都陸續換齊 聽着實在可喜 軍服的氣象一新 精神必然大振 接着就是北京巡警 也都改換新式軍服 誠然是件痛快事 就是有一宗為難處 新式軍裝 當真按着洋式成做 價錢太貴 中國現在庫款不足 未必穿得起 第一是哈喇材料 本國造不出多少來 就得買外國的 饒着利權屬了外人 價錢還不賤 第二是做洋服的手藝人 工價太貴 此種工人 向來沒有愛國的思想 就知道圖利 現在軍營改變服制 他還是要賺錢 那能望他讓讓工價呀 日本兵的軍服 並不算十分好 我們中國 要仿照日本成做 每身衣褲 連裏衣帶那件大衫 靴子帽子 都算上 總得要百元上下 別說我們中國 現在沒有這項富餘錢 即便有富餘錢 誰肯在兵丁身上花這項錢 再要比比英德法美的軍裝 更穿不起了

中國向來 重文輕武 擊兵不當一回事 從先所招募的兵 大半都是無業游民 說逃就逃 那能捨得幾十塊錢的軍裝 叫他穿在身上呢 到了外國可不然 海陸軍 警察 學務 這三宗事 都是賠錢的行當 沒有這三宗 又不能立國 所以歐美各國 辦這三件事 決不心痛錢財 除了學務一端 還有學生的學費幫助 其餘那海陸軍警察 每年開支國帑 數目很多 海陸軍的兵丁 都是由民間徵調的 也不能逃了跑兵丁的軍裝 是極講究的 極捨得錢製造的 可是有一層 他們兵丁所穿的軍裝材料 決不能專專仰給外國 成做軍服 決不能專專仗著雇工人 就學德國說罷 他們兵丁 所穿的軍服 都由國中的兵工廠 把材料織出來 然後叫本廠工人成做 所織的材料 另訂出特別的樣子 不准民間私造 既然是自織自做 價錢一定便宜了 英美俄法 大槩也是如此 到了中國可就又不行了 什麼冤錢都可以花 獨到這海陸軍合警察 是強國的根本 反到拿着不當回事 寧可供給點子人情貨的委員 給兵丁置辦軍裝 反到萬分捨不的 有一位說了 洋式軍裝手藝貴 不會照



着中國做法 畧畧改改鈕扣就成了 何必一定模仿洋式呢 咳 這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中國仿照西式作軍服 並不是取人的皮毛 爲的是當兵的舉手動脚要利便 外國操衣的上身 裁做很不容易 裁的時候得有人身的樣子比着 做出來跟人身子一樣 然後穿在身上 纔能合式 不致鼓鼓囊囊的 下身褲子做法 也得合人身〔不另上褲腰〕不信請看工巡局巡官穿的操衣 就是中國的做法 除了在膀子上安上袖縫子 是掏窟窿的鈕子 穿在身上綳綳巴巴 換軍服原爲利便 反到把人給綳住了 要叫外人看見 不定怎麼笑話我們呢 必說中國跟人家學喫學穿 老不學好

中國要打算改換軍裝 就得通盤籌畫 打一個一勞永逸的主意 先在十八省 居中的地方〔漢口四通八達最好〕立一座大大的兵工廠 專製造槍砲器械合軍裝 所有出口生貨 羊毛獸皮 一概不准出口 由兵工廠收買 羊毛織哈喇 獸皮製革 所有皮靴跟各種佩帶 操帽操衣 統歸自己製造 各省都要一律 然後發給各省軍隊 中國軍營的服裝 也就通通一律了 決不至各省再不同了 軍裝的價碼 也就賤了 噯呀 這件事我們說着容易 到了官場上可就很難 又怎麼說呢 各省的軍裝 要由一處製造 各營辦軍裝的老爺們 可就苦了 也沒地方賺錢去了 中國事事不能求實在 大半都有這許多的牽扯

## 要聞

日員論中國武備○日本福島中將 正在壯年的時候 單人匹馬 游徧各洲 因此就大大的有點名望 這個人的性情 非常勇敢 論到中國的武備 直隸湖北兩處 訓練最整齊 比較從前綠營 算是好的了 然也強不了多少 原來所練的兵隊 專講皮毛 不講精神 練身體沒練心思 所以趕不上外洋 單說軍裝齊整 隊伍鮮明 這種操練 兩箇月就能完事 算不了什麼希罕 要叫人人知道忠愛 全有個不怕死的心 總得自幼受過教育 可不是立時辦得來的事 又說奉天的團練 比官兵強 馬賊又比團練強 中國的武事 還得再加講求講求

日本的商務大興○近來各通商口岸 日本人的商務 一天比一天興旺 就像漢口碼頭 幾個月工夫 日人新開的舖面 多到十餘家 其餘湖南的長沙常德 山東的濟南濰縣 全是初創通商的地方 日本人去查



## 本埠新聞

查情形 就有出資本作買賣的 大小不分 見利就鑽 中國做生意的人 那有這大本領 第一結不成團 體 怎能抵制外人 上邊又沒人保護 打算要商業發達 全仗商人自己了

苦心籌畫○杭州駐防蕙馨女士 因立學殉命 所創的貞文女學校 經費至今不足 北京女報館張展雲 會

同董竹蓀 瑞星橋二位 商量了一個特別的法子 仿照日本婦女慈善會的意思 打算演三天戲 專請堂

客聽 不登官客座 把所收的戲價 全數充了公 匯在杭州 作為貞文女校的經費 這箇籌款的法子

用心也算苦極了 已經稟知地面 借用湖廣會館賣座 並請派巡捕彈壓

黎園仗義○玉成班主人 贊成女報館籌款助學的事 約請各名角 大家一齊盡義務 除舉旗打傘的貧苦人

不便勉強 其餘各班最有名望的大角色 一槩不收車資 這三天的戲 必然格外好 必然格外好 聽

戲的太太姑娘們 花這項錢 不但可以看好戲 並可以成全蕙馨女士的苦志 又足以感動女子向學的心

黎園仗義 真是難得

請再看文明國的買賣人○前幾天報上 登有一段新聞 題目是日本人真會作買賣 不過說了個大概 還不

很詳細 今天再接著說說罷 開這買賣的 本是個中國人姓宋 勾串日本人山中出名 開的是小押當

局 禁止之後 改為買賣洋車 名為買賣 其實還是小押 不過專收洋車就是了 現在他們的章程 比

小押害人還兇 五天不贖 就要變價 並且沒有一定的利息 由着性兒胡說 利息比當本 要加上兩三

倍 有個拉車的 拐了人家一輛車 就押在山中這裡 當本九元 車主得了信 尋找拉車的 早已望影

而逃 後來把他哥哥找着了 他哥哥原是安分的人 自知理短 情願賠贖 湊了十六兩銀子 就去贖車

○日本人要定了二十四兩 少一分也不成 再三央求 纔說定二百三十六吊當十錢 可是立刻就交清

如若不然 過了五日限期 便不能贖 他只帶有十六兩 因此又麻煩了半天 姓宋的合日本人 強派

著他寫了個字據 上面說道 今天暫交十六兩 下欠多少 明天早晨 一律交清 倘過早晨不交 連車

帶十六兩銀子 一概認罰 噯呀 好兇呀 這件事情 是我們訪友親眼目親 現有山中贖車票為証 姓

宋的殘害同胞 忘國忘種 沒教化的人不足怪 山中是文明國的國民 圖點子不義之財 甘心受野蠻人

欺騙



的指使 敗壞本國的名譽 這樣無恥 豈不被西洋人笑煞 去年禁止小押 西洋人出名的 從未再開 足見西人的程度高 前門東有個韓商當局 初禁止的時候也不聽 倒很像山中的脾氣 唉

### 各省新聞

德公使設筵請客 (天津) 西二月二十七號 (中歷二月初五日) 德皇舉行銀婚典禮 (成婚後二十五年) 名為銀婚) 大開慶賀 這一天駐京德公使 去到天津 借座英租界利順德飯店 大開筵宴 接待駐津各國文武官員 這場盛會 很是熱鬧

佛山又鬧白蓮教 (廣東) 廣東地方 近來謠言極多 據說又有白蓮教 暗用邪術 割取童男女的下身 無知婦女 到處去求符咒 一口同音的混嚷嚷 仿佛像真有這回事似的 佛山大基舖 有一家臨街的小房子 小孩在門外頑耍 忽然大喊一聲 跑回家去 他的母親黎氏 知道有些奇怪 拿一條褲子 往小孩頭上一蒙 打算破這種邪術 看了看孩子身上 業已受些微傷 街坊人人詫異 匪徒早沒了影兒 請醫生調治 至今沒好 這種謠言 是真是假 地方官都應該查辦

謠傳重開白鴿票 (廣東) 商人李洪德 因鐵路正在籌款 巧立名目 稟請重開白鴿票 經岑制台批駁不准 有一種無賴子 竟把這個批語 截去駁斥的話頭 刪印成小告白 在沿街吆喝着散賣 硬說蒙大憲批准 無見識的人 爭着買了去看 居然信以為真 傳說白鴿票又要開辦了

### 各國新聞

最長命的鳥兒 (英國) 倫敦講究禽鳥學的 名叫比苦辣脫 考查一千七百十九年維也納死了的鷺鳥 被人拿住以後 還活了一百零四年 又一千七百零五年 有人捉住一個飛隼 一百九十年後 纔死在動物園裡 又有一架鷹 也是一百六十二歲的壽數

新法局年底清單 (美國) 華盛頓設立新法局 年底報告 開了一個清單 本年發出去的新法保證書 專論機器一項 計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三次 專歸新式花樣局 七百四十九種 商標一百七十四 花紙一千二百三十六 共發文憑三萬零二百六十六張



宮門鈔

二月初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黃旗值日 吏部引 見七十三名 增崇假滿請 安 召見軍機 薩廉

電報

英員意見不合○路透電報說 英政府各大臣 商議南非洲特蘭斯哇爾華工事件 彼此各存意見 很有不合的地方

英大臣論英日聯盟○倫敦電報說 英大臣瑞伯 在上議院裡演說 英日聯盟 英國人都很如意 總得維持到底 大家永遠遵守 原來跟日本忠勇國民 彼此聯成一氣 英國官民 臉面上都很好看

法國報紙上的話○又說 法國某報 議論德法兩國 因毛洛哥國的一切麻煩 其中牽掣頗多 幸而已有轉機 將來總可以和平了結

英親王贈日員寶星○東京電報說 英國昆納德親王 用頭等寶星 分贈日本大山山縣兩元帥 並東鄉大將 據說這一項寶星 當初製造時候 止有二十四個 從來沒贈過外人 可見是很尊貴的了

俄兵有信撤回○德京電說 現在西伯利亞鐵路 每天火車來往兩次 凡在滿洲的俄兵 等到西歷六月 大約可以一律撤回



講 書

齊宣王問曰 湯放桀 武王伐紂有諸 未聞弑君也

全節

自從周室衰微 諸侯各懷異心 上等的以尊王為名 雖說是假仁假義 還算名正言順 到了五霸以下 就懂得爭城爭地 民間事簡直的不管 宣王所遇的時代 人心越鬧越壞 把那倚強欺弱的事 看成照例的文章 但圖自己得便宜 還管什麼名正不正呀 宣王的人格 原比不了桓文 自家利己的私心 可是比誰都認真 心心念念 只望成個霸業 作個天下的大專制 至於利害得失 萬民困苦 全沒有一點兒關心 把自家的百姓 看成了身外物 比起斃鐘的那隻牛 還覺著賤了許多 你想宣王這些舉動 是仁義呀 還是殘賊呢 從打初見孟夫子 一開口先問桓文 被孟子一棒打回 指望勸他免去私心 明白點公理 一直勸到如今 說了不止萬語千言 始終沒有醒悟 忽然又題起桀紂湯武 他是怎麼個用意 孟子還不明白嗎 成湯放桀於南巢 武王救民於水火 經傳上記載的明明白白 宣王焉有不知 無緣無故 問起這等事故來 早有不臣的思想了 比追問桓文更不同 孟子因他問的古怪 却不便向他道破 但說了於傳有之一句 往下任什麼不說 靜聽宣王的口氣 宣王到了此時 不禁不由 就現出本相來了 如同箭在絃上 不得不發 趕忙向孟子問道 既是經傳所記 定然無可再疑了 但是成湯放桀 終算以下犯上 武王伐紂 更是以臣弑君 為什麼傳到如今 題起桀紂 都說是暴虐無道 說起湯武 人人都稱為大聖大仁 難道說臣弑其君 也有甚麼強詞奪理的主義嗎 咳 諸位留神聽聽 宣王這些口氣 明明是別有私心 並非為追求王道 要換一位道學先生 見理不真 講話沒些權變 必然分晰不清了 只能一口咬定 桀紂是昏王 湯武是聖人 放湯伐紂 那是古聖王的作為 分所當然 後世人再要如此 便成了大逆不道 只准成湯周武作此事 別人斷斷的不可行 問他桀紂怎樣昏庸 湯武怎樣聖賢 放桀伐紂 到底是什麼打算 後世人歌功誦德 又是為着什麼 我看那位道學先生 也未必說的出真理來 甚至拉扯上高頭講章 含糊其辭的了 事 孟夫子這等大賢 可跟老學究不同 只要有人肯問 他老人家 必能對病下藥 聽見宣王的話 意思

未完



## 演說

## ◎維新還得守舊◎

品 竄

人說守舊不如維新 我說維新還得守舊 怎麼見得呢 你想中國的古制 歷代聖王賢相 斟酌的盡美盡善 如今變法自強 不是爲古今的時局不同嗎 怎奈淺近人拘泥成見 不大容易開通 因爲少見多怪 就生出無數的阻力 孔子說過「擇其善者而從之」 只要興利除弊 於事有益 甚麼叫作新 又甚麼叫作舊呀 據我們糊塗人想着 却有兩句要緊的話 維新是講求變法 不是要亂法 守舊是考求舊政 不是守舊弊 說起近日的新舊兩黨 真也不得一概 有實事求是的 也有專講究皮毛的 我們有位朋友 他說過一段笑話 言語雖有點刻薄 却也是實在情形 他說某處上官 差了個心腹能員 叫他訪求本地鄉紳 誰是極力維新 誰是認真守舊 去了多日 回來向上官銷差 說道 卑職先訪那着名守舊的人家 初到門外 見那門上花花綠綠的 貼着許多字帖兒 也有吉祥話 也有天師符 候了許久 主人出來 却是倒退着行走 看不見主人的面 只見他院子裏的糞土 屋子裏的灰塵 彷彿百十年沒動過苔帚 書架子上的破書 散亂無章 細細看了一扁 全是些四大奇書 還夾雜些時文八股 內有一本塹新鮮的石印書 拿起來一看 啊 原來是楷書帶圖的玉匣記呀 問了問他的出身履歷 也是科甲歸班 按資格官至太守 因爲嗜好太深 被議回家 從此他可就優游林下了 問他何故倒退着相迎呢 原來這日喜神在正北 太歲在正南 故而他始終不敢回頭 略談了幾句話 見他鼻涕眼淚 烟癮大發 只得告辭 出了書房 回頭向上一看 門上懸着一方匾額 斗大四個字 寫着是 愛蓮書屋 下款自稱頑固先生 這可稱得起是守舊弊的了罷 哈哈 上官又問道 守舊的既是如此 不知那維新的更該如何 屬員忙又回道 維新的住在西村 未到門前 先望見一大片洋勢樓閣 門外有印度人把守 剛剛通問 主人夫婦 立刻出迎 和卑職行了個握手的禮 進房坐在躺椅上 先喫一回大餐 擺了數十種的洋酒 數十盤的罐頭喫食 又讓到洗澡室洗澡 見那洋式澡盆 裡面並非淨水 全用寧檬汽水注滿 怕嫌水涼 又對了些加非茶 洗完了來到花園 彼此坐定 考考



他的學問 原來他並不明白外國語言文字 不過畧記得幾個國名兒 又考考他的漢文 他說那般陳腐無用的東西 學他作甚 一學就要傷腦筋 正在閒談 忽有一兒一女 大約都在十歲上下 跑進房門 向他父母大嚷大鬧了一陣 卑職問他 這是爲何 他說這是常事 要請你老先生看看 小兒小女 年紀雖不大 却懂得自由 也可算是家庭革命了 噯呦 可憐呀 害苦了維新二字啦

我這位朋友所談 本是無中生有的笑話 並非真有這種事 只是維新也罷 守舊也罷 總得有兩樣至寶 一樣是天良 一樣是羞恥 有這兩般寶貝 守舊的也能實心任事 沒這兩般寶貝 維新的也是專學皮毛 這篇議論 要叫新舊兩黨聽見 不知是笑我呀 罵我呀 還是愛我的話哪

要聞新聞

西藏交涉○駐藏大臣來電 請外務部行知張參贊 把西藏一切交涉 趕緊跟英人議定 一面叫達賴喇嘛

整頓地方政治 如若不然 又難免番民變動 外務部寄電去後 接張參贊回音 說印度政府 總是借詞

推諉 不肯快快的了結 中國的管轄權 英國的兵費 諸事都不能定局 班禪喇嘛 前被英員誘到印度

叫他面見英太子 極力籠絡 希圖廢了達賴 就叫班禪管理藏地 英人既有這種計策 西藏的事情

豈容易了結 又聽說俄國公使 也想着趁勢開口 從旁揀些便宜 你看中國的外交事件 辦着夠多們爲

難 要不是平日受欺侮慣了 那裏耐得住這些麻煩

華商不平○盧倫華商來電 說延大臣借警察爲名 籌辦舖捐 並未認真舉辦 原有防兵十名 添上蒙古人

二十名 就算是巡警 與地面上絲毫無益 所收的舖捐 多半被委員侵吞 本地商民 並喇嘛人等 大

不以爲然 風氣不開的地方 這件事本就難辦 厘捐局的辦法 又是任意勒派 遇著俄商可就不敢過問

有一種無恥華人 冒充洋行字號 厘局也是不致惹 凡跟洋人有來往的 無人不借用洋旗 安分華商

只有咬牙切齒 怨恨厘局委員 邊省地方 俄人本在那裏生心 整頓還怕來不及 再要鬧些不公不平

的事 萬一人心思亂 大局上豈不有碍

德人添改商約○德國公使 現又議出三條約章 送到外務部 請加入中德商約 大概的意思 開在下面

(一)商部現時所頒礦律 斟酌改定 (二)駐在中國的德人 准其在中國內地 隨意作各項事業 (三)

中國內地 不向十幾處地方 許德人有內河行輪的利權



本 京 新 聞

統將軍不信謠言○各閱報社在首善報社聚議 打算開追悼會 被西局某委員攪散「不露姓名容他自新」

已紀前報 初三日有日新報社同人 前往定王府面見統將軍 將軍傳見 說追悼一節 我亦很以為然 奉勸大家 不必輕信謠言 各報社內 宗室旗人居多 萬無排滿之理 委員頑固不化 無須同他計較

將軍這段話 要叫某委員聽見 不知又當造甚麼謠言 或者知道將軍的意思 某委員也許赴會來了 大凡搗亂的事 都由自己沒有定見 淑範女學 開追悼會 女報館主 也開追悼會 都沒去稟知巡局 也

沒出甚麼麻煩 但問問自己的理足不足 既是正大光明 無知無識的謠言 信他為何 委員偏袒○東直門外 旗婦黃李氏 因姪女嫁東壩高姓為婦 受婆家的凌虐 很是不平 姪女的夫舅王奎

從中調唆 更把本婦細繩毒打 又到黃李氏家中摔砸 黃李氏跪稟警部徐尙書 批交東局辦理 巡捕到東壩傳人 高姓的兒子 居然拿刀拒捕 巡捕受傷 等到把高王兩家傳來 委員祥某 問不了三言兩

語 就把被告給放了 巡捕稟知拒捕的情形 委員不理 一味用壓力 不准開口 原來祥某跟高王兩家是親戚 反把原告送縣看押 高王兩人 又到黃李氏家中出氣 放聲惡罵 說祥委員是我的親戚 非把

黃李氏監禁死不行 還要把他姪女痛打一頓 然後休退 不准另嫁人 後經縣裡把黃李氏放出 高王兩家 天天去尋仇 李氏萬分無奈 又到巡警部上告 堂官大怒 還是給批到東局 總逃不出祥委員的手

去 二次再審 他必有一番捏飾的言語 含糊了局 就算便宜 唉 警部為最文明的新政 前有指甲玉子託情 今又有祥委員偏袒 二位明公 都出在東局 東局總辦 枉費苦心 有這類人在局中 萬萬的

整頓不好 受傷巡捕 亦不敢再說一句話 東局的壓力 可想而知了 巡警部停止投効○巡警部前有示諭 准人投効 世職侍衛 大小旗員人等 聽見這個信 紛紛都去遞呈

現因投効人多 額數已滿 月前又出過堂諭 一律停止 以後不再收呈子了 日本人勸募捐賑○日本東北各處 年成不好 業已成了荒災 去年天又極冷 好幾萬難民 沒吃沒穿 餓

死的人很不少 種種困苦情形 實在可憐 日本國民 並英美各國善士 都捐助資財 賑濟難民 北京

日本人會 得着了這個信 不忍袖手旁觀 極力提倡 在京城勸募捐款 凡是日本人 沒有不肯捐助的 比中國勸賑 省事的多多

順台粮店購取零票批發外埠此啓



大車傷人○昨天前門洞裡 有一輛三套大車 軋傷了人家的孩子 男女共計七名 聽說全是西城根普宅的小孩 有十幾歲的 有三四歲的 大小不一 巡捕把車夫揪住 僱了一輛車 把孩子給人家送回去 當時請洋醫調治 大車上三匹騾馬 暫時扣留 等傷好纔能放行 但七個孩子 一齊都受了傷 怎麼能這樣巧法 恐怕傳說的過點火罷

裁撤各科道協理○裁撤御史的話 早有傳聞 現又聽說 酌量裁撤 先把協理各道御史 協理各科給事中 一律裁去 其餘掌科掌道 暫時照舊不動 按現今官員 彷彿是多 實在不多 因為全不認真辦事 所以就顯着多了 將來立定了憲法 凡事都往真實裡辦 照目前職官的數目 只怕還得添上一倍 官場的流弊 ○朝廷未必盡知 還就仗有言官奏 再把言官裁減 ○朝廷的耳目 更覺不靈 各督撫放開膽量 更沒人敢過問了 (前次劉御史奏參保舉太濫一摺 招怨不小)

## 各省新聞

房山冤案 (順天) 本館的朋友 從房山縣回來 訪得一宗冤案 懸隔一年 至今未見天日 有一個開山貨店的老西兒 名叫宗廷枚 替人家擔了一次保 弄得因傷斃命 尸骨無存 是甚麼原故呢 本地人王泰樹 買了四匹騾子 價銀一百七十七兩 賣主趙信廣 先收到價銀五十兩 下欠一百二十七兩 由王泰樹的丈人李萬昌 轉央宗廷枚擔作舖保 寫立字據 交舖保手中收存 年前臘月底 到了歸錢的日期 趙信廣來問舖保 宗廷枚轉催李萬昌 和王泰樹 始終分文未付 趙信廣知買主有心圖賴 要指王泰樹 驢頭羊隻作抵 王泰樹情急 轉商岳父李萬昌約同多人 到宗廷枚舖中搜奪字據 宗廷枚不允 彼此毆打 寡不敵衆 當場把宗廷枚打死 王李二人 見事不妙 僱了一個山背子 把尸身移在湯兒山 經房山縣相驗 含糊了事 尸身兩目挖傷 口角流血 身背後還有傷痕數處 所填尸格 並不確實 算是凍餓身死 當場勒令尸身的伯父具結 入棺收殮 並未釘蓋 寄信給尸父宗德陞 於四月十八日到房山 宗德陞痛子情切 抱棺痛哭 因未釘蓋 啓開一看 怪呀 但有一套衣服 一隻襪子 尸身可不知去向了 宗老頭赴縣控告 業經當場具過結 今又來告 縣批不准 宗老頭無法 在各鄉訪查 但聽說有個山背子 向王泰樹李萬昌要錢 因為背尸 說定二十兩銀子 只付了五兩 此中情節 大有可疑 爲民父母的 萬不可過於自信 若是再有別情 本報可就不敢說了



門

二月初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 吏部引 見七十名 山東知府張學華謝 恩 兵部奉派查齋 派  
 出敬昌 兜欽 芬車 常山 全福 玉璋 黃伯 松鶴 召見軍機 張學華

專

本月初一日東文學社運動會運動的各名目

各運動之目的及價值

- (一) 敵襲攻擊 養成軍事機敏的思想 使知共同一致動作之真價 (高等小學三年以上中學生適用)
- (二) 持旗體操 炫耀美觀 使不知不識 敏活四支之運動 且可獎勵婦女子之運動 並養成男子優美之姿勢
- (三) 跳舞(拉溫蝶兒)其能獎勵婦女子之運動者 勿論對男子 亦能發揮音樂譜調之妙味 以練習聽覺 (自小學至中學適用)
- (四) 計算競爭 養成視覺判斷思考力 以練習數學 (中學適用)
- (五) 南山鐵網 以養成膽力為目的 庶艱難障害來前 不足為意 (中學適用)
- (六) 捕鯨競爭 依共同一致 使知各盡責任之要義 並可獎勵下半身之運動 (高等小學適用)
- (七) 出帥表 養成尙武之氣象 俾使知文弱之當戒 (中學堂適用)
- (八) 盲跛相輔競爭 養成互相輔助之性情 (中學堂適用)
- (九) 軍艦競爭 養成大膽決死之精神 並使知服從命令之義務 (小學適用)
- (十) 擊劍 練習腕力 俾知謙遜自重之美法 (中學堂適用)
- (十一) 鯉魚跳龍門 乘其餘興為臂力之運動 最適兒童之性能 (尋常小學適用)
- (十二) 衣袋競爭 養成自信力 使固競爭勝敗之心 (小學中學共適用)
- (十三) 擬馬競爭 為全身之運動 以養成共同一致之機敏 (高等小學中學適用)
- (十四) 掩目競爭 增判斷思想力 以求聽覺力之發達 (中學生適用)
- (十五) 奪旗 練習健脚 (小學校適用)
- (十六) 二人三脚三人四脚 養成共同精神 以求達共同一致之目的 然運動以脚為主 (小學中學適用)
- (十七) 三百〇〇 (譯音) 練習健脚 (高等小學中學適用)
- (十八) 綱引 養成共同一致之精神 為四肢軀幹之運動 (高等小學中學適用)



## 講書

〔續前〕

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二字 最爲傷害人理 切莫說身爲天子 富有四海 無事不可任意胡來 要曉得 尺地莫非王土 一民莫非王臣 這兩句話的意思 全是重在一個土字 目中要沒了百姓 一味的暴虐無道 那祇可喚作一夫了 經書上說到紂王 管他叫做獨夫 因爲四海歸心 始可稱爲天子 人心離散 就可算是獨夫 後世管着秦始皇 也叫獨夫 正是形容那專制的害處 古今得天下的 沒一個不從仁義上入手 多少亡國之君 也沒一個不因賊殘送命 能用兵馬取天下 不能用兵馬治天下 雖說逆取順守 離開了仁義 斷也不行 何況專專的用壓力呢 前明崇禎帝 國破家亡 並沒有賊仁賊義的舉動 怎奈那般朝臣 心術過於不端 弄得上下聲氣不通 百姓們苟且偷生 絕無愛國的思想 明史上說 崇禎皇帝 知道大勢不可保 宜召廷臣 商量戰守的主意 那裏想到 衆位大臣 一言不發 簡直合木彫泥塑一般 崇禎帝嘆了一口氣 說道 朕非亡國之君 卿等都是亡國之臣 嘔 請看這兩句話 爲人臣的 聽到耳裡 能夠不心驚胆戰嗎 唉呀呀 可傷嘔可傷 題起前明的官場 就談在不仁不義 人人都講究營私舞弊 分門樹黨 不但奸黨害人 就連那清流黨派 鬥勝爭強 也有勢不兩立的樣子 只顧大家瞎搗亂 那有功夫再管國家的事 前明失天下 比歷朝的格局不同 除此之外 沒有不是因殘賊失去人心 就拿那美國說吧 一百數十年前 還是一片荒土 不虧華盛頓仗義興師 怎能夠立成國度 華盛頓幼年 天性勇敢 同着街坊家子弟玩耍 總要學著排陣打仗 自己歡喜吹軍號 愛打快槍 這天合衆多小兒比武 誤傷了院中櫻桃樹 他父親最愛惜櫻桃樹 管教兒子又嚴 看見櫻桃樹折斷 十分惱怒 華盛頓不慌不忙 自己承認不諱 父親問道 你把這樹砍傷 爲甚麼還敢承認呢 華盛頓回答的極好 說孩兒要對父親說謊 既無勇敢 又失仁義 那還成的了甚麼大事 因此他父親轉怒爲喜 可見有作爲的人 究竟不同 按說華盛頓 原來是英國的庶民 不受英君的虐待 血戰數年 纔立成大美國的基業 若按尋常的道理說 一定也算是一個反叛了 華盛頓大仁大義 救萬民於水火 英君的作爲 雖不至於像桀紂那樣 總免不了有殘賊的心跡 如若不然 華盛頓那能夠出頭耶 孟子所說 聞誅一夫紂矣 未聞弑君也 這正是警戒宣王 要勸他在仁義上用心 切不可自命不凡了



海說

## ◎大夢話◎

現在年也過了 節也過了 各處的熱鬧 也都完了 衆位看報的主顧 年也拜完了 逛也逛斃了 就苦了我們作報的人 除了新年放幾天工 天天手忙脚亂 按著腦袋作報 沒有病也得出報 有了病也得出報 (這兩天心裏很不舒服) 不出報就要招埋怨 昨天夜裡十二點鐘 正在燈下作第二天的稿子 思索了半天 想不出什麼題目來 也搭著作報人精神有限 慢慢的顯了退步 連累帶熬夜 得不着整宿覺睡 一陣心血來潮 迷迷糊糊 聽見門窗一響 睜眼一看 恍裡恍當 進來一個大高個子 說先生您好哇 聽他的口音 是山東登來青的人 子細一看 原來不是別人 就是同文報房送報的劉光明 我趕緊答道 好哇 劉夥計你打那兒來呀 請坐 請坐 (平等) 劉光明一邊笑着 一邊坐下說道 我去年年底回的家 過了新年纔從山東回來 到京沒有幾天 今天來望看望你老 我聽見他從山東來 隨便跟他打聽打聽山東現在的情形 並膠州德國人的動靜 劉光明說 這借行杭子事戲 我是西不知記消事 年下我們山東 倒有一段最古怪的新聞 我今天對你老說說 可以把他當作新聞 就登在報上 准能夠感化感化中國人 我點了點頭 他就對著我這麼一說

說道 山東某府某縣 有一坐極大的莊 名叫夏家村 村裡頭住着的人 都姓夏 他們都是本家 並沒有外姓人在村子裏住 一百年以前 夏家的人 很是興旺 也有作官的 也有種地的 也有念書的 也有作半藝買賣的 一個村子裡的人 騰騰赫赫 真是一分興家的日子 話是這樣說 可惜有一宗毛病 夏家村的人 不愛跟外村的人來往 從來不講交情 村子東邊 有一個小小的村莊 叫作桑家村 村子西北上 有一個最大的陸家村 村子西邊 有幾個大小村子 名叫大小毆家村 這個歐村 分好幾姓 有姓嬰的 有姓曹的 有姓佛的 有姓希的 有姓伊的 有姓鄂的 有姓蒲的 有姓畢的 毆家村的西邊 還有一個米家村 村子里姓米的最多



這個夏家村 街坊雖多 除了跟陸家村有點舊交情 此外各村 夏家的人 從來不跟他們套拉扯 後來因為夏家村的人 跟毆家村的人作買賣 打了一場官司 多少日子纔說合完 這一場官司不要緊 不打不成交 從此兩下裡倒親熱起來了 不但夏村跟毆村常常往來 連那東邊的桑家村 西邊的米村 北邊的陸家大村 也都來到夏家村 彼此穿通的很熱鬧 更有一樣可佩服的事 彼此初往來 人家都是以好換好 誰也不欺侮誰 就是夏家村的人 有一種不好的毛病 這些個人 常到他們村子來 夏家的人 老是看不起人家 人家的詩書禮義 老沒他們的好 因此存着一個自尊自大的心 可就種下了禍根了 也是活該 夏家村裡 該當出是非 怎麼個原故呢 原來自這個夏家村的時候 很出了幾位有頭有臉的明白人 把村子裏的事 整裏的妥妥當當 村子裏的村長 辦出事來 倒也公平 拿著合村裏的人 當作自己的親子弟一樣 這些個人 拿着村長 也當作親父兄 大家一心一意的 辦理村中的事務 井井有條 誰知後來出了一位村長 名叫夏秦 這個村長 比以前的村長 可大不相同了 [未完]

### 要聞

禁招工也要賠款○閩浙總督來電 因福建地方 去年有法國商人 打算在那裡招工 替修雲南鐵路 後來經中國地方官 議駁不准 因此中止 不料法商又來說 攔阻他招工 誤了修路 就誤的日期 中國得認還賠款 請向法公使 嚴行辨駁等語 你看這種是情 越來越新奇了 洋商來爭我們的利權 駁都不准駁 一駁就得認賠 要像這樣賠法 通前徹後的算起來 還有清帳的日子嗎 行查私自開礦○外務部電知貴州撫台 因風聞獨山荔波一帶 現有法國商人 帶領礦師 勾串本省紳商 私自開礦 民心因此不服 地方上怕要生事 傳言如此 究竟是真是假 務必揀派妥員 查查明白 趕緊報部纔好

鄱陽湖還有英船○英國兵輪 停泊在鄱陽湖 早見前報 聽說中英商約 並沒有准停輪的條款 九江道台 屢次請他撤退 英國船長 簡直不理 現由胡撫台 電達外務部 跟英商議 請他開到通商口岸 免得內地愚民 驚慌鬧事 (南昌出了教士殺官的事 商民公憤 連累英國教士 英國人更有得可說了)



漢口照會抵制美約○上海美國洋行○接到漢口信○說是那個地方 抵制美約的舉動 比從前更加認真 城裡各處全有各樣的揭帖 帖上有許多圖畫 另有一圖 表明中國人 一到美國碼頭 就被枷鎖起來 那一種慘虐的樣子 叫人看在眼裏 真是又羞又憤 現又有美國洋行人 寫信給周玉帥 問到這件事情 不知回信怎樣說法 可見中國此次團體 十分堅固 再想用壓力破壞 那是萬萬不行的了 英人出來 要

### 本京新聞

好大的疑案○有人傳說一件事 可惜不記得地名 就知道出在東城 巡警第三十八段 這家子老少六口

男子是個旗丁 在萬壽山該常班兒 家裡一位老太太 住在上房裡間 一個媳婦 帶着三個孩子 住在外間屋 有一天到了晌午 不見上房開門 街坊隔着窗戶一瞧 了不得啦 真要把膽子小的嚇煞 原來

婆媳二人 死在一個坑上了 趕快報了巡捕段 撬開屋門 只見婆婆死在被窩裡 身上砍傷八處 枕頭傍邊 還擱着點心 媳婦躺在一傍 滿身上沒有傷痕 只有脖子上一處傷 食管氣管全都割斷 光景像

是自己抹死的 問了問街坊 全說沒聽見動靜 後來有他家一個朋友 聲說出來 頭一天半夜三更 聽見門外有人啼哭 出門一看 就是他家的三個小孩 問他們怎麼來的呢 孩子說是母親把他送來 叫他們在我的門口等候 功夫太久了 這纔嚇的哭起來 別的事一概不知 由總局知會本旗 把本家的男子

從○頤和園公所找回 連隣近街坊 一齊傳了到案 您想這回事情 有多們叫人可疑

郵政局失落貨包○蘇州某綢緞行 由外寄來的貨物 被郵政局失落三次 綢緞行商會 公議這件事 屢次到郵局追問 局裏借詞推諉 不認滿賠 總辦郵政的英員 因此事有碍聲名 必是在那裏被竊 各局的司事苦力 全都難定 人一定要澈底清查 派了一個英國人 前往上海查辦 近來各處郵政局 過於腐敗

也必得整頓整頓了

貴胄學堂招考○設立貴胄學堂 凡入堂肄業的 全是王公子弟 人數太少 現又招考閑散宗室 挑選年輕子弟 稍有聰明的 都准入學 遠近宗室 多培養幾個人 預備給○朝廷辦事 也是好事 免的少年

宗室 不念書 不認字 常常在外頭胡鬧 聽說已經奉○旨允准了

補記雍和宮散崇○雍和宮歷年舊例 正月二十九日午刻演崇 (俗名演鬼) 二月初一日辰刻散崇 毓公爺奉 派聽經 天演崇這一天 來看的人十分擁擠 男女約有一萬名 並有外國人去 也有帶着手鏡 照了象去



的這天各殿門一全都上鎖，就是如來殿准人上樓觀看。初二日人數略少，也有一千多名。工巡局派了委員帶着人在那裡彈壓，還算安靜。這是向來的老排子，未免近於迷信，但照例舉行的事，一時要破這種陋俗，却也很不容易。

散崇這天，有一位跑熱車的大人，住在籬符胡同，是開缺的廣東副將，跑的正得意。巡捕恐其傷人，上前攔阻。大人冒了火，喊叫車夫跑哇，跑哇，偏不能聽巡捕的話。雍和宮門前，經巡捕指揮，洋人來逛的，都遵着警章走，惟獨中國的大人，不懂這件事，這就是有教育沒教育的分別。

請定服色條陳。日前有人條奏，請趕緊議定服制，分別流品。中國服色，近來亂七八糟，任意胡穿，也分不出人品高下，因此各項匪類，更容易窩藏，要不改良制度，就從這衣服上頭，不定要出多少事故。由于

### 各省新聞

犯官翻供（浙江）新空欵項的知縣施榮鼎，在押脫逃，新近又被拿住，由臬台提審。據他的家丁供認，行賄一千三百元，羅府經纜把他放走。提羅人鑄上堂對質，也執承認。詳了撫台，定罪充發黑龍江。不料羅人鑄的家屬，忽到臬台衙門喊冤，重新覆審。羅人鑄翻了前供，咬定說前次怕受刑，所以認認。其實並沒受賄，這一案暫時難定，還得詳細推求。

學生操衣的記號（湖北）湖北省城，往往有流氓土匪，仿照學堂的操衣，在酒樓妓館各處，任意攪鬧。旁人無從分別，與學生聲名，大有妨碍。現被官場訪明，在學生操衣裏邊，關密織成了暗記，叫外人沒法子仿造。真報可以立辨，也是防弊的一個妙法。

邊民滋事（四川）涪州的龔灘河，跟貴州仁懷廳連界。此地是個小鎮市，名爲沿河司，有鹽店一所。現因修鐵路，每一斤鹽，又要加幾文錢，民間不服，因此起了風波。川貴兩省，已派員前往彈壓。

毀家自辦鐵路（雲南）在日本的雲南留學生，電稟外務部，說由緬甸到騰越，這一條鐵路，英人出來，要求歸中英合辦，名爲合辦。簡直就是割讓。況日滇省的南路，已被法人得去，西路再歸了英人，雲南全省，都不是中國的地土了。合省紳民，情願破出家產，自辦這條鐵路，請竭力拒絕英人，保全雲南的民

情願破出家產，自辦這條鐵路，請竭力拒絕英人，保全雲南的民



二月初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 吏部引 見 六十名 車王續假十日 祥麟遞遺摺 廂

黃蒙奉派稽查備查 壇廟 派出奎順 孚琦 吉陞 德麟 祥年 樸壽 召見軍機 溥興

上諭此次京察一等圈出人員著各該堂官再行出具切實考語交吏部帶領引見圈出之滿蒙蒙古中書筆帖式等官

著歸入理事同知通判內遇有缺出與舊記人員一體帶領引見漢軍漢員着交部以撫民同知通判等官分別選

用大理寺方評事王金綬太常寺寺丞兼讀祝官榮恩光祿寺署正勞啓祇侍衛處主事德克精額順天府治中孫壽

臣唐古忒學司業承慶內閣典籍蘇元龍宗人府委署主事定秀翰林院待詔朱桐太常寺讀祝官啓順景存贊禮郎

松鈺裁缺國子監助教松文鼎周濂徽鴻臚寺鳴贊額圖瑋長齡侍衛處委署主事春和鑾儀衛鳴贊鞭官海順欽

天監主簿司秉鈞司書陳壽圖俱著交部照例以應升之缺升用其內閣侍讀恩佑等二百七十六員俱着准其一等

加一級欽此

旨光祿寺卿着承祜補授欽此

旨麒德着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

旨干墉著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欽此

### 電報

公請英親王看戲○東京電報說 中歷二月初二日 日本東京紳商 公請英國昆納德親王 在俄園觀戲

先由遊澤男爵 作為各紳商代表人 述說歡迎的意思 昆納德親王答謝 說我深願日英邦交 以後更

加親密

議開二次弭兵會○倫敦電報說 俄皇議定本年西八月 在荷蘭京城 開第二次萬國弭兵會

編練剿匪兵隊(路透電報說 英國調步隊五百人 並砲隊一中隊 編成一隊 預備軍器 前往斐洲那達爾

東北 剿辦土匪(沒了國就是匪)又在達爾旁府 調集軍隊 以備彈壓

法國大臣聲明○德京電報說 法總理大臣盧卑耶 在議院聲明 說目下法國報章 倡出一種議論 激動德

國 但此事與政府毫不相干



## 來函聲明

◎沒有請孫子神

◎

理藩院員外郎文公振拜

初四日見貴報本京新聞 有信神仙冤枉好人一段 情節有些不對 報館有聞必錄 准人聲明 我今天把失事的情形 說給貴館聽聽罷 正月二十六日 晚間七點鐘的時候 吃了飯 出去薙頭 我家只是夫婦兩口 人使女一口 車夫一名 那大我的車夫 給他母親送蜜供去啦 告了半天假 到晚上十點鐘 纔回來銷假 我丟東西的時候 就在薙頭去那點功夫 我們內人在裡屋做活 我回家要看時刻 原本表在坑上放着 一看沒有了 以為我內人拿在屋裡去啦 我就問他 他說沒人動 我又看狼皮坐褥也沒啦 桌上的鍍金小提鐘也 啦 還有一件皮坎肩也沒啦 只好到王姓門房間一問罷 哼 我還沒說話哪 溜馬的可就開了腔啦 他說什麼呢 說方才有一箇人 一閃就出大門去了 追出去一看 可就沒有啦 我問他這個人拿着什沒有哇 他又說拿着 又說沒看真 說話之間 顏色一紅一白 你說這是什麼道理呢 既是看見有人出去了 為什麼當時不告訴夥伴 直等我問才說呢 回到我的屋裏 又細細的問了問我內人 據說沒有睡覺 也沒有外人進來 為什麼丟東西會不知道呢 後來我們房東回來 他就到我這屋裡 開了個大概 也並未深究 他就說啦 我的家人不能罷 你也丟的起呀 這點兒東西算什麼 誰叫有飯局你不去哪 若是去啦 也不至丟東西罷 你說他這話可笑不可笑 我薙頭一會兒的功夫 還丟這幾件東西呢 若是有飯局 反倒不丟東西 我實在不敢信 現在我把溜馬的送交工巡局 已審了七八天 他不說實話 一味的亂支吾 我們房東 實在有歷練 這件事 他也不聞不問 不知是誰 造出信神仙冤枉好人的言語 實在是沒影兒的事 請貴館替我們斟酌斟酌罷 初五日報上 又有再說說孫子神一段 所說丟的東西 還是不對 前



## ◎大夢話◎

〔續昨〕

〔此篇寓言 就怕劉兆明不懂 誤會錯了 必要寫匿名信來罵〕

夏秦村長 怎麼個不同法呢 平常高居上位 把合村的人 當作奴才 村人的財產 搜尋得一空 一切前人的好法子 他全都給廢棄吊了 最可恨的一件事 不准村裏人讀書 也不叫大家合羣 讀書恐人明白 合羣恐與自己不利 合村的人 越糊塗越好 越不合羣 自己越合式 所辦的村裏公事 沒有一件不與他自己相宜 沒有一件與村人有益 這位村長 雖然當了沒多少日子 留下的餘毒 傳了好幾千年不散 到如今一千多年光景 再叫村人合羣 再叫村人明白 已然如同散沙一般 黏合到一塊兒 可是真費了事 現在桑陸歐米四村的人 人人都知道合羣 人人都明白 與夏家村的人 這麼一交通 夏家村的人 反到如同大饅子一樣 辦上事情 未免就要喫人家的虧 也是夏村的運氣不佳 在今天說話 十二年前頭 近靠着夏家的東邊 有一個小小的村子 叫韓家村 村裡的人姓韓 大半跟夏家村的人 都是親戚 韓家的事 夏家時常替他管一管 韓家村與桑家村 也是近鄰的街坊 韓家村的人 天生一種不好性情 不論是誰 都要拜作人家是主人 他既跟桑家村作街坊 桑家村的人 比韓家強橫多了 所以韓家又拜桑家作了主人 韓家的事 桑家也來干預 偏偏這一年 韓家又起了內亂 桑家也要管 夏家也要管 桑家跟夏家 因為韓家的事 兩下裏鬧了吵子 打了一場惡架 桑家雖然人少地方小 村裏的人 都很潑辣 心也很齊 夏家人多心不齊 自然幹不過人家了 桑家把夏家 打了個落花流水 夏家一敗塗地 眼看着殺到家門口兒 幸虧有人出來說合 夏家賠了桑家不少的銀子 還割給人一塊地方 從此韓家的事 兩下裏誰也不准干預 這才算完事 如此一來 夏家的番老虎 可就露了餡兒了 這個當口 陸家村的人 也跟夏家 瞪着眼睛要便宜 歐家村的人 也跟夏家借地方 一二年的工夫 夏家村的地方 被他們硬給佔了好幾處 他們還不死心 還要恫着把夏家合村地方 照着西瓜似的 一塊一塊給分了喫 夏家村的人 既栽了這麼一個大筋斗 喫了這麼個大苦子 應該醒悟醒悟 打起精神要要強了 誰知還是如醉如夢 照舊喫喝玩



樂 還如同在夢裏一般 人家要分他們的地方 他們敢情還不知道呢 又搭他們村裡的人 都安逸慣了 他們的村長 是最慈善的 給村長辦事的 都是一羣沒良心的人 不免要受這羣沒良心人的誑騙 大家夥兒鬧鬼鬧神的 全都蒙混着村長 鬧的亂七八糟 村子裏的人 越弄越窮 越弄越弱 反到時常受起外人的欺壓來了 又過了幾年 不想又出了一個大亂子 一村子的人 大家混出主意 把人家外村的人 亂殺亂砍 都給困在一箇地方 打算甕中捉鱉 那裏知道 倒沒殺了人家多少人 把本村人跟外村人去學本事的 到殺了不少 簡直是自家殺自家 鬧了一個天翻地覆 各村的人 得著這個信息 大家夥聯在一處 派來的團防兵 攻打夏家村 沒費一點事 就把夏家村給攻破了 救出人家被困的人 夏家村的人 紛紛往遠處逃避 這一下子 可把夏家人給嚇驚了 待了好幾個月 才說合完了 夏家村又賠了人家不少的銀錢 雖然沒割給人家地方 合村的利益 暗含著也送給人不少 各村又派來的團丁 在夏家村住紮 各保各村的人 夏家村又照舊跟各村套交情 這裏頭桑家村的人 跟夏家套的交情 更分外的親近 因為什麼呢 桑家跟夏家兩個村 離著最近 從此夏家村的人 也跑到桑家村念書去 桑家村的人 也到夏家村來教書 替夏家教訓子弟 又替夏家練團丁 辦保甲 桑家這番用意 是好心不是好心 也真叫人難測 大概總是出於救人救己的苦心 (未完)

要聞

小買賣人有大熱心○去年初議國民捐的時候 有一個縫皮匠 一個大字都不識 手裏捏著一兩銀子 來報國民捐 據說聽草市講報處演說 感動愛國心 攢了好幾天 纔湊成功的 我們不便收 請他暫時帶回 已經把他名登過報 昨天又有一個賣韭菜的 因為賠了本錢 吃食又貴 聽人傳說 報了國民捐 還清國債 買賣就好做了 喫食也便宜了 他便把賠剩下的本錢 換了一塊銀元 到戶部銀行報捐 這一塊錢 數目雖不多 在小買賣人實是不少 他這一元 可抵王公百萬 真心愛國 發於至誠 該應用大個字 替他登在頭一名 這類人都肯認捐 可實在是演說的力量 俄人要求四款○駐俄胡大臣來電 說俄國政府 有電給駐京璞公使 叫向中國要求的條款 共計四項(一)



在黑龍江地面 接修東清鐵道支路 (一)由恰克圖到庫倫和張家口 有安設鐵道的利權 (二)新疆伊犁等處 也准其修造鐵路 (四)吉林黑龍江兩省 已定的開礦條約 不准更改

請設立五處領事○駐京俄公使 電達本國政府 請按照一千八百八十年華俄條約 在烏里雅蘇台 古城

科布多 烏魯木齊 必柳 共計五處地方 分設領事館 以便保護商務 俄人在東方兵敗 不能得意

又挪到西邊去下手 打算借本撈稍 明眼人早已料定 不知我們外部 有什麼法子抵制

奉省商撤民政廳○營口 蓋平 大連灣 這幾處地方 日本都設了民政廳 趙將軍連次來電 請外務部跟

日公使商量 把三處民政廳 趕緊撤去 保全中國主權 外務部前去商量 能撤不能撤 至今還沒有准

回信

科道又有信不裁○日前都察院定議 所有各道御史 各科給事中 先把協理裁去 現有某京堂條陳 說言

官是○朝廷耳目 遇事還敢說句話 京外大小各員 因此稍有些怕懼 如果先裁了言官 官場中毫無拘

束 從此更要任意胡為 實在不是善策 某大軍機深以為然 所以裁科道一事 暫時從緩再議

### 本京新聞

徐尙書出洋不確○日前各報上說 徐菊人尙書 打算前往日本 考查警務 業已定准了日期 現時訪問明

白 巡警部正在開辦 公事極忙 全仗徐尙書經理 那裡有工夫出洋 外邊所傳的這句話 實在靠不住

馬路的水溝該修了○由東長安街往北 直到了字街那一段 馬路兩邊 洩水溝極深 可是按照淺溝式樣修

的 兩邊往裏擠 力量很大 已經有了離骨裂縫的地方 將來化凍之後 恐怕免不了坍塌 管理路工的

趕緊想個好法子 修理修理 別等到大雨時行 出了重大的工程 可就不好辦了

工部整頓公事○工部奉堂諭 各司員應辦公事 不准耽誤日期 每司派督催官一員 專管稽查 奏摺公文

所用稿紙 改用項高的洋紙 印色也要一律鮮明 不准草率 摺稿等件 紙色粗糙 本不好看 但專

講皮毛 也不是整頓的道理 想必別有見精神的地方

探訪局試辦期滿○外城所立的探訪局 試辦三個月 現已期滿 破案很多 由總辦史伯龍君 把破案

並哨官書記勇丁等人花名册 呈送巡警部 聽候批示 現奉堂諭 准其立案實行 以後辦事 再



真 勉勵了許多好話

### 各省新聞

商人自設警兵（漢口）漢口各省商人 因去年地面上 很不安靜 打算聯合公稟商部 請把每年派捐的警察費 暫時豁免 改為自設巡警 由各商公舉安人 輪流督率 自保商務 可見官辦的警務 必是有些 不中用

清理街道（湖北）湖北省的街道 真是骯髒極了 清道局總辦馮君 極力整頓 並提撥款項 添僱打掃夫 幾十名 分派各段 認真洒掃 再有堆積糞土的 一定把管理的人撤差記過

老婦殉夫（廣東）南海縣書吏陳某 掙了一份大家業 年紀七十餘歲 他有一個妾 也是六十以外的人 兒孫滿堂 都是妾所生 一家子團聚快樂 新近陳某死了 這個妾十分哀痛 竟自吞烟殉節 合家人趕緊灌救 業已來不及了 捨身殉夫的事 志向很可嘉 却是不可為訓 原來這種舉動 是我們中國的舊習 很欠文明 可是少年夫妻居多 六十幾歲的老婆子 兒孫滿堂 居然還這們想不開 真算是一段奇聞

### 各國新聞

世界最大帆船（美國）美國有一隻汽船 名叫諾索號 載重一萬噸 算是世界最大的汽船 現改為存貨的庫船 當初造這條船 原打算裝運貨物 運費從輕 但一遇大風 水手駕馭最難 並且行走的太慢 所以決意改造

俄女的舉動（俄國）俄國女士 名叫斯德郎士解 跟他妹妹盧士 同在士丹達大學堂讀書 卒業之後 常到各處演說 跟俄皇大相反對 所作的文字 都有一股子奇氣 說的十分激烈 叫人看了去 真能夠驚心動魄 有一天由金山起身 前往瑞士 跟俄國革命黨 聯絡一氣 一同回到俄國 不知要辦什麼事情

結婚彩票（美國）美國有一處地方 死妻子的人 立了一個會 創辦結婚彩票 有會員二十五人 每年開彩一次 輪着黑籤的人 年內必得娶妻 要是到了年底 還不能娶 就要罰金一百元 並把存放會裡的錢 罰了充公 除名不算 照規矩結婚的 由會裡贈金四百元 作為婚娶的費用



官門鈔

二月初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監旗值日無引 見 奎俊假滿請 安 奎順等謝稽查備查壇廟 恩 麒德謝  
 授內閣學士 恩 承祐謝授光祿寺卿 恩 召見軍機 麒德  
 正月分驗看人員掣簽單 (郎中) 許珩刑部陳文會兵部丁毓斌刑部 (主事) 惲寶惠兵部陳延年刑部程文煥工  
 部夏鴻儒刑部李瓊戶部鄧焯工部羅叔豫刑部江文清戶部杜尙工部 (內閣中書) 周作霖蔡傳奎何湛恩 (翰  
 林院孔目) 楊德安 (道員) 齊鴻聲河南李同卿直隸 學恭福建 (知府) 李大防直隸 (同知) 梁鍾浚直隸  
 朱允芬山東范金鏞北河 (直隸州知州) 石振埏安徽毛夔亮湖南 (知州) 程立直隸 (通判) 余壽鏞江西宋  
 振鈞四川劉繼昌江蘇錢增葆四川 (知縣) 裕昌浙江林福熙四川王秉錄福建熊振軒湖北王修安湖北趙文萃  
 湖南毛慶琦江蘇陸守仁河南高光弟 蘇沈定銑江蘇張伯芳江西楊開運江西李俶陝西王壽朋江蘇瞿壽康甘  
 肅晉懷禮四川陳慶麟河南吳有倫湖南王壬癸安徽王晉英貴州裘文蔚四川鮑誠炎江西饒祖蔭河南高廷捷江  
 蘇趙訓泉陝西王鏡明山東牟會文廣西劉秀柏甘肅祝際清直隸傅樸搽山東 (鹽大使) 馬祖蔭兩淮 (府經歷)  
 孫效愚陝西 (巡檢) 何嶽蒸河南

電報

法美兵船到九江○上海專電說 上海法領事 坐法國巡洋艦迭喀特號 赴九江查辦教案 又美國砲船那洛  
 斯號 也由上海開往九江 只有英國慎重 遲疑着不敢輕動  
 開會款待英親王○東京電說 中二月初四日 日本官紳 大開筵宴 恭請英國昆納德親王 以表歡迎的意  
 思 赴會人非常熱鬧 簡直的擁擠不動 真是少有的盛會 英親王見日人相待 這樣親熱 深為感謝  
 中國大臣行踪○倫敦來電說 中國考查收洽端戴兩大臣 現時已到英京



## 講書

## 孟子見齊宣王曰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全章

今日講的這章書 是孟夫子一生的感慨 細看言語之間 有多們大的牢騷 戰國的時代 原本重霸輕王 當時的人才 所學所能 全是偏重在霸術一邊 惟獨孟子所學所行 跟大家總是相反 一般人物 或學政治 或講刑名 或求兵學 或重游說（說字音稅）雖比八股小楷賦得詩 高著好幾倍 至於騙取功名 貪圖富貴 委屈自己的心願 趨奉當道 大概都是一樣的苦情 孟子志在蒼生 事事要守先王的大道 那裡能夠遷就他們 請看初見宣王 問道齊桓晉文之事 不多的兩句話 就看出宣王本意 專在霸術上留心 孟子回答 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單單要行王道 霸道都講專制 王道必遵憲法 專制全用壓力服人 不過是一己之私 憲法要合天下爲心 就得守萬古的公理了 宣王不明孟子的宗旨 正如同俗語所說 要把大材小用 你說可歎不可歎呀 只是他老人家 熱心不死 不辭千辛萬苦 一定要喚醒宣王 說出巨室一段比喻（比喻的話 難叫糊塗人明白）還不是一生的感慨嗎 第一句爲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 正是量材取用的意思 假如平民修造一間小屋 都當認真打算 那根木料作樑 那根木料作柱 畧微不至神 就許耽誤了材料 何況要爲巨室 更非一材一木的事呢 凡造高大房屋 先得請工師繪圖（外洋最重工師 就如中國的官工 有算學生 有樣子手 也全是專門）算清楚尺寸 然後去尋材料 巨室的大木 原本不容易多得 當年吳王修姑蘇臺 越王差工師求大木 費了三年功夫 纔從深山得來 輪到後世的 良材 更不可多得了 深山窮谷 雖有真才 沒工師來物色 誰也不能知道 雖能保守天真 未免辜負了 大用 比如賢人在野 還不是一樣的可惜嗎（曾見畫士倪雲林 有六君子圖一軸 古今大書家 題咏甚多 比喻賢人在野 倪迂生長亂世 當有這等牢騷）孟子的意思 將本身比作大木 如此棟樑材 天下不可多得 一朝真能得着他 大王怎能夠不喜呢 沒去尋求 便以爲無此大木 巨室可就不能造成了（未完）



## 演 說

## ◎ 大 夢 話 ◎

〔再續〕

〔此篇寓言 就似劉兆明不懂 誤會錯了 必要寫匿名信來罵〕

昨天不是說嗎 夏家村又跟各村照舊講交情了 敢情這次講的交情 不比先前 夏家從前自尊自大的習氣 一概全都去得乾乾淨淨 合着夏家村的人 要見着各村的人 敬的如同天神一般 怕的如同老虎一樣 夏家的人 見了外村一條狗 都不敢得罪 這些個話 先按下不題 先說陸家村的人 平常跟夏家交好 就沒安着好心眼兒 老想着奪夏家點田產 佔點土地 永沒得着好機會 可巧遇着夏家村一亂 可就稱了他的願了 乘火咕嚕鍋 他們就把夏家村東北上 二塊極大的地方佔住 不但佔了這三塊地方 連那個地方住的夏家的人 都得屬他管 夏家的人 受陸家虐待 真真不可說了 不知被他害了多少條性命 陸家所佔的這三塊地方 跟桑家村最相近 並且桑家跟陸家 向來仇深似海 陸家佔的地方 未免於桑家不相宜 所以桑陸兩家 又起了大風波 打了一場惡架 桑家把陸家給打的 一敗塗地 打了一年多的工夫 兩下裡死了不少的人 夏家的人 受誤傷送命的 也不在少處 你說冤不冤呀 後來有米家村的人 出來給兩下裏說合 纔算調停完事 陸家雖拜了下風 說合的時候 並沒賠桑家什麼銀子 雖然給了桑家不少的便宜 都是從夏家訛來的 反正是掙來的麥子打燒餅 拿舊不花錢的貨交朋友不咧 夏家的人丁地畝 陸家決不心疼 最苦苦不過老夏家 掉在夾餡裡頭 出不來進不去 死受兩下的夾板氣 事到如今 夏家受過這幾次大傷 他們村子的人 稍微也明白過點來了 如同大夢初醒一般 村裏的人 也知道要強了 也知道求學問了 也知道台羣了 村子裏掌事的人 也知道請先生教訓子弟了 也知道練團了 也知道辦保甲了 這二年很見進步 各村的人 見夏家村如此的進步 保甲團了 練的很好 在夏村住著各村的人 也不致再受危險了 各村人商量著 打算今年把駐紮夏家村的團丁 全都撤回本村 正在商量這回事 不想有一村的人 很不願意各村撤團丁 打算出來攪弄 又怕大家的意見相同 未必聽他的話 沒有法子 冒了一個壞 造出謠言來 告訴夏家說 現在夏家的人 又要起意殺害外村的人 村長不可不防備 夏



家素日 跟他交情最近 不能不信他的話 暗暗的防備了防備 開了歸期 全沒那麼八宗事 各村的人聽見這個謠言 也很不塌實 大約撒團丁的事 又算不題了 劉兆明說到這裏 機器房的機器 一陣亂響 睜眼一看 啊 原來是南柯一夢啊 再作演說 更找不着題目了 只好把夢中這段的故事 記下來當作一篇演說 現在我們中國人 正在初醒不醒的時候 借著這一段夢話 別叫中國人再睡著 也可以叫劉兆明一同醒一醒 莫當這段話是無稽之談

### 要聞新聞

派員查辦南昌教案○南昌天主教神甫 把知縣江大令 誣進教堂殺害 民間大動公憤 前去找神甫理論 不料匪人趁此生事 焚燒教堂兩處 殺死神甫四人 又牽連耶穌堂一處 殺死英教士兩人 現在已成了重案 外務部電知周玉帥 趕緊派員去查辦 按神甫竟敢殺官 平時仗勢欺人 凶橫無理 可想而知 民人積憤已久 到此時那能再忍 但鄉愚無知 又攪雜匪人在內 毫不相干的耶穌堂 一齊受了累 這一宗交涉 將來怎樣辦理 總得大費唇舌 近來無憑無據 某國輕信謠傳 硬說中國排外 請問這一次教案 起禍根由 到底是誰 難道也是華人的錯嗎

含糊其詞○江大令遇害情形 當時人所共知 還有什麼可遮掩 這兩天各西報上 多半是吞吞吐吐 含糊其詞 說教士請縣官赴席 久不回衙 那知在教堂裡喪命 是不是教士所殺 還不可知 又有說雖受重傷 並沒斷氣 這種話頭 無非預留地步 以便借詞推諉 將來定案的時候 不是說酒醉自戕 就是說當時死 敷衍完案 中國可羨慕的就是官 這樣看來 官也太不值錢了 若把正文提開 專論題外事 華民殺人放火 國家又得認賠款 教士激動了公憤 可就一字不題了〔本報宗旨 正想聯合各教會 同是國民 無分彼此 斷無仇教的心 惟獨這件事 法教士的舉動 可有點叫人不佩服〕

請撥華丁到蒙古開荒○黑龍江程將軍電達政府 據說黑龍江屬下 蒙古荒地極寬 已經開墾的 都成了熟田 下餘荒地很多 可惜没人去耕種 近來內地窮民 被英美各國招去 到南洋充當苦工 約計不下幾十萬人 到了外洋 去受那種種虐待 實在可憐 不如行知各省 曉諭窮民 分往東三省並熱河綏遠城



沿邊蒙古各處 由將軍都統 撥地畝給他們開墾 既可替中國興利 又免受外人苛待 實在是兩全的辦法 沒有生計的窮民 趕緊去罷

不減越南苛例○在越南的華商 電稟外務部 請照會法國政府 減輕收稅苛例 已由駐法劉公使 跟法國外部商議 現據越南總督回文 說越南商務 並沒有什麼重稅 所抽的款項 就預備本地的費用 再要格外減輕 有些為難 法人全國的財政 越南是一宗大進款 現時要叫他改輕 法人那裡肯聽 華商所說的話 簡直是枉費唇舌

請發游歷護照○駐京法國呂公使 照會外務部 現有土耳其人 名叫嗎里雅思 打算到陝甘山西河南等省游歷 此人極謹慎 請發給護照 以便起身 外務部已照例頒發了

土爾扈特王定期出洋○蒙古王帕勒塔 呈請赴美國游歷 迭見前報 現在聽外務部人傳說 業已領了護照 定准二月初起身 由日本經過 前往美國 將來到美國的時候 由某處口岸入境 得由本人指明 以便輪船靠岸 美國好派人接待 這位蒙古王 從去年就請游歷 如今纔起身出京 遠歷重洋 到了美洲 總要考查些實在學問 也不負這一番的壯游

## 本京新聞

協巡營保護珠寶市○前天夜裡 有人從前門回來 時候在十一點半鐘 二人坐著一輛騾車 車上可沒點燈籠 走到珠寶市北口 站崗巡捕 不准車往南走 若遇著不明白警章的人 一定要打吵子 這二人就叫車夫進了西河沿 第二天托人到協巡營打聽 纔知巡捕並不錯 可惜早先沒宣布 所以叫人不明白 因為前門大街動了路工 來往的車輛 都要抄近走珠寶市 夜分太深 車馬雜亂 珠寶市是爐戶聚會的地方 恐其有意外的事情 車上又沒燈籠 所以不准走 這可不能算巡捕的錯了 凡事總要虛心 打聽明白 如果巡捕無禮 再問他們 也還不遲 前夜這件事 幸虧遇見虛心人 不致打麻煩 奉勸協巡營日後出令 總要早早的宣布纔好

車夫念老爺們的好處○巡廠甸的時候 各官宅的車 因為不准碍路停放 鬧了好幾回吵子 惟獨總路督辦胡大人的馬車 被巡兵攔擋不服 連車夫揪到局裏去 胡大人並不見怪 倒很誇巡兵辦的好 此外諸位



可就不敢說了 近來前門熱鬧地方 慢慢的又插起車來 有人傳說 現在的巡捕 多半是抽梁換柱 練勇出身的太多 所以不管鬧事 車夫們不知所以然 但說今年廠甸的時候 某某老爺們 把他們管教好了 所以不敢再沖好漢啦

鐵路巡兵受罵○前幾天裏 東火車站 有一位買票的客人 買到了票 並不上車 還在票房外瀆踏 巡兵

上前查問 客人大怒 開口惡罵 自稱姓陳 是胡督辦的親戚 道着字號說 督辦在此 也不敢攔我

何況你們這種巡兵 隊官上前排解 說好說歹 纔算完了事 國家沒有憲法 巡警萬辦不好 辦好了無

憲法的巡警 國家也萬不能強 一般無恥的官親 拿著借勢力當體面 還敢故意的破壞新政 這類人性

不知是何居心 兩般秋雨龜上說〔書名〕豆腐店隔壁的干奶奶 死後銘旌 何等榮耀 凡借著官親欺

壓人的 大概都是干奶奶的一流

苦老婆子可憐○東四牌樓東 直到北新橋 已經動工修路 所有碍事的房屋 並木板搭的棚子 一槩折去

前天四牌樓北邊 有一個老婆子 坐在地下 面前擺着幾個取房錢的摺子 在那裏號咷痛哭 一面哭

一面訴囉 孤寡一人 老年無靠 連親戚本家都沒有 就指著這幾處棚子 每月取幾十吊租錢 作為養

命根源 如今全給折了 簡直的絕了生路啦 說完又哭 雖然如此 路工是最要緊的新政 斷不能因一

人遷就 像這類的無告窮民 另有個法子安插纔好

煤鋪被劫○初七日王府井煤鋪被劫 賊犯逃跑 不知後來拿獲着沒有 那天夜晚九點鐘 有人走過東單牌

樓三條胡同 見許多燐燐火把 圍著一圈人 不知甚麼事 上前一看 有一男子 身受重傷 血流滿地

打聽了打聽 就是煤鋪的夥計 城內站崗巡捕 分派的很嚴密 夜還不算深 就會出了搶案 並敢傷

害事主 真是沒了王法啦 自從立了巡警部 處處守着舊衙門的排場 公事反不能認真 所以纔出這種

事 怎麼好

各省新

八門撤退日兵(奉天)省城八門 向來歸日軍把守 現在日本軍政衙門 已經在上月二十後 把守門兵丁

撤退 交中國官兵接管

辦新政只有空名(河南)省城商會門外 挂着一面牌 上寫商會重地 閒人免進 如敢故違 定行究辦

院裡有兩個叫花子 低着頭編柳條兒



出來走了幾步 看見豎立着一面大旗 卜寫奉○旨設立巡警 以為必是局子了 到跟前一看 也是空房 並沒有有人 這等情形 跟當年卡同門外 口掛號衣 路口堆撥牆上 畫着軍械 都是一樣的兒戲 做戒屬員(南京) 南京城內 本是繁華地方 秦淮河釣魚巷一帶 春夏秋三季 花船上頭 吹彈歌唱 擺酒請客 熱鬧非常 省城候補人員 除去幾個真老成的 勾引不動 其餘連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都要到那裡逛逛 因此賭風也很盛 各官的聲名 也未免要吃點虧 周玉帥想到這裡 出了一道牌示 嚴行禁止 可不定禁的住禁不住

相面先生挨打(漢口) 淮鹽公所前邊 有一個相面先生 漢陽某廠哨官 請他看看氣色 他說你目下必遭橫禍 哨官聽見這句話 怒氣填胸 揪住相面的 痛打一頓 經旁人極力勸開 相面的身上 被他拳打脚踢 已經受了兩處大傷 唉 這位先生 真是禍由自取 何不自己先相一相 相出來要挨打 可就別說這種討人嫌的話呀

自造火漆(湖北) 湖北某學堂 理化科教習某君 細心考查 得了製造火漆的新法 配合材料 製成一種火漆 跟外洋辦來的一樣 考查了考查很合用 打算招股製造 並稟請官場保護 發給專利的文憑 開辦製革公司(四川) 成都東關外 設立製革公司 現已開工 所分的各項廠子 有刮皮 洗皮 大刮皮 等等名目不一 工人約有百餘名 將來大加推廣 也是極大的工藝

### 各國新聞

風雪傷人(日本) 日本北海地方 前幾天大風大雪 有打漁人一百五十名 漁船三十隻 風吹的不知去向 又倒塌房屋六處 壓死二十二二人 開放門戶(俄國) 俄政府派哈爾威克 作為亞洲俄境辦事大臣 現正極力籌畫 打算在南亞波斯海灣 開放俄國的門戶

議定立憲日期(俄國) 現時俄國政府 已定准西四月七號 選舉議員 再商議一切立憲政治 婦女徧游地球(歐洲) 有兩箇西婦 一名慳厘 一名偏治 由東方到了金山 打算游徧全球 並替東方日報 充當通信員 採訪東方各國新聞 新近從金山起身 前往上海 這兩個婦人 胆量極大 單身遠游 並沒有同行的男子 所到的地方很多 沿路跟各報通信 就算他行路的日記 這真是有豪氣的女子



#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九日內務府 廟藍旗值日 吏部引 見二十五名 山西巡撫恩壽請 訓 毓朗請假五日 良泰續假

五日 掌儀司奏十一日祭 奉先殿 禮日子行禮 召見軍機 恩壽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進內升 中和殿看版畢還海

上諭此次京察引見年至六十五歲以上之戶部郎中世昌等均着照舊供職不到之戶部主事姚榮壽着該部照例辦理欽此

旨太僕寺卿着慶綿補授欽此

旨光祿寺卿着左孝同補授欽此

旨翰林院侍講學士着世榮補授欽此

旨大理寺卿着管廷鶚補授欽此

上諭安徽巡撫着恩銘補授迅赴新任欽此

上諭載滢之第三子着命溥德欽此

上諭宗人府府丞着陳名侃補授欽此

上諭江甯將軍着誠勳補授迅赴新任未到任以前著振格暫行署理欽此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十一日祭 社稷壇 遣禮親王恭代行禮欽此

# 電報

英德邦交○德京電說 現在英皇愛德華 有要跟德皇會面的話 這可是預先揣度 目下英德兩皇的交情

比從前親密的多了

俄政府籌款○又說 俄京聖彼得堡 現有傳言 據說現在的俄政府 財政實在為難 不得不用強硬手段

硬壓着籌辦國債



## 演說

◎警察合學務的比較◎

威岑

安定門成賢街 有一處口口學堂 那天出來三個學生 在街上僱車 拉到前門 趕車的要三吊錢 他們還價一吊五百幾 趕車的不拉 他們也就往南去了 剛走不遠 旁邊有一輛破車 情願拉到前門 三個學生見着破車肯拉 轉回頭來 偏要坐原僱的那輛好車 趕車的說 三個坐兒 一吊五百錢 我實在不能拉 他的車既是願意拉 請您幾位坐他的車罷 學生瞪着眼說 他的車既是能拉 你這車也就得拉 因爲甚麼你就這樣揚氣呀 (雇車也是買賣 肯拉不肯拉 趕車的有自主之權 雇車的不能勉強 別的車肯拉 因爲他是老驢破車 好車好馬 一定要貴) 你一言 我一語 麻煩了好大半天 學生大怒 說道 趕車的 我告訴你 今天你把我們拉到前門 甚麼事也沒有 如若不然 這輛車可就屬了我們了 趕車的理直氣壯 自然是不服 三個學生不容分說 趕着車就往街裏頭走 趕車的見勢不好 立刻就找巡捕去 巡捕攔住車 告訴學生說 你們先不必攔他的車 有甚麼話 請到巡捕處去講 三個學生 如同瘋了一般 青紅不分 見了巡捕 先給人家個麻虎吓 道著字號說 我們是口口學堂的學生 (者) 你們巡捕處 不配管我們的事 (者) 巡捕說的更好 無論是誰 在我們段上 就得屬我們管 (好) 說得學生閉口無言 把車拉到巡捕處 分析了半天 巡捕長早聽明白了 因這三人是學生 要留他們的碼頭 也沒往局裡送 就給他們說合了 車歸原主 學生算是無事 噯呀 好熱鬧一回事呀 國家設立學堂 本爲的是培養人材 有了人材 將來好替國家出力 在當學生的呢 都應嘆念時勢艱難 發奮自強 望上說 幫助國家 轉危爲安 望下說 勸導愚民 結合團體 學生有這大的責任 該當怎樣的自愛 怎樣的小心 不想這三位學生 仗著學堂的名子 在外招搖鬧事 欺侮小民 並且還藐視警務 不知是何居心 上月的本報 演說過巡警進步倫貝子 榮公子 都要遵守警章 大榮諸位也都聽見說了 果真是下等愚人 沒受過教育 也還情有可原 身爲學生 天天受文明教育 竟作出這等野蠻事來 真真令人不解 在口口學堂裡 有這樣的學生 敗



壞名譽 還是小事 恐怕中國的學務 從此難有起色了 學務沒有起色 怎麼能出人材 不出人材 國家怎麼能轉危為安 (寫到這裡 我真要哭) 論現在說 學生當比巡捕明白 因為甚麼呢 學務警務 雖然都是初辦 學生本來都有點聰明 當巡捕的 大半沒有多少見解 今天這回事 比較起來 學生的資格反側趕不上巡捕了 不但這件事 看出警務比學務好 有許多事情 能徵驗警務的起色 記得去年有一回 事 前門西的巡捕 往西皮市查夜 時有四更多天 見路南有一家子 開着街門 要按着當初打更的 開門不開門 他決不多事 巡捕却是不然 進了人家院子 喊着說道 你們的街門怎麼開了 不巧不成話 這家子剛被賊給驚醒了 原來有一個賊 已經把屋門撬開 聲音太大 所以把人都給驚醒 賊知人醒了 趕不及爬房 開了街門就跑 這家見賊已跑 巡捕進來 告知情節 巡捕出門就追 追了不遠 就給拿獲 這件事 其實也不是甚麼要緊 足見巡捕明白警章 還有實心辦事的人 從這些事上看 警務的効驗 比學務快的多多了

### 要聞新聞

日皇演說○出洋大臣 帶的隨員 前天從東京來信 說澤公到了日本 日皇待的很優 預備的公館 也很講究 備了十天的供應 五天後澤公便告辭 起身的前一天 日皇開了一次**演說會** 親身登台 講說日本變法的始末 整整演了兩個時辰 (得意人自叙甘苦 可歌可泣 真是痛快) 那天到會的人 足有一萬多名 請看文明國政府 避諱這箇**會**字不避諱

中俄議約調用隨員○唐少川侍郎 會商中俄議約 俄公使要求黑龍江路礦利權 一毫不肯退讓 唐侍郎前

往天津 去跟袁宮保當面商量 因道員周冕 在吉黑兩省年久 情形最熟 打算咨調來京 隨同參議

方宋兩觀察 就可以不用了 但聽見有人傳說 庚子那一年 周冕正在黑龍江 充當交涉局總辦 兼管

礦務 竟跟俄人串通一氣 把江省一切利權 全數讓給俄國 所以現時大費唇舌 如今又調他來當參議

只怕中國的黑龍江 要變成俄國地土了 周冕平素的名聲 原是人所共知 袁宮保和唐侍郎 深明外



交 怎麼會這樣辦法 彷彿中俄議約 除了周冕就沒人似的 或者是別有用意 也未可知 不認私定的條約○周冕在黑龍江辦理交涉 因路礦地界等事 有跟俄人私立的約 黑龍江以南 吃虧地方 很大 此次中俄議約 這種條款 萬不能承認 沒經政府簽字蓋印 絕不能算數(這一條跟前條參看) 趙將軍被參○聽說有吳蕭兩位都老爺 聯名上了個摺子 奏參奉天趙將軍 自從到任以來 把地方上的主 權 多半都弄丟了 較比前任增將軍 絕沒有什麼好處 就知道要虛名兒 一心去巴結外人 奉省兵荒 之後 民間困苦的了不得 不想法子救百姓 反倒加重了捐稅 不問小民的死活 很不不是○朝廷委任的 另本意請派大員查辦 這話不能無因 俄公使不認交還礦地○中俄商議條約 有一件要緊事 俄公使不肯承認 擬說黑龍江地面 俄人已開未開 的礦產 不能交還中國 所有這一項礦地 凡由中國官場 跟俄國立過約的 將來新約裏邊 應把利權 認明 免日後再有爭論

## 本京新聞

新學界的大阻力○初八日晚半天 有日本人大柴白紫 率領中國學界中人 在南橫街巡捕處說話 近前聽 了聽 因為保安寺有空院一所 他們要佔用作學堂 巡捕倒還清楚 說這是私事 或租或借 可以跟廟 裏和尚商量 巡捕不便干預 衆人無話可說 折回到廟裏不答應 有王李兩姓 誇了許多大話 可惜忘 記自己是那一國的人 對和尚說 你要不讓 小心日本人來拆毀 借著外人的勢力 要想欺侮欺侮和尚 哈哈 真也來得 敢情有外人助著氣 說的出就做得到 當時就約了許多人 硬把院牆拆毀 一定要 霸佔 沾著有外人的事 工巡局又不敢過問 其實大柴白紫 並不是惡人 一羣假文明 狐假虎威 在 新學上頭 很添了許多阻力

女教傳習所覆試○江亢甫設立女教傳習所 全仗宗人府國君帮忙 連房屋全是國君捐借 昨天覆試 很大的 風塵 還到了一百二十餘人 並沒有擦胭脂抹粉的打扮 分在三堂考試 請女監督監場 正取七十五 人 其餘都作為備取 今把教員監學姓氏 開列在下

修身 歷史教員 吳老太太 精通中學

國文教員 嚴太太 留學日本八年



又 鄭太太 豫教女學堂教習  
 又 王太太 東京美術學校卒業  
 又 陳太太 上海宗孟女學堂肄業  
 又 梁太太 巨川侍讀的夫人  
 又 汪太太 穰卿學部的夫人  
 又 呂太太 上海務本女學堂肄業  
 又 華實甫商部的女公子  
 又 蔡 振儒女學教員

水夫休息○自工巡局接辦外城地面 添了水段 飛塵不起 很有文明氣象 聽說每月要用二千多兩的經費 現在有了妓捐烟燈捐 將來再添上數捐舖捐 經費大約不為難了 近來這幾天 水夫休息的工夫很大 每日隨便潑一次 也許不潑 紅塵十丈 照舊又成了五城的情形啦 天氣日暖 總得多加人 巡長記過○協巡營王統領 因看北京某報 知道石路三隊巡長 常常到妓館閒逛 立時派暗查訪明 按照警章 把本局的官長 都記了一次大過 議修北新市場○東四牌樓到北新橋 大街兩旁 買賣攤子很多 現因修墊馬路 有許多生意 全都不能做了 失業的人 未免太苦 路工局查看情形 打算在北新橋南 戲館胡同空地上 修造市場一處 叫做北新市場 一切局面 仿照東安市場辦理

### 各省新聞

民情不恨馬賊(奉天)紅鬃子頭目苑五 降了又反 作賊作官 鬧閩了好幾年 手中十分富厚 所以他在 一處駐紮 採買糧草 照數公平付價 鄉下愚民 素日怕苑五的威名 如今雖然反了 並不騷擾百姓 更沒人肯去傷他 奉省官兵 向來沒有糧台 不得不到鄉間騷擾 民人反倒恨官兵 因此兵民成仇 苑五所到的地方 又無人攔擋 官兵抓住題目 硬賴百姓通賊 屈殺了多少好人 民情服與不服 可就 不問了

不辦巡警的知縣撤任(山東)楊蓮圃因巡警這件事 是奉○旨叫辦的 各州縣身任地方官 應當認真舉辦 纔有實效 現有邱縣陳禮森 辦理警務 處處敷衍 實在是輕看公事 已經把他撤了任 並由巡警局

轉諭各州縣 趕緊切實辦理 看一看命令的榜樣



上諭 宮門鈔

二月初十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 陳之侃等謝授缺 恩 召見軍機 特圖慎  
 上諭湖南按察使著莊庶良補授欽此  
 上諭江寧布政使著繼昌補授欽此

電報

英法兵船到九江○上海來電說 二月初六日 法國砲船歐爾里號 英國砲船鐵爾號 全由上海開往九江  
 預備保護一切

百姓避難○又說 江西省城百姓 因英法美各國 陸續派兵船到省 人心驚慌 都恐怕鬧成大亂 搬到別  
 處去避難的 接連不斷○前晚又接確電 人心現在已安靜了

電請制台查辦○又說 江西撫台胡鼎帥 寄電到南京 請周玉帥親往江西 以便商辦教案  
 英人嚴定軍規○路透電說 英政府現有命令 正在修定軍規 凡海陸兩軍 不論何時何地 一奉軍令 就

得遵命趕緊齊隊 這是兵法最要緊的事 不拘平時預備 或是臨陣開戰 海陸軍兵將人等 都當明白此意  
 摩洛哥事可望和平○又說 各國現在阿塞士拉斯府 會議摩洛哥的交涉 目下大有進步 將來或可和平了結

林公使閱看兵船○又說 日本駐英全權大臣林子爵 到紐喀斯爾船廠 閱看日本新造的鹿島兵船  
 德人議在青島設防○又說 德海軍大臣鐵爾卑特提督 在德國下議院演說 據說德國政府 雖不以青島為

第一險要 但日俄戰爭以後 東方情形大變 必得在青島添修砲台 設立防務 海面上要有警信 可以  
 保的住中立 陸地有什麼變動 也可以自行保護 不受華人的擾害 總得如此 纔是萬全的計策



講

書

〔續昨〕

孟子往下接着說道 大王既造巨室 一定得用工師 工師當真得了大本 又是樑棟之材 運斤成風 不日就可成功 這種很名貴的大木 尺寸又合式 眼看着巨室就要造成 該應有多們可喜呀 哼哼 真也夢想不到 請來那位工師 太不知自量 一點子沒算計 目力又差 手下一夥匠人 更是任什麼不懂 俗語說的有趣 木匠多了蓋歪了房 正應在這位工師的身上了 大眾糊裡糊塗 七手八脚 把些個不成材的朽木 留着要作正樑 不容易選到的良材 反到砍傷了不少 粗細長短 不知量材器使 糟害了許多材料 大 厦高樓 始終沒能造就 大王見了這等工人 還能夠不生氣嗎 好好的美材 偏叫他給毀的不中用 不論 是何等人 也決忍受不下去罷 用木既是如此 用人該當怎樣呢 古人說過 凡事辦理的不對付 如同斷 鶴續鳧 試想鶴腿最長 鳧腿最短 截長補短 尙且不能合式 大材小用 就能交代的下去嗎 凡人幼年 所學 壯年必要行 孟子以仁義爲主 宣王偏偏與他相反 非但不聽良言 自己不知道悔悟 還一定叫孟 子改換本心 委屈本來的見解 要跟着他學 自家本是含糊工師 也叫人家裝糊塗 不想一想 有這個情 理沒有呀 孟子這些言語 說的實在傷心 也不是傷自己不得志 所傷的是齊國事 再也沒日子治好了 這段比喻 說盡了宣王的毛病 如同人家一樣 家主就是正樑 子弟便是椽柱 大小骨肉 彷彿磚頭瓦塊 鐵丁木楔 一件也是少不得 人君治國 更如同治大厦一般 聖君賢相 比作工師匠人 所用的全份材料 就是天下人才 惟有一件最要緊 未從立柱上樑 先得打結實了地基 隨後再講別的裝潢 萬一木料不 實在 無論多好的工程 再也長久不了嘔 〔本完〕



## 演說

## ◎說定識與定力◎

大凡生來一個人 無論要作什麼事 有兩樣不可缺的 一是腦裏的識見 一是胸中的定力 沒有識見的人 每逢作事 必然見事則迷 人家說東他也信 人家說西他也聽 鬧得自己反沒了准主意 什麼事情也作不成 要是沒有定力的人 每逢作事 心裡沒有一定的主意 今天想作這個 明天又想作那個 自己毫無章程 不知道要幹什麼好 終歸鬧個一事無成 如果心裏有正經的識見 每逢作事 遇見人說好話也罷 說壞話也罷 反正我心裡有個返光的鏡子 是好是歹 只要我仔細一評 真假虛實 立刻分明 倘若遇見點風波 估摸估摸這個風波 打那兒所來 所起的風波 與我自己所作的事 相關不相關 既是不相關 就便有多大的風波 也不能把他放在心上 還是照舊作我們的事 這就叫作真識見 有了真識見 然後自己纔有自信的能力

再說一個人 果真有一准的定力 作上事情 先要打算打算 我這件事 是怎麼個宗旨 穩穩的紮下腳根 然後纔能達到自己的主見 順着這一條道兒作下去 旁邊無論有什麼人 或是說好話 或是說歹話 一概握着耳朵 給他一個不聽 也就完了 大凡無論作什麼事 決不能順順當當就成的 中間總要有點波折 作事的人 遇見波折怎麼樣呢 萬不可見風就退 還是認定宗旨 往前作去 始終達到我的主見為止 從中所遇的風波 不但不可怕 並且不可放在心裏 所遇的風波 正是我們練胆氣的試驗良方 就好比一隻海船 開行的時候 在海面上 決不能風平浪淨 多少總得遇見點浪頭 使船的要是怕浪頭 還能達到停船的碼頭嗎 人在世界上作事 也跟海船在海裏一般 畢竟人的識見定力 從那裡才有的呢 一在學問 一在閱歷 有了真正學問 必有一定的定力 有了真正的閱歷 必有一定的識見 這是古今中外 不能改的道理 可惜我們中國人 最缺少這兩樣本事 不信請看 無論何等事 辦上何等的事 今天一個主意 明天一個主意 偶爾遇見點風波 不是改方向 就是半



途而廢。這不是中國人沒識見沒定力的真憑據嗎。中國現在乍講新學。本是過渡時代。人人都在幼稚。事事都在幼稚（幼稚就是少小）。舊日的性情。自然是免不了的。識見合定力。一時也不能完全。可有一節。我們生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候。大家應辦的公益事很多。既是辦公益。也總得長長閱歷。求求學問。有了識見。有了定力。然後辦上公益。自然也就有了准主意了。也不能半途而廢了。有了准主意。辦上一件事。必成一件。有了准方向。事事不能中道而廢。中國應舉辦的新政。都可以辦的成。中國還有不强起來的嗎。

就拿如今。京城的講報處閱報處。一天比一天多。開通民智。實在比我們報館力量大。可有一樣。不得不防一防。閱報處一多。流品必不齊。故此今年諸位定的這個研究會。我們報館。也實在有意贊成。奉勸諸位同志。每達到研究的時候。總得有一個真正的好識見。有一個堅固的定力。大家認定了宗旨。往下辦去。既不可聽信浮言。又不可聽人家鼓惑。我們打算達到什麼主見。必得達到我們的主見纔成。無論有什麼波折。有什麼風頭。給他一個不理。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會。

### 要聞

查明華人損失數目○日俄打仗的時候。吉林地方。大受俄軍騷擾。華民財產性命。算起來很是一筆鉅款。現由吉林將軍。派人詳細查清。業已有了准數。開列清單。咨呈外務部。請跟俄公使去說。務必如數賠還。借案要求從重賠款○德國連教士。去年在廣東增城被匪徒搶劫。失去洋銀二百餘元。左腳上受了微傷。經岑宮保嚴飭拿人。業已拿住匪犯姚亞才。審明後立時正法。教士的傷也平復了。醫治所用花費。岑宮保酌量補發銀兩。此案算已經了結。不料德國領事。借此又去麻煩。說教士被搶受傷。總得從重認賠。岑宮保不允。

報律快頒發了○從去年久已傳說。商部要維持報界（這件事情。如今應歸學部警部維持）派深通各國報律人員（不問是誰）編定中國報律。今年又聽說。商部司員。把大略章程呈堂。堂官細看了一遍。還得稍為刪改。司官又斟酌了許久。現已定完全。就要入奏。聽說報律的宗旨。多半是勸報界開通風氣。並稍



有稽查報紙的意思

議結巴塘教案○四川錫制台 知照外務部 說巴塘番民作亂 殺死法國教士 燒了三處教堂 並傷害許多教民 創挖洋人的坟墓 當時派兵勦辦 早已平定 現在應該議結 派員跟法主教會商 先把教堂的損失 賠款四萬四千五百兩 後來法主教進省 又由洋務局委員(教案歸洋務局辦)會同法領事何始康 議定給教十卹款 並填墳立碑經費 共銀七萬八千五百兩 寫合同 各主教畫押 賠款的銀子 由打箭爐關稅撥兌 這一案剛剛完結 江西的教案 又接上了 不知多啗纔能辦完

## 本京新聞

庸醫殺人○有一個挂牌大夫 外號叫作要命明 本沒甚麼能耐 不過仗著他一張生意口 到處騙人 有一個兒子 更沒一點學問 念了幾天脈訣 就算是世醫 居然也挂起牌來了 家裡開著個藥舖 字號是天一堂 害人更不淺 藥料不全 拿著這味項那味賣 有買霍香正氣的 就許給人家好肝丸 這是他兒子親自所說 只顧了誇口 不由的把老底兒都給抖露了 他又說 當初祖上 管理這個藥舖 就用假藥頂替 現在歸他管理 不敢照從前那們辦了 話雖如此 大概還怕不實 挂牌以來 害人無數 最可歎的是 這家子剛被他害 那家子照舊去請他 自己還說呢 大夫治的了病 治不了命 不求真理 專講迷信 也不必怨庸醫殺人嘍 北京的大夫 沒能耐的很多 實不止要命明一家 官場若不想法子整頓 民命死的真冤 這個責任 該應歸在太醫院

南方庸醫○前段的話 說的是本京庸醫 實在可惡 現在又出了一箇南方的庸醫 王中堂的公子 鴻臚寺卿稚夔少大人 前三天忽然得了病 身體本弱 由王府的老夫子 轉荐了一位江蘇濮大夫 診了診脈 硬說他是實火 用了二兩石膏 服下去可就壞了事 再請醫學堂的徐公來看 說是藥已喫錯 非用附子乾薑救不過來 無人敢作主 就誤了一天 初十申刻就去了世 中國的醫學不發明 一切藥品 全變成殺人的毒物 可嘆可嘆

議定收稅委員功過○戶部堂官商議 現時整頓財政 國課最爲要緊 近不各口子上 並各處海關 所收的稅項 多歸中飽 弊病太深 收稅的票子 由稅局刷印填寫 未免太沒個查考 應當嚴定功過章程 叫收稅人員 都知道留心 或者稅課可以興旺



陳列貨物到京○京城勸工陳列所 前由商部通行各省 調取土產貨物 解到京裡來 預備陳列 現有湖北省派來委員 解送陳列物件許多種 由商部點驗查收

嚴禁拜認門生○有一位都老爺條陳 說念書的士子 拜認大員為師 本干例禁 乾隆朝聖訓煌煌 嚴禁這種弊病 現今更不像話了 外省司道大員 竟自在堂道大臣跟前索錢 拜認門生 太不成話 請明發論旨 沒拜的不准再拜 已拜的一槩撤銷 不得再用師生稱呼 以免結黨行私 這個奏稿 聽說作的很好 不知道遞了沒遞

會館不租給學堂○教子胡同鄧陽會館 有某志士打算租賃 設立小學堂 業已把房租講妥 掌館的聽見學堂兩字 忽然變卦 只說不在乎幾兩銀子 怕有同鄉來京居住 不便出租 誰知偏賃給了路工西分局 打聽左近的人 說這一處會館 從前鄉會試年分 也並沒多少人住 如今更不必說了 借口不租學堂 實是掌館的京官頑固

洋兵醉鬧○東單牌樓地面 前天晚七點鐘 有兩個法國兵 喝的稀泥爛醉 說說笑笑 往前行走 不知為甚麼 兩個人揪扭起來 動手對打 有一個法兵 拔出刀來就要扎 幸而巡捕上前攔住 用好話解勸開了 又僱洋車分着送回 這樣的巡捕 再受些教育 進步必定快 本管上司 要獎勵獎勵纔好了

### 各省新聞

義塾改為蒙學堂(鎮江) 原任王可莊太守 在鎮江的時候 籌捐款項 四鄉各鎮 設立義塾 現署丹徒縣

郭大令 奉上司催辦學堂 傳齊各紳的紳董 叫把各處義塾 全都改定功課 推廣教育 一律改為蒙學

堂 經費不夠 由縣裡籌款 如果真能改良 却省的另外費事 就怕空改個名目 還是義塾的裡子

惡俗宜禁(浙江) 有一等無恥的鄉民 帶領自己妻女 或是鄰家婦女 去到城鎮各處 演唱淫詞小調 叫

做燈花戲 遇見輕薄子弟 叫他演唱 鄉女子 稍有點婆色的 多半都被壞人引誘 什麼醜事都有

這種敗壞風俗 近來更多 地方官為何不禁

公文改良(湖北) 梁臬台行知各屬 所有公文稟帖 不必拘泥老法子 專用各種印板字樣 只要把實在情

形 說清楚了 就能辦事 用不着那些虛文 凡尋常來往的文書 都用大小字合起來寫 彷彿新聞紙的

告白 一看就可明白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十一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世榮謝授侍講學士 恩 王中堂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聯芳

旨外務部左承着鄒嘉來補授朱寶奎着補授外務部右參議欽此  
上諭從來敦篤邦端在講信修睦朝廷與東西各國通商立約開誠布公固已情誼交孚毫無隔閡各國亦均稱歡洽  
親密有加中外相安實天下所共悉乃聞近日以來訛言肆起滴偶有不虞之暴動遂突生排外之謠傳市虎杯蛇衆  
情惶駭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離間我朝好或欲激怒我民心詭計陰謀莫可究詰關係大局良非  
淺鮮不得明白宣示一釋羣疑方今時局艱難正賴列邦互相聯絡庶幾寰宇和平豈有自啓猜嫌擾害治安之理  
我君臣卜下惟當力戒因循勵精圖治以實心行實政期於漸致富強各處學生尤當深明忠愛爭自濯磨精修本業  
學成待用儲植幹之才應遵照奏定學堂禁令章程束身自愛尤不得干預外交妄生議論總之團體原宜固結而  
斷不可有仇視外洋之心權利固當保全而斷不可有違背約條之舉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將何所倡導一有匪  
人乘機滋事必至貽害地方經此次旨諭之後著各省將軍督撫嚴飭該文武各官認真防範所有外國人命財產及  
各教堂均應一體切實保護即遇不平之事應候官爲理論如有造言生事任意妄爲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趕  
緊查拿立行究辦倘或防護不力致出重情定將該地方官從重懲辦決不姑容該將軍督撫等務即剴切曉諭隨時  
約束懲前毖後防患未然用副國家輯睦之邦保安黎庶之至意欽此

電報

英大臣的演說○倫敦電報說 英大臣摩納耳 在議院演說道 特蘭斯哇爾 不可給他自治的權 現時布爾  
地方農民 並又有跟英國聯合一氣的心

日公使呈遞國書○又說 駐英日公使林子爵 把今權國書 交給英政府閱看 坐著英皇的馬車 前往巴慶  
漢宮 英員全用優禮接待



## 講書

今有璞玉於此 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 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這節書的比喻 意思很明顯 合上一節的用意 一直貫串了下來 無非深進一步 指望叫宣王好明白 先講爲巨室 至匠人斲而小之 明說他大材小用 不善任賢 重霸輕王 不知大道 後又說今有璞玉於此 是把美玉比作國家 玉人比爲良相 國家既得了真才 原爲用此人的經濟 不能任用賢人 不肯虛心受教 還叫人家舍去本來所長 遷就我一人所短 真成了教玉工雕琢玉 豈非大大的笑話了嗎 這叫班門弄大斧了 大凡天生的美玉 全都生長石中 未曾琢開的時節 就叫璞玉 雕琢璞玉 可是非玉工不行 如今有一塊璞玉 本是無價之寶 打算要雕琢成了材料 必得仗着玉人了 玉人就是玉工 他既有專門的手藝 只要聽其自便 不必過問 准能夠琢磨的晶榮光潤 倘或自作聰明 以不知爲知 雖有頂好的工匠 偏偏要胡亂出主意 自己却一點不在行 弄得玉工進退兩難 看起這個情形來 國君進賢 真是不易 用人不能信 如同琢玉不放心人一樣 以上這段譬語 全出在孟子口中 打算喚醒宣王 叫他趕緊改改主意 因爲甚麼一定比玉呢 古人無故 玉不去身 宣王既是一位國君 手必執璧 身必佩玉 必知道玉爲貴重之品 可是一樣兒要斟酌 打算成全美玉 先得請教請教高明的玉工 想當日楚國有個志士 姓卞名和 一日在楚山裏邊 得了塊璞玉 自己原有眼力 隔着皮兒斷穰兒 看透了是一塊頂高的玉 可作拱璧 這纔獻給了厲王 厲王宣召玉工來看 一口咬定 說是石頭 厲王大怒 把卞和左腳切斷 卞和雖失了一足 沒有把玉琢開 始終不肯甘心 後來楚武王登位 重新又去獻寶 武王宣召玉工來問 還是一個老外行 照舊指作石頭 武王又把他的右腳切斷 後來文王登位 卞和抱着璞玉 坐在楚山底下大哭 直哭了三日三夜 血淚交流 文王叫玉工打開璞玉一看 呦 誰說不是美玉呀 後人稱爲和氏寶璧 無人不知 試想一個玉工不明 就會這等的誤事 再要賢愚莫辯 豈不弄盡了大局呀



## 演說

## ◎ 信天翁 ◎

品 處

近水地方 有一種水鳥 身子像鷺 却是兩條高腿 長脖子大嘴 毛片雪白 時常立在河岸沙灘 伸著脖子 瞪着眼睛 呆呆的向水裡出神 單等水裡的魚蝦 自己來送死 有魚蝦經過 他便把大嘴一杵 瓜唧瓜唧的嚼 零星小魚 當作點心 遇着大個兒肥魚 便可飽喫一頓飯 等不着就挨餓 聚少成多 天天也賺個飽兒 聽說這種水鳥 各省到處都有 問他什麼名子 也沒人叫的出來（不考究動物學的緣故）年深日久 以訛傳訛 反倒失了本名 因為這種水鳥 有一個耐性 輕易不肯改變主意 守分安常 彷彿聽天由命的老年人 不知是誰 送了一個別號 叫做信天翁

唉 題起信天翁三個字 不禁不由 想起如今的人情來了 我們中國人數雖多 苦在開通的太少 下等人迷信糊塗 不必再講 就是中上等人 遇事就講天命 人人都彷彿跟天有交情 可是人人不明白天的理事到無可如何了 有聽天由命四個字 無事不可罷休 這種思想 人人印入腦子裏 認做萬古不易的定論 所以廢物人一天比一天多 國家想求富強 這類人可沒有甚麼指望

怎見得人人信天呢 從上古至今 就講神道設教 各樣的神雖多 誰也逃不出天外頭去 諸侯們會盟 都要告訴明白上帝 至今郊天大祭 更是第一件大典禮 滿洲蒙古 住宅裡全都豎著大杆 遇着喜慶婚嫁 必得祭告天地 有點機密事情 更須對天起誓 再有了不平事 必說老天爺看的真 種種舉動 那一件不是信天呀

怎麼又說不明白大的理呢 中國人信天 並不是信天理 不過妄想天福 無論是個何等 作了甚麼壞事 心裏先存着個念頭 打算禱告禱告上天 多多的燒香許願 不問有甚麼罪過 必可轉禍為福（借上帝立宗教 正是本着人的性子 容易收他的信心）尋常人一處共事 以小人度君子 尙且說不到一處 何況拿自己的意思 揣摩那空空洞洞的天呢 這種見解 能算明白天的理嗎



又何以見得事到無可如何 人人必要靠天呢 中等下等人 多半性情迂緩 沒有事時候 總是不肯動心 等到壞事露了苗 還說暫且不妨 既沒鬧到眼前 大可以得過且過 如有明白人勸他 叫他盡盡人事 早兒預備 他必回答說 聽天由命 當真到了勢不可為 這纔長嘆一口氣 說道天命如此 人力不可挽回 不知英雄作事 決不肯聽命由天 諸葛武侯「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豈是聽命由天的人嗎 惟獨譙周一流人物 以上天垂象的謊話 苦勸後主出降 五代時相國馮道 一身立過四朝 自己無恥無羞 還有一篇長樂老的序文 當時這兩個老守舊 自家向人分爭 說是順天應人 看起這類信天翁 實在是中國人要命的根由 奉勸我四萬萬同胞 爲人要學諸葛亮 不可學譙周馮道 有人來問 既說凡事不可信天 爲什麼信天翁的水鳥 始終餓不死呢 看他一天吃飽無事 不仗着守分安常 那能享如此的清福呀 哈哈 果有這樣見識 真真是不求甚解了 你看那個信天翁鳥 終日站在河岸沙灘 到底總離不開水 看見水裡有魚 也要伸一伸脖子 張一張大嘴 倘或不知道挑選地方 飛到荒山裡頭 滴水不見 半懸空中 能夠一條一條的往下吊魚嗎 就讓真個吊下魚來 還得他自己張嘴 原來就是信天 一動不動也是不行嘔 我們再勸勸諸位先生 未曾要學信天翁 先要望望那裏有水 俗語說的成事在天 謀事在人 這兩句話 叫做半明半昧

### 要聞

商議華工犯罪的辦法○駐美梁欽使來電 說在外洋的華工 要有犯罪事情 不能由外國任意囚禁 應當照會中國欽差 或是領事官 按照華工所犯的情節 分別定罪 輕的罰辦 當時就可以了結 重的押解回國 由華官自行辦理 這件事情 打算跟美政府商量 列入華工條約 以便保護華工 顧全國體

川粵兩制軍有信對調○兩廣岑宮保 因鐵路集股 跟紳商鬧的不和 自己覺得不安 屢次奏請開缺 四川錫清帥 也因爲籌辦穀捐 不免擾累 官紳很有些意見 政府因兩位制台 平日都肯實心辦事 不過人地稍不合式 打算彼此對調 不久必有個准信

議約用不着繙譯○俄公使璞科第 在中國住的年久 中國話說的很好 現時會議中俄條約 不用繙譯人員



簡直跟唐侍郎對面密商 所以一切消息 外邊都無從打聽 各報上所說的條款 全是由西字報上 繙譯下來 多半是些懸揣的話 未必真實可靠

上駟院可以不裁○奉宸武備上駟三院 先有全行裁撤的話 現經政府議定 奉宸武備兩衙門 公事很少 打算先裁 惟獨上駟院一處 管理御用馬匹 責任不輕 暫時緩裁

議辦北京賽會○聽說振貝子有意 等商部陳列所開辦後 查明各省土產 製造貨物 要有新奇出色的東西 奏請在北京地面 舉行賽會 照會各國 派員前來比賽 一切章程 全照法比等國辦理 慶王爺也很以為然 又聽說張香帥那裡 也有電到外商兩部 打算辦大博覽會 不知是不是一件事

## 本京新聞

發賣大操像片○去年河間府大操 凡行軍出隊 戰鬥埋伏 馬步砲各種陣式 並統帶各官員 都有照成的像片 全分共二百多張 由起頭直到收場 都跟在眼前一樣 現在前門外觀音寺寶記照像館發賣 如果有講求武備的 無論零張全分 都可以隨便買來看看

張傻子惡貫滿盈○大混混張傻子 買良為娼 無惡不作 所開的玉蓮班 有個香雲妓女 被婆家瞞了娘家 賣出 落在張傻子手裏(京中妓女 發誓賭咒 常說如有屈心 必落在張傻子手裡 傻子的狠毒可知) 有個姓趙的客人 跟香雲很要好 香雲願意嫁他 趙姐的力量來不及 香雲託他 尋找自己娘家親人 以便大家想法子 趙姓跑到永清縣 居然把香雲的父親找來 可恨張傻子 知道了這回事 不准他父女見面 故意把香雲藏起 這天趙姓又來 張傻子要訛他 自己把盆景打碎 跑到協巡第四局控告 誣賴趙姓欠他五十塊錢 要帳不還 打碎了他的東西 第四局送到協巡營 經楊幫統問實 張傻子倚著奉官 上了捐 誣告游客 刁惡萬分 打了四十軍棍 枷號示衆 並把犯事的情由 寫在一幅白布上 背在他身後 派弁兵押定 鳴鑼游街 各下處界內 要叫他通統游偏 還得自己訴說情由 勸同行的人 別再倚上捐款人 不說便打 好痛快呀 好痛快 論張傻子的罪名 殺有餘辜 犯案多次 都用銀錢買通 逍遙法外 今天被協巡營這們一辦 大快人心 從此開下處的 魚兵蝦將 都得收斂收斂了罷 此等小人 從來沒有露過臉 自從上了捐 美得他們五脊六獸 像張傻子這樣的雖不多 開下處的 好人也實在少 打一個鎮嚇百個 辦的實在妙 辦的實在妙



收妓捐爲何不設濟良所○上海地方 設有濟良所 妓女受了虐待 自然有處聲冤 願意從良的 也不致被老鴇禁阻 收妓捐的本意 原是借善捐的名目 暗行限制的法子 不是因他行業賤 專專罰他出錢 京城開辦妓捐以來 兩三箇月 並沒談到這回事 小人無知 開下處的 可就長了聲勢了 若早早的設立濟良所 張樓子那敢這樣大胆

欄路打槍○本月初六日 海岱門裡匯文書院 有學生走到東城根 被匪人抓去紬棉襖一件 工巡局諭知巡捕 設法嚴拿 近來京城的小孩 常被匪劫 各段巡警 應該留留心纔好 小孩子出來 家裏人也得留神

### 各省新聞

想當好差使的請看 (保定) 警務總局提調何典史炳庠 是總辦吳道台的門生 去年吳總辦到差 就派他當第四局巡記 不到一個月 升爲第一局巡官 不過一年 又升爲總局提調 按何君的官階 算是小極了 忽然得提調闊差 眞真是破格用人 各局久當巡官的 得不着這個差使 都想着要拜老師

銅像入祠 (上海) 李文忠公銅像 是德國克虜伯砲廠 鑄了來的 正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恭送入祠 舉行開幕的典禮 文忠的少爺 伯行京卿 季臯欽使 都在那裡主祭 凡在上海的外國人 尊敬文忠爲人 還有跟文忠相好的 全都前去行禮 這一天很是熱鬧

孔夫子生日紀念 (香港) 香港皇仁書院 是英國皇家立的 向來孔夫子生日 並不放假 近來各報紙上 論到這件事 書院的學生 華人要佔一多半 現有一位姓游的學生 稟請教習 以後再遇孔子聖誕 一律放假 作爲紀念 教習也很樂從 永遠爲例

### 各國新聞

購買新式魚雷 (美國) 布碌倫比利氏公司 新造出一種魚雷 可以跟最新的大砲 比較準頭 用在一千五百碼以內 沒有個不準的 就是加倍演放 也不能不中把 每一點鐘 能行四十海里 美政府置買了兩尊 發交海軍試用 實在是一種利器

第一大醫院 (奧國) 奧國維也納 新造了一所醫院 修蓋的款項 用去一千六百萬圓 共佔地面二百四十萬平方英尺 能容病人二千三百名 養病房屋 每處的寬廣 計一千零三十平方英尺 並且都有極好的花園 實在是第一處大醫院



# 宮門鈔

二月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鑲黃旗值日 內務府引 見二十名 鄒嘉來等謝授缺 恩 掌儀司奏十五日祭  
 奉先殿 溥侗行禮 召見軍機 鄒嘉來

# 電報

南昌知縣是真死了○本館接到專電 說南昌江大令 在教堂受了重傷 當時並沒斷氣 到初七日的早晨  
 實在因傷身死

英砲船運送尸身○上海來電說 英砲船斯奈伯號 由南昌載運被殺的教士 共計尸身八具 交威爾納君  
 初八日押送到上海

海軍布置○路透電說 英國水師預算表 共有無線電報局三千處 內有香港一處 打算今年把所有本國來  
 往船隻 全更換平面水輪

英人捐日本賑款○又說 英國在美勒策口岸 開辦收捐 為日本荒年 幫助賑濟款項  
 菲律賓停止加稅○又說 美國上議院委員 會同商議 菲律賓口岸 歐洲出產的棉花 織造各種貨物 打

算多抽進口稅 衆商都不肯承認 因此停止不加

助日本捐款踴躍○又說 英京倫敦市長（市長如同中國的府尹 勢力很大）提倡招募捐款 幫助日本賑濟  
 英屬澳洲維克特里亞政府 捐了麪粉五十墩 運往日本 賑濟荒災

德皇致謝的回電○德京電報說 德皇德后 因日前舉行銀婚典禮 各處打電賀喜 現在一一的回電 道達  
 謝意

三大臣已到美國○華盛頓來電說 澤公並尙李三大臣 初十日到美國紐約口岸 等有輪船 就要赴英國倫  
 敦了



講書

齊人伐燕勝之

這一章書 開口只得六個字 大書特書 齊人伐燕勝之 如同史鑑的綱目一般 後世小說的目錄 也是本著這個章法 只是小說寫完了目錄 往下就叙本傳 鑑書的綱目 向後還有發明 孟子這句題綱 原不過就事論事 我們讀到這章書 先要明白全篇大義 心思眼光 都得射到下文 齊人伐燕的所以然 本可不研究 只是我們報上講書 可跟學房功課不同 並不是為作文作論 單講章句的學問 既是要開通民智 就當將今比古的分說 恰巧這七篇孟子 跟現今時勢相同 齊人伐燕這回事 也跟中外情形 大致差不多了多少 本著史記上的事實 演成了白話 說與諸位聽聽 萬一日後局勢相仿 也可作個前車之鑒「前車之鑒 先前演說上註過」原來這燕國地方 離齊國不遠 又跟趙國接界 全在北方 現今易州以北 就是當日的燕國 一直傳到如今 京師近畿一帶 還叫作幽燕 燕國地方的大小 也有千里 跟齊國是敵體之邦 自從燕康公以後 傳到燕王子噲 無事牛端 把自己好好的國位 讓給了相國子之 按說讓位這節事 原本至公無私 海外文明國 時常有這宗舉動 美國的總統 定制不過兩任「一任四年」中國守舊的人 聽說如此 必以為未有的奇聞 不想我們中華 帝堯讓位大舜 大舜讓位禹王 多們樣正大光明 把天下百姓 看成骨肉一般 猶如自己的嬰兒 托付給一位保母 燕王子噲 將國讓給子之 真能像堯舜的心 百姓得了所 大眾感激還恐來不及 那能出甚麼內亂呢 可惜子噲讓國 並非因公 將自家全國百姓 送給了惡虎貪狼 你說可慘不可慘 且先別講百姓 連燕王父子 也都不保 可見無故就講廢立 必定要出大亂子 讓位以後 不過三載功夫 這位新君子之 放出毒手 圍殺太子平 太子率領心腹兵將 合子之交仗 兩邊鬧的天昏地暗 誰也沒有成功 只顧這樣窩裡發礮 不知傷了多少好人 百姓得了性命的 一個個東逃西散 全國鬧的亂七八糟 正在這個當口兒 外人可看出便宜來了 這位等漏兒的齊宣王 差遣匡章 帶領兵將 乘虛而入 不滿五十天 大獲全勝 按說燕齊的強弱 不相上下 齊國戰士雖勇 怎會手到就功成呢 原來燕國的君臣 早已失盡了民心 這番內亂 君民結成了寇仇 齊兵伐燕 如入無人之

(未完)

諸位想想

齊人還能夠不勝嗎



演說

## ● 殖民政策 ●

中國自從甲午年 被日本打敗 各國見中國 敢情是箇紙老虎 大空腔兒 這纔出了瓜分中國的五色地圖 各國報章上登載着瓜分的話 我們中國人 上至卿相 下至庶民 正在酣睡如雷的時候 聽見瓜分中國這句話 大家很不信 都說外國跟中國交好 無非是推廣商務 各國沒有奪中國土地的心 他們也不配作中國皇帝 說這種話的人 一定是守着古兒詞的舊見解 並且不通外國情形 只當外國向來沒有皇上 都是野蠻呢 又當是各國奪各國的地方 也打算面南背北稱朝廷呢 其實外國 人家也有皇上 並不想到中國來作皇上 無非是他們取人土地 另有一種新鮮法子就是了 是什麼法子呢 原來各國辦上政事 處處無不替民人打算 凡有關本國民人利益的 他們政府 必要費盡心力的辦起來 凡與本國民人有害處的 他們政府 也要費盡心力 把他廢掉了為止 方才我所講的 外國人取人土地 另有別的法子 到底是什麼法子呢 原來各國 最講殖民政策(取人家地土 安殖自己人) 東西各國 法政學校裡 把殖民政策 列爲專科學問 這種學問 與僭們中國大有關係 諸位若不嫌絮煩 聽我慢慢的說一說 考考東西各國 本國地土 往往比屬地還小 本國的人民 一天比一天孳生 日子久了 未免就有人滿之患 不但地土 安置不下 並且本國的出產 也都不夠用的 所以才想辦法子 另找幾處地方 或是木開闢的荒地 或是最軟弱的外國 好安插自己的人民 前二百年 西班牙國 出了一位大英雄 名叫哥倫布 自己由本國冒着險 探出一塊新大陸來(就是南北美洲) 後來南洋澳洲各島 也被各國分完了(美國佔菲律賓 西班牙佔呂宋 英國佔澳洲 荷蘭國德國佔巴布亞) 從先未開闢的地方 非洲美洲澳洲各地方 現在已然被各國都佔滿了 您想各強國 誰也不能上誰國裏找殖民地 各國的人 還是照舊滋生 從此亞洲 大陸上事情 可就多出來了 各國既不能到別的洲去殖民 不得不在東亞洲找一個最弱的大地 作爲他們的殖民地 東亞的弱國是誰 請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未完)



# 要聞新聞

澤公爺被尙其亨所累○澤尙李三大臣 到了日本 日本接待的很優 只因澤公是我國皇族 一切禮貌 稍有分別 三位大臣 未免存了些意見 李大臣還算顧面子 也搭着出過洋 開過眼界 並沒鬧甚麼笑話 尙其亨存了些俗見 諸事不管 就知道飲酒看花 招來許多歌妓 忘其所以 竟被歌妓所亂 喪名辱國 貽笑隣邦 日本報章上 笑話的了不得 把尙其亨所作所爲 都歸罪在澤公身上 尙其亨未出京之先 携妓女林黛玉出游 衆目所見 在國外比不得在國內 怎麼會荒唐如此呢 澤公是謹慎有餘的人 身爲皇族 這番出洋 所關係的何等重大 斷不至像尙其亨那樣胡來 日本報館 不能替澤公原諒 也未免黑白不分了 論理該當出叅 澤公不肯叅 難怪外人不原諒啊

按使臣一身 關係全國的名譽 一舉一動 偶不謹慎 就要被外人看輕 看輕了使臣 便不能再看得起全國 ○朝廷派大臣出洋 籌撥巨款 不怕糜費小民的膏血 爲的是甚麼呢 盼著考查政治回來 振興國家 好救我四萬萬同胞 上次某親貴 在日本挾妓 被報館訪知 用快鏡拍成照像 就要登報 託了好大的人情 纔算沒給印在報上 已往的事 尙其亨或者不留心 八月廿六日火車站的炸彈 難道說也不知道嗎 保了十萬銀子的險 然後纔敢出京 一到外國 便現出這種醜樣子來 噯呀呀 我的考查政治大臣呀

江西教案的結果○南昌天主教堂 謀殺縣官 逼出亂子來 連累也耶穌教堂 鬧成重案 起禍根由 全是法教士王國安 由他一人闖出來的禍 中國地方官 受辱被害 百姓動了公憤 怎麼再去壓派他們 辦理這一案的人 不問青紅皂白 又把罪名關在華人身上 現時法國兵船 停在九江 吹鬍子瞪眼 專用威嚇 胡中丞很覺驚慌 請示外務部 部裏也沒什麼高明主見 不過聽外人的命令 決不敢多說一句話 去跟人家辨駁辨駁 江西這一案的結局 大概也容易看到了

江西地方官真冤○南昌教案奏到 奉○上諭 嚴拿首犯 從優撫卹教士 某公使還是不滿意 屢次到外部麻煩 因此又有嚴辦地方官的話 這一案的首犯 就是法教士 地方官性命不保 從那裏去保護教堂 您想想這種辦法 還有點情理沒有 誰叫我國百姓沒學問 當時激於義憤 不知道分別清楚 連累了無辜的



行知通用銀幣○財政處王大臣會商 打算把中國銀幣 通身改爲一律 以便通行 知照外務部 轉行各國 公使 各口岸領事 並行知稅務司 以後都得遵照使用 征收關稅 向來是用關平 叫稅務司按照商約 由庫平折爲關平 核計懲收稅款 不准任意挑剔平色 派專員出洋觀審○修律大臣沈伍兩侍郎 因中國改定法律 一切審辦案件 非切實考查 不能合式 現打算委派專員 前往日本裁判所 觀看審案的情形 將來好仿照學習 已經知照外務部 通知駐京內田 公使

議改官制的消息○去年振貝子具奏 請更改官制 已交政務處會議 後來各大臣的意思 打算等考查政治 大臣回京 再行舉辦 所以總沒有覆奏 新近召見軍機 問起這件事來 軍機據實面奏 ○聖意不以爲 然 政務處王大臣 議妥就要具奏 裁併官缺的事情 大概快舉辦了

## 本京新聞

官場開會○戊戌的會榜同年 開了一處政法研究會 專講究政治上的學問 舉座師孫中堂爲會長 陸增焯 袁勵準 陳培銀 錢能訓 李稷勳 諸位爲會員 孫中堂捐助百元 備會中置買圖書 定有章程 不久便要印出來了 按中國的官場 最不喜歡立會 除會館 會課 會試 會房 會總 等等名目外 其餘新鮮的名字 誰也不敢列名 今孫中堂提倡新學 不避嫌疑 中調風之開 要算這件事爲第一了 教習酒德○工巡局的消防隊 不知是怎麼個理 歸警務學堂日本教習所管 每天由日本人到駐屯所稽查 雖說消防隊受巡警部的節制 也是有名無實 大權都在日本人手裡 又搭消防隊的兵丁 不夠格兒的很多 把日本人給尊敬的如大如神 見了本國的上司 反到看不起 這也不怪 實在是中國人的賤毛病 本月十一夜裡 警務學堂的日本教習三人 到崇文門裡去逛下處 逛完出來 喝了個醉醺醺的 去察藤 線胡同駐屯的消防隊 站門的隊兵 恭恭敬敬 舉槍行禮 並沒錯規矩 不知教習爲什麼挑了眼 前上 就打 連打了七個嘴巴 又拔出東洋刀來 釘了脊梁骨三刀背 氣哼哼的可就走了 隊兵一聲沒言語 聽說右隊隊長 回明日本監督川島 不知他怎樣辦理 按工巡局的消防隊 本是中國的消防隊 自應派中國人管理 不應叫日本人干預 巡警部把這個全權



交給外人 不知是怎們個心思 日本教習 喝醉了鬧野蠻 無緣無故打我們的消防兵 可見平日沒把中國放在眼裏 這件事情 應當跟日本人講講理 中國現在 還沒做成高麗 尋常人喫點虧 不關國家的體面 也就不必爭了 請巡警部諸位想一想罷

安徽館改定皖學堂○安徽館改爲皖學堂 從去年就要開辦 現時把西隔壁的房子收回 原是黃慎之學士租住 學士現租定買家胡同房屋 這兩天正在搬移 房子一騰空 便要動工收拾 聽說春天還打算開學 不知道來得及來不及

貨馬車的要留神○昨天有某馬車行 馬車一輛 在四牌樓 把一個小孩軋傷 趕緊飛跑 這個時候 有米市馬車廠的車在前 就被人抓住了 幸虧車夫穿著藍布號衣 青背心 又釘着銀牌子 這纔查出惹禍的車 另是一家 聽說是金魚胡同的那一家 將來馬車越添越多 各家有各家的記號 都當聲說明白 車夫是甚麼號衣 身上有甚麼記號 免得鬧了亂子不認帳 這件事情 大家留留神纔好

營官開局聚賭○帥府園姜軍營盤西隔壁 路北有個柵欄門 裡邊設着局賭 聽說是某營官開的 每天總有幾百人聚賭 本營勇丁 和各項人等 只要有人領進去 就可以同賭 寶局牌九都有 設立了已經二三年 本段巡警 雖然知道些風聲 因恐怕一去抄拿 跟勇丁鬧起事來 所以都不肯去辦 現在局面更大了 工巡局監督 爲什麼不去知會姜軍門 或者不知道罷

### 各省新聞

利華織布廠出貨(通州)通州利華織布廠 由去年冬天開工 廠主高樹棠 苦心經營 所織各布 跟北京富華公司相仿 價錢亦不甚貴 通州停了河運 又遭兵亂 貧苦失業的人太多 本地紳富 若能像高君這樣辦法 多開工廠 不但自己獲利 多招工徒 苦人都可以沾光

捐資助報館(漢口)漢口所開的公論報館 從漢報停止以後 銷路還算是暢旺 聽說官場定出章程 每月捐助三百元 並在各處派銷報紙 就算是半官報的局面

定郵政舞弊罪名(廣東)廣州郵政分局 有一種弊病 把用過的舊郵票 洗刷淨了 重新再用 又積壓人家的信件 共有二千多封 一年多不給人家送去 現被總稅務司查明 因與郵政大有妨碍 西國像這種事 例禁很嚴 中國原沒定此項罪名 現請咨刑部定議 要立一個從重治罪的專條



諭旨 官門抄

二月十三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 內務府引 見四十名 出使大臣孫寶琦到京請 安 雷補同等謝  
 署缺 恩 植公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孫寶琦  
 旨翰林院學士著許澤新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太常寺卿著趙秉鈞補授欽此

### 告示

內城工巡總局 為出示傳考事照得前據八旗民籍各職官等呈請學習警務仰即遵照後開定期時刻自帶筆硯前  
 赴警務學堂預備考試毋得遲悞至投効兵丁人等另候定日考試其各遵照特示 計開 官銜姓名未錄 廂黃  
 旗一百四十名 正黃旗一百四十四名 廂白旗四十五名 以上三旗定於十三日午前考試 正白旗一百十  
 八名 正紅旗一百一十四名 廂紅旗九十七名 以上三旗定於十三日午後考試 正藍旗 七十名 廂藍  
 旗 一百零七名 民籍一百七十五名 以上兩旗及民籍定於十四日午前考試

### 外城衛生局頒定戲園程章

一各戲園演劇先將股東掌櫃執事夥姓年籍詳細開報註冊以憑給照 一戲園名曰某字號茶園招牌用金地  
 藍字尺寸酌量各園門面大小安置以壯觀瞻 一茶園月捐洋六十元津貼加崗洋三十元以每月初一日繳捐領照  
 一忌辰齋戒照例停演 一淫蕩慘忍迷信敗壞風俗戲文不准演唱 一演戲不准施用真刀火器以防危險 一入  
 園聽戲均須買票以防閑雜人等混入致生偷竊等事 一賣票定價不得任意增加照收定價外不得索取分文 一  
 園內各項小買賣生意即如何候茶水人等均責成園主開報人數某項幾人列牌懸於門首以便稽核免致閑人任便出  
 入 一賣座人等均須優待客座不得惡聲疾呼 一戲班須在各園輪流演唱以免各園停演日久必致虧累 一  
 戲園門內列賣食物零物不得有高抬物價專利把持等弊 一便溺處所另修潔淨以重衛生 一園內坐椅宜陸續  
 添改一律加寬 一各園向有卯頭名目專為赴各衙門點卯此次收捐由官稽察保護自應汰去卯頭名目停止點卯  
 遇有事宜歸該園主自行經理 一車轎班跟役人等時有倚恃各官署憑空要座聽戲曾經示禁有案此後一律禁止  
 一每日加派崗兵在各園門首彈壓遇有事故儘可報知崗兵隨時保護 一各戲園祇准白晝開演戲文不准帶燈  
 以以免昏夜滋生事端 一現在風氣仍未大開不准添買女座 一各園四圍須改活窗開戲時支起以便改換空氣



## 講書

〔續昨〕

齊宣王伐燕的舉動 要從外面看上去 好像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的樣子 不知骨子裏頭 全是私心 並不爲公理 這話何以見得呢 常言二虎相鬥 終有一傷 兩國土地相連 必有勢不兩立的情形 比方兩個老鼠 遇在一個穴中 彼此進退無路 終究有個一死一活 你不傷殘他 他也不能容你 戰國時代 不重王道 既沒有公理可講 不能不行些權變 你爭我奪 逃不了優勝劣敗的理 〔就是弱的死 强的存〕 人人打算利己 一定免不了損人 不幸生在這種世界 就得想方法保全自己 所以諸侯們有國 先得保全百姓 那些開疆拓土的打算 原本不是一己私心 既想歸併鄰國 必從極近處下手 好比許多的青蠶 爭吃桑葉 子一樣 一口雖咬不多 隔不了多大功夫 就能把桑葉吃盡 〔韓國疆土 眼看將要吃完了〕 慢慢的由近及遠 自然就越吃越肥啦 但是一件要緊 只顧貪圖眼前 可也別忘了身後 要叫遠方強國看透 必想先下手爲強了 所以安慰遠邦 非套拉攏不可 誰跟誰講交情論朋好 也無非笑裡藏刀 單等個最好的機緣 就可從中取事 燕國這番內亂 就是齊國絕好機緣 去打這個抱不平 總算是師出有名了 所以纔能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 將將五十天功夫 燕國便就一敗塗地 不但燕國君臣 難逃公道 就是全國百姓 也是九死一生的嘍 請看內亂兩個字 可怕不可怕呀 古人說天奪其魄 自取滅亡 〔就是心裡糊塗 找着送死〕 就是這個道理了 剛剛說道這裏 一旁有位先生駁道 照你這樣說 從古至今 所有亡國的原故 全都因爲內亂麼 目今且別題古事 就以現在時局說吧 海外各國 強勝的雖多 衰敗的也不少 從前的埃及波蘭 安南 印度 那是早經滅亡了 眼下東海朝鮮 也就算歸了日本 不亡而亡 這些國先後銷滅 我雖不知詳細 要打面子上看看 不過因爲勢力不敵罷咧 聽人談談 並沒聽說誰有內亂 就如日本歸併朝鮮 難道現今也因他內亂嗎 呵呵 要像這位先生所說 未免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了 比方一件植物東西 內裡先有點兒腐氣 隨後纔能生蟲 爲人不受內傷 不能成病 更不能無故的身死 一人一物 尙且如此

何況是一國的興衰呀

〔未完〕



## ●殖民政策●

〔續昨〕

各國所講的殖民政策 是頂利害的 不但奪人的土地 並且要滅人的國 亡人的種 這塊地方 一殖上民 本地的土人 一定是大遭殃 他們喜歡了 拿著當作奴隸牛馬相待 使喚使喚 他們不喜歡了 由着性兒殺害 由着性兒凌辱 土人的田產 想奪就奪 土人的妻女 想遭踏就遭踏 直到種兒滅了 才算完事 如不相信 請看非洲澳洲美洲的土人 都是黑種紅種棕色種 現在已然快滅絕了 這不是眼前的憑據嗎 提起來實在可怕的很呀

從先中國 也講究過殖民政策 大概讀過孟子的 也都知道「征地以戰殺人盈野」這句話因為征土地 不知戰死了多少人 正跟各國現在為土地開仗一樣 所以孟子又說「率土地而食人肉」您想土地會吃人肉麼 簡直就是拿着血肉換土地嘔 後來漢朝有個班超 也曾征服過西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國）元朝的忽必烈 也很講究擴張土地 不但把亞洲佔了一大半 也曾席捲過東歐 到了本朝 也曾東征過高麗琉球 平定台灣 南服安南緬甸 西定新疆 西藏 廓爾喀 北服內外蒙古 這都是歷歷可考的事 可惜一樣 那時候的人 不懂什麼叫殖民政策 取了土地 沒殖人民 拿着驚天動地的大功 不當回事 直到甲午以後 台灣屬了日本 高麗琉球 也脫了中國的管轄 安南歸了法蘭西 緬甸歸了英吉利 西藏的主權 眼看着也要不保 中國費了多少年的力 反到給人家留着殖民 你說冤不冤呢 再請看各國 在中國佔的勢力範圍 更是令人可怕 日本大隈伯爵 說過一句話「各國現時在中國的勢力範圍 就像立了約還沒畫押一樣」不知我們中國人 聽見這句話怎麼樣 但願我們中國人 上至王公卿相 下至庶民 人人長點腦氣 筋 結合大團體 齊心努力 把所失的權力 得爭的爭一爭 得挽回的挽回挽回（自己保性命 不能說排外）保住人家不到咱們這裏殖民來 就是大家的福氣了 這個時候 還有空兒講殖民政策嗎



# 要緊新聞

撤兵的日期靠不住○北洋駐紮各國兵隊 早就說是要撤 就因為各國公使 都沒有奉到本國命令 所以至今並沒撤 現得實在消息 各公使末次會議 業已議定 北京天津兩處 各留下駐防兵三百名 作為保護使館的衛隊 其餘各處兵丁 全都一律撤退 先由德國說定 三月裡一准撤兵 各國到三月以後 也可以慢慢的撤去 但忽然造出許多謠言 各處又連連出教案 只怕一時又不能撤了

澤公給外務部來的電○澤公前由日本 發來一個專電 告訴外務部說 此次中俄議約 事情最為重大 一切應議的條款 務必格外慎重 中國將來的大局 萬不可再受損傷 特意把關係最要緊的事件 開列十幾款 請趕緊代為奏明 交派全權大臣 按照所開的辦法 去跟俄公使會議

外人留心中國要政○每逢政務處會議 各國很是留心 因為這件事 最是要緊的關係 某人有什麼議論 考查他的口氣 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本領 並有某國人 打算想個法子 把政務處所有的條陳 搜羅到一塊兒 抄成一本書 預備將來查考 外國人處處留心 實在可愛 也實在可怕 但是政務處的事情 都要打聽清楚 只怕很不容易 (肯出秘密費 也許容易 唉)

南北洋查辦教案○現得天津來信 說袁宮保奉到諭旨 委派津海關道梁觀察 前往江西 查辦南昌教案 南洋周玉帥 也打算十三日起身 到江西辦理此案 兩江總督印信 暫由新放安徽恩撫台護理 這一案的情節 亂子鬧的不小 南北洋一同查辦 賠款是不用說了 可不知殺官這一層 究竟怎樣的結局

會議雲南劃界○雲南緬甸連界地方 業已就誤了許久 至今總沒能分清 聽外務部人說 現跟英國公使開議 把兩處交界劃定 免的日後鬧麻煩

派委員測量鐵道○雲南到緬甸這條鐵路 前經中國議定 跟英國商人合辦 現時英國薩公使 照會外務部 請咨催雲貴總督 趕緊選派委員 測量這條路的地基 外務部已寄電去了

伊藤侯查看滿洲地面○日本伊藤侯爵 打算在韓國京城 辦完要緊公事 就到滿洲各處 凡跟韓國有關係 地方 都要查看查看

## 本京新聞

黑暗地獄○前天報上所登張慶子一節 有人來信 說香雲妓女 已被他抽了五百皮鞭 又用鐵通條把脚



罪滿釋放 必把香雲致死 有管理之責的 若不澈底根究 釋放之後 必定要毒害人命 此匪罪案甚多 枷滿永濱監禁 亦不爲過

●●●●●  
 中國的要命鬼○十一日本報 登過一段新學界的大阻力 第二天午後 就來了一位戶部的王老爺（住果子巷羊肉胡同西頭胡同內）說本報登的話不實在 一定要更正 本館訪查了訪查 王老爺一面之詞 全是謠言 並作了許多鬼崇事 本館所登的話 一字不能更改 如再不知羞愧 我們可就要一五一十的說了（今天不肯說 替老爺留面子 別以爲本館不知）此等新學界的人 假外人的聲勢 殘害同胞 實在是中國的要命鬼 工巡局有保安人民的責任 和尚也是中國人民 工巡局要怕勢力 請照從前司坊官的辦法 登門賠禮 求官宅的老爺別生氣

票友大動熱心○女報館主人 要替蕙馨女士的學堂籌款 請梨園中人盡義務 已經稟准協巡營 借用湖廣館演戲 這個風聲傳出去 激動了子弟票友 聽說有一處公餘友集 願盡義務 每月演戲三天 除去箱底座位的錢 不開銷開銷苦夥計 除剩的款項 盡其所有 一律報効國民捐 足見中國人心不死 無論甚麼好事 沒人提倡 滿腔子熱血 不知往那裡去倒 有女報館這麼一激 票友全都醒悟過來了 老學究管票友叫荒唐鬼 借走票盡國民義務 請問荒唐不荒唐

各省派游學的辦法○學部堂官會商 以後各省選派學生 分往東西洋留學 總得深通高等科學 並學習過各國文字 纔准派遣 其餘速成科的學生 一槩不准派往 已經通行各省照辦

路燈又快不點了○工巡局傳知住戶舖戶 各人在門口點燈 當時全都照辦 無奈偷燈的太多 住戶的燈被偷 簡直沒法子追究 也有丟了 買的 連著兩三次的丟 誰還肯再買 巡捕既不能保護 屢次被偷 也不好意思叫人再買 因此各胡同的燈 一天比一天見少 竟有一條胡同 看不見一個燈的 從此成了具文 警務也就漸漸鬆懈了

漏稅被拿○日前在火車站上 有漏稅人犯李某等兩名 被探訪局看出破綻 當時拿住 並查出漏稅貨物三大包 這兩個人 借開設信局爲名 專專的包攬偷稅 犯案已不止一次 還冒穿三道金邊的軍衣 大槩要送部嚴辦



事權不一○設立巡警部 裁撤五城察院 留著提督衙門 專管拏賊 彷彿是整齊多了 可還是事權不一 前兩天外營辦了一案 先拏住搶犯四名 隨後又在外城西局地面 拏住一名 都寄在東珠市口官廳理頭 末後拏住的這一名 被西局巡捕看見 這個巡捕 從前也在外營當過兵 同辦案的營兵相熟 因此許他列名 算是協同拿獲的 他回到西局去一說 西局裏反倒見了怪 說本地面的案子 被營兵辦了去 面子很不好見 約了些人 到官廳上去搶案子 連營兵一齊帶到西局 把營兵痛打了一頓 留下了末後一名 餘者全給送回 外營兵丁挨了打 一定不肯收 事權不一 鬧的亂七八糟 請問高明人 怎樣纔能合而歸一呀

### 各省新聞

辦好事別怕招說 (順天) 房山地方 離京不遠 風氣很不開 自從停了科舉 大家纔知道學堂的名目 官立的高等小學堂 也是有名無實 (沒初級那來的高等) 幸虧學董段君 熱心教育 知道蒙學最要緊 在李各莊 立了一處蒙學堂 費盡苦心 村裡的人很說閒話 絕不懂學堂是怎麼一回事 雖然奉過○諭旨 窮鄉鄙壤 連黃皮報都不看 簡直一槩不知 總說入學堂是隨洋人 (可憐) 又出了一位蘇先生 捐了些蒙學書 招的閒話更多 好容易勸的有學生入學了 各鄉的人 看着不是隨洋人 也有人想再立幾處蒙學的了 房山有了蒙學堂 總算段蘇二位的功勞 可見凡辦好事 千萬別怕招說

### 各國新聞

預備軍器 (美國) 美政府運送藥彈四百萬顆 存在非律濱 預備亞洲陸地 將來如果有事 開戰時就好應用 但這種舉動 不知是怎樣居心 實在叫人不解 新舊總統面談 (法國) 法前任總統勞畢 跟新總統費利爾 彼此會面 勞畢說他很感謝各大員 能同心合意 幫辦一切政治 費利爾說 所有應辦的事情 必照前總統的規矩 極力維持 叫法國更加富強 並挽留各議員等 照舊辦事 英政府願助法人 (英國) 華盛頓傳來消息 現在英政府議論 法國和摩洛哥國 如果開了兵端 英國必幫助法國 辦理一切軍務



二月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內務府引 見五十一名 棍貝子謝賞伊子輔國公銜花翎 恩 趙秉鈞謝授太常寺卿 恩 毓朗 良泰各假滿請 安 召見軍機 趙秉鈞

上諭張曾敬奏查明浙江各屬田禾被災請將應征地漕等項分別蠲緩一摺上年浙江杭州等屬田禾因被水旱蟲潮致受損傷收成歉薄及歷年沙淤石積尙未墾復各田地塘若將應征地漕照常征收民力實有未逮加恩著照所請所有仁和等二十州縣歉收各田地與富陽等十四縣及杭衢二府沙淤石積各田地塘應征光緒三十一年分地丁等項正耗錢糧漕白等項米石暨學租銀兩分別蠲免緩征其收成減色之餘杭等廳縣及杭嚴湖等衛所與歉收沙淤各州縣未完各年舊欠暨原緩帶征地漕各銀米均着遞緩一年征收以紓民力該撫即按照單開各廳州縣田地塘頃畝分數應蠲應緩銀錢米石各細數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艱之至意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此次內務府三院等處京察一等圈出人員着該堂官再行出具切實考語帶領引見圈出之堂主事重英主事上福筆帖式文詢有慶來雲增山英紳錫麟增祺濮章廣霖常延晉昌寶鏞長海多蔭恩藻昌佑振麟文通榮桂定順全嗣院主事多斌筆帖式錫齡武備院委署庫掌富綬筆帖式繼勳奉宸苑筆帖式清桂圓明園六品苑丞恒助八品范副世貴頤和園六品苑丞榮來盩善筆帖式王滔均着交吏部記名照例選用所有一等官員筆帖式達他等均着准其一等加一級不到之員外郎餘善着該衙門照例辦理至年已逾歲之員外郎文瀛等均着照舊供職欽此

上諭崇善代奏黃少春假期屆滿病勢益重懇請開缺等語福建水陸提督黃少春着准其開缺回籍調理洪永安着補授福建水陸提督迅赴新任未到任以前着馬金叙暫行署理欽此

上諭直隸承德府知府員缺緊要着熱河都統會同直隸總督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着恩佑補授欽此



## 講書

〔續前〕

題起先後那些亡國 沒有不出內亂 問他最要緊的病根 總爲民無團體 人人不知愛國 君民上下 聲氣不通 越弄越壞 既有自治的能爲 還能不內亂嗎 輪到朝鮮 更是顯而易見了 自從甲午內亂 禍起宮庭 若是君臣一心 認真的變法 破除回來的成見 也不至於滅種亡國 可嘆那個朝鮮國王 賺了幾天大皇帝的名號 事到如今 也就追悔無及了 阿呀 看起借着外人保全的 收場有多們苦呀 現在我中國的局勢 要求平內亂 先得大興教化 萬衆一心 不把滿漢合爲一家 偏輕偏重 永遠結不成團體 破除滿漢的界限 可不能專仗着朝廷 沒有上等文明人 到處認真的演說 下等小民 始終也開化不了 詩經上說「兄弟鬩於牆 外禦其侮」俗語也說 打虎還是親兄弟 現今既到這樣時局 先得想保全種族 不管誰滿誰漢 一概飛不出亞洲 不出一萬年以前 都是黃帝的子孫 滿洲蒙古內地 沒有那道長城 還不是 一塊土地的人嗎 春秋時代 吳越秦楚 都算是夷狄 巴蜀 滇桂 南越 都叫作羌種 一直傳到秦漢 還要看成西南夷 日今陝西就是西秦 湖南就是楚地 江南浙江 是吳越的舊基 巴蜀今爲四川 雲南舊爲滇省 桂跟南越 就是現今廣西廣東 不到三千年以前 中原人把這等地方 全都看成異種 比到二百年前的滿漢 更覺生分着許多呢 爲甚麼漢唐以來 遠近聯成一氣哪 二十二行省 都算黃種同胞 在這 四百兆人民裡邊 何必再分彼此 誰爲秦的戎族 誰爲楚的蠻種 誰是巴羌 誰是滇夷 再到春秋以先 種族分別的更繁 各種雜居內地的 有豳戎 徐戎 萊戎 淮夷 陸渾戎 還有赤狄 白狄 長狄 馬上 全都不見了 也未必一槩滅絕了吧 總因日久天長 慢慢的化成了同種 惟獨那些苗種 獠種〔真正中國 本土人 被漢種所滅〕居在邊地窮山裏頭 到底不能跟內地合羣 這就是文明野蠻的分別 沒受教育 何 怪其然 再看歐美兩大洲 通統都是白種人〔各種土人 已滅完了〕絕沒有英法德美的分別 我們亞洲黃



## ◎ 苦勸旗人 ◎

◎ 端 嵐

端嵐生前天看報 見說一件大喜事 王公大員 要在京城立工藝局 八旗生計艱難 人口越生越衆 農工商買 沒有一樣兒在行 往後政體一有變動 ○朝廷雖有厚恩 也怕是保全不了 (自家寫到此處 猛孤丁一個寒戰) 打算辦理工場 不論旗漢人等 全准進去學工 求個養生的根本 說是這樣說 平民家的子弟 游子手還沒有許多 惟獨旗下哥兒們 自立要強的 可是真罕見 所以立工場的苦心 總是在旗丁這邊 著重 怎奈一件事可愁 八旗子弟 歷來是自大自尊 總說手藝買賣 不是體面人所爲 旗人幹了這個營生 那就熬盡到了底兒啦 在上位的 想方法維持 下等朋友 變著法子破壞 不把這件公益好事 弄成有名無實了嗎 想到此處 打算作篇白話演說 死乞白賴 勸勸我那八旗同胞 前後思想了半天 始終沒主意下筆 正在呆呆的出神呢 忽然有個朋友來拜 乍一看見名片 倒會楞了半晌 低頭細想 自己這纔明白了 原來我這朋友 本是從小兒的鄰居 自從二十年前 就往各省營生 隨後又出過外洋 先給華商作伙計 因他爲人誠實 本領又好 無論華人洋人 都樂意跟他共事 不滿二十年功夫 已經成了位富家翁 上海 香港 新加坡各處 也都立了買賣 去年有人傳說 早晚他要來京 不料今天果真見了面 您想少年時的朋友 久別重逢 該應多們歡喜呀 看他年歲不滿九旬 已經鬚髮半白了 古詩上說「共誰爭歲月 贏得鬢如絲」叫人讀着真可傷 一見面敘了幾句寒暄 就痛痛快快談起來了 說一說在外的景況 又問了問京內情形 有時含笑點頭 有時嘆息弔泪 整整談了四個時辰 方纔告辭回了店 夜間人定以後 再想要作演說 越發不得題目 忽然想起我這朋友 平生所遇的境界 可歌可泣的很多 跟我要作的演說 大致有些兒對景 無奈他的歷史太長 沒有方法細寫 只好略略說個大概 意思叫大眾醒悟 大凡一勤一惰 終有一定的收場 諸位看了這篇演說 更往大處想想纔好啊 (未完)



要聞新聞

俄人借口不撤兵○駐俄胡欽使來電 說俄外部聲明 中國現有排外的風傳 已經露了苗頭 恐怕政府不能夠實力保護 所以不願撤滿洲駐兵 若是由滿洲撤退 也得駐紮兩國交界的地方 以防意外 俄人雖這樣說 不過是強詞奪理 心裡是怎麼一回事 並不難測

一面之詞○某使館傳說 英國砲船到了南昌 派人上岸 會同中國官員 驗看江大令的尸身 據醫官報說 所受傷痕 全像是用刀自刎 並非別人動手刺殺 又說天主教神甫 把江大令誑進教堂一層 這句話也不好 實係江大令在晚飯時候 自己到教堂去的 並不是神甫假請赴席 以上的話 全是一面之詞 恐怕未必靠得住

南昌法主教私逃○南昌法教士王國安 殺害縣官 激成民變重案 牽連耶穌教堂 弄得傷害好幾名教士 天主堂懂主教 自己知道有了罪 私行逃走 聽說就拿住一個人 按江大令被害 是正月二十八日的事 初二纔燒的教堂 中間好幾天工夫 江西大員 能把行凶的教士 當時拘拿 從公辦理 商民見官場出頭 自然不能鬧事 無奈官怕洋人 如鼠見貓 不敢動手 派兵圍守教堂 本是怕凶手脫逃 又不敢說明 民間錯會了意 以為教士這樣凶橫 殺了我們的官長 反派兵替他保護 氣憤難平 闖出這等的大亂子 請問江西大員 怎麼對的住百姓 怎麼對的住○朝廷

英人對威海衛的意見○中英兩國 商議威海衛的事 至今總沒有准信 現聽說英政府的意思 說是租借威海衛 當初說過 跟租借旅順口是一樣的限期 所以不論旅順租給俄國 或是租給日本 英國還該照舊接租

福州燒燬日本廟宇○福州地方 有日本人的本願寺 現被本處民人 放火燒燬 日政府照會中國官 請嚴行查辦 要不趕緊彈壓下去 恐怕又鬧成重大的交涉

請日公海約束兵丁○外務部堂官 跟內田公使商量 東三省開通口岸的事 業已議妥 等我國商定辦法



請轉電軍令官 從嚴約束兵丁 以後不可再有這等舉動 免傷兩國的和氣

# 本京新聞

惡搗受刑(○)張傻子一案 游完了街 又把他帶到協巡營 追問他香雲下落 他一味的支吾 把玉蓮班全堂妓女 一律帶到 分別盤問 可憐一羣無父母的女孩子 被張傻子打怕 沒有敢說實話的 再四盤問 始終不說 楊幫統又問各妓 張傻子帶你們如何 問到這裡 有落淚的 有咬牙打戰說不出的 內中還有張傻子霸佔的娼婦周氏 同惡相濟 更是狠毒 當時周氏亦到案 自認用皮鞭責打各妓 立派差兵到玉蓮班搜出皮鞭一條 就用他的皮鞭 很很的打了他一頓(「楊幫統真是快人快事」)周氏供認實情 取保候傳 限張傻子三天 把香雲交出 一面送工巡局看押 張傻子游街第二天 撤去鳴鑼 外面就有謠言 說他花了錢 如今送到工巡局 千萬別再招出謠言來了

京城有人造火漆(○)本月初十日報上 有目造火漆一條 所造的合用不合用 還不知道 真真的奇妙呀 前天就有一位崇德舖 寫了一封信來 並帶來一段火漆的樣子 敢情這位崇先生 他自幼就會造火漆 也沒人教 全由自己悟出來的法子 我們試了試 覺著潮膩少一點 離開火不能自燃 再加考求 必可合用 這也是一件有用之物 願崇先生再改改良

講說大(○)功效(○)東火車站 請了一位講解員 天天對巡兵講說 已把警章講明 警兵六十名 分班聽講 苦於識字的不多 非口說不中用 警員這樣用心 亦算是苦極了 所喜各兵 聽講之後 很有進步 內中有一個山西省的人 更是聰明 胡督辦查考了一回 也說很好 還要加定課程 記出分數 有賞有罰 鐵路的警兵 從此都知道了警章 坐火車的老爺們 自然也不好意思鬧野蠻了

銅舖銷燬大錢(○)當十大錢 日見其少 窩藏私毀的人 久已漏網 昨由外城探訪局 在南五老胡同源聚亨銅舖 拿獲私毀人犯九名 並有代收大錢的茶葉店人 一同帶到探訪局 源聚亨舖掌馬玉科 說計多端 舖內並不存錢 運私的時候 把錢團在腰裡 進門便倒在舖內 手急眼快 一點痕跡不露 今被探訪局拿獲 問出口供 就要送到刑部去了

迷信人多(○)有人黏貼報恩單 上寫東直門角樓 有求必應 因家宅平安無事 弟子魏立綱 敬貼一千張



哈哈 可笑民間真是迷信的很 可笑巡捕直是聾聵的很 或者巡捕不識字罷 或者巡局沒交派罷 怪事  
怪事

法兵官真是文明○海岱門裏六和順飯舖 本月初一日 有三名法國兵 吃了飯不給錢 並且拿去一把酒壺  
初九的九點鐘 二箇人又去吃了一頓 還是不給錢 站起來就走 站崗的巡捕知道了 帶着飯舖掌櫃  
的 到法國兵營 面見武官 說明這件事 武官同着巡捕 到舖子問問情形 並問兩次共該多少錢 說  
定第二天九點鐘 叫他到兵營去領 第二天沒到時辰 就有一個法兵 送來一塊洋元 原數只該八角錢  
還富餘兩角 巡捕叫他找回兩角 送還兵營 武官也不要了 送給掌櫃的作車錢 這一案算是了結  
法國兵雖然野蠻 武官却很文明 不像中國的帶兵官 不論是非 一味袒護兵丁 比較起來 法武官  
高的多了

外務部要修迎賓館○外務部王大臣 打算在衙門左近 蓋一處迎賓館 專預備宴會各國公使人等 也是  
聯絡邦交 敬重外客的意思 大約不久就要開工

## 各省新聞

鐵匠捐產辦學堂 (山東) 山東諸城縣南海墩十庄 有個鐵匠姓于 因為常聽見人說 時事艱難 非振興學  
務 不能自強 動了愛國的熱心 把自己產業田地三畝 捐立學堂 並且說以後打鐵 賺了來的錢 全  
數添補學堂經費 想不到打鐵匠 竟有這等見解 這樣慷慨 真是難得

調員辦理巡警 (揚州) 兩淮運司趙渭卿都轉 到任以後 見揚州所辦的巡警 多半都不合法 打算重新整  
頓 由湖北調辦警務人員 來揚州幫辦一切

領事館代收捐款 (上海) 日本東北三縣 荒災地面很寬 好幾萬難民 飢餓難堪 竟有人喫人的事 各國  
善士 捐款賑濟的不少 如果有肯寫捐的 無論款項多少 都可以交上海日本領事館 代收代匯

幫助蠶學經費 (上海) 上海西門外 有女子蠶業學校 開辦業已一年 校裏的功課 很有成效 無奈經費  
不足 由紳董具稟 請上海道提撥款項 現奉升任袁京兆批示 說蠶絲一項 是江浙大宗出產 紳士們  
創辦學校 可以漸漸的改良 實在是整頓商務的根本 批准在牛車統捐內 幫助經費



限制種大煙（湖北）張香帥因鴉片專賣的事 很是在意 現派出各員 分往施南喬關竹溪羅績 各處產土地方 查考栽種烟苗 收割煙土的實數 打算定為額數 以便限制栽種 張香帥這一舉 是因前次跟英人商議 限制印度土進口 英人要等中國自行限制 有了效驗 纔能照辦 所以趕緊辦這件事

曬人乾的奇聞（廣東）鶴山縣盜風太盛 近來琶珍鄉地方 常常被搶 又擄去事主一個人 到縣報案 知縣田大令 查明匪黨擄了去的人 藏在雙橋村 這裡匪黨太多 縣官假辦鄉民 帶着十幾名親兵 混進村去 訪探匪人的蹤跡 闖進去捉住三名賊 又被他們奪回 竟敢放槍 把縣官肩背轟傷 後來匪黨訪知 是被擄的家人稟官 所以纔去捕拿 立時把擄去的富戶 當場殺死 把尸首曬成人乾 挂在村子前邊 叫跟他為仇的看看

巡檢通賊（廣西）土匪頭目羅炳秀 本是昭平縣的痞棍 黨羽極多 樟木司拜一帶 台入會的人 實在不少 樟木司巡檢朱維新 向來跟羅炳秀相好 狼狽為奸 羅炳秀當了匪首 朱維新還敢護庇 合縣紳民 聯名到省城控告 已飛札平樂府查辦 這位巡檢 可以跟北京西便汛官 白老爺拜拜盟

### 各國新聞

提倡民間助賑（美國）美總統勸諭本國人 因日本鬧荒年 叫大家捐助 說天災流行 那一國都免不了 遇有災難 必得彼此相救 勸國民有資財的 捐助實在親密賑款 去救日本的飢民 日本知道這個消息 極感念美總統的盛德 可見兩國邦交

俄報議論政府（俄國）俄政府打算西四月裏 會議實行立憲 俄國司洛務報上 議論這件事 說現時政府 專用空心搖惑人心 其實就到了秋天 亦不能實行 因為俄政府本意 不願改行立憲 所以決定會議時候 並沒有什麼益處

俄亂未平（俄國）俄國境內 屢次有亂黨 暗藏利刃 並炸彈等物 謀刺殺行政各大臣 可是總沒能刺了 往往破案 現時芬蘭民人 全存放槍械 預備亂的時候 保護自己 又在義利比提瑞德等處 都有亂事 光景很是激烈



#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 吏部引 見五十一名 繼祿因第一等記名謝 恩 許澤新謝授缺 恩 直隸知府恩佑謝 恩 召見軍機 恩佑 恩 上諭直隸大名鎮總兵員缺著王英楷補授欽此

# 告示

商部批示 據稟及補呈章程合同出資人姓名住址按股籌備銀數均悉所稱不招外股不用支李二姓之地先養桑 秧柳條麻根聽人領種置機織布自己經手俟桑葉茂盛再行養蠶招股擴充並將蠶桑輯要書內栽種剪接之各法 刷印開講令人周知請准飭地方官曉諭註冊等情係為地方公益興辦實業起見志甚嘉自應准其立案除由本 部咨行順天府飭屬出示曉諭保護外該職商等務宜悉心經理期於有成毋辦有端緒再行赴部照章繳費註冊 也此批 右批職商趙文玉等知悉

衛生局示 一件高祥等稟報廣興園定比前門戲園大不相同懇請分別辦理 批某月開演某月認捐如不認捐不 准開演此批 一件張玉山等呈報宣武門大街迄與舊有娼區仍懇照舊開設娼寮 批定界之外不准開此批

# 電報

加拿大招募賑捐(○)路透電報說 英屬加拿大 現在也有人提倡捐募捐款 預備湊齊了送往日本 賑濟日本 的災民

籌款為海軍保險(○)又說 英國海部議定 本年夏天 舉行海軍大操 恐怕大操的兵輪 萬一要有損壞 該 當如何 現籌款一千萬磅 送交保險公司 立定合同 作為保險的款項



## 演說

◎ 苦勸旗人

◎ (續昨)

端 麻

諸位先生請聽 原來我這朋友 本是兄弟一人 哥哥名叫秦立 就是新近回京的這位 弟弟名叫秦華 兄弟雖是同胞 情性却不一個樣 當初他們祖上 本是殷實的人家 田產舖面 也有許多 從打四十年前 秦立弟兄還在幼年 家業已經敗落 因為秦立的父母 居家沒什麼打算 老夫婦二人 除了喫喝以外 任甚麼事業不作 還有極重的鴉片烟癮 外帶着迷信鬼神 各處去齋僧修廟 把他所有的祖業 全不放在心上 又遇見一般夕人 成日際瞞哄詐騙 拿著私家的買賣 由着性子瓜分 趕到秦立十歲上下 已經就如從前了 後來生下弟弟秦華 因為是個老生兒子 老夫婦溺愛非常 孩子的一舉一動 父母沒有不依的 因此養成一個驕傲無知 任本事不會 大凡世間好事 沒有一樣兒肯學 傾家蕩產的營生 也沒有一樣兒不幹 秦立雖則生長便家 沒有經過患難 因他天性渾厚 見解又高超 從小兒上學 先就要留心寫算 十四歲這年 自己求告着父母 送到一箇洋行理學徒 看看家計蕭條 終日打算著自立 時常勸諫父母 教導弟弟秦華學好 噯呦 大眾猜猜怎麼樣呀 他父母不但不肯聽 還是滿心裡不快活 說秦立甘心下賤 不如秦華志大心高 以為他們這等人家 如何可以出外謀生 自家也知道產業衰敗 偏偏不肯認帳 只好掩耳盜鈴 東摘西借 供給着秦華作樂 到了秦立十九歲這年 他有位至交的好友 要往廣東作買賣 約秦立同去 給他作個管帳先生 那時秦立還未取妻 把家裡所剩的財產 料理清楚 臨行的前幾天 向他父母弟弟 苦苦勸了多少回 又囑託弟弟在家 好好的孝順父母 只要安分過日子 還可飽暖終身 唉 不料他們親丁三口 打定主意 一心不願好好兒活着 自從秦立走後 更是越弄越糟糕 勉強給秦華成了親 取的這個媳婦 也是好吃懶作 就着秦立在外 時常給家裡寄信寄錢 可是無論帶多帶少 隨到隨光 直到五年以前 秦華因窮起意 為非犯法 死在刑部獄中 全家骨肉 先後凍餓而死 連買棺材的錢



都仗着旁人幫湊 人雖看着可傷 總算他自作自受了 等到秦立回京 也就沒法子施展啦 阿呀 諸位聽聽 大凡為人在世 一勤一惰 可有很大的分別 要像秦家弟兄 就可以作個榜樣 將來京城工藝局一有日子招生 千萬不可自誤 我們八旗的弟兄 但能明白些自立 先得別想閒着 看起一勤一惰的收場 還能不知道好歹嗎 請諸位自己斟酌斟酌罷

### 要聞

簡放警視廳廳丞 ○巡警部奏定章程 內外城工巡局 改警視廳 撤去監督 請旨簡放廳丞 昨聽巡警部人說 堂官已擬定了妥人 今日奏請 ○簡放 內城廳丞 擬定朱啓鈴 〔當過譯學館監督〕 外城廳丞 擬定段書雲 〔軍機處章京 刑部郎中〕 外城協巡營 一時不撤 但撤去總局監督 各分局統歸警視廳管 理 各局委員 必然又有一番更動了

奉省人民的苦情 ○關外清查地畝 勒百姓補交地價 辦理的不甚得法 前天有一夥子男女 大小十幾名口 在平則門大街 打聽某王府 自己說是遼陽人 世代充當王府莊頭 另有租產地一頃有餘 因為量地交價 報了家產盡絕 目下正是青黃不接 鄉下人活活的要急煞 只好來京叩求主人 給他們想個道路 唉呀 這有多們苦情啊

行查仇教的謠言 ○外務部行知江西巡撫 說現有風傳 景德鎮地方 不知那裡的匪徒 到處散匿名揭帖 上面的言語 全是些仇教話頭 恐怕又種下禍根 現時南昌正鬧教案 萬一景德鎮再趁此起事 那可更不得了 務必諭知地方官 上緊查究 從那裡來的謠言 嚴行禁止 總得叫民教和平 萬不可再開吵子了

西報述說北京謠傳 ○近來京津各處 很有謠言 硬說革命黨進京 益聞西報館 因此派人到京 認真訪查 據他訪稿上說 這些風傳的根由 就為駐日楊欽使 電達政府 說有革命黨羽 趁留學生回國 混進京城 請政府上緊防備 後來就說有排滿黨四十人 由南省進京 打算行刺大員 京裏紛紛傳說 人心不定 巡警部裡 派巡捕嚴密訪查 在南方人身上更留意 因南方人衣帽行動 跟北邊人大不一樣 容



易辨認 所以有這個交派報 工巡局交派客棧廟宇 凡有客商住宿 都得把姓名年貌籍貫開明 詳細記在簿子上 每天兩次到局稟報 以便查考

## 本京新聞

●大家全動了熱心○蕙興女士殉身立學 京城裡頭 無人不知了 梨園中人 全都要出力 誰還好意思從中

賺錢 現在稟准巡警部 借用湖廣館演戲賣座 湖廣館演戲 向有租價 今亦分文不取 打磨廠華豐錦銀行 也情願幫忙 事前花費 都願墊辦 將來滙費 亦分文不取 喬盡臣自己排演潘烈士投海戲文 田際雲排演蕙興女士全傳 都要在那兩天登場 人人願盡義務 看戲的絕不打算盤了

居然又成了小押當局○兵部灣山中的舖子 收押洋車 本報已說了兩次 他這舖子 先是專收洋車木器

作為買賣 胆子一天比一天大 居然又成了小押當局 不論甚麼東西 都可以押錢 出的當票 上面只

寫借錢多少 自本報說了他兩次 收當便不敢出票子了 生人去押當 也不肯收 十二日那天 巡警局

的人 故意去押當 有個中國人說 現在不收當了 可巧來了個堂客 (熟人常來押當) 拿著一雙鞋

押了八百錢 跟他打聽了打聽 將來贖的時候 本利得一吊二百錢 又有個人 拿去一雙油靴 押了三

吊錢 在櫃上張羅收當的 是個中國人姓吳 上次說的宋某 專管賬目 還有幾個夥計 也都是中國人

日本人山中 只管出名 不管別的事 聽說就是吳宋二人的買賣 也有人說是山中的買賣 華商也罷

日商也罷 官場既出過告示 禁止小押當局 如今他們不遵法律 總得認真查辦會辦 依我們勸 不

如趕緊改行罷

議提印結為國民捐○各部院漢司員 現在公議 由每月印結費裏 提出一成 報効國民捐 每月把款項湊

齊 交戶部銀行收存 可見無論什麼事 只要有人提倡 沒有個辦不動的

傳諭整頓巡警○統帶協巡營王觀察 傳諭左右兩營各隊 說本營從開辦以來 官長兵丁 都還能振刷精神

能盡巡警的職分 如今日子久了 各隊站崗巡捕 漸漸懶惰 車馬也擁擠了 街上有打吵子的 也不

管了 並且有衣帽不齊 嘴裏啣着煙捲 倚牆靠壁 隨便說說笑笑 各種腐敗的樣子 實在看不入眼



要不趕緊整頓 將來不定弄成什麼局面 自從這一次傳諭 各官長兵丁人等 都得痛改前非 人人力加振作 再要有從前那些毛病 一定罰辦

請嚴考奏調人員○某御史上了個條陳 說學部管理全國教育 責任很重 調用的司員 人品學問都得好好辦學務纔能有效驗 如果全靠情面 不管人行不行 將就錄用 那就糟透了 請諭知學部堂官 把奏調人員 細加考試 要有不合格的 立時咨回原衙門 萬不可稍有含糊 這樣一辦 仕途既可以清一清 才學平常的人 也不必到處託情去了

各城全練消防隊○內城工巡局 雖然設立了消防隊 但就在東城一個犄角上 別處出了火災 救應不過來 現在巡警部堂官 打算添練若干名 分派在內外各城 無論那裡有失火的 立時就可以去救 總稅司較對法碼○總稅務司赫宮保 日前到戶部衙門 由庫裏提出全分法碼 較對分兩 以便交款的時候 輕重可以一律 但關平跟庫平不同 不知是怎樣比較 赫宮保跟銀庫司員 面談了許久纔走

## 各省新聞

仕學館添設閱報所(江甯) 仕學館總會辦黎張兩觀察 因本館裏邊 學習政法法律人員 除辦理功課以外 有了閒空 總得多看報紙 學問纔長的快 跟各司道商量好了 宣明周玉帥 就在本館東齋 設立閱報所 每月除南洋官報外 其餘各種叢報 並各種日報 都由上海買了去 報價由法律學堂經費提撥 不另外開支

派員考查鴉片烟(江甯) 鴉片烟專賣的事情 都說快開辦了 其實還沒有一定章程 一時怕難以定局 現在周玉帥下了札子 派洋務局徐觀察 前往上海 把烟土銷賣數目若干 烟館若干 詳細查考 以便舉辦 並打算跟總領事 會商辦理

提倡女工傳習所(浙江) 嘉興各地方 遵上司的札派 興辦工藝 海鹽縣郝大令 辦的更格外出力 現又要設女工傳習所 聘請女教習 立定功課章程 一切花費 全由郝大令捐廉創辦 房子業已租定 打算跟潯溪學堂 辦成一樣的局面

## 聲明

本報前登委員訛獸醫一節 經友人來函 代為聲明 並無訛獸醫賠騾買事 特此聲明



上諭 宮門鈔

二月十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直日 吏部引 見四十二名 桂公請假十日 車王專摺謝開去乾清門行  
上走並前引大臣 恩 召見軍機 范廣衡

論此次京察一等覆帶引見各員內除宗室海錕陸嘉晉周爰諷呂佩芬魏景熊余堃王廷式陳瀏長明全順謙順博  
齊圖林景賢隆端陶福同敦崇德封善途樂善戈炳琦魏景奎王琪長潤桂森銘勳福蔭鍾晉聯綬善英黃昌年夏敦  
復毋庸記名外宗室錫嘏着以四五品京堂用宗室定壽玉麒寶銘均着以五品京堂用宗室載林潤昌顧芳翁斌孫  
李士鈺貴福于齊慶吳蔭培趙惟熙李傳元沈曾桐陳伯陶夏孫桐全興榮肇傅嘉年徐承焜朱有基卓孝復魏震劉  
元弼李春溥英傑奎弼文綬傅蘭泰李馨國李經野沈潛程利川劉果玉山景清高樹胡遠燦恩潤來秀英勛英秀曾  
鑑段書雲徐宗溥英俊瑞齡嵩連士毓芝于宗潼祿顯元瑞景濂吳煦雙壽成昌杜本崇常清孫紹陽均着交軍機處  
記名以道府用欽此

上諭周馥奉特參庸劣武職請分別懲處一摺南洋常備軍第四標第二營管帶補用副將易澂礪短發餉銀倉鄙無恥  
着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吳淞砲台總台官候補都司陶鼎侵蝕餉銀貪婪胆大着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淞南  
營遊擊周廣才老近昏庸着勒令休致安徽撫標中軍參將尹嗣興南匯營遊擊曹廣榮潛山營守備薛鴻範人地均  
不相宜着一併開缺另補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三國定鐵路條約○德京電報說 英法義三國 因斐洲阿卑西尼亞國 公議修造鐵路 現時正在商議 條約  
快定好了

俄國處治武官○又說 俄國武員朱密德大尉 前因滋事作亂 由軍事裁判所審問 判定死罪 不久就要  
行刑

俄太后到丹國居住○又說 俄國皇太后 現打算到丹國居住 按俄國太后 是已故丹皇克里斯張第九的女  
兒 現在丹皇的胞妹 搬到丹國去住 大槩為本國革命黨 鬧的太利害 一時不能平靜 有暫且躲避  
的意思



講書

宣王問曰 或謂寡人勿取 至取之何如

前兩天講書 偶然講到時事 未免透點子累贅 不過將事比事 諸位不可嫌絮煩 今天這節書 正是齊人伐燕的本意了 宣王命匡章提兵伐燕 得了大勝 善後的事宜 很難下手 一時還沒有主意 宣王還算虛心 既向大眾商量過 又跟孟子來請教 要從面子上看去 好像是猶豫兩可 其時在未伐燕以先 早就打算着必取 試想齊宣王的心裏 有多們大的私欲 已經入了口的食 怎舍得再把他吐出來 今日問到孟子 又是怎麼個主意呢 諸位還不明白嗎 自從匡章得了勝 捷報到了齊國 宣王這一喜歡 心裡已是十分滿足 故意合孟子商量 全是自家得意的口氣 一邊賣弄自家的武功 要叫孟子誇贊誇贊 一邊看看大賢的見解 到底是有什麼高着兒 萬一他老人家 看見齊國這樣強勝 一時動了功名心 屈身下就 助成霸業 也許是有的事 自家將主理想定 這纔正正經經的問出這段話來 今日齊兵勝燕 將帥在外 專候命令 勞兵費餉 就此罷休 恐怕失了軍心 居然就據為己有 似乎又太露痕跡 難保不招人議論 舉朝諸大夫所言 意思也不一樣 有勸寡人必取的 也有勸寡人不可取的 勸不可取的意思 說齊國這次入燕 原為平定內亂 為救燕國的百姓 本是仁義之師 趁着得勝 滅人家的國 反成了不仁不義 再看看天下大勢 利害尚不可知 見利忘害 總是不取的為強 那般心腹的大臣們 却又另有個打算 全說這個機會 千載難逢 斷斷不可錯過 識時務的為俊傑 總以必取為是 據這兩樣說法 各有各的理 但在寡人的心裏 要取燕國 却也沒有什麼不可破 齊國雖大 燕國也是萬乘大國 以萬乘的國勢 跟敵體的國交戰 富強相等 勢力均平 似乎不該應立分勝敗 不想剛剛五十日 齊兵所向無敵 居然就成了大功 有說齊國的將勇兵強 謀臣不少 戰勝了燕國 總算人力勝天 但是盡了人力 還是得聽聽天命 遇着無可解說的話 只好歸之於天 小說書沒了筋骨眼 也總得出神仙 就是這箇意思 古人說的好 天與不取 反受其殃 應天順人 正是今日的情形 宣王意中 以為孟子雖能辯 大約也駁不倒天嗎 諸位聽聽 宣王口中的詞令 夠有多們揚氣呀 自古兵驕必敗 這是一定的道理 當初吳越交兵 吳王夫差 早已大獲全勝 要不是驕傲到了極處 越王雖有大志 也未必能夠滅了吳 燕王沒方法報仇 就可借人心離散 國民



## 演說

## ● 結會自由 ●

如今號稱維新的人 張嘴就說外國人有團體 中國人沒團體 其實外國人有團體 也有個原故 中國人沒團體 也有個道理 外國人因為什麼有團體呢 原來歐美立憲各強國 最講空結會自由 他們的國裏 除了奸盜邪淫之外 照例不准結會 其餘農有農會 工有工會 商有商會 學有學會 教有教會 有一件事 必有一會 會的名兒很多 一時也說不清 只要是與國與民有益 官府就不攔阻 都准其立會 一會有 一會的會規 一會有一會的宗旨 無非是講團體 講台羣 講競爭 外國人的團體 實在是自由結會的原故

到了我們中國 可就差了 結會拜盟 向來有干例禁 那一派守舊的先生 把這個會字 怕的了不得 看成蝎子長蟲一般 躲避得乾乾淨淨 這不是中國不准結會自由嗎 喝 細細的考究起來 中國結會 比那一國都自由 好會不准自由 歹會任著性兒自由 好幾百年的光景 除了奸盜邪淫之外 直沒一個與國與民有益的會 算計起來 什麼哥老會 一心會 三點會 會的名兒也很多 除了叛逆 就是造反 又如北京各樣子弟會 什麼秧歌會 五虎棍 開路會 什不閑會 樣兒也很多 這些個會 雖然不似哥老會是 的 究竟無補於國家 有損於人民 什麼叫團體 什麼叫合羣 什麼叫競爭 一槩不懂 除了這些個會 之外 全國無論那項人 真是如同散沙一般 一盤散沙子 跟講團體的各國 遇在一處 怎麼想不一敗塗地呀

外國結會最自由 結出會來 處處文明 中國結會不自由 却也禁止不住 結出來的會 處處野蠻 這個原故 就是中國防弊的法子太嚴 反倒弄的無法可防 俗語說的 箍緊了必崩 再崩不錯 自從秦始皇專制一統天下 焚書坑儒 禁止人民的種種自由 處處不叫人說話 不叫人民合羣 人民要合了羣 豈不是



於自己不利了嗎 到了現在 跟外國打上交道 不合羣是不行了 人家處處有團體 咱們如散沙 齊心的人 與不齊心的人 一塊兒論長短 誰勝誰敗 不必比較 自然就分別出來了 現在中國講了多少年變法 各種的文明結會 稍微露點萌芽了 怎奈話不說明 思想薄的人 還是拿不定主意 所以文明結會 並不多 有一兩個人放開膽子試一試 還是有始無終 並且單有形像 絕無精神 奉勸我們中國好講維新好講團體好講合羣的人 別竟說空話 別一味的把會字怕在心裡 無論農工商學等等 都可以立一個文明的會 從先所說的團體合羣本是空話 並沒有實事 非得立會 才能夠真有團體 真是合羣 將來憲法立成 必准結會自由 現在講團體合羣的諸位 何不預備預備呢

### 要聞新聞

松筠庵大開追悼會○昨天炸子橋松筠庵 開會追悼潘烈士 這一次到的人可真不少 統共足有二千多名 內中學生最多 有測繪學堂 醫學堂 順天中學 五城學堂 日新學堂 北洋官立小學 全都穿著操衣 排著隊前來赴會 大學堂李君滋園 楊君紫羽 江君亢甫 先後登臺演說 送挽聯的 也有好幾百副 行完了禮 大家拍了三張照像 作為追悼會的紀念 潘公這一死 死的不早不晚 真是雖死猶生 電催魏制軍來京○政府王大臣 奏請起用魏午帥 業已奉旨允准 至今還不見到京 軍機處又寄了電去 催著趕緊來京 不可再遲 聽見官場人傳說 將來要派魏午帥 去幫辦東三省的事 又有說派往蒙古 辦理一切 大概總是北方的事情居多

不允交還關外電線○電政大臣 因奉省電線 現被日人佔用 派黃觀察開文 前去接收 日本遼陽司令官 就允許奉天新民電線 作為借給中國公用 不肯認交還的話 趙將軍說中國電線 只能交還 說不到 借字 咨請外務部 去跟公使爭論 甲據日公使回復 說是這一項電線 已經被俄人佔據 由日本奪回 修理 撤兵日期以前 萬不能交還 總得照借用章程辦理 奉省改定官制○奉天官制 打算仿照日本辦法 分十三局 不設藩臬兩司 將軍改為行部大臣 設左右 丞參 分管各局事務 將軍衙門 跟各局台修在一處 以免意見不同 遲誤公事 地方官分為二項



一說可不知確不確 但奉天現時情形 收拾民心最要緊 不揀著要緊的辦 先紛紛更改制度 恐怕官制沒改成 大局已經支不住了

粵督不調動的原由○廣東官紳鬧事 政府因岑宮保辦理不善 又有唐侍郎等聯銜奏參 所以有把岑宮保調任閩浙的話 誰知英國薩公使 出來管閒事 照會外務部 說了些岑雲帥的閒話 因為周榮曜一案 誤封了香港英商煤行 有碍商務 請為更調 政府把這件事奏明 調動大員 關係內政 不能由著外人出主意 在這個當兒 當真調開岑宮保 恐怕外人錯會了意 日後更要來干預了

新疆巡撫行踪○新放新疆巡撫聯中丞 因為是遠省 不大如意 打算運動改調 沒能夠辦到 正月初出京 二十五日到了西安 現由西安起身 沿路還要多耽擱 好等候改調的信息

## 本京新聞

手眼通天○本月初八日 左翼派了隊兵 到常營捉拿私鑄銅元 預先就走了風聲 著名庇私的夏長久 去見正翼某老爺 商議了結此事 某老爺說 此事已經回了堂 不能不辦 你教他們躲避躲避 少幾盤鏽 官司也就好打了 第二天二堂帶隊到常營 槍隊在外 技勇隊進了屋子 並不辦案 先拿人家的東西 去了一百多名兵 只拿了幾個人來 起出不全的機器兩盤 人家倒報丟好幾十兩銀子 若論常營的私鏽 現在又不下四五十盤 這樣辦案 豈不是有名無寔 不但空耗費國家的兵餉 並且反長了賊人的膽量 上司也不是知道不知道 左翼烏大人 辦事很認真 若被他們瞞過 以後的事 可就不好辦了

久賭無勝家○東直門齊化門外 近來又開了許多寶局 大約都是夜聚明散 池面上若推不知道 實在說不下去 知道了不辦 就難免有人說閒話了 每到關城的時候 出去聚賭的很多 這一般愛賭的朋友 誰也知道久賭無勝家 一下子上了套兒 贏了還好受 萬一輸點子 不用題多們懊悔了 真也可憐

招告張傻子○協巡營懲辦張傻子 連日登報 現在已交工巡局看押 幸虧協巡營統帶王觀察 兼有工巡局差事 事權歸一 不能容他避重就輕 張傻子罪大惡極 害死人命 從未犯案 聽說要出示招告 如有



確實憑証 便可批准 從嚴追究 免得再叫他逍遙法外了

兩統帶商辦濟良所 ○協巡營幫統楊欽三副戎 懲辦張傻子一案 大快人心 因此又動了不忍之念 想要趁此機會 開辦濟良所 就跟統帶王勤齊觀察商議 意見相同 打算約請名望最好的紳士 大家籌一筆款項 就在前門西一帶 找地方開辦 仿照上海濟良所章程 凡妓女受了領家的凌虐 准其呼喊巡捕 送入濟良所 由官擇配 這件事情若辦成 真是功德無量 開辦經費 可以由大家捐湊 大約也用不了多少錢 本館聽說這話 又想着要多事了 有肯助成善舉的 就請書明助捐數目 交本館先行登報

### 各省新聞

請看日員的舉動 (營口) 日本新放滿洲總督大島 由東邊旅順一帶 游歷到營口 週圍的水旱各口 都細心看一遍 辦了幾天事 把印務交給別人署理 帶着兩個小童 又到內地各處 查看形勢 見三省地方全仗着營口是個重鎮 北連滿洲 南界直隸 就在營口寫了四個大字 叫做「萬世根基」 挂在領事館的廳上 好叫後來的人 看見了振起精神 日本人舉動如此

團練改歸商辦 (揚州) 江甘兩縣的團練經費 本是各行按月捐的 預備保護自己 後來因官督紳辦 每月捐款 纔有一千多吊 辦的事情很有限 不免叫人議論 現經某紳在府裡稟控 指為侵吞 目下既立了商會 應當由商會總理 舉公人妥為辦理 免的再歸了中飽

### 各國新聞

開闢沙漠 (法國) 非洲大沙漠撒哈拉的中間 有草地一兩處 彷彿大海裡的小島 過路的常被沙子埋住 所以無人敢到 法人因沙漠兩面 都是法國屬地 打算想法子通一條溝 用水沖洗沙子 並多造自來水井 安設電線 好通消息 這也是由格致想出來的法子 便可以開闢新地

開通山道 (瑞士) 瑞士跟義大利居中 有阿而不斯帶山 新開的森撥靈河 由瑞 通到義大利 計十二英里 挖在中山腰裏 上邊是極高的山峯 一年到頭總有雪 當初開洞的時候 由兩面挖進去 到了對頭 這一天 兩邊高矮寬窄 所差不過四寸



#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十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 內務府引 見三十七名 江南總兵鄭國俊到京請 安  
 全興 潤昌 陳伯陶均以道府用謝 恩 王中堂等同鄉官謝 恩 掌儀司奏二十日祭 奉先殿 載獲行  
 禮 召見軍機 鄭國俊

上諭都察院代奏中書崔師範等呈稱已故大員功德在民請官副史館立傳等情一摺已故山東布政使游智開歷官  
 直隸安徽四川廣東廣西等省清操卓著遺愛在民着准其將生平事跡官副國史館立傳並入祀各該省名宦詞以  
 順輿情而勸廉吏欽此

旨巡警部左叅議着御史錢能訓補授右叅議着候選道裕厚補授欽此

上諭此次內務府三院等處京察一等覆帶引見內除榮銓莊達誠璋鍾福延齡文蔭德溥廣羣文億濟良毋庸記名外  
 莊健繼銘都慶恒啓錫麟彬格廷曾文紳榮方械興慶柱金聲文淇松山多浚增煦慶寬崇康福啓文鑑繼綱恩奎聯  
 榮庚年恒敬梁桂明誠均着交軍機處記名以關差道府用欽此

# 電 報

美國對屬下各島的辦法( )路透電說 美國海陸軍務局 現在議定 要在菲律賓濱等處各口岸 並巴拿馬運河  
 的兩頭 全都修築防備 估什工程款項 大約五千萬美金 美總統對衆人聲明 如果要保全海外屬地  
 總得預備一切 設法維持

非洲匪首被擒( )德京電說 德國斐洲西南屬地 爲首的亂黨克額魯斯 現在已被拿住  
 英兵開往別處( )倫敦電報說 駐紮英屬坎拿大的兵隊 西二月五號 由哈利發克斯 拔隊起身 開往別  
 處駐防去了



## 來函

京話日報主人台鑒 前見貴報所登 有京榆鐵路弊病太深 總辦把持 督辦胡大人 整頓不了的話 實在於我國家利權有損 並且鐵路不得利 最是新政的大阻力（真能整頓好了 何嘗不得利）在下一年前到山東去 坐過膠濟鐵路的火車 看他們車站的規矩 可比別處的規矩好（外國人替中國辦事 便不能如此 並非存壞心 實在容易染壞習氣）他們各車站 由票房到上車的月台 都安設着長柵欄 坐車的人 把車票買妥 等火車快到時候 由票房驗過車票 才能放出柵欄 火車到站 下車的人 非由票房驗票收票 不能放入柵欄 車上仍照舊驗票 可不在車上收票 各站一律 彼此可以稽查 這站能知那站賣票多少 上站所賣的票 都是甚麼地方 下站也能知道 下車的時候 非交票不准走 也決丟不了車票 要打算不買車票上車 等到查票再塞錢 那種弊病 萬萬的作不到 就是這一站肯通融 到了那一站 下車的時候 也是走不了 沒票不能上車 沒票也不能下車 膠濟鐵路 除了待客坐不大文明 至於出入款項 實在是一點弊病都沒有 真不怪人家瞧不起俗們 外人出的主意 比俗們可是強著百倍 不信俗們要這樣辦 所有全鐵路的人 一定都不願意 造成了鐵路 不會管理 除了外人掙大薪水 就是自己的人偷偷摸摸 怎麼想能夠得利呀 人人作弊 習慣成了自然 真可以替國家痛哭 但不知俗們的路政 能不能照這個章程辦 也不知咱們自己管理的鐵路 學了人家的法子 還會變著方法兒舞弊不會 倘或可以做照辦理 何妨到膠濟鐵路上看看呢 我這段話 可是親身閱歷來的 並沒有一字不實 中國辦鐵路的人 問問良心 還是公家得利 大眾一齊沾光好罷 還是喪盡天良 瞞心昧己的賺錢好呀

還是公家得利 大眾一齊沾光好罷

還是喪盡天良 瞞心昧己的賺錢好呀

周佩三拜上



## 演說

## ◎要強種先得講衛生◎

如今好談時務的人 開口就說強國 合口就說強種 要強國先得強種 是一定不能錯的理 話雖是這樣說 真要強種 也有一層道理 不是說些個強種強種的空話 就算完事 總得有個實行強種的法子才行呢 什麼是強種的法子呢 要強種先得講求衛生 要講衛生先得興醫學 中國醫學這件事 古老的法子 久已失了傳 泰西新法 沒有多人肯學 作醫家的 既不知藥性 又不通脈理 看了兩天本草 讀了兩大王叔和的脈訣 背了幾天湯頭歌 就敢掛招牌看病賺錢 一派的胡朦事 朦對付了 可以多掙兩個錢 朦不對付 治死了人 好在不償命 (治了病治不了命) 又搭著中國設了警察 向來沒干預過這回事 由書大夫的性兒胡來 按著北京說 以一年計算 得瘟病的 得痧症的 出天花的 經大夫給治活了的 算是微幸朦者了 其餘死了的 大半就悞在庸醫的手裡 活潑潑的人 白白叫大夫送了命 你說冤不冤 如今更講強國強種的兩句話 不是瞎說的 外國講強種 實在是先打衛生上說起 衛生的法子 必由醫學上講起 外國的醫學 近一百年 很見進步 好與不好 也不用我細說 單說外國行醫的人 必得由醫學堂畢過業 領過文憑的 經官府允許 才准他行醫 所賣的藥品 非得經官家考驗 用化學化分 查看裡面沒有傷人的東西 然後纔准他出賣 (要命明拿紆肝丸頂霍香正氣 擱在外國決不行) 再說他們的警察 有干預民間衛生的權力 (警察為保人民生命財產 所以要干預衛生) 設立衛生局 向民間施行防疫的法子 有平時防疫 有臨時防疫 平時防疫 派巡捕天天監督住戶 打掃屋子院子 不叫存住骯髒的物件 免得生病 因為骯髒東西裏 有生病的微生物 (就是小虫兒) 最能傳染人 又有捕鼠的令 叫民間拿耗子 拿住一個耗子 送到警察署 可以換給五毛錢 因為那耗子 在地下盜洞鑽窟窿 誰家的屋子 都給穿通 趕上有病的人家 病人身上的微生物 (就是生病的小虫) 就須飛到耗子的身上 再要跑到沒病的人家 就許傳染 故此他們極力行那捕鼠令 務必把耗子拿淨了為止 (未完)



# 要聞

天津人真有團體○天津馬路上 修造了電車 初開車的時候 男女老少 都當稀奇罕兒看 湊熱鬧的很多

只因管車的人 借著外人勢力 軋傷了幾次人 還死了一個小孩子 電車公司 不但不認錯 反怪苦主不是 說有了電車 不該應放孩子出來跑 聽說倒罰了苦主三十塊錢 天津商界學界的人 大動公憤

可是辦的很文明 毫無一點粗暴舉動 出了傳單 約會齊不坐電車 這件事要放在別處 恐怕能說不能行罷 昨天本館人到天津看了看 真是難得 除了無思想無知識的一般人 在電車上去搭坐 也是零落落 此外一個體面人也沒有 天津人有團體 真是僭們中國的光彩 處處能如此 何患國不强呢

唉 外人要責備 又可以說話啦 這就是中國人排外 請問各大國 那一國不是這樣強起來的呀

德領事不愧文明○天津汽水公司 苦力打傷洋人 不過損壞了一點肉皮 並沒多大的傷 巡警孫委員 真會當好差 判定監禁三年 萬萬沒想到 德國領事 大不以為然 說是罪不至此 若照外國辦法 至多禁一個月 現在要照這樣辦 將來洋人打了華人 該當怎樣治罪呢 定的輕了 豈不是惹華人說話麼

德領事實在文明 巡警委員的面子 未免太不好看了

陝甘同鄉研究社○中國人久在夢中 沿江沿海各省 開化的雖早 可惜沒把題目認準 有一個最淺的比喻

窮漢家中請富客 惟恐怕招人笑話 滿口裏自己罵自己 但知羨慕人家 絕不想自己要強 這都是已往的話 近幾年來 可是大大的不同了 惟有偏遠省分的人 向來可是不開通 逼來逼去 逼到如

今 一下子明白過來 絕沒有窮漢請富客的習氣 即如陝甘等省 如今也要自己辦鐵路了 在京的同鄉 立起研究社來 可以叫研究會 不必規避會字 定的章程 也很文明 這樣看起來 中國還有點指望了 但是有一節 富翁要挑窮漢的眼 硬說你是貧賤驕人 給你安上一個傲慢不恭敬的題目 你還有甚麼可說呀 富人的口氣 原來如此 呵呵

江大令的遺囑○江西這次教案 江大令受傷之後 忍着疼痛 寫了三張遺言 一張上全是血跡 一張上字



跡模糊 還有一張上的字 稍為清楚 有請王神甫速爲了案 感謝劉先生力勸王神甫 就是這們幾句話 其餘的都看不清了

麗江府教士殺害平民○外務部接雲南來電 麗江府教堂 有殺害平民一案 起事的根由 教堂魏教士 因本地鄉民 有個禿子 疑惑他是喇嘛 就把他全拿拿去 逼問口供(喇嘛並非匪類 碍不著教堂 爲什麼拿他 這一層很可疑 怕是另有別的情節)後來就不論是非 竟把這個禿子 交教民趙樹芳領去 硬給砍吊了腦袋 禿子家裡的婦女 也有被割去耳朵的 鄉民大動公憤 因此鬧起事來 現時民教兩邊 各不相下 請示外務部 應該怎樣辦法

周玉帥起身赴江西○江督周玉帥 因接奉○諭旨 十三日由南京起身 前往江西 會同胡中丞 查辦南昌教案 以便趕快議結 原來周玉帥的意思 本打算委派袁觀察 會同北洋的梁觀察 一齊到那裡查辦 自己就在江甯聽信 現因又奉○廷寄催問 所以決計親身前去

## 本京新聞

化無用爲有用○浙江省今年團邦 本打算一月裡舉辦 因爲王中堂的少大人去世 中堂很不高興 不願意再辦團邦 諸位同鄉 又見梨園唱戲助學 大爲感動 議定把這項團邦費提出 分而爲二 一半報國民捐 一半寄交杭州 捐助貞文女學校 成全惠興女士的苦志

王中堂一定要告退○王稚夔鴻臚 被庸醫卜錯了藥 初十日業已身故 中堂年歲過高 早就要奏請開缺 因○朝廷屢次慰留 所以不便再請 現又遇見這種傷心事 自然是十分難過 想來告退的意思 更不能緩了 老年人那禁得起這樣傷心

唐夫人在火車上受驚○外務部唐侍郎的太太 帶着女公了 十四日上午 坐包車前往天津 走到黃村附近 忽然有一塊石頭 從旁邊飛來 把車上玻璃窗戶 打了個粉碎 石頭飛進車去 幸而還沒傷人 但石頭是誰扔的 什麼意思 真叫人猜不出來

拉車的何故被害○本月初十日晚上 前門外窰台地方 有一個拉人力車的 走到那裏 不知爲什麼原故 被人用槍刺死 凶手當時逃走 協巡營報官相驗 招人認領 已由探訪局總辦 派人嚴密查拿



教習真明白○八旗第一高等小學堂 二班學生貴清 因為他功課交代的好 撥入頭班 發給執照 卜寫着貴清「文尙清順」 撥入頭班等語 學生拿着執照 到頭班去見教習 教習某君 接過去看了一看 說還有兩個人 怎麼沒來 學生說就是我一個人 教習說不對不對 還有文尙跟清順兩個人呢 學生說文尙清順 是提調的批語 不是人名 教習這纔恍然大悟 臉上隱了個通紅 你說夠多們明白 學堂教習 如此高明 中國的學務 怎麼會不糟 但知道害臊 良心還算沒喪盡嘔

### 各省新聞

戲園子起鬨 (天津) 京津兩處 愛聽戲的人 專要聽名角 所以名角兒登台 大家更鬧的利害 這兩天滿街貼報子 寫着斗大的金字 說是譚蕊培來津 十四日在權仙茶園准演汾河灣 因此愛看戲的人 都搶着去買座兒 爲的是聽小叫天 誰知叫天並沒有來 滿園子的人 鬧堂大罵 掌櫃的百般央求 退回戲價 纔轟的一聲散了 原來這權仙戲園 生意賠累 想了這個救急的法子 不料約動不小叫天 倒招了一場吵子 噢

### 來 函

窮小子應該白死

京西安和橋地方 劉九跟閻三打架 劉九請于姓幫凶 堵着閻姓家施放洋鎗 把帽鏡打的粉碎 傷損的物件 很是不少 經人說合 這才算完 于姓手拿洋鎗回家 迎面遇早樹村汛馬兵梁永和 梁某說持槍行路 久干例禁 打算上前捕獲 于姓等竟敢拒捕 把馬兵拉倒 用大石頭 將梁某兩腿打碎 (宛平縣已經把傷驗明) 梁姓家本當赴大公無私的工巡局訴冤 不料于姓在守備衙門把閻姓告了下來 守備按着照例官事 把全案一併送交步軍統領衙門 又把全家被拆的閻姓 合打人的凶犯于姓 一併分三四處看押起來 至今一堂未過 候姓痲痧 必是糊裡糊塗的闕下來完官司 前又把劉九取保開放 又把凶犯于姓從監內提出來 收到科神堂 (有勢力人 打官司全收在此堂 吃喝也方便) 現在梁永和 醫藥不效 死活難定 咳 京城地面 竟敢如此 山高皇帝遠的地方 不問可知 我說句見大日 敢對世人的話 梁姓不黏親 合于姓無冤仇 不過公理所在 不惜梁姓一人的性命 日愁我中國的前途 北京城內不平人代白



# 宮門鈔

二月十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敬中堂 英慈謝伊子以五品京堂用 恩 墨麒謝伊弟以五品京堂用 恩 錫嘏等謝以四五品京堂用 恩 翁斌孫等謝以道府用 恩 錢能訓等謝授缺 恩 召見軍機 錢能訓

## 告示

內城巡捕西局示 為出示曉諭事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案奉 內城工巡總局札開據西城路工局委員王以安稟稱官武門內至丁字街馬路工程現已修築惟有礙正路使路各棚攤店舖逐一查明詳開清單請轉飭拆讓遷移等情合行札飭該局迅即查照先籌一市場之地分別安置俾臻妥協並由該局酌擬告示一體遵辦勿任抗違以重路政等因札飭到局奉此查興修馬路為開辦警察要政所有碍路棚攤自應遵照總局交下清摺飭令拆撤惟商民生計所在亟應為之擇地安置茲查有皇城根灰廠一帶地勢寬闊所有西單牌樓南北一帶棚攤堪以遷設其地暫安生理俟擇妥實處所再行挪移以免遽失本業至西四牌樓一帶棚攤為數更夥亦應為之設法安置查有馬市路北空場一處地勢宏敞堪以就近遷移惟現由官買定尙未寫立字據俟字據定妥後再行出示以便挪移合先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所有由宣武門內至丁字街一帶所有礙正路便路各棚攤店舖務須按照後開處所間數由二月十九日起至二月二十九日止限十日一律拆讓倘敢抗違或任意遲悞定行重懲勿謂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計開 由順治門內至丁字街人車行走便道應拆棚攤房屋及幌杆排子柵子正路東共七十二處 正路西共五十處 舖號未錄 統計正東西兩邊共一百二十二處 由順治門內至丁字街有礙正路應拆棚攤房屋 正路東 由順治門內海漫起至單牌樓止共計八十一戶一百二十五間 由單牌樓北至堂子胡同口止共五十三戶七十七間 正路西 由順治門內海漫起至丁字街止共二十五戶二十七間 統計正路東西兩邊共一百五十九戶二百三十七間



講書

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這節書至要緊的地方 就在文王是也的末一句 試想孟子那樣大賢 審形度式 那能看不明白這個利害

既知道勿取為是 就着宣王這一問 何不給他一箇簡絕 說明了不可取 豈不痛快 怎奈宣王的意見

歷來是見利忘害 何況這一回用兵 燕國已經到了手 不管後日怎麼樣 眼前可是非取不行 口中雖跟孟

子商量 心上主裁已定 還想叫孟子舍己從人 迎合自家心眼上說話 孟夫子想到了此時 再要直言奉上

決不能夠勸動宣王 只好指清了兩條路 叫他自己選擇 這才回答宣王 說道 大王心想取燕 意在順

從天意 若要據我所見 不如先問人心 凡事能順人心 定然就能合天理了 大王說天與不取 反受其殃

究竟天意如何 到底不能夠揣度 偶然得了個上風 就認定天命所在 強詞奪理 還有什麼可憑嗎 不

知民心的所向 或違或從 原是顯而易見的 目今戰勝了燕國 取與不取 除去審察民心 再沒有別樣方

法 請大王想想 未取以前 自己仁義真假 燕國未破之先 國君是怎樣暴虐 果真燕君子之 與舊主子

嗆 虐待百姓 國民必定不堪其苦 大王這回取了燕地 百姓還能夠不感激麼 這就算是天意所歸 不能

夠勉強 既順民心 又合天理的取法了 古人先有行過的 最正大的莫如武王 大王再能反躬自責 翻回

頭來一想 說我自己未取以先 雖則有些仁義 也未必能似武王 燕主雖強暴 也不至比殷糾還利害 他

國一時的內亂 恐怕民心未必全失 乘亂取了人家的國 民心決計不服 這就如同天意未改 不可以非理

強求 能夠見到了這裡 絕不肯逆着民心 將燕國作為己有 古人也有見到此處的 第一位就是文王了

殷末的時代 天下百姓 已經傾心向了西岐 文王要不是聖王 如何能三分有二呀 為甚麼文王一生 始

終不改臣節呢 看起他這自守的法子來 並非虛情假意 也不是釣譽沽名 實在因為作了殷臣 這點至誠

發於肺腑 直到武王一十三年 天下各國諸侯 全都不肯去朝殷 大眾真心實意 簡直的來朝武王 不

期而會的 足有八百多諸侯 一國諸侯 就如同一處地方官 所以有八百國 諸侯既是這樣 百姓更可想

而知了 足見武王仲紂 無非是順天從人 這次取燕不取燕 請大王自己想想 若但憑著天意 可就非臣

所知了 孟子這般言語 意思總在勿取 講到下一節 自然就可以明白

【未完】



## 演說

●要強種先得講衛生 ●〔續昨〕

再說街上所賣的腐敗食物 巡捕都應攔阻不准賣 所賣的食物 都應拿到警察化分處剖驗 驗明白了不腐敗 才准販賣 至於民間宰殺牲口 都得經驗家驗明沒有病 然後才准宰殺（不像我們北京城 由著性子賣馬肉腐兒 也沒人攔一攔）那一家要是死了人 須趕緊出殯 出殯之後 由警察署派人監督著 把死人的屋子 用藥草焚燒 然後才准人住呢 還有小孩的天花 最是極危險的 中國人拿著當作當差使 硬說有老娘娘管天花 中國人因為天花死了的 不知有多少人 總是痴迷不悟 其實這種天花 本是人生先天的毒氣 人人免不了的 最能傳染 到了外國 叫作天然痘瘡 防的最嚴 無論是誰家的小孩 過了八個月 就得種牛痘 到時候有巡捕督催 誰也不敢不種 種完了還得請官醫相驗 種不好再種 種好了給執照 入蒙學的時候 有這個執照 才准入學 恐怕毒氣不淨 傳染害人 這就是平時防疫的大畧 臨時防疫 無論那處有了傳染病 或是誰家得了傳染病 總要趕緊報知警察署 由警察派下人來 查驗那傳染病的來源 比如考查出病人來 素日喝那一井的水 趕緊得驗驗這井的水 如果水裏有生病的毒蟲 就得趕緊把井封上 免得好人喝了又生病 並且得了傳染病的人 必須由警察叫他暫時斷絕交往 病人的親戚朋友 一概不准進門觀看 恐怕傳染 一人能傳許多人 這就是外國防疫的大概 到了我們中國 這些個法子 官家自來是不管 民間也不知道這回事 活一輩子瞎打混 繳倖了多活幾年 不幸了少活幾年 雖然立了一個衛生局 暫時專管收妓捐烟燈捐 連妓女的牛都不管衛 這等名不副實的新政 叫外國人看著 真要笑話死嘴們 工巡局立了好幾年 現在又立了巡警部 巡警有保護人民生命的責任 從沒講究過衛生 無非是弄幾輛破土車 撮撮胡同的臟土 敷衍了事 只顧眼前 聽說工巡局裡 前幾年有一筆醫學堂的存款 至今也沒開辦 不知現在還有這項款沒有 巡警部既設了衛生科 就得講



求醫學 然後好實行衛生的法子 中國能講衛生 然後才能強種 種強了國還不强嗎 以上我所講的強種法子 單是就著衛生一面說的 還有強種方法 全國人總得講體育 體育一事 等我下次再說罷

### 要聞

英領事干預用人權 ○蕪湖英領事 前次照會誠撫台 說蕪湖關道童觀察的問話 賴他在交涉事件上 辦理不善 其中也有幾層緣故 第一因銅官山礦 觀察一定要廢約 第二因米厘加捐 英領事說 與英商有碍 觀察到底沒肯應許 第三因蕪湖租界劃地 觀察力爭不肯讓 所以英領事有這個照會 並請奏明另簡人員 跟童觀察對調 誠中丞深知底裏 又因觀察能顧大體 已經把這件事電達外務部 說童某辦理事件 並無不是 英領事所說 未免太過 請照會英公使 轉諭蕪湖領事 務必平心和氣 纔能夠在一處辦事

俄公使又有話說 ○外務部現得消息 俄公使跟人談論 說中國鐵路 由奉天到新民那一段 按照約章 不能應許日本 日人在那裡修路 中國要是承認了 是中國違背條約 俄國斷不能甘心 外務部聽見這些話 業已商量妥當 有對付俄人的辦法

趙次帥籌辦路工 ○由奉省到新民 日本的輕便火車 業已開行 因路窄車輕 常怕翻車 現又改修寬路 名為東清鐵路支線 招募七千名工人 分兩段趕造 (由省到老邊為一段 由老邊到新民為一段) 限六個月完工 趙將軍因這件事 有碍中國利權 又不能攔阻 現跟省城紳商 極力籌畫款項 另修一條路 跟新榆鐵路 接成一線 但願這條路早早修成 免得極大的利權 都被外人佔去

奉天人又上了當了 ○關東省一年以前 俄國羌帖盛行 每盧布得加貼水一兩毛 後來日軍嚴行禁止 硬派着行使手票 本地商民 都不大很信服 至今總沒能暢行 新近想了個法子 真真巧極了 特意出告示 收回軍用手票 用正金銀行鈔票抵換 這們一來 手票的價值 反倒漲起來了 甚至拿著現銀元 兌換手票 還得加貼水 噫呀 中國人的脾氣 叫人家都摸準了 畧微施展施展手段 就得上人家的套



鐵路又聘日本工程師○川漢粵漢兩條鐵路 凡歸湖北辦的 張香帥已議定大局 派駐日本的中國官 轉請長岡子爵 代聘日本工學博士原口 議定薪水 寫立合同 作為鐵路工程師 傳聞如此 不知確不確 但中國鐵路 所用工程師 全由外國聘請 花着很大的工價 還得受人家挾制 往往鐵路大權 倒許被洋員奪去 實在可慮 聽說四川錫制台 由英國招回卒業留學生 充當工程師 本國並不是真沒人才 爲什麼專要用外人呢

造槍彈總得留神○駐紮馬廠的陸軍官長 新近在操廠 考試賽槍 有步隊十三標隊官 入場比賽 剛剛打了一槍 轟的一聲 把槍枝震成三截 隊官的兩膀兩手 全受重傷 差不多成了殘廢 細考查這個原故 都由造槍子時候 彈裡的炸藥 裝的多了 藥性太猛 還沒放出筒去 銅帽子業已鎔化 炸藥沒有收管 橫勁更大 所以轟成好幾段 聽說這一項子彈 是湖北造的 又有說是德州造的 管理製造的人員 千萬留留神 軍營中人 跟槍砲子藥 時刻不離 要常出這種危險 豈不是拿着人命當兒戲嗎

### 本京新聞

張俊子竭力運動○工巡局收押張俊子 外邊很有人替他運動 他自知罪大惡極 難逃國法 情甘破家贖罪 工巡局的老爺們 誰不自愛聲名 斷不至被他買動 但怕錢能通神 若是買動了兜攬事的人 那可防不勝防了 請諸位多加謹慎 聲名真要緊呀

戶部書吏的搪塞○戶部堂官 叫檔房傳知各司 由庚子以後 本部辦過的奏案 一律補抄紅格奏底一分 以便考查 某書吏調唆司員 借詞回堂 就說案卷太多 抄不過來 並且二十九年遭過火災 案卷殘缺不全 不便抄錄 堂官無法 就叫從本年正月起 所有奏過的案件 抄成底稿 也就得了 據外邊傳說 奉稿並不缺短 恐怕堂官細查 不如搪塞過去 自然省事多多

章京編日記○軍機大臣 因整頓公事 總得細心考求 諭令各司員 每天把新奉○諭旨 京外具奏的摺子 廷寄各省的信件 來往公文 不論事情大小 都得隨手登日記 按月編造清冊 同堂查考 以免遲誤

文憑歸學部管理○學部堂官 因京外大小各學堂 都該歸學部統轄 所有各學堂學生 卒業後考試合格 所頒文憑 全由學部發給 纔顯出慎重學務的意思 借此也有個查考 聽說已通行各省照辦了



電話不靈○安設電話 爲的是消息靈通 南分局的傳話人 全是些外行 手口忙不過來 人家搖了問鈴 忙的時候 他必回覆某號說著話呢 再不然搖了回鈴 不替摘線 鬧得兩頭很麻煩 昨晚本館同朋友說話 已經搖了回鈴 分局並不摘線 兩頭連問了六七回 事情忙的人 那學得住這樣麻煩 再不多添內行傳話人 可就沒人請敢教了 (三班九個人 每班八點鐘 怎怪他們顧不過來)

濟良所大可成功○連天說濟良所的話 又勸人捐助經費 協巡營幫統楊大人 又竭力的想法子 已經同新任廳丞段入人說過 也很以爲然 昨天還有一位朋友 願意獨力推辦 又聽說香雲的客人趙姓 當初願替他贖身 如今有了這個機會 何妨叫他多認些捐 (可惜不知住處) 就把香雲許配給他 趙姓如有不好意思的地方 本報願作個說台人 有甚麼話 可以登報 說給大家知道知道 沒甚麼愁奮 英雄兒女 遇在一時 真是一件快事 哈哈 哈哈

裁併各衙門不確○外邊屢次傳說 太常光祿各衙門 打算一律裁併 其實並沒有這個話 因爲去年張貝子遞的條陳 至今還沒議定 所以暫時不能裁

奏設習藝所○散秩大臣李襲侯國杰 因三海裁汰的兵丁 失業可憐 奏請設立習藝所 叫各兵學習手藝 將來好借此餬口 並請由官發銀一萬兩 李侯自捐五千兩 作爲開辦的經費

### 各省新聞

日員改裝被拿 (奉天) 日俄講和以後 日本商人 到哈爾濱海參威等處去的 人很不少 俄軍防守兵丁 驗照就放過去 並不攔擋 有日本武員四人 改換了中國裝扮 由大路前往吉林 走到鐵嶺北邊第五站 (是日俄分界地方 中間有一段沒鐵道 客商都得步行過去) 被俄人看出個辮子來 立時拿去 囚在獄裏 稟明法司審問

自刎殉夫 (江西) 南昌江大令 受傷身死以後 有一位姨太太 傷心老爺慘死 自刎殉了丈夫 南昌紳士 本打算替江大令建立專祠 又有這位殉節的烈婦 大家議定 一併在祠內附祀 留個永遠的紀念 會同查看沙門灣形勢 (浙江) 浙江定海廳沙門灣 各國人屢次要求 借爲屯兵操練地方 張撫台現派糧大



華商掛洋牌的數目（廈門）廈門一處口岸 華商掛洋牌的 實在多極了 就着在海關報稅的 考查考查 已經好幾十家 其餘小本買賣 還沒計算在內 掛美商的十家 掛英商的五十三家 掛荷商的九家 掛德商的兩家 掛法商的兩家 掛日商的二百三十九家（還是日本人能作買賣）掛西班牙商的二十四家 掛荷商的一家 以上共計三百四十家 用中國商人牌號 到海關去報稅的 只有壽世堂藥房一家 也算 是絕無僅有的了

# 來函

京話日報館主人鑒昨閱手眼通天一段其事實有不合此事均係珍親手辦理招出物議亦不能從頭至尾聲明然實在並未受人囑咐此次往長營因訪得姚姓家原有做銅元機器一分係胡姓所安（此是誰底）其餘做私錢爐座多少未見准底不能按戶搜查若說豫先走了風聲翼內先於初五六日已由他處起出機器並將做機器人胡姓挈到外間何人不知（其風聲早已走漏）所幸正犯未逃總不能說本翼人指明躲避若論以爐座多少官司好打究是何人到長營槍隊在外巡繞以防生亂技勇隊進了屋子並不辦案先拿人家的東西何人所見造此語者多謝多謝查左翼每逢辦案有點不文明的舉動隨起隊時先將各官兵洗淨（搜查身上所帶何物及零錢若干）將案辦齊臨回時連官及兵均按名搜查清淨然後纔能出坑（賊窩處）此次往長營因係回教且此地人良善否無人不知是以於未動身之先更加謹慎兵丁隨身物件均不准帶至將姚姓父子挈住機器物件以及私錢模貝搜出拾在門外上車裝齊（車夫是長營人）將所有官兵均集在姚口東院（造錢處）由珍等飭知各官兵按名將衣褲解開抖擻清淨放出門外（此時姚姓二子眼同查看交代清楚）所有拉回各件約四大車均係做錢什物或私小制錢以外有大個錢二串（每串七吊）人家報丟無法也非有名無實（正犯辦到）也沒耗費國家兵餉（也未請費用）均係應差之兵若說長了賊人的膽量（認真訪訪如何景況）著名庇私的夏長久如問出實據豈有不辦之理

鳥珍白

按包庇私錢的夏長久 本案雖無實據 其為著名庇私匪首 京通一帶 衆口一詞 不過聲勢業已養成 人人投鼠忌器 提署若能剪除此惡 則外間物議 不禁自止 儲少官司好打的話 出於何人之口 今既 來函聲明 姓名不便再舉



# 宮門鈔

二月十九日內務府 廂藍旗值日無引 見 李家駒 王清穆到京請 安 掌儀司奏二十六日祭奉先殿  
 恭王行禮 內務府奉派致祭 黃木神 派出文煦 召見軍機 李家駒 王清穆

## 告示

外城工巡局批示 據稟已悉惠興女士創立貞文女學堂嗣因經費不支難償初願竟以身殉實屬大義凜然深堪嘉  
 尚該職員張毓書等擬仿各國婦女慈善會辦法開立婦女匡學會實為籌款接濟該女學堂經費起見事屬可行自  
 應照准該職員等務當實心辦理以完惠興女士未竟之志庶於女學界前途足資裨益所請演戲三日應照准不得  
 逾限惟所唱戲詞須於三日前稟報外城總局查核方准照演仰即轉飭遵照並於開會日派捕妥為彈壓可也此批  
 本館接演戲籌款用意良苦既蒙批准足見提倡熱心惟不得逾限四字與提倡本旨略嫌矛盾蓋如此義舉求其  
 逾限而不可得也

## 電報

長沙英商的交涉○外務部接湖南巡撫來電 據說長沙英領事 接奉駐京英公使的札文 叫他傳諭英商勃納

次 趕緊離開長沙

法兵船已離南昌○上海來電說 法國兵船歐爾列號 現已離開南昌 前往鄱陽湖去了

岑宮保宴請美提督○又說 粵督岑宮保 已經有好幾個月 沒跟外國人同席 本月十二日 請美國德連提



## ◎二月初七日春洽先在振儒女學堂的演說◎

現在北京的風氣 已然是開了 男學堂 女學堂 慢慢的也都立起來了 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我們中國 有一句害人害國的話「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專與在讀書的人家 故此中國作女子的 拿著讀書沒當回事 從前關著門過日子時候 還不至顯出短處來 現在五洲交通 跟外國搭上交道了 人家的婦人女子 提筆能寫 拿起書來能看 獨到我們中國婦女 有眼睛如同瞎子一樣 有耳朵 有舌頭 如同聾子啞叭一樣 人家也是人 俗們也是人 嚼門白活了一輩子 你說冤屈不冤屈呀

到底女學有什麼好處呢 喝 好處可多啦 一時也說不盡 請先由國家上說起 現在中國如此的危弱 要打算強國 總得求人才 求人才必在學堂 蒙養學堂 是各學堂的根本 蒙養學堂的根本 就在家庭教育 故此外國常講究 小孩子受家庭教育 是第一層功夫 萬沒有講究等級學成的 小兒在家裡 跟著母親的日子多 跟著父親的日子少 小孩見什麼學什麼 母親明白 孩子就明白 母親糊塗 孩子就糊塗 用親有學問 孩子就有學問 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受過家庭教育 長大了入學堂 能守著家教的規矩 由學堂回家 也能守著學堂的規窺 這是不能勉強的 我常見京城小學堂的學生 在學堂裡用的功課很好 一回到家 橫反橫鬧 不服他父母的教訓 這個毛病在那兒呀 敢情就是沒有家庭教育囉 如果從小兒就受過家庭教育 又受過學堂教育 然後學成各種的學問 國家由學堂取人才 還有個不得真才的嗎 還有一件事 要對着衆學生們說 方纔我說的話 不是女學要緊嗎 還有女工一件事也要緊 現在中國講變法 除了講富國 就是講強兵 強兵我今天不說 我再說說富國 大凡在世界上 立一個國 本是以民人積成功的 民富國纔能富 富民的道理 在全國裡人人能掙錢 人人能養活自己 生利的人多 分利的少 誰也不倚靠誰 中國的大弊病 家中出了一個掙錢的 一家的人 都要倚靠他 生利的少 分利的



多。正跟牛財的大道相反。獨到我們中國。號稱四萬萬人。二萬萬女子。有四肢。有五官。有心思。有腦子。成天際任什麼不幹。餓了也要喫。冷了也要穿。竟能分利。不能生利。專倚靠着男子。所喫所穿的錢。都分的是一個能生利的男子所生。作女子的。靠着男子喫穿。當作天然的權力。男子養活女子。也當作應盡的義務。男子不被家所累的。實在是少兒的叻。

中國四萬萬人。除去二萬萬不能生利的女子。剩下二萬萬男子。也不能人人能生利。二萬萬男子裏。除去一半老小有殘廢的不算。只剩一萬萬。一萬萬裏。再除去一半遊手好閑。合吸大烟的廢人。所剩下能生利的人。不足五千萬。全國的人。分作八成。七成兒不作事的人。專仗一成兒作事的人養活着。請明理的人想想。民人怎麼不窮呀。民人一窮。國家怎麼能富呀。我們中國。無論男女。人人若有一分手藝。自己能養活自己。四萬萬人。誰也不倚靠誰。誰也不分誰的利。人民自然就富足了。人民一富。國家豈有不富强的嗎。

再說現在立國。比不得從前。最要緊是自主獨立。要打算國家獨立。人民先得有獨立性情。沒有倚賴的心思。中國衰弱的原故。就是人民都有倚賴心。作人民的。倚賴官府。官府倚賴朝廷。作子弟的倚賴父兄。作女子的。倚賴男子。親戚倚賴親戚。朋友倚賴朋友。一層一層的。推到國家上。國家又應該倚賴誰呀。只可是倚賴外國了罷。一倚賴上人家。還稱得起自主獨立的國嗎。所以我說興女學。還得興女工。為第一要緊的事。望諸位女學生。大家勉勵纔好。

### 要 新 聞

外務部勸紳士讓礦○安徽銅官山礦務交涉。經本省紳士。稟歸自己辦。誠撫台咨請外務部照會英公使。力爭廢約。已紀前報。現聽說英公使不允廢約。打算還歸英商凱約翰開辦。外部沒有法子。趕緊給誠撫台去信。說安徽好礦很多。何必跟洋人爭這一處礦。恐怕爭利害了。別生枝節。請婉轉勸諭紳士。暫行推



讓 誠撫台接到這封信 只好送給各紳士去看 可不知紳士讓不讓

日公使不允撤民政司○奉天趙將軍 前次電催外務部 轉商日公使 所有海城 遼陽 營口 鐵嶺等處民政司 請趕緊撤去 外務部照會過去 現接日公使回覆 說公使的權限 管不着這些事 不便過問 現已電知駐日楊欽差 跟日本政府商辦

鐵尚書要赴東洋閱操○駐京日公使 告訴外務部說 中歷四月初 日皇親閱陸軍大操 請奏派大員 前去閱看 聽說鐵寶臣尚書 打算親往日本觀操

秀才得罪了神甫○奉天廣寧縣 教民某姓 仗著洋勢 欺侮平民 種種的情形 說也說不盡了 有一箇年輕子弟 不大懂事 跟教民在街上同走 一路上說說笑笑 偶爾不留神 牽涉上了天主 教民大怒 動手就打 還覺著不出氣 又到他的門口大罵 這個人和戚某秀才 聽著很抱不平 出來爭論了會子 教民去告訴神甫 又加上許多言語 神甫就去見縣官 說紳士是 民的領袖 不應當毀謗西教 請把他 的秀才革去 縣官不肯 神甫就用勢力壓派 非得出了這口氣 決不甘心 要像這樣的鬧法 民教的仇恨 豈不是越結越深嗎

中俄條約又開議○俄國駐京璞公使 前因偶有小病 借詞推諉 故意耽誤日期 許久沒開議 外務部屢次催問 這纔重新定規日子 十一日會議一次 十六日會議一次 可不知議的怎麼樣了

嚴定各省大員功過○兩宮因各省民教不和 與政治大有妨碍 面諭軍機大臣 妥議保護章程 現經大軍機覆奏 嚴定各督撫將軍功過 如果在任二年 不出教案 就請從優議敘 鬧教的省分 除把本管地方官嚴辦 保護不力的督撫將軍 全要從重議處

奉省鹽務交涉○奉天省南界 金復海城等州縣 全有海灘 可以煮鹽 從旅順歸了日本 日人打算在那裏煮鹽 運往奉省各內地 以便行銷 趙次帥並沒答應 但旅順已歸日界 日人煮鹽 我國沒有禁止的權力 不過在內地行銷這一層 還可以攔阻 並打算由華商收回 自運自賣 保護利權

華官被日兵戲耍○新民府駐紮的日兵 在街上任意橫行 箠打中國人 有一天沈太守便衣出了衙門 訪查事件 忽遇四名日本兵 迎面過來 衝着沈太守 做出種種戲耍的樣子 並在臉上輕輕打了兩下 沈太守氣極了 回了衙門 立時電稟趙將軍 請示辦法 將軍委派陶觀察 趕緊去查 日本軍政衙門 自知

而詞句不甚妥當 必須有刪潤之處者 事冗無暇 幸勿責以必登 本館敬白



無理 去拜沈太守 情願把滋事與丁罰辦 但求息事 免傷和氣 太守因日兵野蠻 羞辱華官 有傷國體 沒肯答應 各學堂的學生 也因此大動公憤 現時正在交涉 還不知怎樣了結

## 本京新聞

安九的罪名太便宜○前次報上說過 豆腐池胡同效宅的車夫安九 網打巡捕 後來送進工巡局 效大人替他託人情 先託東局榮總辦 並沒答應 又託徐大軍機 也把信給燒了 說是總得重辦 到處去給他鑽門子 纔算辦了一個月的枷號 這一案 情節很可惡 頭一次巡捕去指傳 安九把巡捕網起來 打完之後 又把巡捕的衣裳脫下來 作出許多下不去的事 如今就枷號一個月 未免太便宜了他 可見這位效大人 真肯替家人出力

工藝廠探定地基○慶王爺跟諸位大員 創設首善工藝局 採好安定門外黃寺廟內 已經派了委員 帶着木廠子商人 前去估工 聽說一面修理 一面就可以開辦

書吏不肯多備紙張○戶部各司書吏 所用的紙張 向來是由紙行批買 現因裁撤書吏 這一項紙張 隨用隨買 絕不留一點兒富餘 俗語說得過且過 戶部書吏 也就是這個意思

命案奇事○海岱門外小市口東三益客店 有一個姓陳的客人 僱車出門 剛要上車 無緣無故 忽然死在車裏 經巡捕知道了 立時到東分局報案 連客店帶趕車的 都得受些連累 其中有什麼情節沒有 訪明再登

各國的兵合操○本月十六日下午 海岱門裡法國操場 各國兵隊 都在那裡會操 並有賽跑奪旗跳杆 種種遊戲 觀看的人如山如海 圍了個風雨不透 但在有腦筋的人看着 心理不能不難過

父子攔輿○昨天有一苦漢 携帶着幼子 在那中堂轎前攔輿喊冤 問他所爲何事 要說又不肯說 低着頭 輕輕說出 妻子被人拐跑 幼子在一旁直哭 這個情節 却也可憐

巡捕盡職○前天有一個日本人騎着大馬 一直要走進東安市場 紫門巡捕 攔阻不准他騎馬入內 日本人撥回馬頭就走了 隨後來了一個梳辮子戴洋帽的口國人 也要騎馬入內 不聽巡捕攔阻 滿嘴裡不乾不



淨 簡直他不知道自己是那國的人 願市場巡捕 認真彈壓 再遇見這類東西 不必跟他細說 送到局裡去關幾天 警戒下次

### 各省新聞

桂 佛(山西)大同府有坐覺山 山上有處普照寺 廟裡的住持 造出謠言來 自己稱說桂佛附體 書符治病 信口胡說 本地的愚民 迷信的了不得 縣太爺因他燒香聚眾 恐怕招出事來 拿到衙門裡去審問 不想這位桂佛 運動的真不小 居然驚動了上司 立刻叫知縣放了他 撫台大人 十分敬重桂佛 全省的大小官 一齊跟著捧粗腿 新近這位佛爺來京 特請某大方丈 前往山西傳戒 要把那處普照寺 改作常住 俗語說指佛吃飯 賴佛穿衣 窮僧惡道的把戲 原不足責 不料這般大人們 也能跟着湊熱鬧 真真的令人不解

銅元餘利的實數(江甯) 恩藩台因銀元局鑄造銅圓 所得的餘利很多 每月局裡的費用 大可由這一項提撥 怎麼還按月到司庫領款 稟明周玉帥 親到銀元局監工 查看幾天 每天究竟解鑄銅元多少 能有餘利多少 查清了再定辦法

### 各國新聞

無業工人的演說(英國) 英國現有失業工人 約計四千名 聚會在海堤花園裡 大家挨次演說 大概的意思 想求政府幫助 並請戶部設法救急 不知能允准不能

禁止打漁(美國) 美洲西北沿海地方 常有別國漁人 到那裏打漁 現經議院議定 打算發下號令 禁止外人捕漁

嚴辦私藏炸藥(俄國) 俄國人民 常用炸藥行刺 大員們往往被害 現有奧達塞總督 出了主意 以後要有人私藏炸藥 立時就地正法 不論因什麼起見 全可以不必審問

日皇賞賜伊藤侯(日本) 日皇因伊藤侯爵 年老功高 現又奉派駐紮韓國 充當統監職任 西二月二十號 特賜馬車兩輛 一輛是六頭馬車 一輛是四頭馬車 並賞賜駿馬 都是御用的尊貴物件







## 演說

## 勸中國工商大家結團體

中國跟各國通商以來 中國的商務 一天比一天不如 前十幾年 中國的出口貨 已然抵不住進口貨了 近來各國 在中國的商務 一天比一天見強 中國的利權 不知失了多少 國弱民貧 未嘗不是這個原故 怎奈僑們的商人 本來缺少學問 至今還是大睡不醒 從沒想着跟人家爭利 還傻頭傻腦的 就知道跟自己本國人爭利

論起中國人的聰明來 也不比那一國低 中國人爲商爲工的 也不在外國人以下 不信請看出外洋作商人的 從沒入過商業學校 也能夠跟他們有學問的商家在一處爭利 還計比外國人多賺些錢呢 不信請看中國的工人 凡外國精巧的手藝 都能仿造個模樣出來 沒受過教育的工商 尙且如此 再要是加點學問 豈不更不可限量了嗎

中國商務所缺的 第一政府不提倡 拿着商務當作賤行業 開口就罵奸商 彷彿人人與國家 有很大的害處 故此不肯提倡 政府既不提倡 民人看着商務 可就如同下賤事一般了 第二中國商人沒團體 中國內地的商人 從來不知什麼叫本國的利權 就知道自家跟自家爭利 作工人的 死守着舊法子 從來不知改良 第三商人不講求學問 商人既沒學問 不知爭利權 結團體 工人沒學問 不知改良製造 挽回利權 工商既缺這三件要緊事 可就喫大了虧了

到了外國 他們政府 拿着工藝商務 當作極要緊的大事 遇有與商務爭利權的事 政府極力提倡 津貼保護 爲是好跟外人爭利 這就叫作工戰商戰 論起商務工藝 原本如同打仗一般 作商人的 怎樣講團體呢 多少人湊資本 立大公司 開工藝廠 講究隨時改良 工有工會 商有商會 會裡籌出經費 派人到各國去考查 考查那一國喜用什麼貨物 必要好好的仿造 總要叫人家愛買 奪外國的利權 一點不肯



讓步 並且外國作商人的 從小兒都入過商業學校 學過工戰商戰的專門學問 想學外國的富強 除了工商 別無妙策

按現在通商各國 不用提英美 進口貨本多 就說德國罷 他們在中國的商權 已然日見發達 聽說去年德國在膠州地方 立了一個造紙公司 他把北京中國的紙樣子 運去了好幾百種 一樣一樣的 按著仿造 再運到京城來銷賣 比中國的紙 價錢又賤又好看 拿這一件事論 可見外人的用心了 「聽說中德新定的商約 准其德國人在內地隨便營業 不知簽了押沒有」 提出來實在叫人可怕 我們中國人還在夢裡頭呢 「未完」

### 要聞新聞

車站舞弊的人請看 ○昨晚接鄭州來電 京漢鐵路 鄭州本是大站 搭客最多 票房從中舞弊 欺壓客人 萬惡多端 每逢買票 客人用龍元 票房不收 一定要英元 客人用英元 他又耍龍元 故意刁難 硬

派人格外加水 每元總要加到一毛有零 近站車脚 有二毛五分的票價 雖不收大元找零 硬要人出三毛 比大元找零還狠 督辦唐大人 聽見這些話 派人暗查 查出實在憑據 立刻把罪惡極大的副站長

押解進京 從嚴懲辦 正站長跟票房人等 都要重罰 唐督辦的權力 必不致像津榆鐵路 既然查實 總可以痛痛快快辦個樣子 「正副站長都姓陳」

外務部把責任讓人 ○袁宮保委派顏世清 編定約章彙纂 已經用上海刷印 不久就可以出書 這個書所編的條約 到光緒三十年為止 以後按每年一編 辦理外交 實在萬不可少的書 但此事關係外交 權柄

應當歸外務部 外務部竟自不管 直等着北洋代辦 書已刷印 並沒一個字的序跋 人販子也要辦報 ○天津新出的某報 有一位主筆 平時來往哈爾濱 販賣婦女 很是發財 經巡警扣住過

一次 現在辦了這一種報 外邊人議論紛紛 實在是報界的大羞辱 請編定教案專書 ○外務部前據杜御史條陳 各省開教的案子 全由愚民過於糊塗 不知道鬧成交涉 國家

請編定教案專書 ○外務部前據杜御史條陳 各省開教的案子 全由愚民過於糊塗 不知道鬧成交涉 國家



既受損害 民間也得吃虧 應當把歷次教案 編成專書 頒發各省督府 轉行府廳州縣 每逢初一十五 派公正紳士宣講 叫鄉民知道儆戒 開通下等人 其多立演說會 萬一能見效 不用周冕為議約隨員○前次唐少川侍郎 去跟袁宮保商量 打算派周冕充當議約隨員 政府各大員 全不以為然 因為庚子年間 周冕在黑龍江的時候 受了俄人的籠絡 勾串一氣 很有些不實不盡 如今派為隨員 恐怕吉黑兩省 都要破俄人暗算 外務部聽見這些情節 多有妨碍 就告訴唐侍郎 把這件事 情中止 又電諭周觀察 不必來京

### 本京新聞

文明巡捕有野蠻舉動○十七日上午九點鐘 有一位女士 由西單牌樓往北走 後邊跟着一個新裝文明巡捕 口出戲言 非常無禮 一直跟隨到皮庫胡同西口 女士知他不懷好意 又遇着舊裝巡捕站崗 因對舊巡捕說 我要同這個新巡捕打官司 你可別放他走 新巡捕連忙分辨 女士說道 你穿戴着一身文明衣冠 總該應受過幾天教化 (不但巡捕) 出來是彈壓地面呀 還為騷擾過路的人呀 從旁來了幾個無理取鬧的人 亂七八糟的一勸 新巡捕乘空逃絕 這件事情雖小 與巡捕的名譽很有碍 願有警務責任的 查一查纔好 (如蒙查究 女士可以對質)

消防隊人人愧憤○前次日本教習喝醉 打了消防隊兵 經本報反言激勸 居然把兵士激動 人人知道愧憤 可見消防隊有了進步 自從創議國民捐 崇魯張仲元認捐後 消防隊一名未發 全隊趕緊認捐 也很 有點兒國家思想 祇因教習不守權限 輕視消防隊兵 積重了一時難返 故此有醉後亂打的舉動 但願 我兵士 因愧憤再加勸勵 受教育的時候 敬重教習 不受教育的時候 總得自己管自己 不可再叫外 人輕看了呀

兩強盜大罵松山○昨天處決三犯 兩個明火 那一個就是逼姦兒媳的松山 由刑部綁出 到了市口 三輛 囚車 並排在一堆 這兩個搶犯 一股子厲氣 無處發洩 對着松山 破口大罵 罵得他一言不發 作 到強盜 臨刑的時候 還有羞惡的心 可見人性本善 一點也不錯 有了教化 全都是安分良民(可哭) 惟獨淫邪昏亂 像松山這樣的 只能算是禽獸 不能再算是人 差役們在他的小辮子上 給續了一根



綠頭繩兒 連他死後的罵名 都給宣出來了 這也未免太挖苦了  
 常敬氏隨摺請旌○刑部遞奏處決松山的摺子 隨著就替常敬氏請旌表 當奉○諭旨依議 常敬氏的娘舅馬  
 秉勛 昨天也在法場 對大眾數松山的罪 看熱鬧的 也無人不罵松山  
 唐大人的管家要門包○有一位某老爺 前天去拜唐少川大人 管家要門包十二兩 這位老爺 並沒預備  
 差一點兒不成功 第二天如數封好送去 取了他一個收條 然後把收條送給唐大人看 大人大怒 聽說  
 已經從嚴懲辦

水會爲什麼裁勇○北橋灣同義水會 向來有二十名巡勇 每天晚上 出來巡更查夜 很能夠保護地面 現  
 在忽然裁撤 目前舉辦警務 因款項不足 不能多設站崗的巡捕 正仗着水會巡勇 幫助整理街道 同  
 義水會 反倒把勇丁裁去 不知是什麼緣故

火車傷人○十八日二次客車 由京城開往天津 走到黃村東邊 忽有一個老頭子 年紀八十多歲 由鐵路  
 經過 被車頭撞出二丈多遠 一下子給摔死了 這大年歲 如此慘死 實在可憐

體恤年老兵丁○左翼翼尉烏大人 因本營技勇兵 年老衰病的很多 打算裁撤 又怕他們沒生路 未免可  
 憐 新近想了個法子 傳諭年老的兵丁 家裏有兄弟子姪 只要年輕力壯的 都可以更名當差

巡捕打人二則 前幾日午後一點鐘 正陽橋有個拉車的 因爲錯走了道路 協巡隊並不言語 舉起棍子來  
 照定車夫瘡背上 很力痛打 拉車的疼極了 叫喚一聲 如同鬼號 到底沒敢停住車 拉着車飛跑走了  
 ○又某部郎由順治門出城 坐着兩個人的人力車 因走了道路居中 巡兵從後面過來 把推車的那人痛  
 打 部郎嚇了一跳 回頭衝着他說 你懂的警章嗎 指揮棍可以打人嗎 巡兵竟敢破口大罵 部郎打算  
 停住車 揪着他上局 車夫胆子太小 怕受拖累 捨命往前跑 巡兵罵的什麼話 後來並沒聽清

### 各省新聞

批候催交兇犯(漢口)漢口義泰洋行 前因聚賭爭鬧 打死張堯卿 已見本報 兇犯至今沒到案 張堯卿  
 妻子洪氏 把情形稟明道台 請追兇犯究辦 繼觀察批下來說 張堯卿被毆身死 當時由夏口廳會同委  
 員 前去相驗 據洋人李羅伯簽字 具結定期交人 後來又說陳蔭三等逃避 這樣人命案 斷不能夠



不追究 豈可由他推諉 除實力催交兇犯 叫張氏靜候辦理 決不能用空話敷衍

越獄的逃犯偷竊官衙(漢口)夏口廳衙門簽押房 被賊偷去衣物 價值很貴 查看了一遍 並沒形迹 就有一張紙 上寫着楊義等人 因越獄之後 沒錢使用 特意借去衣物 作為赴上海的費用 馮司馬看了大驚 每天派勇丁在衙門防守 並派出能幹差人 到外邊嚴密查拿

添派收呈子委員(浙江)現在浙江全省 共計七十二州縣的百姓 都聽見張撫台辦事公平 有冤枉的人 全爭着去遞呈子 衙門口十分擁擠 又添派兩位委員 帮着收呈詞 可見做官的聲名 最是要緊

賭風太盛(鎮江)鎮江地面 無論官商 平時都是大賭 處處打麻雀牌 輸贏大的 常有動千的銀子 小的也一二百元 推牌九的賭 一耍就是幾千兩 有箇錢莊的夥計 因賭鬧事 現在各木行的東夥 成天家在賭場迷戀 又有各舖戶的同事 在妓館開局聚賭 這種風氣 地方官不管辦事 由着保甲局糊弄 反倒在妓館裡抽頭 官場如此 民人更不用說了

徵兵私逃(江甯)南京所招的兵 因從前招募時候 兵官應許過他們 格外從優看待 不料入營之後 相待的很薄 所以全不願意幹了 日前忽有幾箇人 跟本管兵官告辭 兵官不准 就都暗暗的逃跑 還有帶了軍裝去的 共約二百多人 清淮一帶的人最多

禁官場吸食鴉片烟(江甯)現有安徽貢生陳嘉言 稟明周玉帥 請禁止官場抽烟 說鴉片最能損人精神 目下舉辦新政 全仗着精力強壯 纔能辦事 要是迷戀上大煙 未免白就誤了歲月 請先從官場戒起 然後再禁止民間 鴉片煙的害 慢慢的就可以除淨了 周玉帥把原稟發交仕學館 願各員快快戒煙

### 各國新聞

十六萬元的酒杯(英國)倫敦拍賣場 現有一隻酒杯 是四百年以前的物件(西例一百年為一紀)這酒杯 本是水晶所做 彫刻的極精緻 裡外鑲金 願買的人 投標號價 有一個美國 號的價錢最大 計十六萬二千七百五十元 真算得極貴重的玩物了

為鐵路特開會議(日本)日本內閣大員 現開特別會議 考查歸併鐵路事件 外務大臣加藤 打算看新定的用款 數目是多是少 然後再定規辦法



# 上 諭 宮 門 抄

二月二十一日外務部 欽大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銘安專摺謝開復處分 恩 翁斌孫 李士鈐預備  
 召見 王中堂續假二十日 侍衛處奏派代進西苑門內大臣班 派出壽者 阿霖  
 召見軍機 翁斌孫 李士鈐

上諭龐鴻書奏分別舉劾屬員一摺湖南署永順府知府候補知府徐榮永綏應同知吳傳綺永順府古文坪同知沈瀛  
 安鄉縣知縣徐方奏署清泉縣知縣廖世英興寧縣知縣王章祺署桃源縣知縣羅維翰候補知縣賀周昌均着傳旨  
 嘉獎 浦縣知縣陳智融性情輕率且有藉案苛罰情事大挑知縣王士琇心地所預辦理厘金任聽司巡舞弊試用  
 同知金紫垣年老昏庸難期造就宜章縣教諭周繼翰緝多踰不堪司鐸署靖州零溪巡檢候補巡檢孫爾厚縱差  
 苛擾聲名甚劣均着即行革職代理常德府經歷候補縣丞王椿森違例擅受致釀人命着革職歸案審訊茶陵州知  
 州段長佑年力就衰不能振作着以原品休致零陵縣知縣陳壽保才識疏短不勝煩要着開缺另補龍山縣知縣劉  
 蓮孫閱歷太淺案多積壓着開缺留省查看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告 示

刑部示 為榜示事江蘇司案呈准提督衙門奏松山因圖姦兒媳不從慘斃人命請交部審辦一案查該犯松山因向  
 子媳調姦不從復起意強姦未成用鐵物將伊子媳烙毆致傷身死經本部審將該犯依例擬以斬立決照章改為絞  
 立決已死常敬氏奏請旌表於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奏奉 旨松山著即處絞餘依議欽此今將該犯年歲籍  
 貫開列榜示俾眾咸知以昭炯戒特示 松山係正紅旗滿洲文哲佐領下驍騎校年四十四歲



## ◎勸中國工商大家結團體◎〔續昨〕

中國自從庚子變了法 政府知道要富國 先富民 要富民 總得振興工商 故此立了一個商部 提倡工藝 商務 五六年的光景 除了通商各口岸 稍微見點起色 至於內地各省 還是提倡不起來 工藝照舊腐敗 作商的如散沙 去年我上西城有事 遇見一箇皮行的人 他是前門西皮作的經理人 我就跟他說 你們皮行 總得想法子改良 你們皮行的銷路多 全仗著靴鞋臉的皮條 皮條的大用項 屬快靴用的多 用快靴的 多在軍營 現在軍營改練新操 都換了洋式皮靴 快靴可就用了不著了 皮條的銷路 自然減少 軍營裏皮靴的材料 都由外洋買來的 可也是中國出口的生貨 這麼一來 你們皮行的買賣 可就佔不住了 何如你們各家皮行 湊在一處 舉出幾位行頭來 稟請商部 大大的立一處製皮公司 請幾位會製牛皮的工師 用本國的生牛皮 仿造外國做皮靴皮貨的熟皮 改改法子 你們這一行 不但保全生業 並且與國家挽回點利權來 碰巧還要多發財呢 我說完這些個話 諸位猜他說什麼 他說你老說的實在不錯 無奈我們皮行裡 向來人多心不齊 這件好事 未必都肯辦 竟是我一個人 也不能濟事 只好聽命由天了罷 沒法子叻 沒法子叻 唉 衆位請想想 在下所說的皮行不能齊心 內地各項商人 也無非跟這個皮行一樣 不知內地的商人 到多少年 纔能作醒了這個夢呢 要強國 先富民 富民的道理 總得講求工商 世界五大洲 沒有工藝不興 商務不振 國能富強的 並且外國講究工戰 商戰 大者可以滅人國 小者可以增長本國的勢力 印度被英國所亡 實在是亡在商務上 現在的時代 正是各國講商戰的時候 各國跟中國講商戰 中國不但不能還手 連招架的力量 都沒有了 再要趕緊打好主意 在下也實不忍說 只可奉勸中國作商的 快快結團體 撤去自己殺自己的私心 把公正良心掏出來 大家一齊努力 多集資本 立公司的立公司 興商會的興商會 立商學堂的立商學堂 僭們先不用講商戰 只要能招架人家就好了 再勸中國作工藝的 不要守著舊法子 能改良的改良



# 上諭 宮門抄

二月二十一日外務部 欽大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銘安專摺謝開復處分 恩 翁斌孫 李士珍預備

召見 王中堂續假二十日 侍衛處奏派代進西苑門內大臣班 派出壽者 阿霖

召見軍機 翁斌孫 李士珍

上諭龐鴻書奏分別舉劾屬員一摺湖南署永順府知府候補知府徐榮永綏廳同知吳傳綺永順府古文坪同知沈瀛安鄉縣知縣徐方奏署清泉縣知縣廖世英興寧縣知縣王章祺署桃源縣知縣羅維翰候補知縣賀周昌均着傳旨嘉獎 浦縣知縣陳智融性情輕率且有藉案苛罰情事大挑知縣王士琇心地所預辦理厘金任聽司巡舞弊試用同知金紫垣年老昏庸難期造就宜章縣教諭周繼翰緝多踰不堪司鐸署靖州零溪巡檢候補巡檢孫爾厚縱差苛擾聲名甚劣均着即行革職代理常德府經歷候補縣丞王椿森違例擅受致釀人命着革職歸案審訊茶陵州知州段長佑年力就衰不能振作着以原品休致零陵縣知縣陳壽保才識疏短不勝煩要着開缺另補龍山縣知縣劉蓮孫閱歷太淺案多積壓着開缺留省查看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告示

刑部示 為榜示事江蘇司案呈准提督衙門奏松山因圖姦兒媳不從慘斃人命請交部審辦一案查該犯松山因向子媳調姦不從復起意強姦未成用鐵物將伊子媳烙毆致傷身死經本部審將該犯依例擬以斬立決照章改為絞立決已死常敬氏奏請旌表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廿一日奏奉 旨松山著即處絞餘依議欽此今將該犯年歲籍貫開列榜示俾眾咸知以昭炯戒特示

松山係正紅旗滿洲文哲佐領下驍騎校年四十四歲



## 演說

## 勸中國工商大家結團體 (續昨)

中國自從庚子變了法 政府知道要富國 先富民 要富民 總得振興工商 故此立了一個商部 提倡工藝 商務 五六年的光景 除了通商各口岸 稍微見點起色 至於內地各省 還是提倡不起來 工藝照舊腐敗 作商的如散沙 去年我上西城有事 遇見一箇皮行的人 他是前門西皮作的經理人 我就跟他說 你們皮行 總得想法子改良 你們皮行的銷路多 全仗著靴鞋轆的皮條 皮條的大用項 屬快靴用的多 用快靴的 多在軍營 現在軍營改練新操 都換了洋式皮靴 快靴可就用了不著了 皮條的銷路 自然減少 軍營裏皮靴的材料 都由外洋買來的 可也是中國出口的生貨 這麼一來 你們皮行的買賣 可就佔不住了 何如你們各家皮行 湊在一處 舉出幾位行頭來 稟請商部 大大的立一處製皮公司 請幾位會製牛皮的工師 用本國的生牛皮 仿造外國做皮靴皮貨的熟皮 改改法子 你們這一行 不但保全住生業 並且與國家挽回點利權來 碰巧還要多發財呢 我說完這些個話 諸位猜他說什麼 他說你老說的實在不錯 無奈我們皮行裡 向來人多心不齊 這件好事 未必都肯辦 竟是我一個人 也不能濟事 只好聽命由天了罷 沒法子嘞 沒法子嘞 唉 衆位請想想 在下所說的皮行不能齊心 內地各項商人 也無非跟這個皮行一樣嘞 不知內地的商人 到多少年 纔能作醒了這個夢呢

要強國 先富民 富民的道理 總得講求工商 世界五大洲 沒有工藝不興 商務不振 國能富強的 並且外國講究工戰 商戰 大者可以滅人國 小者可以增長本國的勢力 印度被英國所亡 實在是亡在商務上 現在的時代 正是各國講商戰的時候 各國跟中國講商戰 中國不但不能還手 連招架的力量 都沒有了 再要趕緊打好主意 在下也實不忍說 只可奉勸中國作商的 快快結團體 撤去自己殺自己的私心 把公正良心掏出來 大家一齊努力 多集資本 立公司的立公司 興商會的興商會 立商學堂的立商學堂 俗們先不用講商戰 只要能招架人家就好了 再勸中國作工藝的 不要守著舊法子 能改良的改良



能仿造的仿造 能自出主意的更好了 從此中國的工人 商人 齊心結團體 挽回國家的利權 便是借  
們大家的權利 把中國富強起來 豈不更是借們大家的福氣嗎

## 要聞新聞

發內帑賑濟日民○日本東北地方 現時災情極重 民間萬分困苦 日本官紳 無論貧富 全都爭先認捐  
救濟本國的百姓 其餘英美各國 也來接濟 美國總統 倫敦市長 都捐了極大的款項 這是人所共知  
的 我國○○皇太后 聽說日本有這樣大災 垂念的了不得 特降○懿旨 頒發內帑銀十萬兩 作為  
賑濟 已由外務部堂官 送交日本內田公使去了

中俄議約的情形○俄國趁庚子大亂 佔據營口等地方 平靜之後 借詞不肯交還 並且趕走了華官 把持  
稅務 進項都歸了俄國 此次中俄開議 外務部堂官 打算叫俄人照數賠款 行文知照奉天 派員查清  
當年俄軍所收的款項 共計關稅二百六十餘萬兩 釐金三十餘萬兩 本月十六日 唐侍郎又跟俄公使  
會議 題到這件事 俄公使無可推辭 倒借口打仗的時候 俄船逃進中國海口 中國不能保護 或被日  
本船打沉 或被日本船追拿 這是中國的錯處 也當賠償俄國 拿這個來抵補我們 唐侍郎說那時的事  
情 全是俄國破壞中立 禍由自取 與中國什麼相干 當時爭論了會子 俄公使到底不認帳

行查學堂的用意○學部知照巡警部 打算實行強迫教育 先由北京辦起 說是京城內外 公立民立的學堂  
很多 地方寬闊 不好查考 請轉諭內外城工巡局 把各處學堂 詳細查明 造成清冊 送交學部備查  
按強迫教育 是如今最要緊的事 不過學部衙門 不能派員去查學生的年歲 總得巡警部幫著辦理  
但現時地方自治 還沒能舉辦 要靠著巡捕 挨門去查 每段六七名巡捕 管轄上干的住戶 那裡能查  
的過來 應該仿照東西各國 分出段落 公舉首事 凡考查年歲 收捐辦學 都責成各街紳董 纔能夠  
辦的整齊 要不然竟說空話 到底沒什麼益處

外務部會議教案○聽見外務部人傳說 近來各堂官 會議南昌教案 法公使請先把江西撫台撤任 然後彼  
此再對議賠款 查此案的禍根 過處全在教堂 並且全案未查清 還沒分出曲直來 斷不能先撤我們的  
大員 總得等江西撫台 審明了實在情形 按照情理 從公判斷 不但要顧全邦交 還得安慰民心



是正經辦法

東報記外部會議情形○東京報上說 外務部王大臣會議 說現在美日各國 全議論中國民間 要有排外的舉動 大家很不放心 恐怕再鬧成團匪的禍亂 其實那裡有的事 外人不知我國情形 人人都存着疑慮的心 關係很大 應當照會各國駐京公使 說明中國決沒有這種意見 各省常有匪徒 散布謠言 跟教民爲仇 政府業已通行各省 務必切實彈壓 斷不能再有拳禍 一面叫駐紮各國使臣 把以上這些話跟各國政府聲明 美國要派兵 前往菲律賓駐紮 預防中國有事 據我們想着 美人必另有用意 應當叫駐美梁星使 到美國外部說清 去吊了這些疑心 最爲要緊

## 本京新聞

軍機處考試供事○現時軍機處供事 要發給津貼 人多欲少 各位王大臣商議 委派軍機章京 定期考試

以便定規去留 原打算本月二十日 在虎坊橋湖廣館去考 現聽說要格外嚴密 改期從二十一日起 到二十三日止 分爲三天 在政務處內考試 議定取正額四十名 另有額外的附取 隨後再挨次序補

蓋房的挖出銀子來○東直門鐵獅子胡同成公府 因修蓋房子 劍挖地基 忽然挖出了許多銀子 聽說本主兒並不貪財 打算把這一項銀兩 全數報効國民捐 可不知道真不真 此說如果不假 這位蓋房的主人

熱心愛國 臨財思義 實在難得

遍貼大字國民捐的招單○現有熱心志士 把國民捐刻成三個大字 用紅顏色刷印出來 在各處熱鬧地方張貼 下邊另貼一張傳單 就是本報去年第一次勸捐的演說 還有劉部郎的勸捐歌 這真是一番苦心 叫人看在眼中 自然心裡不能不動 奉勸我國衆同胞 無論捐不捐 總別忘了國民二字 這並不是喫虧上當的事嘔

周先生的傳單又出來了○這兩天前門洞裡 有一個人散布傳單 寫著濟世救人 所誇的那三畏老先生 就是從前那周三畏 散過許多次的傳單 這回傳單上的話 簡直是賠本賺吆喝 諸位不信試一試 絕不是那樣的好人 記得了巡局出過告示 散布傳單 總要歸局裏檢查 這個傳單 不近人情 工巡局何妨查查呢 再找找從前的舊案 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東安市場捉賊○東安市場裏 游逛的人甚多 因此就招了無數的白錢賊 前大經巡捕捉獲三名 王順旺

鮑玉軒 張三兒 都枷號在巡捕處門外示衆 東局判定 自本月二十一日起 枷號十天開放 不料這一天

還有被剪絡偷去戲子的 這類小結 全是都通同一氣 黨與很多 若不把他們制服 游人怕丟東西

與商務很有碍 捉住了就罰錢 叫他所得不敵所失 比枷號還好 如此胆大 內城地面 難道有了

西便門的白老爺啦嗎(請看正月的本報)市場的名譽很要緊 願巡警多多的留意

法國兵實在野蠻○近來東長安門御河橋一帶 跟宗人府の後身 每到天晚 常有法國兵在那裏遛躑 遇見

中國人 無論是男是女 往往要硬行無禮 本月十七日的晚上 就鬧了三回事 一次是個京南的鄉下婦

人 一次是個年輕的小山東兒 一次是某學堂的學生 是個雲南人 全被法兵截住囉皂 幸虧都有巡捕

解圍 這種野蠻行爲 出在文明國的兵丁 真是怪事 不知法國公使 跟兵營統領 有點風聞沒有

勘誤 昨日本京新聞 消防隊一節 一名未落 落字誤發

### 各省新聞

慘害童養兒媳(蘇州)蘇州城裡白塔巷 有個姓周的婦人 給他的兒子 領了一個童養媳婦 平時就十分

虐待 有一天這個孩子 又惹他婆婆生氣 婦人真狠 竟把兒媳的兩個奶頭 用剪子較吊了 又用烟簽

子 把嘴脣舌頭 一齊扎爛 你想想還活的了嗎 左右鄰全抱不平 婆婆害死兒媳 也有應得的罪名

告訴地保 把他看住 一面報明元和縣 前去相驗 這樣慘毒的命案 總得重辦

學堂擺設備具(廣東)南海縣地方某學堂 開辦不久 學生入學後 有人到堂裡觀看 見有烟槍烟燈 跟

學堂所用物件 擺設在一處 出來傳說 人人見笑 按我國學務 正在發萌的時代 鬧學的风波 辦學的

腐敗 到處不免 如今剛剛開學 就把烟具擺出來 不論功課怎麼樣 外面的笑話 已經是傳揚開了

這樣的學堂 請問辦的好不好

借神歛錢(廣東)廣東的風俗最信神 不知那一天 說是福神的生日 都要放炮慶賀 如今的神權 慢

慢不興時了 迷信人也少了 不像從前那樣熱鬧 聽說有河泊所的差役 手拿福神聖誕的紅帖 去跟各

船戶舖戶歛錢 每家要捐兩角半 作為慶賀的費用 說這是向來舊例 廣東民智已開 迎神塞會這些事 比以前的多 衙役竟敢指神騙錢 未免於開通風氣大有妨碍 該辦



# 志強丸

今有東四牌樓寶元泰私造假藥假充字號已經查出交工巡局押收，將假藥強心布及...

## 上諭 宮門鈔

二月二十二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前廣西布政使張廷燦病痊請 安 吉和因子補進內大臣謝 恩 喜者 阿霖補進內大臣謝 恩 貴福 錫嘏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貴福 錫嘏 上諭貴州威寧鎮總兵員缺着何秀植補授欽此

## 專 件

### ●勸慈悲人捐助濟良所●

永清縣之一分子

這幾天讀京話日報 看到張優十虐待妓女一案 種種的惡狀 真叫人怒髮冲冠 噯呀 文明世界 那有這等殘忍的事呀 雖說好人不為娼 那良家婦女 落在這個火坑裡的 亦實在不少 世界上沒有天生來的娼(就去年說罷 有曉得助國民捐的 有曉得禁買美貨的 作妓女的 也何嘗沒有國家思想 唉 要遭在惡搗手裡 輕者是罵 重者是打 又到那裏去訴冤呢 天地間有這樣不平等的嗎 美洲黑奴 自開放以後 都可以享受點兒人權 妓女雖賤 亦算是番種人的一部分 也是中國四萬萬同胞的一分子 豈有見死不救之理 在下本是個窮念書的 想法子搭救搭救 無奈心有餘力不足 哈哈好啦 聽說協巡幫統楊大人 要辦濟良所 這真是極文明的事 可喜可敬 要辦事必先籌款 楊大人既有此熱心 又得京話日報提倡 我那大慈大悲 急公好義的衆同胞 何妨量力捐助 成此善舉呢 在下先捐銀圓二元 雖說無濟于事 集腋



孟子對答宣王 意在將今比古 說明了周文周武 隨後又講眼前時勢 如同按語一般 一直的接著說 齊燕二國 全是萬乘之國〔乘是兵車〕兩下裡交起仗來 勢力差不了多少 所以一勝一敗的原故 單單在維持人心 要得人心 先就得講求仁政 比如齊兵入燕 燕國的人心很順 不祇於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 就連燕國那般百姓 一齊都來迎我齊兵 箆裡盛着吃食〔箆是竹器 如同木碗〕壺中盛滿了酒漿水〔此句不可呆看 不過是解渴之物〕爭着上前來犒師 試想燕國的子民 應該願意本國得勝 見我們齊兵入境 本該應看成寇仇 為甚麼既不對敵 又不逃走 大眾歡喜逢迎 到底是什麼意見呢 唉 說起燕民的痛苦來 好有一個比方 大凡人生遇了災難 最利害不過的 莫如水火 人身陷溺在水火當中 一定眼睜睜盼人來救 燕國虐待百姓 就如同水火一般 那等受苦的情形 一時片刻 都不能忍耐 忽然聽說我兵到來 大眾如同遇見了救生船 齊國當真能發政施仁 救人逃出水火 這就叫應天順人 若是齊軍取燕 本沒有定亂的思想 祇為私心 不是為公理 把燕國利益到了手 就算心滿意足 輪到百姓們死活 簡直沒有功夫去問 再要施些毒手 更比燕國的舊政 暴虐的很多 如同把人推入水中 越沉越深 焚在火中 越燒越烈 百姓既想死中求活 還願意外人再虐待嗎 當初盼望齊兵的心 只好移在別人身上去了 孟子這話 雖說在三千年以先 却止應了日今時勢 就如東三省戰事 真算是水火奇災 俄人向來的狠毒 好似餓虎貪狼 想着早早把東三省到口 不上三年五載 可巧遇見庚子的機緣 還肯輕輕撒手嗎 可憐中國的百姓 亞如身入水火一般 聽得日本興了義師 人人彷彿得了命 比燕民盼望齊兵 還覺着心急〔有國之民 何至如此 可歎〕後來日兵到了奉天 官民非常的感激 一樣的箆食盡漿 迎接義師〔中國人可羞〕心想這可逃出水火來了 嚶呀 不想日軍的舉動 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百姓的困苦 真是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 沒得可說 只可歸在運氣了 我國為民父母的 該當怎樣傷心呀

# 日新學堂招生

本學堂設有高等初等兩班原有學生三十名今擬擴充再招學額三十名無論滿漢凡在八歲以上二十以下均可報名限於本月二十九日截止凡報名者請向本堂領取報名表及章程  
面試每月學費二元



## 演說

◎ 以手代口 ◎

◎ 話 底 ◎

今日這篇演說 怎叫作以手代口呢 因為有件實事 自家動了點子感情 打算借報紙的力量 勸一勸我們本京的同胞 這話不出三天 我出阜成門外回來 走到城裏大街上 看見道北一處茶館 門前放着個木牌 貼着兩種白話報 我立住脚看了一眼 很覺着有些口渴 只好走進這個茶館 打算買一杯茶喫 剛剛的一進屋門 喝 覺著滿屋子烟氣騰騰 不怕諸位見笑 城裡頭茶館雖多 我可沒怎麼進去過 偶然來到裡面 反透著耳目一新 只見前邊客座裡 坐滿了喝茶的 儘後頭三間堂屋 畧微清靜一點 靠窗找了個空座 叫堂官泡上茶來 抬頭四週圍一望 倒是各樣角色俱全 可是十分人數中 足有七八分旗人 大眾三個一羣 五個一夥 也有大說大笑的 也有低言俏語的 看他大槩的光景 總是沒事的人多 忽見對面座兒上 有四位朋友閒談 一個穿青的少年人 向那穿藍的中年人說道 這幾天走在街上 各處貼着紙條兒 寫着國民捐三個大字 不知道什麼原故 四哥呀 您納可倒明白嗎 穿藍的那位答道 老二 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啊 這就是上回洋報的主意 就有許多無頭蒙跟着起鬨 沒貴沒賤 全給戶部銀行送錢 不管他誰是誰非 哥哥我可決不上當 一句話沒講完 下手一個穿灰色皮襖的老人 接口說道 老四 你說你不上當 這話真不含糊 據我看這國民捐呀 也不過窈小孩兒能咧 你不認識我們街房春老五嗎 他不是有個小姑娘招兒嗎 這孩子今年纔十二歲 因他有箇娘舅 無緣無故的 勸春五爺報捐 你想春老五那樣伶俐 那肯聽這瞎話呢 不想招兒這個傻丫頭 一定要捐 把他每天一百錢碎錢 整整兒一個多月沒花 又把耳朵上銀環兒 賣了不足五吊 還要再過幾天 湊成一塊洋元 好給戶部銀行送去呢 你看這個樣的孩子 可有多們氣人哪 唉 諸位同胞呀 請看這位小姑娘行事 不是發於至誠嗎 既沒有多大的年紀 又沒有讀書識字 天生成這點熱心 真是發於肺腑 我想北京城裏 上至王妃命婦 下至太太奶奶們 算



起來不知多少 人人能夠像這小姑娘 典賣首飾元公 通統湊在一處 多了不敢說 足可湊到萬八千萬銀子 只是有好東西的人家 不能有這樣真熱心 有這樣熱心的人 又不能堆金積玉 招姑娘這對銀耳環 真不亞如奇珍異寶了 唉 可敬 可憐

那一天茶座兒上 還有一位半老的旗員 手捻着小鬍子 微微的笑道 老哥哥 你說這回事 冤可是冤也只好各盡其道罷 昨天我們同寅的商量 大家都要露露脖梗兒 我也得跟着隨喜 捐了二兩銀子 打算兩天以內送去 我本想着多捐幾兩 聽說王爺中堂 也有少捐的 此事並不勒派 似乎我這四品窮官 二兩銀子 也不算少 正在說的得意揚揚 忽從外面走進一個老者 上穿件石青氈子馬褂 還是珍珠毛的風毛 左手提籠 右手架鳥 向眾人灣灣腰兒 也就坐在旁邊 一聽大家講說國民捐 用手往棹子上一拍 吹鬍子瞪眼說道 老弟 你說什麼 你有這二兩銀子 爲什麼便宜鬼子呀 別的話先不題 這回什麼國民捐 可是僭們都統的主意嗎 本是洋報出的壞 就是爲着洋人 你我不是二毛子 真就給他們指使嗎 幾句話沒說完 聽話的眾人 一齊都點頭吮嘴 那位旗員拍手打掌說道 到底你這老哥哥高明 要不是您哪提醒兒 我們一准作冤啦 此時就到衙門去 告訴大家拉倒吧 省下我這二兩銀子 可以多打一回十和〔和讀湖〕 噯呀 諸位先生 一言興邦 一言喪邦 真是不錯 你看那位招姑娘 因他舅舅一句好話 平空裡就生出熱心 再看這個旗員 受那老頭子蠱惑 熱心反變成了冰冷 像這老兒的居心 總算天良喪盡了吧 當時如有明白人 向那旗員講講大義 未必不能醒悟 吃虧他原有的良心 斷送在老兒之手 呵呦 說是這樣說 那天我也坐在一旁 並沒有一言相勸 回到家中 仔細想了一想 很覺著不安 趕快寫了這篇演說 等待站在街上 只要勸醒了一位同胞 就覺多了一位國民 所以這篇演說 叫作以手代口 看以上的情形 要感化全國的人 非多開演說會不可 如若不然 恐怕反生事端力來了

### 要聞

御史封奏的傳聞 傳聞某都老爺 昨天遞了一件封奏 指參練兵處的弊病 不知所參的都是甚麼話



華官又受日人的羞辱○日俄開仗的時候 新民府城 劃在戰地以外 商務極旺 每天出入的大小車 多有二三千輛 至少也有好幾百輛 去年秋天 有日本人自立車務局 每一輛車 勒令起一塊車牌 每月捐錢八毛 每一車貨 勒令起一張護照 每站捐錢一元 商民十分受累 前任陳太守 不敢過問 已經捐了去許多款項 沈太守到任 一定叫日人交還 車務局總辦大怒 有一天沈太守出來 被他們拉下車去 任意毆打 本地商民看見 趕緊告訴他說 這是沈大人 不可無禮 日本人真會開心 說既是沈大人 更得加重 端出一盆潑水 潑在沈太守身上 趕緊回到衙門 電稟趙將軍 派驛巡道隨觀察 親身前去查辦 不知怎樣了結的 (前報所說 日人戲侮沈太守 不知是一事是兩事)

捐務擾民○各省一切雜捐 癸卯年奉過○上諭 一概禁止 不准巧立名目 其實不論那一省 都是照舊收捐 保定工巡局吳總辦 派收房捐的金委員 嚴查住戶舖戶 若有以多報少的 從重罰辦 並面諭每季罰款 如到一千八百吊的數兒 立時就保補優缺 作為酬勞 專重在多收罰款 不管百姓的死活 窮民受的了嗎

張香帥條陳俄約○張香帥電達外務部 有一條主意 請跟俄人定約時候 務必添入約內 說以後俄人行走東三省 並內外蒙古各處 總得先照會中國官員 然後纔准游歷 雖有照會 也不准查驗礦山 不准測量地理 無端擅自入境 並不知照華官 遇着有意外的事 中國不擔責任

責問穿城鐵路○北洋大臣袁宮保 派鐵路總辦前往奉天 查看日人所修的穿城鐵路 據總辦稟覆 這段鐵路 日人原為軍務所用 如今居然搭客載貨 顯背條約 請電達外務部 去向日公使責問

閩粵鐵路分段○福建有電到商部 說閩粵鐵路 已准開辦 把那裡的路線 詳細查勘 應當分段修造 由廈門到漳州為第一段 由漳州到廣東為第二段 再由汕頭直到香港為第三段 按段興工 可以趕快修成 請商部查明立案

安徽仇教的事不確○法國呂公使 日前跟外務部說 從南昌出了教案 安徽又在鄰省民心搖動 又加上有哥老會匪 趁此布散謠言 鼓惑愚民 池州霍山一帶 情形危險 恐怕又要出教案 請電知安徽撫台 派兵保護教堂 外務部行文去後 現接回電 說江西雖有教案 安徽地面很平靜 民情也都照常 不但沒有仇教的情形 並沒有這種謠言 法公使所說的話 大概是傳聞之誤



# 本 京 新 聞

電話罵人○前次電局傳話 在文明電機上 口出不遜 並冒名總局八十號(電報總辦)借此嚇人 本館知  
 總辦出關未回 情節可疑 當時往見譚幫辦 據說無人向本館傳話 應允代查 不知查明沒查明 此事  
 與電話局的名譽 很有妨碍 昨天晚上 又聽見有人對罵 極文明的電話機 常聽見惡聲惡氣的村話  
 人格如此 實在可羞

命案二則○小市口地方 有一個廣成車廠 掌櫃劉姓 託一個姓馬的朋友 把他妹子送到姊姊家 又有一  
 個性曾的 跑來對劉掌櫃說 你的妹子跟馬姓跑了 掌櫃的羞忿難當 吞烟自盡 究竟他妹子跑沒跑  
 並未訪明●又前次報上說 車上死人一節 今探聽明白 死者姓賈 給東三益客店裝車 用力太猛 努  
 傷身死 並無別情

有碍交通○昨天有人到振華學校 乘人力車 走到東表背胡同西口 地方狹窄 兩邊停放七八輛騾車 迎  
 面又來了一輛騾車 趕騾車的人 如今是最忌恨人力車 走到兩對頭 揚揚不暇 故意停止在路當中  
 抹油膏車 裝作不知 人力車口稱借光 不但不讓 還說出許多不受聽的話 狹窄地方 本不應該停放  
 許多車 何況故意為難人呢 阻隔交通 實在於地方上有碍 表背胡同東頭 雖有巡捕段 放棄責任  
 並不管這種事

好臭的溝呀○煤市街沙帽胡同東口外 原有倒澀水的大溝眼 閉塞不通 僱夫四名開挖 剛一打開溝蓋  
 內裡的臭氣 鬱足了一噴 立刻把夫役一名熏倒 那三名上前拉救 同時被熏 一齊倒地 經人救治  
 三名甦醒過來 那一名身死不救 屍身還在溝傍 舖戶行人 都怕的了不得 臭氣熏死人 真真聞所未  
 聞 於衛生大有妨碍(今年開溝 不可過遲 趕緊動手纔好)

書行商業競爭○琉璃廠各書舖 彼此爭着作買賣 商務印書分館 因為新開市的緣故 刷印買書介紹券  
 (拿着這個去買書 可以折扣減價) 分送給學堂裏的人 原是仿照文明規矩 優待學生的意思 現在公  
 慎書局 也照樣辦理 發出許多介紹券 減價發賣 願意買新書的 趁便宜快去買罷  
 日商私運洋槍○京漢鐵路車上 有日本人裝運洋槍五百桿 護照不符 被巡警查出來 立時拿住 問了問



他說是日華洋行辦的 現已解送北洋審辦

錢舖慣會坑人○崇文門裏天義興錢舖 去年九月初 因票存開發不出 工巡局把舖東舖夥 解送總局究辦

後來叫他們取保 如今半年多工夫 這一案並沒了結 也沒開發一個錢的票存 舖東逍遙無事 夥計

們弄到別處做生意 本舖只有一個徒弟 在那裏看守 把舖子裏的傢具 連當帶賣 已經成了空房 聽

說這位舖東 是肅王府的本家 工巡局關着面子 不得不這樣含糊 是呀

議裁查旗御史○八旗舊例 向來有稽查旗務御史 許多年相沿下來 就知道按月要規費 誰也不去認稽真

查 虛設這項差使 不過給八旗兵丁 多添上一層剋扣 現經都察院會議 打算一律裁撤 如今風氣大

開 像這些無謂的官差 都要保不住了

不准私立中學○學部衙門 因京城私立學堂 一天比一天多 總應該從蒙小學辦起 纔能夠立住根本 現

時議定新章 凡私立各等學堂 不准用中學名目 怕的是程度不合式 倒弄出隱等的弊病

清理街道○崇文門外各街道 向來是骯髒的很 昨天由卜二條胡同路過 看見有苦力多少名 在那裏起高

鞦韆 要一律修理平坦 打掃乾淨 並交派各住戶 不准再由着性兒遭蹋 果然能認真整頓 除去多年

的腐敗樣子 眼界從此一新 真是痛快事

## 各省新聞

仿造的磁器很好 (四川) 榮昌縣屬燒酒房 有八座窑 仿造宜興器皿 近來造的很精 各窑戶裡 有箇姓

唐的 手藝最好 各種顏色磁性 樣樣細緻 雲貴山陝各省 客商都去販運 銷路必然不錯

造紙廠大見功效 (湖北) 工業學堂監督程太守 籌集資本 在漢口大智門外 買了一處地方 設立造紙廠

就用學堂的機器 造出多少種紙樣 很是合用 足可以抵制洋紙 太守把紙樣稟請張宮保 送商部查

驗立案 以後還要添置機器 大加推廣

好肥的中飽 (浙江) 浙省釐金 每年能收二百餘萬兩 中飽的數目 也跟正項差不多 張中丞跟藩台商議

要澈底清查 各局卡中飽實數 究竟多少 全數提歸公款 不准瞞藏 所有委員司事人等 都從優發

給薪水 照此辦理 每年能添一百萬的進項



# 上諭 宮門鈔

二月二十三日 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 侍衛處引 見一名 商部三名 吏部五十五名 理藩院十五名  
 廂紅漢一名 洵貝勒由 西陵回京請 安 興伯由 白龍潭回京請 安 于齊慶 吳蔭培預備 召見  
 吏部奉派驗看月官 派出李殿林 陳邦瑞 李毓藻 胡燏燾 溥興 紹昌 溥綱 陸寶忠  
 召見軍機 于齊慶 吳蔭培

上諭崇善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福建崇安縣知縣陸錫燧聲名平常被控有案長春縣知縣王思聰嗜好甚深難  
 期振作汀州府經歷張應泰聲名平常長泰縣教諭張秉奎性情浮躁試用縣丞趙長慶行爲詭譎霞浦縣三泄巡檢  
 林廷璋性情貪鄙惠安縣典史沈忠亮不知遠嫌均着卽行革職汀軍同知陶濟福年衰多病著勒令休致長汀縣知  
 縣文達措置未宜壽寧縣知縣林景綬聽斷稍懦漳浦縣知縣盧元樟措施失當均着開缺另補汀州鎮總兵敖天印  
 年力已衰難膺閩寄福州城守協副將姜河清年老才庸難期振作均著勒令休致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上諭福建汀州鎮總兵員缺著段祺瑞補授欽此同日奉 旨杭州織造仍著盛桂接管欽此

## 告示

順天府示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衙門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 奏准將開設錢舖事宜改歸順天府善後局經理  
 所有新開各錢舖均取具三家妥保稟由善後局派員查明詳請批准方許掛幌歷辦無異現在善後局裁撤改歸本  
 衙門新設之派辦處承管各錢舖即便遵照舊章取具確實舖保親赴派辦處呈請核辦近聞各商家冀圖虛出票張  
 而質本不充保家不實深恐批駁百端賄託冀能邀准殊不知本衙門一秉至公於派員查勘之外時復親自密察無  
 論該委員不敢嘗試即查有未實本衙門斷不能受其欺朦則是密查委員毫無權柄派辦處諸人更無從高下其手  
 各商等本無所用其請託惟各商家錮習已深易受局騙難保無不肖人等在外招搖查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因本署  
 貼寫劉茂軒又名劉震指稱錢舖招搖得賍業經本衙門訪聞屬實 奏請從重加擬發往極邊烟瘴充軍人所共知  
 各該商又何樂以不肖之心測人而甘受此等欺騙耶總之本衙門意在恤商便民果係殷實商家覓妥舖保自能照  
 章批准惟奸商虛掛錢幌意存圖閉終至貽害民牛斷難稍事寬容合行出示曉諭爲此諭仰商民及各色人等一體  
 知悉曰示之後倘再有不法之徒生心詭法指稱錢舖掛幌使用名目在外招搖准爾等批送來轅審實定即從重加  
 擬治罪如各商家明知並無使費輒敢以財行求亦即照例科罪本衙門言出法隨決不寬貸



## 演說

## ◎好大的謠言◎

隱憂子

國家強弱 全在乎人民 人民的程度高 國家自然就強 人民的程度低 國家自然就弱 中國人民 程度不同 比較各強國的人民 也是不能一樣 因此國家纔弱到這步田地 但是程度雖低 有一件特別的能耐 無論那一國人民 也怕學不會 甚麼特別的能耐呢 就是會造謠言 不敢說人人如此 大概總佔十分的五六 這種人們 分作兩類 一類是見識太淺 遇有不明白的事 疑疑惑惑 從此就造出了謠言來 這類的人 還可原諒 惟有那類居心陰險 故意要破壞好事的 捏造謠言 煽惑人心 這類的人 實在可惡 唉 也不怪他可惡 總是程度太低 沒受過教育囉

昨天遇見個朋友 因說閑話 論到國民捐 朋友歎道 鬧罷 鬧罷 橫豎鬧不出好來 去年時候 就有人鬧鬧國民捐 國民捐 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今年更鬧鬧的利害咧 聽別人告訴我 國民捐的事 就是叫大家認捐 戶部銀行 專管這當子事 王公大臣 已經都認過捐 家家戶戶 都得按著人口去報捐 將來挨戶嚴查 如有漏捐的 就要罰辦 眞叫人詫異 你看 這成甚麼事啦 我本沒有錢 聽見這個話 又不能不信 果真來查 到那時節 罰呀 辦呀 倒覺着麻煩了 趕緊湊了幾錢銀子 先給銀行裏送去了 口當作破財賊 〔可歎〕 呵呀 子貞翼仲先生呀 我聽了這幾句話 如同凉水澆頭 不由的週身發顫 當時把國民捐的本意 對他再三講說 自己盡自己的義務 並沒有有人來勒派 挨著門嚴查的那句話 全是謠言 朋友半信半疑 張了半天嘴 說道 有好些個人 都是那麼告訴我的 不然我還不捐哪 〔更可歎〕 說起國民捐三個字 在下慚愧的了不得 因爲我也是國民的一分子 國民有好事 我也有光彩 國民沒好事 我也是愁蠢 國民捐是國民的事 人人有關係 爲甚麼我要慚愧呢 當初法國國民 給德國籌賠款 不上幾個月工夫 數萬萬的鉅款 全都還清 足見西人的程度是高 有原故 我們中國 自倡辦



國民捐以來 看看半年光景 纔有了這們點眉目 離辦成的時候 還差著好遠呢 把我們的這件事 跟法國的那件事 兩相比較 你說我慚愧不慚愧 我認識幾個外國朋友 每逢談起話來 他們就問道 國民捐辦的怎麼樣啦 不容我回答 跟着他又說 貴國的國民 您想明白了嗎 這句話不要緊 說的我實在難過 雖然難過 却明白他們外人的意思 有點看透了我們人心 我想中國人心總未死 國民捐的事 早晚不定 必有辦成的一天 (不急死幾個人激不動) 那個時候 也堵堵外國人的嘴 我也可以露露臉 想到這一個地方 心裡頭就樂的了不得 常言說的 樂極生悲 忽又聽見這個謠言 真是萬箭攢心 更可歎的 有人造謠言 便有人信謠言 一傳十 十傳百 可真要把好事給謠言壞了 人民的程度不高 辦事真是難去年創議國民捐的時候 已把意思說明 捐與不捐 各憑心願 如不相信 請看看國民捐的章程 必可了然 (不識字) 此事關係甚大 轉弱為強 在此一舉 千萬別造謠言 千萬也別信謠言 辦成此事 將來好過太平日子 我的糊塗朋友呀 官家不提倡演說 這種謠言化不盡 天津袁宮保 提作演說 天津人民的程度 所以進步很快 翼仲註

### 要緊新聞

俄商請展金礦限期 ○吉林夾皮溝金礦 由光緒二十七年 俄商要求開辦 經前任將軍長順允准 立定合同 後來因為期滿 還沒開辦 外務部聲明 原定合同 照例作廢 俄公使要求展限 外務部先不答應 又再三來說 並說英人在四川江北廳 開挖煤礦 也因期滿展限 俄商所辦夾皮溝金礦 事同一律 還請展限一年 如果到了限期 再不開辦 就把原合同作廢 聽說外務部又允許了俄人 這種事一開了端 以後期滿的合同 全要紛紛的展限了

長江嚴防會匪 ○政府電周張兩制台 並江蘇巡撫 說現因南昌教案 各處謠言四起 人心浮動 長江一帶 平時多有會匪來往 深恐怕趁此滋事 不得不預為防備 趕緊通行上下游 各地方文武官員 務必嚴



密防堵 免致滋生後患

俄人用強硬手段○據某西報說 由齊齊哈爾到愛琿一帶 俄人要修築鐵路 不管中國答應不答應 決計要開辦 現時正在那裡測量路線 我國政府 還不趕緊的阻止嗎

真不用門丁了○直隸各衙門 從去年冬天 把門政裁去 不用委員 毛藩台又大加整頓 衙門公事 分爲兩處 後稿改爲文案處 前稿改爲收發處 雜務錢糧等事 全歸帳房管理 所用的委員 州縣佐貳不等 薪水多至五十兩 少至十六兩 要有什麼錯誤 小事記過停委 大事撤差參革 章程極嚴 舊時的家丁 專叫他隨身伺候 不准干預公事 現已通行各府州縣 一律照辦 再要有信用家丁 把持公事的 查訪出來 一定請刷台撤參

安設邊防電線○庫倫烏里雅蘇台等處 現時邊防要緊 總得消息靈通 專靠驛站馬遞 難免耽誤日期 打算在庫烏一帶 安設電線 已行知辦事大臣 查看情形去了

收回奉新鐵路○新民屯到奉天的鐵路 日人已修成頭一段 政府因此路穿城行走 向日公使責問 已紀昨報 現聽說已經議定 歸還中國自辦 所有一切轉運 經日官傳諭停止 現由北洋大臣 派員前去接修 這條鐵路的工程 還算是容易辦 大約三幾個月工夫 便可以一律完工

條陳南昌教案辦法○惲微孫學士 條陳過南昌教案 大概的意思 說辦理此次教案 與往回不同 一面得向英人認錯 說明誤傷的緣故 上緊查拿匪人 酌量賠款 法國那一面 責備他殺害縣官 勒令把神甫王安之交出來 按律懲辦 英教堂受的損傷 全由法教士起的禍 應賠的款項 論理該由法國認還 纔見公平

那有海軍根據地○我國重整海軍 早有此話 無奈威海衛的港口 英人不肯交還 旅順更無法可想 政府電商南北洋 並沿海各省督撫 叫查看沿海口岸 那一處形勢險要 採定地方 作爲海軍根據地 以便慢慢的布置 按北洋最險要的海口 那裏都不如旅順威海 可惜這兩處地方 全叫人家割去了 十年以前 看着不很要緊 讓給外人 從甲午打仗 全軍覆沒 永不想再立海軍 如今在茫茫四海 打算找一處好港口 屯駐兵輪 真是沒有這種地方 想一想旅順威海 叫人多們傷心







### 各省新聞

天津的電話不靈（天津）天津新舊電話 業已接通 尋過告白十幾天了 城裡跟紫竹林 打算接聯上 紫竹林的局子 常是推有人說話 等了半天再問 簡直的不再答聲 有時到局裡查問 又說城裏的局子不跟他們接通 借詞推諉 外邊的閒話很多 趕緊改良纔好

保獎辦匪的能員（湖北）襄陽府光化縣 去年臘月 有匪首惡僧王了凡胡老么等 聚眾二千多人 散放票布 勾串陝西河南 大刀會 哥弟會 各種匪黨 打算造反 約定二十八日起事 先佔據縣衙門 搶庫劫獄 並刊刻假印 自稱彌勒聖主 國號公佑元年 種種不法 又要跟教堂為仇 全是義和團的行爲 幸而是烏合亂黨 不能成事 大家窩兒反 被縣官知過了 當時訪拿十餘名 立行正法 纔得安靜 這位縣太爺 姓王名仁炎 電稟張宮保 宮保大加獎勵 立刻專摺奏明 保升了王大令的官

### 各國新聞

閱看土人武士會（英國）坎諾爵 在非洲斯威司康地方 閱看土人武士會 共計一萬二千名 舉行開戰時候的跳舞 在這個太平日子 聚集手拿軍械的土人 也是向來少有的事 原來英國定例 屬下土人 平日沒事 手裡頭不准拿軍器

鐵路總辦被刺（俄國）俄國維斯土拉鐵路總辦 名叫伊凡娜夫 在哇爾瑣地方 被人用槍打死 波蘭刺殺鐵路總辦 這是第五次了 都說是壓制波蘭人 所以纔出這種事

日商開勸業賽會（日韓）寄居韓國的日商 因推廣日韓商業 在釜山口岸 開日韓勸業賽會 公舉理有吉領事官 充當會長 預備一切辦法 由西歷四月十五號開會起 到七月十五號為止 共計三個月的限期

### 來函

聞北京盛興字母學堂 特意由天津來京 在前門外某字母義塾報名 旅居多日 至今並未開學 字母義塾向章半月卒業 今因學字母來京 困守不止半月 再不開學 不妨明示 免致因此受累 寒士務費艱難 長安久居 實在不易 特此登報 熱心人諒之 天津來京學字母的人啓



# 諭旨 宮門鈔

二月二十四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宗人府引 見四名 吏部六十名 太僕寺十名 正紅蒙二名

朱侯致祭 明陵起程日期 趙惟熙 李傳元預備 召見 宗人府奏派充族長 派出振貝子

召見軍機 趙惟熙 李傳元

旨鴻臚寺卿着楊樞補授欽此

旨太常寺卿着裴維德補授欽此

旨翰林院侍讀學士著黃紹箕補授欽此

旨江西撫州府通判著宋維英補授江蘇溧陽縣知縣著劉佐宸補授江西上猶縣知縣著陳壽琳補授山東鄒平縣知

縣着錢以振補授江西會昌縣知縣著左坊補授河南夏邑縣知縣着廉傑補授四川鄂都縣知縣着雷恩溥補授湖

北蒲圻縣知縣着王葆善補授安徽南陵縣知縣着馬杏林補授四川岳池縣知縣着陶文燠補授四川溫江縣知縣

着蘇鈞補授四川綦江縣知縣着區天相補授截取舉人羅榮甲着以直隸州州同用俸滿教職丁鎧着以教職用趙

東昇着以教職用工科筆帖式着元興補授刑部司務着世輝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員缺著梁誠補授福建道監察御

史員缺着增祺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員缺着喬樹枏補授保送道員翰林院編修尹銘綬着以道員分發省分補用

保送直隸州知州步軍統領衙門主事壽延着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截取戶部廣西司郎中何雲翥內閣漢軍

中書徐致善俱著照例用擬補吏部考功司郎中榮厚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晉榮俱着准其補授吏部考功司郎中員

缺着劉元弼補授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員缺着王聞長補授擬補吏部主事李廷鑑着准其補授吏部文選司郎中員

缺着李春溥補授擬補吏部筆帖式象鑑著准其補授奏留吏部學習司務李愷義李鍾璠俱着准其留部欽此

又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月選中書科中書覺羅豐祜着回旗學習毋庸補授欽此

## 電 報

摩洛哥交涉停議○路透電說 阿塞士拉斯會議 現已停止 恐怕會議不成 必有決裂 不如由各國政府

彼此直接交涉 不用代表人會議了

議定年老工人恤款○又說 英國下議院會商 年老工人恤款章程 衆議員都以爲然 戶部大臣阿斯基斯說

本大臣也以這樣辦法爲然 但不知能實行不能 應照撙節的數目定奪



## 演說

## ◎女子無學的害處◎

李質卿

家庭無教育 害人真不淺 在下有個街坊周口口 作過一任知府 被叅回家 手中積下點銀錢 買了頂好的田地百畝 仗這地畝出產 安分度日 僱了幾名苦工 家中立了一個章程 無論大小人口 一概不准喫閒飯 每人每天 給錢一百 給米一升 春夏二季 採桑養蠶 到了秋冬 折花織布 常年出產 量入爲出 還有點富餘 這樣持家 總該應長遠了罷 可惜全仗著一個人的壓力 並不是出於自然 平日又不跟婦女們講講道理 大半都是一字不識 自從周太守去了世 太太不能管理家務 反到出了些糊塗主意 對著家裏人說 老爺去了世 你們也不用憂愁 坐吃坐穿 一輩子也窮不了 這句話不要緊 合家大小 全都懈了勁了 誰也不再守著舊日的章程 一齊放縱起來 婦道人家 成天擦粉戴花 抹胭脂 包小脚 串門了 鬥十和〔音湖〕 什麼事也不幹 子弟們胡嫖亂賭 交結匪類 專做些丟體面的事 前三五年工夫 富餘銀錢 花完還不算 又把房產地畝 慢慢的賣完 這也不要緊 可歎連祠堂坎上的碑 全都賣給了人家 把原文磨去 重新又刻上人家的碑文 老親舊友 勸勸他們 您猜他說甚麼 叫作事由天定 何必巧用機關 唉 莫非周太守在世 也算是事由天定麼 太太自知後悔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全家人口是衆的 越過越飢荒 弄得就要上頓不接下頓 只好東跑西散 誰也顧不了誰啦 老太太孤家寡人 沒吃沒穿 去年冬天 可就凍餓死了 說到此處 不由我骨酥肉麻 你看這女子無學 有多大的害處 稍微有點家庭教育 何至弄得家敗人亡呀 可憐呀 一家如此 一國亦如此 願我全國的同胞 大家學一學周老爺 別學周太太 也別學周老爺的壞處 周老爺持家的法子雖好 不准女子讀書 不講家庭教育 無論怎樣勤儉 不是我嘴損 總要算他是刻薄人家



教士強佔官地○浙江湖州府學左近 有一塊地方 叫做尊經閣 本是多年的公所 前經美教士韓明德 用價錢買了去 打算修蓋教堂 本地紳士力爭 總沒了結 紳商們一定要爭回來 由撫台電告外務部 請外務部替紳商出力 按既是官地 美教士原不當買 就算起初不知道 誤買到手 也該照原價退還 那纔是和睦邦交的道理呢

馬賊到蒙古橫行○蒙古達爾漢王旗 被馬賊擾亂 民不聊生 去年受了幾次害 王府簡直不管 現在更鬧的利害了 挨着人家搶奪 並敢去勒索王府 立逼著要銀兩 經人說合 應許了一千銀子 還不答應 一定要把老王爺搶去勒贖 達爾漢王在京 不聞不問 合府人再三跪求 福晉倒很明白 勸王爺趕緊回旗 還沒有定規幾時動身 但是這位蒙古土 回去也沒什麼高着兒 專信從同路來的一個喇嘛 整天際修齋打醮 拜佛念經 盼望著轉禍爲福 無奈紅鬍子不聽這一套 你說好笑不好笑

定造熬烟膏的機器○某省創辦專買鴉片烟的事 由英國定造熬烟膏機器一副 價值四十萬元 聽說這種機器 每天能出烟膏三十萬斤 專賣鴉片 原爲除害 還不定辦的成辦不成 先得替洋商銷機器 將來各省都要買 大宗的利源 全叫人家得了去了

美領事說明調兵的原由○香港來信說 前些日子各報上 都闕傳美國派了兵船 到小呂宋駐紮 隄防中國內亂 硬說有什麼排外的舉動 香港美領事 聽見這個話 恐怕以誤傳誤 惑亂人心 有傷兩國和氣 特意宣明 實在爲小呂宋駐兵期滿 例應調派新兵 並不是爲防亂起見 這話若當真 可見各西報上的話 靠不住的也難免

南昌教案的凶手被拿○周玉帥來電 南昌縣殺害教士 凶手金剛等四名 業已拿住 現時跟美領事商量 殺了這四個人 給英教士金漢等三人償命 足可以抵過來了 但是其餘的凶手 還得上緊嚴拿 以防另有不測 唉 這類人死的真糊塗 始終沒明白那國是那教

英人考查滿洲商務○英外部大臣格來 因牛莊的貨物滯銷 派商務總理員 前往考查 可見各國政府 提倡商務 十分留心 斷沒有好歹 他去的理 我們商部 能夠學一學纔好



## 本京新聞

牧師不管教民的事○外人傳教 第一得顧聲名 教民當保護 可是要分個理曲理直 不守規矩的教民 也要來保護他 不但合情理 還失了教中的體面 這些意思 各教士們 何嘗不明白 就怕偏聽一面之詞 (南昌的神甫 怕是犯了這箇毛病) 通州有個木匠 本是耶穌教的人 平日守規矩不守 我們也不深知 新近在京裡應了一號買賣 成作棹燈數十分 (木器照例納稅) 進齊化門的時候 不肯納稅 打算借勢闖關 稅局子不答應 木匠無法 求出了牧師 替他到稅局子要東西 稅局子的人 理直氣壯 回復牧師說 我們辦的是中國公事 外人不便干預 (稅局的人 這樣有骨氣 難得) 某牧士恍然大悟 明白木匠取巧 不肯管他的事 自己就走了 (走的好) 木匠無得可說 只好照例納稅 這件事情 很是可疑 京城各牧師 都很愛惜自己的聲名 萬不能輕易聽教民的話 也許是別的外國人 冒充牧師的名姓罷

受過教育的練勇還是野蠻○去年我撤五城 工巡局未接地面那幾天 練勇大鬧 專跟本報為仇 把劉瀾東所立的貼報牌 全給拆毀 又向本館騷擾 拋磚擲石 野蠻萬狀 自設立協巡營後 挑選識字練勇 送入警務學堂去受教育 如今都算卒了業 派在各崗 替換續備軍 這一班新卒業的警務學生 自然是吸了點兒文明氣 不該應再有野蠻舉動了 那裏知道 還是改不了從先的惡習 昨天早晨六點鐘 有人送客到火車站 正走到蝎子廟口外 剛要進廊房頭條胡同 從西邊來了一個文明裝的巡捕 拆毀了一塊貼報牌 挾著往東走 嘴裡頭撒着村 惡罵報館 這兩天報上 並沒有得罪諸位 何故又犯了五城的舊習 已經受過教育 照舊這樣野蠻 真真的不堪造就了 這件事情 不能不追究 比不得上次初犯 協巡營續備軍一撤退 就要仗著這般人管理地面呢 如此放縱 豈不是給巡警部丟人嗎 現在正要添貼報牌 多添講報處 必得認真查一查 好保全巡警部的名譽 總而言之 壓彈京城地面 非用客民萬不行 照這樣下去 搶案竊案 不久就要出來了 外廳新接任 千萬別長他們的刁風纔好

濟良所的房屋有了着落○栢興胡同路南 原有水會公所一處 歸本京紳士經管 知道現在要立濟良所 由同仁堂舖東樂宅出頭 願意把這所房屋捐借 所有封閉的玉蓮班 本是張傻子自己的房 也可以充作濟良所的公產

濟良所的經費不必為難○協巡營楊幫統 提倡創立濟良所 苦於經費難籌 本報勸人捐助 也是杯水車薪

取算工務局內一商舖批發處久水順日也是我們這  
聯合棧店贈取零票批發務格外公道此啓

自多學一學纔好

提



的辦法 張俊子定爲永遠監禁 所有玉蓮班的妓女六 大可招人領娶 定出一個身價來 不必拘定向來的官價 這本是特別的新鮮事 無妨通融辦理 並可防將來的弊病 免得插圈弄套的人生心 所有身價 都捐入濟良所 有樂意多捐的 還可以推廣女工藝 多多益善 辦此等事 千萬不必太拘

巡捕貪財受罰○崇文門外南羊肉口路東 有箇雜貨舖 字號是福如長 有夥計四人 在舖子裡賭錢 被兩個巡捕訪知 打算揪著他們送局 經擺果子攤的王二 出來說合 叫舖子拿出十塊銀元 作爲了事 不料被東局新設的偵探 暗地查明 稟知委員 把兩名巡捕和王二 一併送局究辦 聽說這三人 全交教養局 罰苦力

站崗的巡捕睡覺○崇文門北羊肉口 羊肉舖門口 有站崗的巡捕 因爲夜已深了 在站崗處臥地大睡 被查段巡長看見 上前打了他一下 巡捕認爲過路人 來跟他頑笑 破口大罵 巡長回明本管官 把他巡捕的差使 立時斥革

欺侮守寡的弟媳○順治門外椿樹胡同黃姓 兄弟兩個同居 家道雖不富足 也還過得下去 喫穿都不必爲難 年前弟弟死了 所留的家產 哥哥撒開了一花 看看就要毀完 又逼着弟媳改嫁 街坊親友 知道他家裡情形的 人人痛恨

## 各省新聞

捕役傷人(順天) 昌平州所管溝頭村 有人夜間聚賭 派差捕拿 當時把賭犯一齊拿住 並沒有一件賭具 衆人不服 正在爭論 有本村老翁某姓 從旁分說 差役惱羞變怒 回手一槍 把老翁打倒 登時氣絕身亡 村人大動公憤 大家動手 把差役細綁四名 送交順天府上控(聽說先送交工巡局) 此案關係民命 恐不容易了結罷 昨天又聽說 溝頭賭犯 聲勢很大 看見差役來捕拿 鳴鑼聚衆 許多人拿著洋槍 大有拒捕的情形 所以差役纔動了手 被傷的人 驗過之後纔死的

上等人都願當兵(揚州) 揚州徵兵局 開辦以後 所有投効的兵丁 上等社會中人 很是不少 又有篤材學堂卒業生鄭春元等四人 前去報名 可見風氣大開 都知道當兵的榮耀了 徵兵官方君咸立 大加獎勵了一番

請 看

有用官話子母來函者

本主人



### 上諭 宮門鈔

二月二十五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慶王因子載振充總族長謝 恩 崇壽 劉永亨前往東  
 西陵請 訓 紹昌謝寬免處分 分省補用道尹銘綬謝 恩 沈曾桐 陳伯陶 何雲翥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沈曾桐 陳伯陶 何雲翥

上諭三月二十日祭 先農壇遣恭親王溥儀恭代行禮欽此

旨廢生多壽着以文職用麟治着以侍衛用麟濟著以旗昌用麟取江西道監察御史劉汝驥著照例用分發直隸補用  
 道丁惟魯直隸試用道李同卿河南試用道齊鴻聲四川試用道周善培直隸試用知府李大防北河試用同知范金  
 鑄直隸試用同知梁鍾浚安徽試用直隸州知州石振埏湖南試用直隸州知州毛慶亮直隸試用知州梓立江蘇試  
 用通判劉繼昌江西試用通判余壽鏞四川試用通判宋振鈞劉增傑江蘇補用知縣王壽朋高光第楊開運山東補  
 用知縣干鏡明甘肅補用知縣劉秀柏福建補用知縣王秉錄江西補用知縣鮑誠炎湖南補用知縣吳有倫四川補  
 用知縣裘文蔚林福熙廣西補用知縣牟會文直隸試用知縣祝際清江蘇試用知縣高廷捷毛慶琦沈定銑安徽試  
 用知縣于壬癸山東試用知縣傅棣豫河南試用知縣靳樹棠陸守仁陳慶麟饒祖蔭陝西試用知縣李叔趙訓衆甘  
 肅試用知縣瞿壽康浙江試用知縣裕昌江西試用知縣張伯芳湖北試用知縣熊振軒王修安湖南試用知縣趙文  
 萃四川試用知縣晉懷禮貴州試用知縣于晉英兩淮試用甲鹽大使馬祖蔭俱著照例發往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員缺  
 着蔣廷黻補授科布多糧餉章京着慶泉去保舉直隸補用知縣馬桂春雲南補用知縣文恒俱著照例用卓異前廣  
 西太平府知府何耀章着准其於知府任內卓異加一級獲犯陝西佛坪廳同知唐沛霖着以知府在任遇缺儘先補  
 用欽此

又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日引見之前廣西梧州府知府馮應龍奉 旨着以簡缺知府用欽此

### 電報

英政府進款加增○路透電說 英國現時核計進款 本年所入的實在數目 比較預算款項 多收九十萬磅  
 倫敦泰晤士報上說 按現今推算財政情形 由本年四月 到明年三月 所入的款項 比較預算 必能多  
 得一百七十五萬磅

出洋大臣現到德國○德京電說 中國考查政治端戴兩大臣 現到德國 正考查憲法官制 並有前駐上海德  
 總領事克納拍 妥為照料



講 書

齊人伐燕取之 諸侯將謀救燕 宣王曰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 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 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者也

這節書起頭一句 就是齊人伐燕取之 這種書法 與尋常大不相同 大凡羣雄並立 免不了你爭我奪 別管自己有什麼私心 面子上總說些好聽話 齊人伐燕 本是弔民伐罪的冠冕事 既為百姓興兵 不能不算名正言順 等待當真取了燕地 趁勢滅人家的國 宣王的本來面目 合盤兒托了出來 諸侯將謀救燕 俗話叫作打抱不平 要問各國的心思 也未必不是為着自己 戰國時代 本沒有甚麼公法可憑 比不了如今的時候 若說強存弱亡的情形 從古至今 可都是一理 假如馬上說吧 合着環球各國 全有一定的條約 無論國都大小 一概不許外人削減 所以當日的埃及 近年的越南 雖則火滅烟銷 依舊立一個國主 要從面子上一看 好像是大大公無私 誰知骨子裡的實情 比那戰國還狠還辣 戰國時征戰 出不了窮兵黷武 如今各國爭鬥 不專在打仗一件事 分出士戰 商戰 工戰 農戰 一切聲光化電 各種專門本領 沒有一樣兒不用戰的 若不極力自強 早早圖一箇進步 但凡題到戰字 件件全得輸給人家 就算是有國有民 還能夠自由自主嗎 現今取人國 更與古時不同 古來取國 意在土地 如今取國 只在利權 雖沒有滅國虛名 却有滅國的實禍 宣王要有這般手段 諸侯總然妒忌 也就沒方法來爭了 咳 話慢說 日講諸侯既謀救燕 宣王明知犯了眾怒 這纔請教孟子 說各國諸侯不平 意欲跟寡人作對 先生有何高見 能夠對付這些敵國呢 孟子談到利害關頭 始終的不離仁義 這纔平心靜氣告訴宣王說 臣聞成湯為政 起初只有七十里地方 祇為德政在民 就能使天下歸心 現今大王之國 週圍足夠千里 不能想方自治 還要畏懼人家 在臣是素所未聞 諸位請想 孟夫子這話 乍一聽去 好像有點子空言 再想如今今的強國 可真是有一點兒不錯呀 地界至小的 西洋莫如英國 東洋莫如日本 地勢雖有不同 一般都是島國 不滿幾十年功夫 英國的屬地 加本部十倍 日本比起三十年前 也大了許多 (中國人當哭) 中國二十二省 足有日本的十倍 孟子說未聞千里畏人 論中國的江山 不知要有幾倍千里呢



## 演說

勸旗人種地

蒙古旗人

從前看見一種報上 紀載著一段新聞 說政府打算選拔八旗兵丁 年在四十以上的 前往綏遠城開墾 獨有某王爺不以為然 故此沒能議定 報上說的話虛實 先不必論 按著八旗說 現下的情形 實在是危險的很 從道光咸豐年至今 八旗人丁 滋生的一天比一天多 用度一天比一天大 人人靠著現成的錢糧 不養 不教 不農 不工 不商 空吃餉 不操練 也稱不起是兵 成天際好吃懶作 游手好閑 強的多 吃幾分空頭 弱的靠著一分錢糧 有能耐的還可想個生計 沒能耐的張著大嘴挨餓 不信請看京城內外 拉東洋車的 潑街墊道的 沿路討要的 粥廠打粥的 大半都是我們旗人 這還是好的呢 再要說真不好說了 窮極了什麼不顧廉恥的事 都幹的出來 旗人向來拿著錢糧當恒產 娶妻嫁女 先要問問錢糧 這也是旗人歷來的習氣 這件事要在前幾十年 還不覺著怎樣 現在跟各國來往 爭強鬪勝的時候 各國都把我們當作一塊肥肉 旗人還是死守舊習氣 就知道倚懶(朝廷) 不求自立 這種行爲 恐怕對付不下了 去罷 請看各省學生同鄉官 有爭路權的 有爭礦權的 問問我們旗人 所爭的是什麼呀 我們旗人所喫的錢糧 都是漢人的膏血 國家將來准能立憲 滿漢必要平等 漢人的膏血 憑甚麼專供給我們坐着喫呢 朝廷要破除界限 必不能偏徇私情 誤了國家的大局 這是明擺着的道理 趁著這個當兒 再不早打正經主意 等到逼得無路可走 臨上轎子現扎耳朶眼兒 恐怕就來不及了罷 現在明白大局的人 總想著聯合滿漢 千萬別中了離間的計 請問作旗人的 任什麼不會 不農不工不商 要跟那可農可工可商的人 比較長短 誰能自立 誰不能自立 還等著細說嗎 這就叫作優勝劣敗 天演的公例 各國在一個地球上 並立 誰也逃不出這個理 滿漢人在一處過日子 也逃不出強弱存亡的定例 滿漢人一齊要強 一齊在中國享福 旗人不要強 漢人也得跟著遭殃 又怎麼怪大家着急呢 在下憂愁這件事 不是一天半天了 我



們作旗人的 應當趕緊打主意 打什麼主意呢 就勸我們旗人 不可注意在那有名無實的錢糧上 錢糧是決靠不住的 我從前看見報上說 要叫旗人去開墾 實在是個好主意 在下也是這個主意 非得由政府提議 總得在實業上想法子 如今王大臣 提倡首善工藝廠 實在是件大善舉 但怕收留不了那些個人不耕不織 不擔租稅 古今中外 要算旗人是做天荒了 考查綏遠城 荒地實不少 再往遠里說 新疆伊犁 黑龍江 可墾的地更多 這些個地方 正可挑選四十歲以上的旗人 移家前往 每人發給幾十畝地 足可以自食其力 旗人若還不明白 淹沉下去 再找這樣的便宜 恐怕將來沒地方找去了 唉 可惜我們旗人 大槩不明白真是非 (指多數的人說) 聽見我的話 必說我是漢奸 不知道護著旗人 要把旗人給閹了走 唉 這種大事業 原不能跟糊塗人商量 我也知道能說不能行 但求日後有人想起來 當初某人說的話 所見的真不錯 這也就算是沒白說嘔

### 要聞

英政府力保主權○香港對岸九龍地方 原屬廣東新安縣管 讓給了英國 業已好幾年了 新近九龍百姓

稟求華官 請轉商英國 減輕地稅 華官跟英人商議 現得回信 說這件事情 奉到英外部藩部的命令

叫跟中國政府說明 九龍商民 如有什麼不願意的事 總得稟明香港總督 轉達英政府 纔能辦理

可見外人在租借地面 都不肯輕易放棄主權 要是自己本國境界 該當怎樣保守 更可想而知了

蒙古自保利權○蒙古喀喇沁王 前兩年游歷過日本 人極開通 現因中俄開議新約 雖不知道底細 恐怕

此約議成後 與蒙古各部落 難免有不利的地方 倡議中俄條約 如有關蒙古利權事件 不經各蒙古王

認准 不能作為定局 所有各蒙古王公 都很贊成這件事

驅逐逞凶的教習○去年蜀學堂裏 聘請日本人福山 充當教習 今年合同期滿 並沒往下續請 (想來是不

好) 本月十八日 福山竟敢拿着刀 跑到蜀學堂 打算行凶威嚇 幸虧離東文學社很近 警趕緊跑去



給中島先生送信 派了兩個日本人來 把他勸回 現經日本使館訪知 立時委派警察 查問實在 勒令福山回國 不准在北京逗遛 按日人來京的很多 人品不能一樣 有一種行爲不端的 往往短不了鬧笑話 內田公使 深知這些弊病 查出來立刻驅逐 絕不袒護 實在與兩國交際上有益 大小官員爭利○庫倫延大臣 相傳辦事很認真 現又聽說 並不見得怎麼樣 恰克圖地方 徵收茶票雜費 還有青茶票 雜貨皮稅 每年由司員徵收 數目很不少 廷大臣想得這一項利 先借辦理巡警保甲等事 提存此款 今又把這項規費 作爲庫倫學堂的津貼 不叫恰克圖司員獨得 已經專摺奏請 傳聞如此 不知道確不確

## 本 京 新 聞

小紅門外行刑○去年戶部丢失銀鞘 查明被守門姜軍所盜 已經拿獲兩名 訊明正法 前幾天裡 又由駐紮三家店的軍隊 拿獲分贓夥犯吳如佩一名 解到南苑 經營務處審問 供吐實情 稟知姜軍門 於本月二十四日 在小紅門外處斬 姜軍的營規 大可借此整頓整頓了罷

宛平縣積壓詞訟的一端○民間詞訟 沒甚麼大關係的 總以早了結爲是 免得給差役留工夫作弊 前由提督衙門 交宛平縣一案 照着舊規矩說 不過錢債細故 一兩堂就可以了結 不料積壓好幾個月 至今還沒有眉目 原告柳紹庭 因張姓欠債不還 跪了那中堂 派耆老爺審問 耆老爺很公正 傳到中人 柳姓 叫他交出欠債的張姓來 柳姓無法支吾 只好交出 當堂討了限 趕緊還錢 限期已滿 仍舊不能歸還 又由柳姓轉託松華齋 向耆老爺關說 有此一來不要緊 耆老爺也就不大認真了 送到宛平縣 積壓了許多日子 還不定怎樣的斷法呢 像這類的案件 地方官能了便了 州縣衙門 有牢不可破的規矩 多壓一天 小民就多受一天的累 願爲民父母的 子細思索思索

報考測繪的人多○練兵處添招二班測繪學生 自從出告示後 每天報考的 總有一百多人 門外掛着一面牌 限定由早晨八點鐘 到十二點鐘爲止 過了時刻不收 堂裡有委員 驗看身體年歲 交了像片 纔准赴考 凡身體眼力 不能合格 或是文理不好 概不收考

推廣四鄉警務○京城內外 這兩年辦理警察 很見功效 打算推廣京畿一帶 往北到昌平 往西到良鄉



往南到文安 往東到通州 各處添派人員 認真舉辦 叫做四鄉巡警

商務雜誌○現時各省商家 全都設立了商會 可惜沒有編定專書 大家無從比較 商部現派司員 把各省

與辦的工商實業 隨時登記 刷印成書 名為商務雜誌 以便商界中人考查

要設女習藝所○各王大臣會議 捐廉創設習藝所 原是一件大好事 但教養工藝各局 全是男工學習 女

工還沒有一處 打算等款項湊齊 提出幾成 另設一處女習藝所

督操官縱兵騷擾○榮家園講習所 日前有放假兵丁 在妓館裏吵鬧 可巧探訪局的人 從那裏經過 把他

們帶回講習所 督操的土老爺 反把探兵申斥了一頓 又放全隊兵丁出遊 這一下子可得了 各妓館被

他們一騷擾 誰還敢惹 但督操官員 有管兵的責任 有教育的權柄 若縱兵胡鬧 只怕與巡警章程不

合罷

大學堂要開運動會○大學堂監督 定了三月初一日 舉行運動會 應用獎賞物件 業已預備齊了 並傳知

各學堂 帶領學生 一同赴會

官銀錢票通行○戶部銀行 設立阜通官銀號 共計東西南北四處 局面安置的很好 買賣也極興旺 錢

票通行 各處錢舖裏 用銀子換錢的 全指名要阜通的票子 因知道是戶部銀行所開 決計不能關閉

教養局開設舖面○外城教養局坐落韓忠瑞 因本局所出的貨物 屯積數日過多 銷路很滯 並沒什麼人去

買 打算設立賣貨場 以便銷售 採定驛馬市路北一處舖面 修理好了 就要開張

搶案送警究辦○草市兒拿住明火 巡捕跟營兵爭奪 已紀本報 現由巡警部批示 叫把這一案的人犯 都

送交支營究辦 並把西分局的委員 記了一次大過 受傷兵丁 賞銀二十兩 叫他去養傷

### 各省新聞

衛生局清理溝渠(天津) 現時春暖化凍 城廂各處溝渠 臭氣薰蒸 與衛生大有妨碍 衛生局屈觀察 派

員率領工人 先把西門裡的溝 想法子開通 其餘各處陸續 也都要趕緊清理 這也是保護地面的要政

日兵預備合操(天津) 駐紮天津的日軍馬步隊 打算下月初一二日 開到北京 跟北京使館衛隊 舉行戰

陣合操



盜賊橫行（奉天）奉天省城左近 四鄉村莊 白晝搶劫 沒一天不出盜案 困苦民 既遭兵荒大災 又  
遇見加捐加稅 種種可憐的情形 一言難盡 強盜又如此橫行 百姓真沒有活路了

彩票股東成訟（浙江）浙江協濟彩票公司 奉批停辦 改為官辦 現有一位不管事的股東 控告經理人余  
某曾某 說余某是萬砥莊觀察的妻舅 曾某就是萬觀察的姪兒 捏造假名姓 通同作弊 呈請嚴究 已  
經張筱帥批交兩司查辦

為鐵路派員進京（湖北）張香帥因粵漢鐵路 辦法還沒有頭緒 廣東又有官紳不和的事 鬧出許多枝節  
恐怕牽動了大局 弄的半途而廢 香帥十分關切 特派某觀察進京 面見各位大軍機 細陳明這些情形  
請政府設法維持 張香帥親手寫的公事 觀察帶來了許多分

紳商歡迎黎觀察（廣東）黎紳士國康 經岑雲帥拿辦參革 屢紀前報 現在得了實信 早已奉旨釋放  
出來的時候 合省紳商百姓 人人歡迎 非常的體面 黎紳士這一被拿 感動全省人心 路款可就集成  
了 岑雲帥總算有功廣東 但官場辦事 斷不可任意亂來 很好的官聲 因為有這一舉 弄的人人怨恨  
未免可惜

### 各國新聞

派員有查陸軍（日本）日本政府 派陸軍將官十四員 前往德國 又派一員往奧國 五員往法國 三員往  
英國 到各處考查陸軍

碎紙製筆（英國）近來各國工商 爭強鬥勝 出了多少新法 英國又出一種紙製鉛筆 是用碎紙捲成的  
作的十分精工 用的時候 不必用刀子削 就把筆頭兒上的紙 一層層撕下去 就很好用 京城裡頭  
聽說已經有賣的了

軍用地圖（德國）德國新造出一種地圖 夜裏不借燈光 看去跟白天一樣 這個地圖 是畫在玻璃板上  
並有眼鏡小電燈等物 隨圖以便使用 雖在風雨黑夜 也看的清清楚楚 毫無障礙



上諭 宮門抄

二月二十六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 外務部引 見四名 兵部三十一名 刑部十五名 都察院一名

正監滿二十名 候補道府丁惟魯等謝 恩 全興 夏孫桐 劉汝驥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全興 夏孫桐 劉汝驥

上諭浙江紹興府知府員缺著貴福補授欽此

二月分教職選單 (教授) 吉林府李崇瑞白漢舉 湖北德安鄭世炷荊州舉 (正諭) 江蘇長洲唐錫晉常州恩

山西安邑李恒朔平舉 河南新野方謙山開封廩 陝州申夢昌汝州增 浙江臨安何煥然湖州廩 福建寧化

廖廣芸邵武廩 湖北歸州戴文鈔黃州廩 襄陽王德藩宜昌增 孝感田振彩武昌廩 (訓導) 直隸曲陽馬景

顏崑州廩 江蘇贛榆龔志良常州歲 山西崞縣田耕藍汾州恩 河南遂平常順之懷慶舉 陝西褒城員銳先

西安附 浙江浦江張金鑑紹興舉 湖北羅田張繼敬荊州廩 四川灌縣鄧春芳綏定優 廣東封州葉朝孝廣

州舉 新安岑兆瑞肇慶廩 增城葉瑞圖肇慶拔 吳川黃鍾和廣州舉 興寧鍾仁寓瓊州人 廣西桂平秦度

桂林拔 貴州責筑張鴻達安順舉 廣東四會何成杰廣州附 (復諭) 山西徐溝韓新濟蒲州舉 陝西沔縣謝

純熙商州恩 湖南麻陽王章永長沙舉 (復訓) 奉天金州聽萬炳麟河間舉 陝西漢陰聽盧志仁西安廩 四

川彭山蕭焯章成都附 廣東雷州府陸章朗高州舉 貴州安順府宋葆昌貴陽舉

二月分選單 (知府) 湖北宜昌存厚白人 (通判) 湖北漢陽陳盛銓南廕 (知縣) 安徽祁門陳純熙河南舉 湖

北利川陳振聲安徽舉 陝西甘泉蕭雨潤奉天貢生 湖北通城傅繩志 監 廣東西寧張榮熙福建舉 陝

西米脂傅鴻詔山西附 山東鄆城張裕藻湖北監 山西大寧黃中瓚福建舉 貴州餘慶李淑民江西監 山東

范縣楊沂江蘇監 (布經) 四川錢洪藻安徽貢生 (府經) 山東萊州陳之煒安徽廩 (巡檢) 山東東平州任壽

齡山東監 江西永豐王江山東監 (典史) 湖南祁陽馬德明四川監 貴州清鎮王肇基湖南文童



## 演 說

## ◎ 警 官 須 知 ◎

現在巡警廳已然設立了 工巡局改設實官的章程 慢慢就要照辦 將來內城分爲五廳 外城分爲四廳 廳裡的制度 分科的分科 分股的分股 行政司法 自然各有各的權限 警察必可大見起色 但是有最難的幾件事 改良章程 人還是照舊的人 巡捕的程度 還是照舊的程度 就彷彿一件破皮衣 稀糟破爛的皮子 換一個新鮮面子 骨子裡還是他 這也不要緊 所難的就是人民不知什麼叫警務 不但人民 連作官的都不知 再往近裏說 連巡捕都不盡知 作官作民的 專跟警務作對頭 有勢力的不遵 沒勢力的甘心受制 當巡捕的 拿警務當作老虎皮 見了沒勢力的 就把他披上 見了有勢力的 就把他脫下來 作官作民作巡捕的 三下裡弄不到一塊兒 你說辦的好辦不好呀 在下因爲這些箇難處 要把淺近的警務大義一條條的說說 一可以開通開通作官作民的 二可以開通開通巡捕 叫他們心裏總得要明白 兩下不能作反對 然後警察纔能有起色呢

〔甲〕 警察要緊的主意 〔一〕警察分行政司法 從前已然說過了 行政警察 預防人民的禍害 事事別等 着鬧出亂子來 這是要緊的根本 叫人民百姓們 不犯罪不受危險 大家公共的福氣 一天比一天增長 〔二〕海陸軍是防外患的 警察是防內亂的 立國的道理 跟一個人身一樣 人要得了病 有歸內科的 有歸外科的 得外症請外科醫治 得內症請內科醫治 警察就是治內科的好藥材 〔三〕一國如同一家 朝廷如家長 百姓如子弟 警察如保母老師 〔四〕現在中國人民 正在初開化的時候 〔何其晚也〕 稱爲幼稚時代 〔小孩子〕 不可不拿人民當作小孩子 扶養小孩 就仗着保母 教育小孩 又仗着老師 保母老師 就是警察 〔未完〕



老爺逃跑了。○有日本留學卒業生延年 約同俄文學生包忠淇 並寶淇 寶瑤 兄弟二位 又斌奎齋刻字舖 掌櫃陳潤泉 大家出力 捐錢的捐錢 盡義務的盡義務 刊刷硃印大字國民捐三字 到處黏貼 這番苦心 實在可敬 十九日午後 三點多鐘 貼到西直門 想在官廳牆上黏兩張 正在刷漿子 猛然竄出一個甲喇老爺 大聲招呼 以爲他給貼報單的道虔誠呢 那知老爺敢情不是國民 心裏太糊塗 硬說這是洋人的主意 一定不准黏貼 正在爭論 來了一位受過教育的文明巡捕 上前對老爺說 這是怎們中國的體面事 你再攔阻 不管你是甚麼角兒 先把你交到局裏再說 巡捕當真就要拉他走 老爺見事不妙 一縷烟兒就跑了 ○還有一個擺首飾攤子的富姓 在錦什坊街口上 廣益茶店牌樓前 年紀在三十上下 跟這位甲喇老爺 倒是一樣的見識 也不准人家黏貼 這兩個大糊塗蟲 最好罰他印報單一萬張 派巡捕押着他 到各處去黏貼 不知道內城巡警總廳 肯這樣辦不肯

菜市口一帶私錢暢行○從前私鑄沙板錢 行使不到前門 城內更不必說 庚子亂後 到處通行 經提督衙門五城一整頓 纔算禁止 每日派委員到錢市稽查 罰了六家煙錢舖 稍微好一點 好了沒有多少日子 工巡局接管地面 就沒有怎們認真 如今菜市口一帶 私錢又暢行起來了 若不早早禁止 小經紀必 要喫大虧 二十六日行情 原串錢換到十四吊三百六十文 票子大箇銅元 祇換十三吊七八百文 每兩 銀子 差到五六百錢 進城作買賣的人 必定把收進的錢賣在本地 這項私錢 又可以在地面流通 鑄 私錢的匪犯 重新作起好買賣來了

廷大臣整頓蒙古○有庫倫商人來京 傳說廷錫之大臣 近來勸道蒙古人 叫他們還是尊奉黃教 因蒙古迷信活佛 萬不能夠禁止 此時要攔阻的太急 倒怕激成反對的舉動 等將來慢慢開化 蒙古人有了進步 不必勸解 自然就不再迷信了 如今整頓蒙古地面 凡是商務 礦產 邊防 先把這幾樣兒 認真舉辦 別叫俄人佔了先 最爲要緊

北洋又招新軍○直隸總督袁宮保 知照練兵處 說現在陸軍各鎮 分派到各處駐紮 應當招募新軍 認真訓練 已委候補知縣丁宗英 前往滄州鹽山等處 招募壯丁 等成軍以後 再聲明存案



聯合報店購取客運批發格外公道此啓

美公使請禁抵制演說○駐京美公使 現到外務部說話 福州地方 抵制禁工條約 現時還在各處演說 並有散放傳單的事 與美國商務 不免有碍〔與中國國民命何如〕請諭令福建官員 趕緊禁止

## 本埠新聞

張志士苦心勸女學○昨天有一位張樑臣志士 送來一封信 知道玉成班演戲助學 出了一個主意 想把當天演唱的惠興女士戲文 排印出來 凡入座聽戲的 每人送一張 若詞句太長 可以開個節略印出 或是分開三天排印 各人聽完了戲 必要子細講說這回事 借此大可提倡女學 這番苦心 用的很深

巡警學生記過○前天報上說 蝎子廟的貼報牌 被巡警拆毀 協巡營見報 當時傳問隊官 查明是保定撥來的巡警學生 並非練勇 據說木牌被風吹倒 拾去拆毀 非出有心 協巡營要責打他四十軍棍 經人央求 記了一次大過 還得照樣子賠補 昨天早晨 隊官帶同巡警到本館聲明 此事與本館無干 叫他們到劉瀾東處認錯 所賠木牌 短小狹窄 不甚合式〔彷彿上次北城公所賠的一樣〕本館念其已經記過 以後必能保護 把新做成的貼報牌 送了他一塊 免得再叫他多花錢

名優熱心○名優崔德榮〔靈芝〕最喜演唱節烈戲 雖是裝扮坤角 人品却很端正 毫無習氣 現在天津演戲 聽見玉成班 創辦助學會 大動熱心 臨期要由天津趕回 入會助善 並願排演女子愛國戲文 此戲為梁巨川侍讀所編 特送交崔德榮 等他排演熟習 必把原文登在報上 以便大家觀看 大約在四月間可以出臺

東壩的海巡訛車夫○有兩輛拉腳的敞車 替酒店載酒進城 東壩有一道稅 走過稅局子 還沒到應受罰的地方〔上次馬恩子私罰驢子客人 也是如此〕海巡便把車驢扣留 說是車酒漏稅 就算是漏了稅 也該應罰酒店 不當扣留拉腳的車 還要網打車夫 罰錢五百吊〔罰來未必充公〕如不認罰 車驢作抵 請問管稅務的老爺們 應罰之罰 還有可說 這樣的罰法 是不是馬恩子的傳授呀

寄信人多多留心○郵政局送遞信件 若不掛號 一下子失落了 郵局無從查問 再不寫清住址 更難投送 即如二月十五日 有人由保府寄北京的信 有俄文學堂信一件〔這類信件 不致失落 送信人都知道 學堂地址〕又家信一件 因為家信住址難找 遲至二十六日 費了送信人很大的事 好容易纔打聽明白



「可見是送信人路不熟 並非寫的不清」把信交到 以後凡寄信的人 總要先把省分橫寫在上面 字要大大的 小地名的上頭 不可加零碎字眼 如煩貴局吉便帶至 這類無用的字 寫成一大串 最是悞事 再寫的不通文 更是糟糕 寒苦人既捨不得掛號 就得照下面的樣子寫清 或者不致再有錯悞了

北 東單牌樓小報房胡同路南  
京 某老爺 收  
自天津某處寄

北京二字要大 如寄天津 就寫天津 寄上海 就寫上海 祇要是通郵政的地方 都可照此書寫

### 各省新聞

豐年物價反貴 (山東) 火車到了濟南 地方上該見興旺 那料到各種糧食 和日用物件 全都加倍的昂貴 且下情形 簡直如同荒年 火車通行了 到東省來的人也多 賃一間房子 總得兩吊制錢 真是向來沒有的事 這都是什麼緣故呢 山東風氣不開 老守着舊法子 纔弄成這種光景 慢慢的有人提倡商務 自然就會富足了

工藝漸興 (山東) 曹州府設立工藝局 學習工藝的 漸漸有了成效 現時織成的粗細洋布 大小毛手巾 木製地球 製造的都很精緻 業已送到省城 交工藝傳習所 擺在那裡陳設 已結教案的餘波 (福建) 漳浦鬧教案 匪馬張嬰 已經拿住正法 匪黨都躲出城去 市面上照常安靜 但四鄉匪徒 因各處大兵到縣 恐怕剿辦 有結成隊伍 竄到雲霄詔安一帶的 又有糾夥聚眾 打算抗拒官軍的 愚民無知 又被他們蠱惑的不輕 因此謠言很多 城裡的住戶 不免提心弔胆 開棺相驗 (江蘇) 蘇州白塔巷 周姓婦人 慘害童養兒媳 會紀本報 現經長洲縣陳大令 帶領仵作書差 開棺相驗 周姓婦人 先期逃走 不知藏在那裏 就把他兒子帶案 上司要追究此案 不能叫凶犯逃避 已由縣官勒令地保 總得把凶婦拿住 照例究辦

### 各國新聞

亂黨難平 (俄國) 俄國亂黨 至今還沒平靜 有一天剛亮的時候 郵政車輛 連郵政局裏 都被亂黨搶奪



又到銀行 放手槍威嚇經理人 把銀錢搶去 現時齊夫重葛兩處 情形更亂的利害

驅逐希臘人(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國 不過是歐洲南境的一個小國 今把安居的希臘人 全行驅逐出境

現時希臘京城 特開會議 商量這件事 政府又曉諭民人 萬不可鬧成交涉 打算責問馬尼亞政府 必

設法辦理此事 你看看國要衰弱 受人的欺侮 可憐不可憐

捐助日本紅十字會(美國) 美國貴族會 現捐出四萬零一百圓 幫助日本紅十字會 這一項捐款 由耶穌

教會代交 戰勝的強國 人人捧場 我國眾同胞 趕緊打起精神來罷 別再說國事不與我相干了

西人亦有齋刻鬼(德國) 西人名畢士樣 平時都說他是個窮家 前因有病 彷彿沒錢調理 所以到醫院就

醫 誰知他竟自死了 醫院司事 以為他是個窮人 也就草草的葬埋 管理遺產的官員 查明他所剩的

銀票 還有幾本賬簿 實在是個有錢財的人 共計值銀五萬元

# 來函

● 測繪舊班學生來函聲明 ●

頃閱本月十一日貴報演說欄內所登學堂與巡警之比例一條中載敝校學生與車夫滋事不聽巡捕勸止等情言之甚詳敝同學披閱之餘愧恨交集即刻欲草具稿祈代更正奈司事等再三自投承認代為昭雪以慰無辜故敝同學以為彼更正與我更止皆不過為保全名譽起見并非彼此有仇故敝同學遲滯至今尚未發信今已日久尚未見有更正之辭故不得不急于自白以明知恥之心竊以敝校學生向無在外倚勢凌人不遵警章等事况敝校乃武備中之一科故功課堂規較文學校皆為嚴刻想早在洞鑒之中日開學已有年餘亦未嘗有敗壞公德之事因一吊五百文之車價而買罵名敝同學決不為此敢自信也後經詳詢始知果有此事然並非學生所為乃出于學堂司事迎慶及監督之姪吳隆豫(吳隆豫雖為現在二一班學生然當時尚未入堂而每每着操衣與司事等出遊故為貴訪事所誤疑歟)清書胡照慈亦曾旁觀據伊等與車夫之論皆各是其是當時無一學生在旁總屬一面之辭敝同學亦何敢妄斷一語但此事無論是非曲直學生無敗類之實而受敗類之名撫膺自問實所難忍故特此奉達祈代更正無論如何登載如何議論報館有言論權敝同學決不過問但須言明此事乃迎慶與吳隆豫等之所為與學生無涉則有過者知懼無過者心安矣再敝校今後人日加多品難不蕪我中國教育不完備此亦理所難免此後如有劣跡可疵惟望隨時登載以警效尤而匡風化惟必着明事實無失其真敝同學若有所聞將此人之姓名即刻函達免致全堂被誣也此佈即候大安



# 上諭 宮門鈔

二月二十七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貴福謝授浙江知府 恩 麒德謝署缺 恩  
 榮肇 定壽預備 召見 肅王請假五日 桂公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貴福 榮肇 定壽  
 上諭袁世凱奏參庸懦不職各員等語直隸容城縣知縣劉寅才具塌蹶粉飾欺朦遷安縣知縣孔憲廷嗜比劣紳縱容  
 丁役署阜城縣知縣候補知縣冬之陽識見猥瑣操守平常開缺另補知縣凌洪才聽斷塗糊釀成人命候補知縣章  
 承鼎怠惰因循辦事廢弛留直補用知縣李寶琳志氣萎靡任意玩忽候補知縣全祖祺顛預性成不知檢束均着即  
 行革職肅寧縣知縣孫天運性涉疏懶馭下稍寬廣昌縣知縣陸深善才欠開展用人不慎均着開缺另補另片奏順  
 天武清縣知縣項壽莖性情貪鄙惟利是圖紳民捐助學堂經費格外需索又藉禁賭為名任意苛罰魚肉平民實屬  
 貪墨不職着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以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電報

廣東紳商會議○上海專電說 廣東紳商 因粵漢鐵路事 本月二十一日 約請紳董股東 在公司大開會議  
 議定公司選派辦事員 並定奪辦法兩條〔一〕公司先籌款一百三十二萬元 以便趕快動工〔二〕稟請  
 商部代奏 准其趁早開工  
 英軍在斐洲戰勝○路透電報說 英屬斐洲索哥特地方 前有回回教的妖僧 惑亂愚民 為首滋事 現時英  
 國兵隊 已經把亂黨攻破 妖僧陣亡  
 法國民情不順○又說 法國農民 因政府調查教堂產業 民間全都不服 法政府很覺為難



## 演 說

## ● 警 官 須 知 ●

〔續昨〕

〔乙〕 警官須知 〔一〕按着警察書上說 警察官要眠不坐 這句話 無非說充當警察的人 不辭勞苦 就是了 〔二〕要治非理的事 總得拿理去評他 要打算保治安 必有隄防意外的預備 〔三〕作警官的 要有慈愛的心 拿着濟困扶危 當作一己的責任 不但樂民之樂 還要憂民之憂 聽見人民有急難的事 如同自己有急難一樣 不可不動心 〔四〕警察官既如同保母老師 凡遇見糊塗人民 跟巡捕有無理的舉動 作警官的總要含忍在心 不可發暴躁 總要用柔軟法子開導他 〔五〕作警官的 既有保國保民的責任 沒事的時候 如同有事一樣 不可稍有懈怠的意思 〔六〕國家如同一個無形的人 凶惡犯法的 如同一塊病 有了犯罪的 警察就當趕緊治病 司法警察 如同大夫 國家的法律 如同治病的藥 遇有犯罪人 警察防備不及 只可用司法制他 交到法庭 按律治罪 得什麼病 應當下什麼藥 〔七〕人民既是小孩子 警察既是保母老師 人民有凶暴的地方 萬不可濫施威權 濫施威權 作警官的務必禁忌 〔八〕警察官既有保民的責任 人民禍福 都要倚賴在警官 作警官的 平常不可妄毀人的名譽 保住自己的品行 好收人民的信服 〔九〕警察官給人民辦事 必須懇切殷勤 叫人人人生一片愛敬的心 也不可太拘泥 也不可太懈怠 要緊在不卑不亢之間 盡自己的職務 〔十〕作警官的 要有一番正大氣象 遇見不正經的人 拿自己的正氣 就可以服他的邪氣 自己要沒有正氣 不但失了警察的權 還要受人家的擺弄 〔十一〕作人民的既仗着警官保護 作警官的 總得有一片信實 事事感動人民 凡有爲難事 別人不能忍的 警官能忍 別人不能耐的 警官能耐 人民自然就信服了 〔十二〕嘴裡常說開通的話 沒有開通的行爲 嘴裡常說保護人民 沒有保民的實事 最是警察所忌 〔十三〕警察官所吃的薪俸 就是民的膏血 給人民辦上事



先要念念「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這八個字的意思 要放在當先 (十四) 孟子說「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可知好安逸好取樂 最是人生不幸的事 人的精神 越運動 越靈活 作醫官的 把這句話記在心上 自然就能受辛苦了 (十五) 作警官的 凡好穿華美的衣服 好遊逛 好宴會 鼻是大忌 總要清心寡欲 竭力給人民作公僕 (擔當教化人的責任 如同公共的奴僕) (現時維新人 有用公奴公僕起別號的 千萬要名實相符) 處處要拿着啓發人民為樂事 不但是一己的功勞 也是國家的幸事 (未完)

### 要新

日美傳言○傳言有日本某人 見京外倡辦國民捐 說中國當真辦成此事 日本應得的賠款 一定可以退讓 美國人亦有這句話 唉呀 提倡了多半年 已經認過捐的 統共交了多少 我們也沒能替算算 請有心人幫幫忙 細細的核對核對 沒捐的不便勒派 登過報的 也絕計的忘不了 日人美人的話 聽到耳朵裡 實在可感 也實在可愧

中俄議約最近消息○日前又開會議 俄公使對唐侍郎說 所有蒙古地方 籌辦修路開礦 俄國總得有合辦的利權 唐侍郎回答道 蒙古內外各部落 路礦兩件事 蒙古王公 在京的時候 會議奏定 都歸各蒙古王公自辦 決不能再有外人干預

外國人偵探的大本領○聽說駐京某公使 肯出極重的薪金 聘請了一個人 熟悉中外情形 暗地跟在某王爺的左右 隨時打聽 某王爺每天所到的地方 每天所辦的事情 每天所見的客人 全一一登記清楚 按日去報知某公使 此話若真 可見外人偵探的本領 中國人實在趕不上 並且真捨的花錢 所以沒有辦不到的事

督催達賴喇嘛回藏 ( ) 達賴喇嘛 去年由庫倫起身 並沒回藏 還在青海阿爾汗王旗逗遛 政府屢次電催 遲延着總不肯動身 所以特派喀喇沁王 千多圖耳旗郡王 一同前往青海 督催達賴回藏 天津要收回電車○北洋大臣 因天津電車 開辦並沒幾天 管機器華洋工人 屢次跟搭客鬧事 又有軌死小孩的情節 現打算籌款買回 仿照瓊爾生電話辦法 改歸官辦 前有人到天津看過 電車小鐵路 就



埋在土裡頭 並沒安設道木 修的太含糊 容易出亂子 如果收回官辦 還得大加修改 英人干預土膏捐 ○柯侍郎派為八省膏捐大臣 英人就出來說話 怪政府不跟英國商量 似乎有背條約 土膏捐的事 不但內裡有人阻撓 外邊又有英國干預 恐怕一時還辦不好 羅馬皇託問教案 ○駐意大利黃星使 電達外務部 說羅馬教皇 託查問南昌教案 前後起事的原由 已經外務部回電 把大槩情形 回覆黃星使 轉達教皇去了

### 本埠新聞

日本教習被罰 ○警務學堂日教習 醉後責打消防隊兵 早登前報 經統將軍查實 日本教習 無可爭辨 判定罰薪水七十元 以戒將來 但願中國警務中人 從此自治自愛 處處不可叫外人再看輕 芸公大量 ○芸公府的坐車 被路工局土車挂傷 車軸折斷 趕車的怕主人責備 不肯答應 經人說合 路工局土車出六塊錢 車夫自己不留神 也賠上幾塊 湊了錢去修理 後來被芸公爺知道 反嗔怪車夫收人家的錢 立刻叫他送還 由公府自己修理 如此看來 芸公一定是大量人 這件事情 論理該當賠 並不是車夫訛土車 芸公如此寬大 各位王公 都照著這樣 內城的警察 可真容易辦了

拐犯被拿 ○拐犯高某 探知京外某家女兒貌美 扮作體面人 托人向某家題親 自稱是通州的財主 嚮下人眼皮子淺 當真信以為實 應許了這們親 成親第二天 就要帶著女人上京 有同夥作活局子的人 一同搭車 開車之後 本人便隱藏起來 由同夥騙哄此女 到京就給賣到娼家 女子的父親 往通州探親 各處打聽 並無此人 這纔知道受了騙 回到京城 各處查訪 有一天走到石頭胡同 望見他女兒 一面 不敢冒認 報知巡兵 挨着各娼家一查 居然查出不假 如今把高某拿獲 扣在西分局 此人的心術 比張傻子還陰毒 聽說也要鳴鑼遊街 從重懲辦 該殺 該殺 (姓名地址 訪明再登)

法兵營認真暗查 ○前幾天報上說 法兵到使館界外滋事 法兵官見報之後 每夜晚派兵七八名 到界外暗查 所以這兩天很安靜 文明國的軍律 究竟不同 若說了們自己的兵 遇著不虛心的兵官 一定先要到報館裏囉索

警務中出色人員 ○東局巡長昆喜 跟孫家坑暗娼私合 過了些日子 昆喜又把所娶暗娼 送到范子平胡同



寄在韓商尹茶立的妓館賣笑 昆喜又從中收回利權 這樣的巡長 真是警務中出色人員

錢局卯頭叫苦○寶源寶泉兩錢局 歸併之後 銅鉛太少 還是不能鼓鑄 現因銅圓暢行 錢局委員 叫工

頭鑄造制錢 分兩大輕 簡直成了私錢一樣 又因為錢不光滑 駁下去再要回爐 卯頭直是叫苦 老爺們一個勁兒裝聽不見

派巡捕稽查市場○東安市場 擺設西洋景 演唱淫詞小曲 很是熱鬧 這些事情 雖說是玩藝兒 與人心

風俗 大有關係 由警廳添派巡捕 認真稽查 要有暗藏春畫的西洋景 或是彈唱淫詞 一槩驅逐

教民自愧○二十六日報上說 有通州木匠 承做桌椅 進城不納稅 被稅局扣留 找出牧師來 牧師也不

管他的事 當天晚上 木匠來到本館 求着再替他聲說聲說 自認這同事是真 實在羞愧 下次再不取

這個巧了 人人都有良心 耶穌教民 多懂得愛惜聲名 可見牧師的教化 很可以感得動人

### 各省新聞

習藝所添設養病戒煙(直隸) 保定習藝所 添設養病院 戒烟處 凡被押犯人 有患病的 可以提出來

送到病院去調養 有抽鴉片煙的 也可送到戒烟處 這都是極文明的善政

梨園人很知道愛國(天津) 天津北馬路 大觀戲園掌櫃的 人極明白 跟後台司掌班商議 二十七這一天

約請各班的名角 兩班合演 當天所收戲價 全歸國民捐 所有零碎花費 都是自己賒墊 作為各戲

園的提倡 梨園中到處有熱心人 難得 難得

設立民教和平會(福建) 自從漳浦開教後 左近幾縣地面 很覺荒亂 現有耶穌教司事某君 跟紳士們商

議 創立民教和平會 自己捐銀三百元 作為經費 議定十二條章程 稟請地方官告示 並請各領事

存案 這件事要辦好了 民教都受福不淺

### 更正

二十七日本京新聞 有督操官縱兵騷擾的話 並關係督探訪局 暗中又訪了訪 講習所的總兵 實沒有放假的事 探訪局也並不知道 看來是有人跟督操官作對 故意傳布謊言 本報失查 照登 自當趕緊更正



# 諭旨 宮門鈔

二月二十八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本日已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  
 殿 德國使臣穆默帶領提督佩恩泐 覲見  
 旨安徽池州營都司著范長春補授欽此  
 旨都察院漢都事員缺著陳壽平補授欽此

## 電報

英領事離開南昌○上海電說 英國領事 已由南昌起身 回到九江  
 查教案委員到江西○又說 中國查辦教案委員梁觀察 法國委員使館參贊官 現在都到了南昌 法文報上說的話 如果句句可信 法使館可以不必再派人了  
 教民借案訛詐○又說 接到江西省來信 現有天主教民 硬賴安分良民是亂黨（庚子亂後情形）捏詞威嚇 逼詐銀兩 多少無辜的好百姓 因此全不得安生  
 俄人要修邊界鐵路○路透電報說 倫敦某報上登載 俄國政府議定 今年春天 派員查勘特穆斯克府 到塔什干城 要修那一條鐵路 打算趕緊開工 按特穆斯克府 在西伯利亞的西南 離蒙古不很遠 塔什干城 跟噶什喀爾連界 俄人要開這條路 明是想着天山南北路的邊境  
 英屬籌捐日本賑款○倫敦電報說 西二月十九號 英屬舊金山地方 籌辦救濟日本災民捐款 現已捐有英金一千三百磅  
 英員款待日本水軍○又說 日本海軍 在英新造成兩隻兵船 派水手到英國接收 英京工部局 在本局聚議廳 預備茶點 款待日本水手 倫敦府尹 在衙門備辦午宴 款待日艦的統帶官  
 俄皇召見日使○又說 俄皇召見新派的駐俄日本大使 不等日大使接到本國文憑 就按著優禮接待



講 書

書 曰 湯 一 征 自 葛 始 天 下 信 之 至 后 來 其 蘇 一 節

孟子說臣聞七十里 爲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 緊接着引用書經 作爲成湯的證據 只是當時所念的章句 本著商書仲冠的誥文 跟目今所傳的書 有些大同小異 大畧說成湯聖王 原不忍得無故用武 征戰自葛 爲始 爲的是天下蒼生 與後來武十伐紂 全都是一樣宗旨 那番不得已的苦心 不用自家去表白 天下 的人民 絕沒有一個人不信 也沒有一箇人不服 不但怕湯王用兵 還有無數的百姓們 天天盼望大兵 早到 大眾這等想念 又是什麼原故呢 只因中古世界 各處分治其民 雖有夷狄的名目 通通的不出內 地 就連大舜合文王 還算是東夷西夷人呢 傳到成湯時代 四境百姓 滋生日多 民之父母 更不得一 樣 也有愛民的 也有虐民的 那般受罪的苦百姓 既是沒人保護 如同陷在水火之中 聽見說成湯聖王 以百姓爲心 時時刻刻 盼望這位大英雄 越能早來搭救越好 所以說湯王東征 西夷就要埋怨 湯王 討南 北狄也要憂愁 卽或先征西方北方 東面南面的黎庶 也是一樣兒着急 疑惑他老人家心存偏向 爲何不先來救救我們 所以說是奚爲後我 這一句最能傳神 當時天下民情 好像農夫望雨 三代的時代 人人全講求耕種 無論是誰 沒有不務農業的 既把莊稼地種好 就盼望好好收成 若遇見雨水調和 一定是大家歡樂 萬一大旱的年月 自然都要心焦 不分老少男女 恨不得一時得了雨 走出來 走進去 抬頭眼望着青天 盼着見些兒雲彩 可就有點子指望了 那時天下盼想成湯 就跟大旱望雨一樣 (前日 俄人虐待華人 東三省人民 也彷彿遇見了大旱 日本軍未到以前 奉省百姓 日日想見雲霓 好容易盼 下雨來 反又成了水災 試想有多們困苦呀) 無論湯王兵到何方 稱得起秋毫無犯 街市上作買作賣的 照舊幹他的營生 城鄉耕地的農人 也都不離田畝 跟燕國簞食壺漿 出迎王師 正似一樣情景 但是宣 王征伐無道 只求着利己損人 成湯征伐無道 專專是救民出水火 所以說聖王用武 誅其君而弔其民 誅其君的誅字 意在罪有應得 弔其民的弔字 有慈悲救苦的心思 湯王未來以先 民情好似大旱望雲霓 既來與民除了大患 又像得了應時好雨 人民死而復生 誰還不感激喜歡呀 就如書經上所說 後我后 後來其蘇 連用兩個后字 明明露出天下歸心來了











## 演說

◎警官須知

◎〔再續〕

〔丙〕警察官的等級 〔一〕高等警官的 有督飭屬員的責任 須要一律相待 遇事不得受情面 不可錯亂自己的命令 〔二〕跟自己的屬員辦事 須大公無私 不可行無名的小惠 也不可施姑息之恩 〔三〕作上官的 如同父兄 作屬員的如子弟 作上官的程度聲望 必然比屬員深厚 故此上官有監督屬員的權衡 〔四〕屬員既受上官的監督 監督兩個字的本旨 就是預防過犯 要叫手下的屬員 不負政府的委任 〔五〕警察官的權限 也是層層節制 上官監督屬員 屬員輔助上官 彼此和衷共濟 各人有各人的權限 〔六〕上官有了命令 屬員應當信實遵辦 屬員有所回稟的 上官也有承上啓下的責任 〔七〕有大才幹 受大俸祿 有小才幹 受小俸祿 如同買物件一樣 自有一定的價值 作警官的 平常要想想 我所辦的事 與所喫的俸祿 比較比較 究竟相當不相當 〔八〕作上官的 等級既大 辦事要比別人大 俸祿也比別人多 也總得比別人勤勞 屬員勤勞一點鐘 作上官的 應當勤勞二三點鐘 屬員辦一事 上官可以辦兩三事 非這樣樣 不能身居人上 大凡作上官的 不明此理的很多 自以爲是 我的爵祿既大 自然比別人要安逸 那可就錯到底了 凡作上官的 無論怎樣勞苦 萬不可對人訴說 〔九〕作警官的程度 就夠巡長的資格 要打算作警巡 總得有警巡的程度 妄想攀高 不但丟了巡長的聲價 反到毀了自己的名譽 〔十一〕作警官的 把應盡的責任 丟在一旁 自己去鑽營門路 或是結黨營私 更是警官所最忌 以上所說的 都是作警官應知道的意思 奉勸有警務責任的 如不嫌煩 可以多看看 沒有警務責任的 也要多看看 兩下裏一明白 自然就不致跟警務反對了

〔已完〕



俄人注意烏蘇里○現有俄國兵隊 在關東地面 布置一切 就面子上看去 彷彿是經營滿洲 其實俄人的本意 打算用全副力量 經營烏蘇里 俄人這些舉動 雖未必處處得意 怎奈他看上一處 就要下手硬辦 真叫做防不勝防

法人又添龍州駐兵○岑宮保前電外務部 請照會法公使 催撤龍州駐兵 後據法公使回覆 說奉到法政府命令 允准把此項兵丁 撤回越南 但龍州邊界 匪徒不淨 撤兵以後 所有法國商務 應歸廣西大員

擔當保護責任 外務部已經允許 行知兩廣照辦 現又據岑宮保來電 說龍州地面 不但原兵未動 忽然又添兵三千餘名 在那裡駐紮 不知是什麼用意 請向法公使責問

肅王赴蒙古從緩○肅王奉旨到蒙古查辦事件 前已定了出京的日子 現聽說又要改期 因為中俄條約 還沒議定 議定簽字後 纔能起身

議加駐紮各國經費○前經政府商議 打算把駐紮各國使館經費 加增數目 以便從寬的應酬 可以隨時考查各國事件 現已議定 各處都加銀一萬兩

客棧抽捐○山海關大小棧房 過往住宿的客商 每人加捐半毛錢 所捐的錢 一概歸公 作為辦學堂辦警務 各項新政的費用 借新政兩個字籌款 民間早已騷擾不堪 如今客棧再上捐 也說是辦新政 新政

並沒見什麼効驗 各處鬧的民不聊生 從前煌煌的○上諭 不准巧立名目 不知像這些名目 算是巧立不算

請添設各部參議○有位都老爺條奏 請○旨諭令各部 把滿漢侍郎各缺 畧為歸併 一概添設左右參議 將來郎中員外 京察得一等 就可以由本部升轉 不必都放外任 以免常換生手 這樣一辦 可就好多了 聽說已交政務處會議

洋醫不肯交出傷格○江西南昌縣 被法教士逼殺的江大令尸身 已經英法兩國醫士 檢驗傷痕 共計兩處 一處是戳傷 一處是劃傷 又經英國領事 用在傷口裏外 摸索着細驗了半天 確係別人用刀所刺 並非自刎 胡撫台叫把傷格交出 作為憑據 兩醫士全不肯交 說沒奉本國欽差的命令 不能擅自交

出



給華官 這是怎們個理呀

乾清宮停止開工○乾清宮的工程 原定年前十一月十六日動工 後來因經費不夠 展緩日期 現經某大臣  
條奏 說目前時事艱難 籌款不易 這一項工程 沒有十萬銀子修不齊 請暫行停止 已奉○旨照准

議定結婚新律○修律大臣 日前會商 因中國人民軟弱 相沿已久 全由平時不講究體育 不懂的修練身  
體 男女婚嫁太早 所以越傳越弱 受害很深 打算把婚嫁年歲 議出一定的專條 納妾這件事 雖然  
是中國的老風俗 一時不能禁止 也得嚴定限制

郵政局又添快信○郵政局試辦專差快信 很有効驗 又把武昌漢口漢陽三處 添設快信 格為妥當 就恐  
怕各郵政局 把不掛號的信件 看做平常不要緊 未免與貧苦寄信人不便 管理郵政的 還得認真查稽  
不可有偏輕偏重纔好

學部議派各省監督○學部堂官 因現時各省學堂 全都漸漸設立 一切辦法 難免各省不同 實在不妥  
打算選派專員 分往各省 作為監督 以便整齊學務 統歸一律

### 本埠

奧國兵刺傷印度巡捕○昨午後一點多鐘時候 有四個奧國兵 趕看一輛敞車 出東車站水關門 在月臺上  
走 現在章程 車站上稽查的很嚴 無論中外人 凡是要上火車的 總得由車站柵欄走入 車馬更不必  
說 巡警上前攔阻 奧兵不聽 印度巡捕(中國所雇)一定不准他們亂走 奧兵蠻不講理 一個矮身量  
的 把印度巡捕推倒 順手拔出身邊利刀 照着印度頭上亂砍 站長不答應 把車扣下 巡官得了信  
正要去找奧兵官 兵官倒先跑了來 不認兵丁違章的錯 反怪巡捕無禮 當時把車人帶了回去 如何了  
結 訪明再登 按法國公使 聽說兵丁滋擾 立刻派人梭巡 奧兵無理 若不認真辦 恐怕有人要笑罷

整頓各烟館的門牌○外城衛生局 出了諭單 說各街大小烟館 雖然認了捐 各家門口 還有貼着洋藥局  
的報條 並沒按照等次 懸掛門牌 未免不合定章 現諭知席兒胡同天和油漆作 照樣成做門牌 做好  
了酌定實價 不准多收分文 都到他那裏去買 願意自做的聽便 可總得一律 不可弄的亂七八糟 若  
是簡直不掛 查出來一定重罰 又聽說這一家做的門牌 很是含糊 金的用金箔黏 黑的用鍋烟子刷



掛兩天就不成樣子了 衛生局也得查他一查

少婦走失○海岱門外上二條胡同 某姓家裡 有個年輕的婦人 日前獨自出門 一去總沒見回來 至今找不着下落 已經到工巡局存案

形跡可疑○昨天晚上 有一個孤身女子 半夜三更 在三里河地方來往 巡兵上前盤問 言語支離 當時帶到協巡營 詳細盤問 越說越不近情 據說家無父母 亦無兄弟 祇有一個叔叔 住在崇文門內船板胡同 當時派兩名巡兵 送他到叔叔家 一進崇文門 他便回覆了巡兵 自己走入東交民巷了 巡兵追趕不及 祇好折回 這個形跡 大有可疑

學生要聽曲兒○西城祖家街南翠花街的橫胡同 有個魯五 開設金鳳堂曲班 平時就應酬各宅門子 有喜慶事情 前去彈唱 家裏向不招引閑人 左近某學堂 有幾位學生 到金鳳堂去了兩次 借着上話匣子為名 要開煙盤子 聽幾個曲兒 魯五力辭 學生這纔走了 年輕志士 趁着很好的時光 正該專心用功 何必在這些事上用工夫 切願力改前非

老爺真橫○前天晌午兩點鐘 有一位老爺 熱車快馬 正走到前門洞 後邊有輛人力車 偶然不留神 把老爺的車圍子 撞破了一箇極小的窟窿 老爺大怒 在車上高聲大罵 跟班的下了馬 用鞭子痛打拉車人 直打的頭破血出 還叫他得賠車圍子 旁邊許多人勸解 拉車人磕頭如搗蒜 算是便宜 開恩放他走了 這種強橫舉動 可惜不知道姓字名誰

壞習氣真不容易改○舊日的五城練勇 挑選了一回 纔送進警務學堂 肄業的日子雖不多 說不到學問兩字 但是腐敗的習氣 總該洗刷吊了 誰知並不然 新近看見改裝的練勇 那一種腐敗樣子 還是照舊如初 又加上一層驕傲氣 站崗查街 有人惹他一下 破口就罵 或是用木棍打人 巡警的規矩 絲毫不懂 真叫做無法可醫

黏刷國民捐報單的人姓鍾○好名的心 人人皆有 但不可奪取人家的美名 硬往自己身上安 刷印國民捐報單的本人 原來姓鍾 是一位廣東熱心志士 自己並不肯露名 二十八日要緊新聞內 所聲敘的諸位 是不是創辦同人 本館既據來人所言登報 不便再下斷語 但是既願意受美名兒 不妨趕緊捐印幾千張 多多黏刷 免得被鍾君暗笑啊



各省新聞

辛集拆廟（直隸）東鹿縣有個辛集鎮 新任張大令 辦了一件很痛快的事 本地無知的愚民 可都驚惶的了不得啦 張大令憤恨民智不開 要把他們的迷信破除 又因為學堂經費難籌 鎮上有好幾處廟宇 廟產都歸了中飽 並無正經僧人住持 派了公議局練長李鳳凱 把泥像歸併在一處 騰出廟房 創辦學堂 李練長帶勇挪移泥像 一羣無知的傻百姓 男男女女 都怕泥像見了怪 十分不安 有婦女二百多口 跪在泥像前 叩頭不止（傻的可憐）實在無法開導 局勇動了蠻性 揚土逐驅 弄得怨聲載道 大小廟三十餘處（小小一鎮 就有三十多處廟 若都變成了學堂 民人何至如此糊塗）全給騰挪出來了 鄉間民人的資格 不能用明白話商量 只好如此 唉

蒙館先生領文憑（廣東）廣東學務處 因各蒙學館 教法腐敗 誤人子弟 立了四處師範半日學堂 凡當蒙師的 都得報名入學 四個月卒業 領了執照 纔准開館 由巡警局查明 造冊報案 無奈那些先生們 多半頑固 紛紛想法子抵制 或假貼學堂報條 或虛懸家塾匾額 借此遮掩搪塞 又被學務處訪知 派兩首縣去查 無論是學堂書館 總得有師範卒業文憑 在學務處立過案的 纔能認為學堂 沒領文憑 無論說什麼 也不准他教書

各國新聞

俄兵不守軍規（俄國）英京某報說 俄兵部衙門自認 由滿洲回國的兵隊 不守紀律 兵官也沒有法子 一路火車站 並存糧食的棧房 全被搶奪 火車每處停息地方 必有賭博酒醉等事 統帶官常被他們辱罵 有被叛兵推下車去的 管理火車的人員 大受其累

英人論美總統的信函（英美）英京各外交家 都說美國大總統 給兵部大臣的信 論日本東鄉提督 功勞很大 這句話可有些不留心 原來誇獎日本這一面 未免羞辱了俄國那一面

土皇允許退兵（土耳其）土耳其跟埃及國 前因地界 彼此爭論 現已調停和解 土耳其國皇 允准撤回兵隊

〔更正〕昨天講書 仲虺的虺 誤作冠



# 宮門

二月二十九日內務府 廂藍旗值日無引 見 掌儀司奏初一日祭 奉先殿 醇王行禮 召見軍機

## 告示

順天府示 爲出示招考事照得本衙門遵 旨籌辦巡警業經札行各屬將現辦巡警逐漸推廣在案惟教導貴乎得人各州縣風氣初開辦事未能劃一雖間有稟請 直隸警務學堂派員教練者遍查二十四屬中不過一二州縣有之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惟有由每縣挑選年力富強身體健壯文理明晰不染嗜好之學生三名送由本衙門覆加面試擇尤咨送 巡警部附入巡警學堂肄業所有學堂一切學費均由本衙門籌備俟畢業之後分撥充當警官章程既可一律教習亦亦可得人逐漸整興於地方警政方有裨益爲此諭仰各色軍民人等一體知悉爾等如有子弟親屬年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身體強壯文理明晰情願學習巡警者先行到縣報名考驗出具保甘各切結由縣申送來轅籍以選送入堂肄業世得觀望自悞切切特示 計開合格各條 年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者 身體肥壯者 粗通文理者 不染嗜好者 齒牙伶俐者 不合格各條列下 身體矮短者 身體羸弱者 識字無多者 兩目近視者 身體痼疾者 出言口吃者 脚步不靈者

又示 爲出示招募藝徒事案查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 商部會同 戶部議覆御史王振聲變通官粥廠改設

教養局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知照本衙門欽遵辦理業已 奏准先就功德林粥廠改設教養局兼習藝所俟該第

一局辦妥續將普濟堂粥廠改設在案查功德林粥廠改設已逾半年而彰儀門外之普濟堂粥廠尙未改辦核與原奏不符現經 本兼尹兼署尹部堂遴派郭令以保飭令作速開辦名曰順天第二教養局兼習藝所教藝徒則仿照

商部工藝局章程教輕犯則仿照天津習藝所章程所立分科各具一藝與第一教養局不同合行出示招募爲此

示仰城內外居民一體知悉爾等如有子弟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自願學藝者限於三月十五日以前逕

赴彰儀門外舊名曰普濟堂今改第二教養局內報名聽候委員查驗合格入局量材習藝并立一願書爲據有心上

進者切勿觀望不前遲延日限各宜慎勿違誤